

第三十章 爱深责切

圣手神君公孙轩、青衣神乞吴明奇，及叶玉玲姑娘、小琴等人，虽都知道白梦熊身负血海深仇，但却都不知道他的身世，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与何良廷的关系！

不过，从白梦熊与何良廷的称呼情形上看来，他们心中已经猜想到，白梦熊必定是武林人物之后，与何良廷有着极深的渊源！

何良廷挽起白梦熊的身子，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后，这才长叹了口气，无限沉痛地说道：“想不到愚叔辽东之行，竟与你父母成了永诀！”

说着略顿，望了白梦熊一眼，又道：“愚叔辽东归来后，立即前往你家，哪知所见到的除一堆荒冢与瓦砾残垣，遍地乱草之外，房屋已经荡然无存，经向左右邻舍探询后，始才知道你父母早在愚叔归前数月遇害，而你却不知所终。当时，愚叔曾在你父母坟前立下誓言，一定要将你找到，抚养成人，寻访仇家，助你手刃亲仇！哪知……两三年来，踏遍了大江南北数十省，明查暗访，不但没有得到你的一点儿音息下落，即连那杀害你父母的仇家是谁？一些蛛丝马迹也未探出，想不到……苍天恁般有眼，你不但已长大成人，并且还练成了一身绝高武学！”

闪电追风何良廷说到这里，忽地仰首纵声发出一阵哈哈狂笑，声震屋瓦，泥灰簌簌下落。

是沉痛的笑，也是兴奋的笑！

笑声甫落，倏又双目猛张，精光激射地望着白梦熊问道：“熊儿！你知道杀害你父母全家的仇家是谁么？”

白梦熊闻问，不由得星目陡睁，杀机倏现即逝，咬牙恨声说道：“青面秀士马文宏！”

“什么！”闪电追风何良廷不禁微感意外地一惊，瞪着双睛，诧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说是那当年威震西南的黑道盟主青面秀士马文宏么？”

白梦熊点了点头，咬牙说道：“不错！正是那万恶的魔头，与那凶残阴毒的淫妇彩霞仙子杨秋芬一对狗男女亲手所为！”

白梦熊说罢，便俊目含泪地把青面秀士与彩霞仙子杀害他父母全家之后，将他掳回四海山庄，如何残毒地折磨他，他怎样于冰雪黑夜中乘机逃出，彩霞仙子与青面秀士如何亲率恶犬追踪，在命危顷刻之际，幸遇恩师九阴神君相救经过详细情形，向何良廷等说了一遍。

闪电追风等人听完白梦熊这番惨痛遭遇的经过后，一个个都不禁为之双目怒睁，愤形于色。

那叶玉玲姑娘与小琴二人，在旁闻听得白梦熊说到被彩霞仙子掳回四海山庄后，所遭受的种种残毒酷刑，磨难煎熬时，二女竟忍不住芳心凄楚，瑶鼻儿发酸，秀目湿润，盈盈欲泪！

待至白梦熊说完之后，二女的粉脸上不但早已挂着两行晶莹的泪渍，而且杏目圆睁，恨不得立刻去找青面秀士与彩霞仙子这一对恶贼淫妇算账，将他们碎尸万段，以为个儿郎雪仇泄愤！

这时，屋中一片沉寂！每个人的心情都被白梦熊这番惨痛的遭遇紧系着，而感觉得很沉重……

灵真道长忽地喟然叹了口气，说道：“俗语云：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真是一点儿不错，今天若不是小兄弟说出这番亲身的遭遇经历，谁也料想

不到江湖传说为人行事颇为正派的青面秀士马文宏，竟是这么个阴狠毒辣的恶魔！”

白梦熊望了灵真道长一眼，说道：“这恶魔行事手段不但阴狠毒辣无伦，而且所作所为莫不极端秘密，因此，他的恶迹江湖竟无一人知晓……”

叶玉玲姑娘忽地在旁插嘴说道：“熊弟！你既然知道这恶贼是杀害父母的仇人，我们何不立刻就去找他，叫他血债血还，替伯父母报仇呢！”

白梦熊闻言，不禁苦笑着道：“姐姐哪里知道，这恶贼狡诈万分，他知道小弟被恩师救走后，早晚必来寻仇，故早在两年前就隐匿起来了。”

叶玉玲姑娘道：“难道江湖上就无人知道他的踪迹，访查不出么？”

白梦熊摇摇头道：“很难！”

闪电追风何良廷说道：“熊儿，你尽管放心，只要这恶贼尚在人间未死，愚叔就是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他的踪迹访查出来，让你手刃这恶贼，替你全家报仇！”

白梦熊望着何良廷感激地说道：“何叔叔！您请别费心了，对于这恶贼的踪迹，熊儿心中已经稍有端倪了。”何良廷心中不禁一喜，急问道：“你已经得着这恶贼的踪迹了？”

白梦熊摇摇头道：“现在还不敢断定。”

何良廷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小侄昨夜空跑了一趟！”

“你是说四海帮？”

白梦熊点了点头。

何良廷目光灼灼地望着白梦熊问道：“这恶贼隐匿在四海帮中？”

白梦熊点点头道：“依据熊儿的判断如果不错，这四海帮的崛起，可能就是四海山庄的脱胎换骨，四海帮主便是青面秀士马文宏那恶贼！”

“怎见得？”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昔日四海山庄的那批黑道绿林，现在何处？”

“呵！”

这真是一语揭谜。

除青衣神乞吴明奇已听过白梦熊的判断解说，叶玉玲姑娘与小琴二人，不知道所谓昔日四海山庄的黑道绿林，都是些什么人物外，闪电追风何良廷、灵真道长、圣手神君等人都不禁如梦恍悟般地，脱口“呵”了一声。

灵真道长不禁衷心钦佩地赞道：“怪不得小兄弟能邀获两位当代武林奇人的青睐，收为门下，传以绝学神功，不但智慧聪明绝世，而且心思缜密，见解超人，实令贫道等心折佩服万分，真是当世奇材！”白梦熊闻赞，连忙谦虚地说道：“小弟只不过是胡乱猜测，对与不对，尚须待事实证明，掌门人即便如此谬赞，岂不令小弟惭愧么！”

灵真道长正色说道：“这岂是谬赞，小兄弟的见解推断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完全正确，决无差错！”

圣手神君公孙轩在旁点头笑说道：“掌门人说得不错，小兄弟的见解推断，确是合情合理，这四海帮主十有八九就是青面秀士那恶贼无疑！”

白梦熊闻言，只朝二人微笑了笑。

忽然，他星目神光电射般扫视众人一眼，问道：“各位可听说过青面秀士那恶贼的师承出身么？”

众人闻听，均不禁一怔地朝白梦熊摇摇头。

灵真道长望着他问道：“是何人门下？小兄弟知道么？”白梦熊道：“这恶魔就是六十年前，较三残双色白发红面老妖恶名尤甚的老魔头，天狼尊者的徒弟！”

“呵！”

“哦！”

圣手神君公孙轩等人闻言，心中都不禁骤然一惊！脱口发出了一声惊呼，齐睁双目，灼灼地注视着白梦熊的俊面。闪电追风何良廷问道：“熊儿！你怎知道的？”白梦熊答道：“这恶魔的武功招式，与伤人的手法，能够瞒得了一般江湖好手，但焉能逃出恩师的眼睛！”“哦！”

白梦熊又道：“就因为这恶魔是天狼老魔的传人，这才有不少正邪两道高手，无端被人用内家重手法击毙的惨案发生！”

众人心中又不禁陡地一惊！

灵真道长慈目微张地望着白梦熊说道：“小兄弟，你是说近十年来，那些无端被人暗中击毙的正邪两道高手，都是这恶贼一手做的？”

白梦熊点点头答道：“不错！”

灵真道长有点不信地说道：“这恶魔怎会无端地造这种杀孽？”

白梦熊道：“岂能说是无端！”

灵真道长不解地说道：“这些人与他有仇？”白梦熊点点头道：“师仇！”

灵真道长闻言，微一沉吟思索后，也就立即恍然悟出，这些无端丧命的正邪两道好手，无一不是当年参加联手对付天狼尊者的一班前辈的门人弟子。

灵真道长这一恍然悟出，心中就不禁顿时暗吃一惊，脸色微变！因为他恩师不但也是参加当年联手对付老魔头者之一，并且还是群雄之首！

青面秀士马文宏既是老魔传徒，安心要寻找当年参加对付老魔的群雄的门下，分别替老魔报仇，迟早必找到他的头上。

凭他的一身武学功力，他当然不会惧怕青面秀士来向他寻仇！

不过，从那多高手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就毁在这恶魔掌下的迹象上看来，这恶魔实在是个行动诡秘，武功高深莫测，异常难斗的魔头！

尤其是他身为一派掌门宗师，如果不幸也遭了这恶魔的毒手，他个人的生死荣辱倒没有多大关系，但却影响武当一派数百年来在武林中的声威荣辱至大！

是以，灵真道长在悟出这情形之后，心中怎得不暗吃一惊，脸色又怎得不为之微变？

忽听白梦熊又在说道：“恩师于发现了这恶魔的恶迹秘密后，当时本想将他除去，但因已归隐戒杀多年，不便再沾血腥……”

白梦熊说着，略微顿了顿，于是便又把九阴神君救了他之后，带往拜见天恶子，两位恩师为欲使他艺业速成，下山对付青面秀士这恶贼，为武林除害，不但合力尽将一身神功绝学传授，九阴神君不惜耗费本身真元，以九阴独门手法，替他伐髓易筋，并赐服九粒，凡千五百年始能结实一次的旷世仙品雪菱以补助其内功修为之不足等经过详情，向众人说了一遍。

众人闻后，这才明白白梦熊一身不但已尽得两位武林奇人的绝学神功，并且因服食九粒旷世仙品雪菱之助，这才能以这点年纪，短短的三数年间内，将一身功力火候，练达内家上乘境界。

闪电追风何良廷心中当然更加高兴异常，但他却忽地面色沉凝，目射精

光地望着白梦熊肃容说道：“熊儿！你一身兼得九阴，天恶两位老前辈的衣钵，诚然可喜，但，古语有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江湖上险诈多端，诡计千百，层出不穷，你必须小心谨慎提防，随时多加警惕，尤其是武学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切不可恃技骄狂，妄自尊大，凡事均必须兢兢业业以赴，方不负你两位恩师对你的一番苦心调教与期望！”

白梦熊闻训，连忙站起身来，躬身肃立，答道：“多谢何叔叔教诲，熊儿当谨记衷心！”

店伙计送来了酒菜。

这时，已是午后未末时分，众人肚中早就感觉有些饿了，一见酒菜，不禁更感觉得饥肠辘辘地鸣叫！

因此，店伙计甫将酒菜摆好，众人也就不待主人闪电追风招呼相让，便即老实不客气地各自自动入座。

席间，闪电追风何良廷问起白梦熊昨夜独闯四海帮的经过，白梦熊也就把前后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何良廷闻后，沉吟了一会，说道：“熊儿！你此番独闯四海帮七道关卡，连毙伤多名黑道成名高手，固是已足令四海帮群贼亡魂丧胆！但……”

说着，何良廷面色倏地一沉，沉声说道：“你这种赤手空拳，亲身涉险，独闯江湖上视为龙潭虎穴的四海帮，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确实一身是胆，豪气凌云，令人钦佩！但，何叔叔却认为你只不过是胆大妄为，不懂得厉害，徒称血气之勇的匹夫而已。”

何良廷说到这里，略顿了顿又道：“江湖传闻，四海帮高手如云，不但已网罗尽黑道绿林的一些老魔头，并且连当年天狼尊者齐名的三残双色老妖——白发红面叟，也已被邀请在该帮中，担任重职，昨夜你能逃出性命，实是侥幸，如果四海帮主与老妖亲自出手，你能敌得住么？恐怕早就血溅当场，魂断君山了。当然，你死了也就算了，可是，你对得起你两位恩师调教你的一番苦心，及寄予你身上的期望吗？还有你父母全家满门七口的血仇，由谁来报？你父母全家在九泉之下，岂不是死不瞑目么？”

闪电追风何良廷这番话，只训得白梦熊汗流浹背，低头默不吭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直到何良廷说完了，这才站起身来，疾步走到何良廷面前，扑地跪下，含泪低头说道：“何叔叔训责得极是，小侄知错了，下次当再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徒逞血气之勇了。”

闪电追风何良廷对这位老友的爱子，心中已是爱极，他怎忍心这样疾言厉色地斥责他，但，为了警诫他的下次，免得他再这样的胆大妄为，而导致杀身之祸，枉送性命，实在不得不借机严厉地训责他一番！

这正所谓是：“爱之深，才责之切！”

白梦熊既跪地认错，他哪还再会对他训责什么呢，连忙弯腰伸手挽起白梦熊的身子，和悦地笑道：“起来去坐下吧！只要你能知道错，记着愚叔的话就好了。”

白梦熊站起身来恭敬地答道：“是！熊儿一定谨记心中。”

白梦熊刚走回座位上坐下，蓦闻外面传来一声霹雳般地大吼，白梦熊不禁微微一怔！

接着便见一个店伙计慌慌张张地奔进来向何良廷禀说道：“店里来了一个大汉，吃了东西，不但不给钱，还蛮不讲理，动手打死了李三，砸坏了店

里许多东西，把客人都吓跑了，账房先生不敢拦阻，叫小的来请爷赶快出去一趟。”

何良廷闻听，不禁眉头一皱道：“有这等事，好！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t 说着，便站起身来朝众人招呼了一声，向前面店中走去。“何叔叔！小侄随你一道出去看看去。”

白梦熊说着，便也站起身来，跟在何良廷身后向前门走去。

叔侄二人走到前面店中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像一座铁塔也似的大汉，挥舞着一根约有碗口粗细的镔铁棍，在猛扫猛砸，“乒乒”“喀嚓”响声不绝于耳，桌椅碗碟乱飞，被打得个一塌糊涂！

闪电追风何良廷一见，心中不禁勃然大怒，正要纵身上前夺下铁棍，将这大汉制倒，问问他是哪里来的？为何在此撒野？

忽见眼前白影一闪，白梦熊已经飘身而出。

那大汉一见有人来到，也不管这人是谁？口中猛地一声大吼，镔铁棍一招“怪蟒出洞”，猛朝白梦熊胸窝捣来！这大汉是谁？

不用著者饶舌，读者心中当已明白，他正是那浑小子赛金刚孟猛。

原来浑小子一见白梦熊浑身浴血，身形似飞鸟掠空般地一跃数丈，直朝山下奔去，他心里可就急了，因为白梦熊答应教他的功夫，他还没有学到，遂即连忙返身拔步往山下疾追！

白梦熊展开轻功身法，是何等快速，他哪里能够追得上！浑小子追到山下时，白梦熊早已由乌云骠驮着，渡过了湖面。

浑小子愣愣地望着湖面发了一会子怔，心中在自语道：“好小子！你敢骗我溜了，下次给我大小子遇上了，定不放你过门！”

第三十一章 浑金璞玉

须知这浑小子赛金刚孟猛，本是块未经雕琢，心地善良的浑金璞玉，心眼儿着实得很，他心里佩服了谁，谁就是他的爷爷。

正当浑小子愣望着湖面发怔，急听得旁侧芦苇草丛中“吱呀”一声轻响，摇出一条小船。

浑小子一见，心中立时大喜，连忙大声喊道：“喂！赶快把船靠过来，摇我过湖去！”

这条小船上的主人，乃是第一道关卡的关主水上飘苏福刚手下的小头目王七，他本是奉苏福刚之命，今晨前往岳阳市上采购物品，故于昨晚就上了这条小船，宿在船中。这家伙睡觉睡得像个死猪样地，一夜之间，四海帮被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一点儿都不知道。

王七一觉醒来，已是东方发白，天已渐亮。

他刚把船摇出，忽听岸上有人大喊，抬头望去，认得是第二道关卡的孟关主，他哪敢怠慢，一面把船摇向岸边靠过去，一面答道：“好！孟关主，小的这就摇过来。”赛金刚孟猛扛着大铁棍，跨上小船，就催促着说道：“快摇过去！”

赛金刚孟猛在四海帮中是无人不知的浑小子，王七见他这么急法，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口里一面答应着用力把船朝湖对岸摇去，一面笑嘻嘻的望着浑小子问道：“孟关主！你过湖干什么呵？这么急！”

浑小子毫不思索地说道：“找我爷爷！”

“找你爷爷？”

王七几乎忍不住要大笑起来，但他可不敢，他知道浑小子的脾气更浑得紧，一个不好，他眼睛一瞪，就可能拿铁棍砸你！谁吃得消！

浑小子的人浑，但他的一双眼睛可不浑，他见王七要笑而不敢笑，那种忍着笑的神情，心中便不禁不高兴地一瞪眼睛，喝道：“你笑什么？小小子！”

王七闻喝，直吓得一哆嗦，嗫嚅地说道：“我……我……小的没有笑呵！”

忽然他眼珠子一转，镇定地望着孟猛问道：“孟关主！你爷爷是谁呵？”

浑小子不禁一愣！

他爷爷是谁？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呢！

但浑小子就有一股劲儿，他虽是说不上来，却又把眼睛一瞪，朝王七喝道：“我爷爷就是我爷爷，你问他做什么，我问你，你见到他没有？”

王七摇摇头道：“没有！”

浑小子道：“小小子！你撒谎！”

王七道：“小的没有撒谎呀！”

浑小子瞪着眼睛道：“你还说没有撒谎，他刚刚从这里走过去。”王七还真怕浑小子瞪眼睛，浑小子一瞪眼睛，他心里可就有点发慌，直打哆嗦，害怕浑小子拿棍砸他！是以，浑小子一瞪眼睛，他即赶紧分辩地说道：“小的在船上睡着了，刚刚睡醒，真的是没有看见，如果真看到了，小的怎敢在关主面前撒谎！”

浑小子一听，觉得王七这话很有道理，于是便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只催促着王七说道：“好！小小子，你没有看见就算没有看见，用力快摇吧！”

上了岸，浑小子可又愣住了。

他不知道应该往哪条路走，才能追上他爷爷。于是他就望着王七问道：

“小小子！你说我该往哪里走才可能找到爷爷！”

王七连浑小子口中的“爷爷”是谁都不知道，他怎知道该往哪条路上去找呢？心中暗忖道：“如果回说不知道，这浑小子一定又得瞪眼睛……”

王七心中念头一转，便说道：“你爷爷一定是往人多的地方找玩儿去了，对不对？”

浑小子嘻嘻一笑，表示王七的这话说得很对。王七又道：“前面岳阳市上人最多，也最好玩儿，他大概到那里玩儿去了，就到那里去找他吧！”

浑小子一听，也不说话，拔步就沿着官道朝岳阳市疾奔。王七见了，心中直是好笑，心中暗道：“天下竟有这样的浑人……”

浑小子到了岳阳市上，找了半天，问了很多入：“看见我爷爷没有？”这些人都是看了他一眼，便摇摇头走开去了。

浑小子没有办法，只得扛着镔铁棍，到处乱钻，东张西望地乱找。

找来找去，他肚子里饿了，就跑进店中要饭要菜，大吃了一顿。

肚子吃饱了站起身来，拿起镔铁棍，大踏步朝店外就走。伙计见了，急忙跑过来拦着道：“爷！你还没有给钱呢！”浑小子从来不懂得这些，不由一怔，瞪眼望着店伙计说道：“小小子！吃饭也要钱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早告诉我，我就不吃了。”

店伙计一听，这是什么话？吃饭不要钱，开饭店做什么？在家里窝着磨牙儿不好么！

店伙计心中这样想，口里当然不会这样说，还是陪着笑脸说道：“爷！你别开玩笑，吃饭哪有不给钱的！”浑小子不禁愣住了，他从小长到这么大，身上可从来没有带钱，店伙计问他要钱，他怎么拿得出来？

他心中不禁有点发急，急得直是抓头。

终于他抓出了个主意，向伙计说道：“小小子！我身上没有带钱，下次替你送来吧！”

店伙计摇摇头道：“那怎么行，我们又不认识你。”浑小子道：“那怎么办呢？”

店伙计望了望浑小子手里的镔铁棍道：“这样吧，你把这根铁棍留在这里，回头拿了钱来，你再把它取回去好了。”浑小子一听，不禁勃然大怒，大声大喝道：“好小小子！你敢情是要我这根铁棍子，我砸你！”说着，镔铁棍一举，就往店伙计当头砸下。

也是这店伙计该死，连让也没来得及让开，一声“哎呀！”当场被砸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浑小子不禁呆住了，他万想不到这小小子这样的脓包，只被他这么轻轻地一棍，就砸死了。

这一来，店中顿时大乱，所有的客人立被吓得跑得一干二净。

其他的店伙计一见，顿时一声呐喊，拿起凳子、棍棒，齐朝浑小子身上砸去。

浑小子一见，立即一声大吼，镔铁棍一挥！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敢再向人身上砸去了，恐怕再砸死人。镔铁棍挥起，只是迎往那些朝他砸来的棍棒、椅子。棍棒、椅子，不折不扣、实实在在地砸在镔铁棍上。只听得一连串的喊声：“呵！”

“哎唷！”

店伙计们手中的棍棒、椅子，齐被震得脱手飞去，落在桌子上，一阵乒

乒乒乓乓响，桌上的碗碟都打碎，汤、菜、碎瓷片四溅！

无巧不巧，一块碎瓷片恰恰溅在浑小子的后背上，竟穿破衣服，入肉三分。

浑小子感觉后背一痛，伸手一摸，竟摸了一手鲜血！这一来，浑小子可就冒火啦！

口中一声打雷也似的怒吼，挥起镔铁棍，劲风呼呼，横扫直砸，宛如一条怪蟒……

他虽不打人，但镔铁棍落处，乒乒乓乓，唏哩哗啦，桌椅、杯盘碗碟，尽皆遭了殃！

账房先生一看这种情形，早已吓得面无人色了，哪还敢出来拦阻说话，这才派店伙计往后面送信，请主人出来处理。且说白梦熊飘身而出，浑小子也不管来人是谁，举棍就捣！

白梦熊虽然身负绝招，但他知浑小子天生真力，这一棍捣出，至少也有六七百斤力量，当然不会让浑小子捣上。身形微侧，浑小子的镔铁棍便已捣空。

说时迟，那时快！

浑小子的镔铁棍才一捣空，白梦熊的右手已疾逾电掣般地伸出，抓住了镔铁棍头，朗笑道：“大小子！放手吧！”浑小子棍头被抓，心中不禁一骇，正待使力往回硬夺，但闻听得这声朗笑，却又不由得一怔！

环眼陡睁，定睛一看，心中不禁大喜，连忙一松镔铁棍，扑地跪下叩头道：“爷爷！你原来在这里，找得大小子好苦呵！”白梦熊微笑道：“你找我做什么？”

浑小子道：“爷爷不是答应教大小子的功夫的吗？”白梦熊沉声说道：“你这样蛮不讲理，乱打人，闯祸，谁还敢教你功夫！不行！”

浑小子一听，心里可就急了，连忙又叩头说道：“爷爷！大小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白梦熊又道：“大小子，你可晓得，随便杀人要偿命的，你无故打死了这个店伙计，怎么办？”

说着，还用手指了指躺着的店伙计的尸首。

浑小子不禁呆住了，呆呆地望着地上店伙计的尸首直发怔！

“杀人要偿命”，这在浑小子听来，是个新名词儿，和吃饭要钱一样，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浑小子呆着发了一回子怔，忽然想着了什么理由似的说道：“这并不是大小子的不对呵，谁叫这小小子拦着大小子，不让大小子走路嘛！”

白梦熊道：“他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走路呢？”

浑小子道：“这小小子说什么吃饭要给钱，大小子身上没有钱，他就拦着不让走，大小子这才拿棍砸他，谁知这小小子竟是这样的脓包，没有用，连大小子的一棍都经不起，早知道这样，大小子也不砸他了！”

浑小子口中一连串的小小子，大小子，说得旁立着的一班店伙计，账房先生等都忍不住乐得直打哈哈。

即连闪电追风何良廷也忍不住莞尔地笑了。

当然，这时他们心中已经都明白了，这大汉是个浑小子。只有白梦熊俊面上的神情，依旧是冷冰冰的，朗目有如两颗寒星般地望着浑小子，但声调却是温和地说道：“大小子，吃饭不给钱，已经是你的不对，他拦问你要钱，

你怎么可以拿棍砸他呢？”

浑小子像是明白了他没理似的，望着白梦熊说道：“这么说来，是大小子不对了！”

“不是你不对，还是他死得不对么？”

浑小子求助的望着白梦熊说道：“怎么办呢？”

白梦熊故作思索地皱起两道剑眉，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样吧，看在你是来找我的份上，你走吧！”浑小子手指着店伙计的尸身道：“他怎么办呢？不是要抵命么？”

白梦熊道：“只好由我来设法替你办了。”

浑小子忽地把个脑袋连连直摇道：“大小子不走啦！”“为什么？”

浑小子又朝白梦熊叩了个头道：“爷爷！大小子已经完全想通啦，只要爷爷答应教大小子的功夫，大小子就听爷爷的话，爷爷要大小子怎么办，大小子就怎么办，这样好么？”白梦熊故作考虑地点了点头道：“好是好，不过我怎知道你是真听话还是假听话呢？”

浑小子急道：“大小子从来不说谎话的，爷爷要是不相信，大小子可以发誓！”

说着，浑小子当真的发誓道：“天老爷听着，大小子可以发誓，大小子如果不听爷爷的话，天老爷就罚大小子三天没有饭吃！”

浑小子这样的一发誓，旁立着的店伙计闻听，都忍不住立时发出了“哄”的一声大笑。

闪电追风何良廷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天下发誓哪有这样发法的？这浑小子也实在浑得太浑了！要知，这浑小子出身山中猎户贫穷之家，从小食量大得惊人，一餐非斗米十来斤兽肉不足饱，请想一个贫穷的猎户父母，如何能有力量供给一个具有这种惊人食量的儿子的生活？因此他从小时候常挨饿。

因为他从小就时常挨饿，被饿怕了，只要一说没有饭吃，可就好比要他死还厉害，使他害怕！他心中认为，“吃饭”可比死还要来得重要，就是要他马上死，他也得吃饱肚子才死！

否则，他怎会发出这种“罚他三天不吃饭”，令人感觉滑稽好笑的誓来？

第三十二章 杀人偿命

白梦熊知道浑小子心地纯洁，有如浑金璞玉，他既发出这种无关紧要的滑稽誓来，但在他定必有着视为很重要的道理！

店伙计们与何良廷这么一笑，他便也忍俊不禁的“噗嗤”一声笑了。

浑小子见白梦熊“噗嗤”的笑了，他心中不禁一高兴，立即也就咧开大嘴巴，望着白梦熊嘻嘻地傻笑了。哪知，白梦熊忽又面色一沉，目若朗星，寒芒灼灼地望着他沉声说道：“大小子！你真的听话吗？”浑小子连忙不住地点着头道：“真的！”

“好！”

白梦熊说着，忽地朝站在旁边的店伙计说道：“麻烦各位去找两条粗麻绳来。”

店伙计一声应诺，转身去拿麻绳去了。

闪电追风何良廷虽然不知道白梦熊在搞什么把戏，但却知白梦熊与这浑小子费上那多心机唇舌，必有深意！因此，他便像个没事人般地站在旁边，只用眼睛看着，默不作声。

不一会，店伙计把麻绳拿来了。白梦熊再次向浑小子问道：“大小子！你真的听话么？”浑小子点了点头。

白梦熊又道：“我要他们拿绳子把你捆起来，你愿意吗？”浑小子朝店伙计们手中的麻绳望了一眼，没有作声。“要是不愿意，你现在还可以说，我还让你走。”浑小子犹疑了一下，望着白梦熊问道：“爷爷！把大小子捆起来，大小子还能吃饭么？”

白梦熊点点头道：“能！一定让你吃饱！”

大小子一听，便点着头道：“只要有饭吃，爷爷就叫他们捆吧！”

白梦熊笑了笑，便令店伙计们上前去捆他。

店伙计们望望浑小子，又望望手里的麻绳，犹豫着有点不敢！

白梦熊笑道：“不要紧，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地把他捆起来好了，有我在这里呢！”

店伙计们闻言，这才仗着胆子上前去捆浑小子。果然，浑小子确实听话，竟是毫不抵抗的，任由几个店伙计摆布着把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捆好了。

白梦熊便向店伙计们吩咐道：“再麻烦几位一下，请把他抬到后面去吧！”

这时，店门口早已围满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白梦熊便朝着这些人拱手一个长揖说道：“这大汉乃是在下的一个晚辈，是个浑人，现在已经没有事了，各位请散了，去办自己的事情去吧！”

340

店伙计们刚抬起浑小子，正要往后面走去，忽听人丛中有人喝道：“慢着！”

白梦熊、何良廷、店伙计们闻声都不禁一怔！

只见两个穿着皂衣的官差，急匆匆地分开人群，走了进来。

两个官差大模大样地把两手往腰眼上一叉，四只眼睛瞪着白梦熊上下打量了一眼，喝问道：“这店是你开的么？”何良廷上前一步，朝两个官差一拱手，方要答话，却被白梦熊摇手阻止着，冷冷地说道：“请问两位从哪里来？有何见教？”

两个官差神气十足地说道：“我们是本县衙门里来的！”“哦！”白梦

熊朝两人拱拱手道：“原来是两位老爷！”“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人命？”

两人说着，还装模作样地把眼睛朝地上的尸身溜了一眼。白梦熊是何等聪明之人，哪还有不明白这两个官差的来意的，但他却故作不懂地点点头道：“不错！”接着又望着两人问道：“两位来有何贵干？”

“有何贵干？”两个官差不由得哈哈一声大笑道：“看你文质彬彬的，斯文一派，颇像是个念书的人，难道你连杀人偿命，这四个字都不晓得么？”

“哦！”白梦熊这才似是恍然大悟般地说道：“两位敢情是来捉拿凶手的？”

两位官差哈哈一笑道：“你这就对啦！”

白梦熊道：“杀人一定要偿命么？”

两个官差点点头道：“当然！”“没有苦主追究控告呢？”

“也要。”

“为什么？”

“这是王法！”

“不能通融么？”

“不能！”

“一定要偿命？”

“嗯。”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既然没有苦主追究这件事，奉劝两位就算了吧！”

两个官差摇摇头道：“不行！”

其中一个官差忽地说道：“别和这小子噜嗦了，我们把那小子带走就得

了。”说着，便朝地上捆着的浑小子身边走去。

原来，这时店伙计已将浑小子放在地上了。

白梦熊身子一挡，拦着二人笑说道：“两位可否看在在下面上，高抬贵手算了呢，反正没有苦主追究！”

两个官差忽地一瞪眼睛叱道：“走开！别噜嗦！再要不识相，可就别怪老爷们连你一齐带走，给你按上一个从犯帮凶的罪名！”

“要连我一齐带走？”白梦熊陡地一声朗笑道：“别说是我，你们惹不起。”

说着，用手一指浑小子道：“连他你们也惹不起！”两个官差不禁一怔！

“为什么？”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你们知道他是谁？”

两人摇摇头道：“总不会是黄帝老子的孙子吧！”白梦熊冷哼了一声道：“但两位却无法惹得起他！”“怎见得？”

“君山上下来的！”

“呵！”两个官差顿时都不禁脱口发出了“呵！”的一声惊呼，连退了两步，瞠目望着白梦熊问道：“他是四海帮的人？”白梦熊一见这两个官差这种震惊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暗暗点头，忖道：“四海帮的势力确是厉害，连当地官役都害怕他们……”

白梦熊心中忖念，只不过有如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两人话声甫落，白梦熊便即点头微笑道：“我说你们惹不起吧！”两人原来那种硬霸霸的气势已经全消，望着白梦熊抱拳拱手客气地说道：“小的们实在不知道是四海帮的好汉，如果知道，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过来拿人，尚望好汉原谅小的们不知之罪！”

说着，还连连抱拳拱手不已，从这二人闻听四海帮之名后，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神情上看来，足见其心中对四海帮害怕的程度！

白梦熊微笑道：“不知者不罪，两位老爷若不是一定要带凶手，就请便吧！”

二人哪还敢说法什么，连忙恭身点头答道：“是！是！小的们就此告退！”

说罢，便即转身分开人群，挤出去，毫不停留地径自走了。挤在门口看热闹的人，因为闻听说是四海帮的人，立时便起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

两个官差一走，看热闹的人便也即刻纷纷散去。刹那间，便已走得一个不剩。

闪电追风何良廷哈哈一声大笑道：“熊儿这一手，实在高明！”

白梦熊微微一笑，却朝店伙计们说道：“烦请你们几位先把他抬到后面去，然后再到前面来关上店门慢慢清理吧！”店伙计抬着浑小子往后面去了。

白梦熊望了地上的尸首一眼，剑眉不禁微微一皱。他剑眉微微一皱，闪电追风已经明白他的心意，在旁说道：“熊侄！我们也到后面去吧，这里店伙计们自会料理的。”说着，便朝帐房先生说道：“整理内部，休业三天，你先把店门上起来吧！”

帐房先生应道：“东家请放心好了，我会处理的。”何良廷点了点头，便朝白梦熊说道：“熊侄！我们到后面去吧！”

白梦熊应了一声，伸手拿起地上的镔铁棍，与何良廷往后去了。

到了后面，叶玉玲姑娘首先望着白梦熊问道：“怎去了这么久？那个被捆着抬起来的大汉是什么人？”

白梦熊微笑着坐下后，便把经过情形向众人说了一遍。众人闻听后都不禁哈哈大笑。

灵真道长忽朝白梦熊问道：“这浑大汉果是四海帮的人么？”

原来白梦熊先前述说昨夜独闯四海帮的经过时，并没有提到与浑小子动手的详情，这时便即补述了一遍。

圣手神君公孙轩闻听后，略一沉吟道：“这样说来，小兄弟的意思是想收留下他了？”

白梦熊道：“老前辈明鉴，这种犹如浑金璞玉般，心地善良的浑汉，如让他久与恶魔为伍，走上邪路，岂不可惜！”

灵真道长闻言，长眉倏地微挑，眼射异光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兄弟能为他人处身立地作如是设想，足见小兄弟胸怀敦厚，具有悲天悯人之心，诚属武林之幸，苍主之福也。”

白梦熊连忙谦虚地说道：“不敢当！掌门人如此赞誉，岂不令小弟惭愧无地么？”

青衣神乞吴明奇在旁忽地望着白梦熊说道：“师叔！这浑大汉既是四海帮的，谅必知道四海帮主是谁了？何不问问他呢！”

白梦熊点点头说道：“不错！他一定会知道。”

第三十三章 拜师

太阳已经躲进了西山。

落日斜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般地，顷刻间便已淡去，隐去……

天空，再也不是蔚蓝的颜色。

夜幕初张。

捆在浑小子赛金刚孟猛身上的麻绳散落了一地，浑小子从地上站起身来，活络了一下子被捆得微微有点发麻的腿臂，睁着一双环眼，愣愣地朝屋中所有的陌生脸孔，挨个儿地望了一眼之后，便朝白梦熊望着问道：“爷爷！这些人都是谁呵？”白梦熊微笑道：“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我的朋友。”浑小子又朝众人望了一眼，忽地跪下向众人叩头道：“你们是大小子爷爷的朋友，也就是大小子的爷爷了，爷爷们！大小子给你们叩头啦！”

圣手神君公孙轩哈哈一笑道：“大小子！不要叩头了，你起来吧。”

浑小子站起身来，叶玉玲姑娘忽地望着他道：“大小子！你真的不知道吗？”

浑小子摇摇头道：“大小子从来不说谎的，要知道，早就告诉爷爷啦！”敢情是赛金刚孟猛实在浑得厉害，他随在四海帮主身边数月，不但不知道四帮主的姓氏，连四海帮主的面貌都没有弄清楚！

白梦熊向他问了半天，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问出来。浑小子真的永远会这么浑吗？

当然不！此际他灵智尚未开启！

白梦熊知道他心眼儿憨直朴实，知道的他一定会实说，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多问徒然！

叶玉玲姑娘的这问，就是徒然多问。

浑小子为着要向白梦熊学功夫而来，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当然也就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学功夫！

这时，他不禁又向白梦熊问道：“爷爷！你什么时候才教给大小子功夫呵？”

白梦熊微一沉吟道：“大小子，你知不知道？学功夫并不是一两天就可学好的，必须要慢慢地学才行呢！”浑小子点点头道：“知道，大小子跟爹学五行棍时，练了三年多，才学会的。”

白梦熊微笑道：“这就是了，我这功夫可比五行棍要难学好多倍呢！”

浑小子愕然地道：“比学五行棍要难学好多倍？”白梦熊点点头。

浑小子道：“那不要学十年八年才能学会？”浑小子道：“你怕难了？”

浑小子摇摇头道：“不怕！”

白梦熊道：“只要你不怕难，好好地听话，慢慢地我一定会教给你的！”

“什么时候开始呢？”

“过几时，有空的时候就开始！”

“爷爷不会骗大小子吧？”

“我为什么要骗你？”

浑小子点点头道：“好！大小子听爷爷的话就是！”白梦熊忽地望着浑小子问道：“大小子！你不要回去了！”浑小子愣愣地望着白梦熊问道：“回什么地方去？大小子又没有家。”

白梦熊故意说道：“四海帮呵！”

浑小子摇摇头道：“那鬼地方大小子再也不要回去了。”“为什么？”

“那些人的样子都很凶，还时常欺负大小子！”“怎么欺负你的？”

“他们都拿大小子开玩笑。”

“你不会拿铁棍砸他们么？”

“他们本领都比大小子大，大小子砸不着他们！”“你就由他们拿你开玩笑，欺负你么？”

“大小子想不理他们溜掉，又怕没有饭呢，没有饭吃，肚子会要饿的，大小子情愿死，也不愿饿肚子，只得忍耐着。爷爷！饿肚子是很难过的！”

白梦熊笑了笑：“你现在不怕饿肚子了吗？”浑小子天真地说道：“有爷爷在一起，大小子就不怕了。”白梦熊微笑道：“你不怕我和他们一样，也欺负你吗？”浑小子咧着嘴笑嘻嘻地点头道：“大小子知道，爷爷是好人，决不会和他们一样，拿大小子开玩笑，欺负大小子。”白梦熊笑道：“你怎知道我是好人的呢？”

浑小子不禁愣住了。心中暗忖道：“是啊！我怎知道他是好人的呢？……”

不过，在浑小子的心中，有着一个不容否认的感觉，那感觉便是——白梦熊是个好人！

为什么？他可说不上来。因为这种感觉，乃是无形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直觉感！而这种直感觉，又产生于一种极微妙的意念之间……

至于这种意念是什么？却又令人无法解释。

如果一定要寻求解释，它最恰当的解释便是“直觉”。这解释，似乎有点似是而非，好像很矛盾！

但，事实上这直觉与意念它正是由于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微妙而又矛盾的因素而产生的。

概括地说，也就是由直觉而产生的意念，又由意念而产生直觉。

总而言之，没有直觉就没有意念，没有意念也就没有直觉，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

这种直觉与意念所感受的好坏，在一个智性浑浑噩噩的人，如何能说得上来？

别说浑小子孟猛了，即连聪明绝世之如白梦熊，在这种直觉与意念上所感受到的好与坏，还不是一样的说不上来。浑小子愣了一阵子后，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望着白梦熊问道：“爷爷！你不会让大小子饿肚子吧？”白梦熊点点头道：“当然不！”

小子像是获得了“白梦熊是好人”的道理般地，高兴地笑道：“对啦！不让大小子饿肚子，不就是好人吗！”

白梦熊倏地冷冷地说道：“大小子！你先别高兴，只要你不听话，我不但不教你本领，也一样的让你饿肚子！”

浑小子心中不禁一骇，连忙说道：“爷爷！大小子最怕饿肚子，大小子不好，你怎样责罚大小子都可以，千万不能让大小子饿肚子呵！大小子一定听话就是。”

叶玉玲姑娘在旁见大小子那种天真害怕的神情，忍不住笑道：“大小子！你不要害怕，放心吧，只要你真的听话，你爷爷他决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说着，妙目朝白梦熊望了一眼又道：“他让你饿肚子时，你就找我好了。”

浑小子闻言，望望叶玉玲，又望望白梦熊，摇摇头道：“不行！你又不是大小子的爷爷，大小子怎么可以找你！”

叶玉玲姑娘微微一笑道：“如果你和你爷爷分开的时候怎么办呢？”

浑小子愣了愣，摇着头道：“不会的，爷爷到哪里，大小子跟着到哪里，不是就不会分开了吗？”

叶玉玲姑娘知道浑小子的心地纯真善良，这时在他的心中，除了白梦熊是他的爷爷，应该管他的饭吃外，别人他是不会理会的。

于是，姑娘只朝他笑了笑，便没有再说什么。

白梦熊伸手指着旁侧的一张空椅子，朝他说道：“大小子！你坐下来吧，我还有话问你呢！”

浑小子点点头，走过去坐下。白梦熊望着他问道：“大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到现在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浑小子道：“大小子名叫赛金刚孟猛，爷爷，你呢？”白梦熊把姓名告诉了他以后，说道：“你以后不要叫我爷爷了。”

浑小子不禁一愣，瞪着一双环眼望着白梦熊道：“那怎么行！”

白梦熊沉声说道：“你不听话么？”

浑小子一骇，连忙说道：“听话，听话，爷爷你别生气，你要大小子叫你什么，大小子就叫你什么，这样总行吧？”浑小子说着，便望着白梦熊问道：“爷爷！大小子叫你什么呢？”

白梦熊叱道：“你又叫爷爷了！”

“好！不叫，不叫。”浑小子自怨地道：“大小子的记性真坏！”

白梦熊笑了笑道：“以后你可以叫我，叫我……”叫什么呢？……

敢情白梦熊一时之间，竟也想不起来，应该要浑小子叫他什么才好，才较为合情适当！

因此接连说了两声叫我，竟然没有叫我出一个名堂来。“叫你什么呢？”

浑小子瞪着一双环眼望着他又追问了一句。

白梦熊想了想笑道：“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圣手神君忽朝白梦熊说道：“小兄弟！孟猛虽然天性浑憨鲁钝，但却是个心地敦厚善良，有如一块未经雕琢的浑金璞玉，根骨稟赋更是练武的上乘之选。”

说着略顿，双目精光灼灼地凝视了浑小子孟猛一眼，暗暗地点了点头，便又望着白梦熊说道：“以他的根骨稟赋，若能善予调教，不难成为一朵武林奇葩，小兄弟何不干脆予以成全，将他收作弟子吧！”

白梦熊闻言，心中不禁一动，暗忖道：“昆仑乍遭劫祸，元气大伤，亟待人材，孟猛性虽浑噩，确是堪可造就的上乘之材，我何不……”

心念微动，立即望着圣手神君公孙轩朗声笑道：“老前辈之言，诚然极是，但白梦熊身负血仇未报，年纪又轻，又系初离师门，今后行道江湖，不但行踪飘忽，居无定所，而且前途荆棘重重，是非正多，焉能收徒，贵派新逢变……”

白梦熊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便又说道：“老前辈如不嫌他愚钝，即请将他收归门下，予以成全，这样可比跟随着白梦熊在江湖上流浪要好得多了！”

公孙轩亦颇爱浑小子的骨根稟赋，心性纯善，也知道白梦熊所说的这番话，实系真情，但君子不夺人之所爱，白梦熊心中若不喜欢他，焉会费那些苦心，将他从四海帮中引出来？

故圣手神君闻言之后，便即哈哈大笑着谦逊地说道：“小兄弟的这番盛意，老朽心中至为感谢，不过……”

公孙轩说到这里，语调忽转沉痛地说道：“敝派新受创痛，门下弟子均遭血劫，人材凋落，确是亟待觅收佳质良材，重整门户，孟猛虽浑，而性善，虽愚智，而禀赋极佳，乃难得之练武良材，老朽焉会嫌弃不愿收归门下，只是……”

白梦熊闻听圣手神君这番话，已知其心意，不待他说完，便即哈哈一声朗笑，正容说道：“老前辈不必说了，白梦熊已知老前辈之心意。”

说着略顿，又道：“白梦熊确然喜欢他浑直善良，但却并无收他之意，实是不忍这样一块浑金璞玉沦为邪恶之流，尚祈老前辈将他收归门下，也免得他跟在白梦熊身边，使白梦熊既感觉累赘而又不便！”

圣手神君公孙轩尚欲谦逊，灵真道长已在旁说道：“公孙前辈也无需再作客套推辞了，白小兄弟这番盛情好意，实不可辜负呢，请即将孟猛收为门下吧！”

公孙轩见灵真道长这么说，当然也就不好意思再作谦逊推辞，只得哈哈一笑，点头说道：“既是掌门人也这么说，老朽只好老实不客气的，恭敬不如从命了！”

白梦熊闻言，便即用手一推坐在身旁的浑小子说道：“大小子！我替你找了个好师父，赶快过去跪下叩头吧！”

浑小子愣愣地望了圣手神君一眼，望着白梦熊问道：“他也会那个搓铁棍的功夫吗？”

白梦熊点头笑道：“会！他本领大得很呢！”

“比你大么？”

“比我大得多呢！”白梦熊又用手推着他的身子说道：“赶快过去叩头喊师父吧！”

浑小子被白梦熊推着朝前走了两步，忽地回过头来望着白梦熊说道：“大小子还是喊你师父吧！”

白梦熊一听，心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叱道：“你又不听话了么！”浑小子闻叱，心中一骇，连忙说道：“好！好！爷爷你别生气，大小子向他叩头喊师父就是！”

说着，便走到公孙轩面前，往下一跪，叩头喊道：“师父在上，大小子徒弟给你叩头啦！”

圣手神君哈哈一声大笑，任由浑小子叩了三个响头，才伸手将浑小子扶起。

浑小子站起身来后，白梦熊便望着他道：“大小子！我把你交你师父了，从现在起，你必须听你师父的话，好好地跟你师父学本领。”

浑小子愣愣地道：“师父不会叫大小子饿肚子么？”白梦熊摇摇头笑道：“只要你听话，就不会，如果不听话，当然要叫你饿肚子。”

浑小子望着圣手神君道：“师父！是吗？”

圣手神君点点头。

浑小子道：“大小子一定听话就是！”

第三十四章 判断

浑小子赛金刚孟猛拜在圣手神君公孙轩门下，经公孙轩悉心调教，后来果然练成一身绝学，为昆仑派争名扬威武林，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闪电追风何良廷对于灵真道长的突然驾莅，心中非常惊异，早就怀着一个很大的疑团？

一派掌门之尊，若无重大事故，焉会轻率下山？尤其是像武当这种领袖武林六大门派，望重武林的掌门人！

他心中虽然怀着疑问，但因为自一见面就为白梦熊伤势及种种事情，紧张的气氛所扰，故一直无暇向灵真道长询问。

这时，一切纷扰既已告止，何良廷哪能还不向灵真道长询问，于是他便凝目注望着灵真道长问道：“掌门人忽然驾莅岳阳，想系必有事故，但不知是……”

是什么？虽然没有说出来，但灵真道长是何许人物，已从他的一双眼神中看出了他心中的意思！

只听得灵真道长喟然叹了口气道：“都是贫道无能，乃才致使武当一派蒙羞武林……”

灵真道长这话一出口，除了圣手神君公孙轩心中有数，知道灵真道长话意所指之外，其他人心中都不禁霍然一惊！一齐瞠目注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武当掌门人，几乎是同声问道：“出了什么事？竟有这等严重？”

灵真道长慈目微张，面色凝重地扫视了众人一眼之后，这才又是一声长叹，缓缓地說道：“供奉在本派藏经阁上的剑盟令符，被盗遗失了！”

“呵！”

“有这等事！”

什么人？有这么大胆，竟敢盗走武林七大门派祖先创立的剑盟令符，这不但是在向武当派寻衅，分明是没有把七大门派的人放在眼内，也是在向武林七大门派挑战嘛！闪电追风何良廷在蓦然一惊之后，急向灵真道长问道：“掌门人知道是何人盗的么？”

灵真道长摇摇头道：“不知道。”

何良廷又问道：“什么时候被盗的？”

灵真道长略一沉吟后答道：“什么时候虽然不大清楚，但据贫道判断，被盗的时间决不太久！因为半年前，贫道曾亲自开启过藏经阁，那时还在！”

“哦！”

这间客厅，蓦地陷入了沉默地气氛中。

沉默，紧张的包围了这客厅中所有的人，一个个都在低着头，沉默的暗忖，思索在当今武林中，究竟是什么人？有这样包天的大胆？……蓦然，白梦熊抬起头来，星目神光有如两道电芒暴射般地，凝注着灵真道长的面上问道：“掌门人此番驾莅岳阳，是不是怀疑这盗令符者，乃四海帮所为？”

灵真道长点头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说得一点不错！”白梦熊微笑地点了点头，忽又问道：“掌门人发觉剑盟令符被盗的事，是在什么时候？”

“一个多月前，公孙前辈到本派以后！”

“哦！”白梦熊微一沉吟，又问道：“掌门人于发觉这事之后，是如何措施的？”

灵真道长闻问，心中不禁感觉诧异地微微一怔？！不知道白梦熊为什么

要问这些？问这些又是什么意思？不过，灵真道长已经知道，白梦熊年纪轻轻，不但一身武学功力深不可测，并且智慧超人，聪明绝世，他这样问，定必含有深意！

灵真道长微一怔之后，便即答道：“剑盟令符，乃两百年前七派祖先较技后所创立，权威至高无上，不管哪一派持着这权威信物，其他六派的人，均得俯首听命。”灵真道长说到这里，略微一顿，望了众人一眼，又道：“因为这令符关系太大，贫道于发觉被盗后，除自愧无能外，立即请出本派长老商议，尽派本门弟子下山，遍赴天下各地暗中探访，并请其他各派协助，亦派高手下山帮忙寻访！”说罢，灵真道长再也忍不住地目注着白梦熊问道：“小兄弟！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白梦熊并没有作答，只望了他一眼，便仰起俊脸，睁着一双朗目凝注着屋顶出神，凝思……

渐渐，两道电炬也似的目光，自屋顶向下移动，慢慢地，移落在灵真道长的面上，瞬也不瞬。

灵真道长心头不禁微微一凛！

因为他从白梦熊的眼中，看到了一种愤怒！犹疑！隐现着杀机！而又复杂异常的光芒！

灵真道长心头微凛，正欲有所问时。

倏见白梦熊星目中神光电闪即逝的，望着灵真道长说道：“掌门人，你上了恶魔们的当了！”

灵真道长不禁感觉愕然地望着白梦熊问道：“小兄弟！贫道的措施，难道有什么不对？”

白梦熊朗声说道：“倒不是掌门人于发觉令符被盗后，所作的措施，有什么不对，但却正好中了恶魔们的阴谋！”“你这话？”

灵真道长不禁瞠目愕然地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怔！白梦熊微一沉吟地道：“如果小弟臆测得不错，这正是恶魔们的调虎离山计！”

“小兄弟的意思是说……”

白梦熊俊目陡睁，电闪般地扫视了众人一眼之后，点头说道：“以四海帮无缘无故，夜袭昆仑来看，四海帮的企图，已经极为明显，是要毁灭七大门派，称霸当今武林，唯他独尊！”

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又道：“盗令符者果系四海帮恶魔，则正是恶魔们阴谋诡计的第一步，其主要目的乃在分散各派的实力，他好乘虚而入。”

众人闻听，心中均不由得陡然一惊！

虽然，白梦熊的判断对与不对，目前尚不敢确定！但他这种完全出人意料的判断与智慧，不管对与不对，实在令人为之心折，衷心暗暗钦佩不已！

灵真道长为人处事，素来沉着稳重，可是在闻听白梦熊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判断后，也不禁沉不住气地脸色骤然勃变！因为这判断，关系太大，太惊人了。

灵真道长心中在暗想：“盗令符者若果是四海帮的恶魔，而又如白梦熊之判断无错，于此际乘虚而入，前往武当突袭，三位长老与十数个末代弟子，何堪与敌？必然尽遭毒手，血染玄真观，与昆仑派同一命运……”

既使这位一代掌门宗师平日里如何地沉着持重，但在心中这样一想之后，哪还能再沉着持重地坐得住！只见他倏地站起身来，望着白梦熊说道：“小兄弟一语顿开茅塞，使贫道恍恰到事情的危急，贫道不能在这里再耽搁

了，必须急返武当一行！”

说罢，便朝众人稽首一礼，也不待众人说话，身形晃处，微风飒然，已飘身到了屋外。

白梦熊虽然随后急喊了一声：“掌门人……”但灵真道长好像全未听见似的，足尖一点地面，直若飞鸟掠空，快似一缕轻烟般，疾跑驰去。

眨眼工夫，便已消失不见！

白梦熊不由得摇摇头道：“四海帮若果于此际乘虚突袭武当，灵真道长这样单身赶返，还不是一样的无济于事……”白梦熊说着，忽地站起身来，望着闪电追风说道：“何叔叔！侄儿拟即刻动身赶赴武当，俾以相助灵真道长一臂之力！”何良廷尚未说话，叶玉玲姑娘已在旁说道：“熊弟！我和你一起去！”

圣手神君公孙轩忽地哈哈一笑道：“小兄弟与叶姑娘这种豪气干云，不但令人钦敬，亦实系当今武林之幸，公孙轩虽然不才，当也附随骥尾同行！”

何良廷闻言，也是哈哈一声大笑道：“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齐动身前往一行吧！”

何良廷说着，忽然望着在旁一直不大开口的青衣神乞吴明奇问道：“吴老弟是否亦与我们同行？”

青衣神乞哈哈一笑，点头答道：“本门长老前往，小弟焉有不随行之理！”

白梦熊闻言，忽望着青衣神乞问道：“此番与掌门人同行的有哪些人？共有多少？”

青衣神乞吴明奇闻问，连忙躬身答道：“八名弟子，分两批由明奇与小师弟九指怪乞方建平率领。”

白梦熊微一沉吟道：“请掌门人立即率领门下弟子，赶返帮中以防意外，若有变故，可一面沉着应付，一面派人找我！”青衣神乞闻言，已知白梦熊心意所虑，唯恐四海帮另外派人突袭本帮，帮中力量单薄不敌！

于是青衣神乞便即躬身应道：“师叔所虑极是，明奇当谨遵命谕，只是万望师叔……”

白梦熊不等他把话说完，便即一声朗笑道：“掌门人但放心好了，梦熊自己会当心自己的！”

青衣神乞点点头道：“明奇就此告辞！”

说着，便朝圣手神君公孙轩，闪电追风何良廷，叶玉玲姑娘小琴等人，抱拳一拱说道：“诸位与敝师叔同赴武当，请恕老化子无法同行了。”

何良廷哈哈一声大笑道：“老化子兄弟，你也别多礼了，还是赶快带着你们下弟子赶回去是正经！”

青衣神乞吴明奇也就不再说话，转身疾步出屋去，带着师弟方建平，及门下弟子等，专程赶返川北去了。

青衣神乞吴明奇走后，白梦熊立即望着闪电追风何良廷，与圣手神君公孙轩，叶玉玲姑娘等人说道：“梦熊猜测，虽然尚不知道对也不对，但，事不宜迟，我们最好也即刻动身前往吧！”

何良廷点点头，但他忽然想起似地，双目微微一皱，望着白梦熊说道：“贤侄！你今后行道江湖，荆棘重重，尤其此番与四海帮为敌后，前途更凶险万分，防不胜防，小心谨慎，提高警觉，固是必然，但，没有一件防身的兵刃，怎么行呢！”

在武林中，若要随便找一件防身兵刃，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如说要找一

件称心合手的防身兵刃，这就难了。

以白梦熊这种身负旷世绝学的武林奇材，与其配以一件普通的防身兵刃，还不如没有的较好！

当然，如没有一把前古仙兵的利器，亦必须是一种特别奇突的奇形兵刃，始可差堪称配！

但，这种前古神物利器，一时之间，哪里去找？如非福缘注定，又岂是容易获得的！

是以，白梦熊闻言之后，便立即剑眉微微一皱地说道：“何叔叔所虑极是，但防身兵刃，若不是合适称手的兵刃，有与无还不是一样，故……”

故什么？以后虽然没有说下去，但却是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道：“这事且留待以后遇有机缘再说罢！”

圣手神君公孙轩在旁闻听，不禁心念一动，忽地哈哈一声大笑，目射精光地凝注着白梦熊说道：“小兄弟！你是不是已听令师说过黄山始信峰后……”

圣手神君还未说完，白梦熊已是剑眉微挑，点头朗声一笑道：“老前辈确实见闻渊博，料事如神，梦熊果有是心，待稍有空暇，拟即前往一试机缘如何！”

圣手神君公孙轩闻言，又是哈哈一声大笑，点头说道：“以小兄弟福缘的深厚，理应前往一试机缘，届时，老朽定当陪同小兄弟前往黄山一行。”

黄山始信峰后，乃悬崖绝壑，有何机缘可试？

闪电追风何良廷，一生闯荡江湖数十年，虽然闻听说过，但他心中却知，必是什么前辈武林异人，在该峰后面绝壑峭壁间，留有什么神物利器，前古仙兵之类的兵刃无疑。白梦熊朝公孙轩拱手一揖道：“承蒙老前辈关注，白梦熊这里先行谢谢！”

说着，便即朝何良廷道：“何叔叔！熊侄可要先行一步了。”何良廷一点头，叶玉玲姑娘忽地说道：“熊弟！我与小琴和你一道走。”

白梦熊望着姑娘一笑道：“玲姐姐！你与小琴姐姐和何叔叔他们，一起随后来吧！”

叶玉玲姑娘不由得把小嘴儿一噘，娇嗔道：“你是不是讨厌我和小琴妹妹？”

白梦熊闻听，心中不禁急道：“小弟实在没有这意思，姐姐！您千万不要误会！”

小琴也鼓着小腮帮子道：“那你为什么不要姐姐和我与你一起走？”

白梦熊解释着说道：“灵真道长此际必然尽量施展开数十年修为的轻功身法，往回急赶，就这一会儿的工夫，恐怕已出去百里之外了，是以，小弟现在动身，骑着乌云骠，不但也要急赶，并且最好要在灵真道长之前赶到武当才好，两位姐姐的坐骑，虽也是千中选一的良驹，脚程不慢，但如何能追得上……”

说到这里，略一停顿，正要再继续说下去时，叶玉玲姑娘已经明了他的心意，朝他含情地一笑道：“好了！你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啦！你先动身走吧！”

白梦熊闻言，便望着她微微一笑，朝何良廷公孙轩二人拱手一揖，转身急往屋外走去。

他刚走出门口，忽听叶玉玲姑娘又在身后喊道：“喂！熊弟！”

白梦熊闻喊，连忙止步回首，望着她问道：“姐姐尚有何指示？”

叶玉玲姑娘朝他娇甜地一笑，站起身来，解下腰间的长剑，双手捧着，袅娜地走到他面前，娇声说道：“熊弟！这柄剑虽不是什么神物宝刀，却也是百炼精钢铸造，在你未找到称手合意的防身兵刃之前，暂时先把它带在身边，将就着使用吧！”

白梦熊一见，不禁有点嗫嚅地推辞着说道：“这……这……乃姐姐的防身兵刃，怎么可以……”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带着它吧，有总比没有要好些呢。”

白梦熊摇摇头道：“不行！姐姐把防身兵刃给了小弟，遇上事姐姐用什么呢，还是姐姐自己留着防身用吧！”叶玉玲姑娘芳心甜甜地微笑道：“不要紧！遇上事时，我可以用小琴的。”

白梦熊仍是摇摇头道：“这如何能行！”

这时，正巧乌云骠缓步走了过来。

叶玉玲姑娘还未及开口再说什么，白梦熊身形晃处，已跃坐在乌云骠背上，朝姑娘一拱手道：“谢谢姐姐的好心，小弟心领就是！”

说着，便听得他口中一声喝道：“起！”

乌云骠陡然发出一声：“唏律律”的长嘶，四蹄竟然腾空跃起七八丈高下，穿越过屋顶围墙，往外面街道上落去。何良廷、公孙轩、叶玉玲姑娘、小琴等人都不禁看得一呆！

他们虽都已知道乌云骠是异种神驹，神骏灵慧非凡，但却再也料想不到竟然神骏如斯，能高跃七八丈！俗语有谓：“天马行空”，这真是天马行空。

第三十五章 武当山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境之西北方向，海拔二千五百公尺，与湖南岳阳相距不足千里。

乌云骡脚程何等快捷，腾开四蹄如飞，恍如风驰电掣！一夜急驰，第二天的上午，便已赶抵武当山下。时正辰巳交初。

白梦熊坐在乌云骡背上，仰首凝目望去。

只见那名震武林数百年始终不衰的武当派根基地——玄真观，庄严而又巍峨地屹立在山顶上。

白梦熊两腿轻轻一夹乌云骡的腹部，乌云骡立即迈开四蹄，迳登山径。

行至山腰，忽见旁侧一排林木间，人影微闪，飘身走出两个背插长剑的年轻道士，横身拦在乌云骡前。乌云骡陡见有人拦阻，口中一声嘶鸣，两只前蹄倏腾起，就要向拦路的两个年轻道士扑去！

白梦熊连忙一勒手中马辔头，口中一声低喝道：“阿骡！不可无礼！”

乌云骡经主人一喝，一勒辔头，两只前蹄虽是很快地便已落地，屹然伫立，但一双马眼，却是精光的的地注视着拦在前的两个道士。

两个年轻道士一见这匹通体乌黑的怪马，蓦举前蹄朝他二人扑来，心中不禁微微一惊！方待飘身向后退让，却见马上的少年书生，只单手轻轻一带马辔头，怪马欲扑出猛势，竟即被止住！

两个年轻道士心中不禁又是一惊！

尤其是白梦熊的那声低喝，声虽极低，却震人耳鼓！

显然，这怪马上的少年书生，并不是个真正的斯文书生，实在是个内功深厚武林高手。

两个年青道士均不由得面现惊疑之色，瞪着两只精光灼灼的眼睛，望着白梦熊不住地上下打量！

这时，白梦熊已飘身下了乌云骡背。

两个年青道士朝白梦熊上下打量了一阵之后，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忽地走前一步，向白梦熊稽首一礼问道：“请问施主何来？上山有何事故？”

白梦熊眼珠儿微微一转，便即朗声说道：“小生乃游学之士，每经名山胜迹古寺，定必登山观瞻朝拜一番，久闻武当山乃正宗武术发源之地，故特来登山瞻仰朝拜！”

书中交待，这两个年青的道士，年纪较长的一个名叫悟修，另一个名叫悟明，乃武当末代弟子中俊秀者，因掌门人不在山上，为防江湖恶徒侵入本山扰事，奉长老命谕，守望前山要道。

悟修闻言，微微一笑道：“施主驾莅本山瞻仰朝拜，小道等至为欢迎，理应立即迎请施主入观侍茶，然后命人为施主引路，至本山各地观游……”

悟修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又道：“但施主来得太不凑巧了，观主因事外出未归，临行时曾留有命谕，除本观所有弟子不准私自下山外，并禁止外人入山，格遵观主命谕，小道只好请施主，待本观观主返观后再来了。”

“哦！”白梦熊轻“哦”了一声道：“竟有这等事，这真太不凑巧了。”

说着，望了二人一眼道：“小生千里迢迢远来，岂会因贵观主的不在，而就此徒劳往返！”

“施主的意思是……”

“当然是定要登山瞻仰朝拜一番！”

“这……恐怕不大好吧！”

“为什么？”

悟修略一犹疑地道：“如果施主定要硬行登山，小道等只好……”

“怎样？你们要硬拦么？”

悟修道：“本观观主命谕如山，小道等焉敢违背！”说着略顿，又道：“施主乃读书明理之人，想必不愿使小道等受责观主，请施主听小道善言相劝，即此离去，待观主返山后再来吧！”

白梦熊闻言，心中不禁暗自点头赞誉：“武当派的确不愧是受人敬仰的，领袖武林的名门大派，连其门下弟子，都具有如是涵养礼节，于此可见平素调教有方，规格极严，实在令人钦佩！”

白梦熊心中在暗自点头赞誉，口里却在说道：“小生如果不肯听劝，硬要登山一行呢？”

“这……”悟修微微一怔道：“小道等只好得罪施主，硬行拦阻了。”

“哦！”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你们两位能拦得住么？”悟修悟明二人闻言，脸色均不禁微微一变。

悟明倏地跨前一步，与悟修并肩站立，目注白梦熊沉声问道：“施主此来究欲为何？”

白梦熊淡淡地一笑道：“小生不是已经说过了么？”“本观观主不在，任何外人均不得入山！”

“贵观主在与不在，与小生又有何关？”

“这是观主命谕！”

“小生既非贵观之人，贵观主命谕岂能限制小生，而且这武当山又非贵观私产，何能禁止外人登临！”悟明不禁语塞，倏地脸色一沉，沉声喝道：“尊驾是存心来本山找事的么？”

“小生不敢！”

悟明口中冷哼了一声道：“谅你也不敢！”

“但，小生却非要登山一游不可！”

因为白梦熊一身穿着不同凡俗，行动举止又不类恶徒之流，故悟修言语之间，始终和和气气的，未曾稍现怒意。这时，悟修见白梦熊不听善言相劝，不识好歹，颇似有意前来寻衅的样子，这就忍不住朝白梦熊怒喝道：“施主若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小道等要无礼放肆了。”白梦熊仍旧若无其事地，淡淡一笑道：“无礼放肆便要怎样？”

悟明双目一瞪道：“不把你赶下山去，便将你留下！”白梦熊故作懵懂地问：“留下来做什么？收我当道士？”悟修不禁哈哈一笑道：“武当玄真观的道士有那么容易当的么？”

说着，面色一沉道：“待等观主返山，禀明后发落！”“贵观主什么时候返山呢？”

“不知道！”

“啊！”

白梦熊故意“呵！”了一声道：“贵观主如果三个月不返，小生不是要饿死了么？”

悟修忍不住笑道：“那你还是听我们的好言相劝，赶快下山去吧！”

“好！”白梦熊点点头，但忽又摇摇头道：“不行！我千里迢迢远程而来，怎能就这样空跑一趟！”

悟明带怒地吓唬着道：“那我们可就要将你留下来了！”白梦熊微露怯意地道：“你们出家人也这么凶！”说着，还故意地摇了摇头。

悟修笑道：“你还是听劝走吧，我们就不凶了。”白梦熊摇摇头，理直气壮地道：“我不走！我又不是坏人，又没有做坏事，我就不相信你们凶，还能把我怎样么！”悟明实在忍不住了，不由得哈哈一声狂笑，怒喝道：“那么你就看看吧！”

说着，倏地朝前跨出一步，右手一伸，直向白梦熊肩井抓去。

悟明这时早将白梦熊先前那声震人耳鼓的低喝，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在他心中以为，这一下抓去，必然不会落空。为了恐怕伤了文弱书生，出手虽然很快，却只用了二成功力。

果然，对方一见他伸手抓来，心中似乎一骇，身形微动，好像是在闪让，但并未闪让得开，被悟明抓了个正着。悟明不由得哈哈一笑。

那知就在他哈哈一笑，笑声未落之际，陡觉右臂一阵酸麻！

这阵酸麻突然之间发生，发生得太已奇怪，使他感觉莫明其妙。

也就在他右臂陡觉酸麻，抓着对方肩胛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一松时，对方也恰于此际，挣脱肩胛，好像用力过猛的样子，身形踉跄着往后连退了两三步，方始能拿桩稳住！悟明当时不由得一怔！

悟修也是感觉得很是诧异奇怪！望着悟明迷惑地问道：“师弟！怎么了？”

悟明面孔微微一红，答道：“我也不知道，不过……很怪！”“哦！”悟修望了白梦熊一眼，忽地一声喝道：“施主且接我一招看！”

话落招出，倏地欺身上步，双掌一错，招出“双凤朝阳”，挟劲风，分打白梦熊肩胸！

白梦熊本是存心试试二人功力，哪会与他对手过招，若真的对手过招，二人又怎是敌手？

悟修出招攻到，白梦熊口中故意发出“呵”的一声惊呼。就在这声惊呼声中，悟修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连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看清楚，白梦熊竟从他的双掌招式中，臂肘下，电闪般地穿过，到了他的身后。悟修心中不禁蓦地一惊，赶紧身形一旋，转过身来，满面尽是诧色地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怔！

当然，这时他心里哪还有不明白的，就凭对方能从他双掌招式中，臂肘之下，巧妙地电穿而过的这种快捷，不能有毫厘之差的奇异身法，分明是个身怀绝高武学的武林高手！不过，看情形，对方似在故意装模作样，存心戏弄自己师兄弟二人，并无什么恶意，否则，对方只要在刚才穿过臂肘下的时节，稍微出手，自己必然无法躲避，落个受制当场！悟修心中暗忖道：“不知道这少年书生究竟是何来路，为何要戏弄自己师兄弟二人？”

悟修心中忖念未已，忽听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怎么样？我说你们拦不住吧！”

话虽是微笑着说，但颇含有轻视的意味。

悟修尚未答言，只见悟明已是双眉一挑，怒喝道：“你有好大功力，敢轻视我师兄弟！”

说着，身形一晃，就朝白梦熊扑去。

就在此际，忽闻一个苍劲的声音，沉声喝道：“悟明！不可无礼！”

微风飒然，声落人到。

悟修悟明一见，赶紧抢步上前，躬身行礼。

原来来人正是漏夜兼程赶回的武当掌门人——灵真道长。

悟明一面行礼，一面用手一指白梦熊，向灵真道长禀道：“这人不听弟子等善言劝阻，定欲强行登山，其来意颇为悟明话未完，灵真道长已是长眉微皱，叱道：“悟明！你太胆大妄为了！”

悟明不禁一愣！他觉得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不懂得掌门人为何一见面就这样叱责他“胆大妄为”……悟明正被掌门人叱责得感觉莫名其妙，愣愣地望着灵真道长发怔之际，忽听那少年书生说道：“这不怪他们，掌门人别责叱他们了。”

灵真道长闻言，连忙朝白梦熊稽首为礼道：“小兄弟！门下无知，冒犯开罪之处，贫道这里代为谢罪！”悟修悟明二人闻言，心中全不由得一惊！暗道：“这少年书生年岁虽轻，来头敢情不小，否则掌门人怎会称呼他做小兄弟！”

二人心中正在这么暗忖，忽听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掌门太也言重了，须知是小弟逗着他二人动手的呢！”灵真道长微微一笑，倏朝悟修悟明二人沉声说道：“你二人还不赶快过来向白少侠行礼赔罪，呆站着干吗？”二人闻言，急忙走到白梦熊面前躬身稽首行礼道：“弟子等因不知少侠与本门尊长相识，以致才有开罪冒犯之处，尚请少侠宽恕弟子等无知之罪！”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二位快不要如此，刚才本是在下不对，怎能怨得二位！”

说着，把手朝二人轻轻一摆。

虽是轻轻一摆，悟修悟明立即觉得有一股极强的无形韧劲，朝身上撞来。

微风劲气透体而过，二人立时都不禁打了个寒噤，身形摇晃，踉跄连退三步，才能稳住。

二人心中骇然，连忙暗里试一运气，觉得并无异状，不禁瞪着四只眼睛望着白梦熊怔怔地发愣！

白梦熊却朝二人淡淡地一笑。

灵真道长的确不愧是武学见闻渊博的一派掌门宗师，看在眼里，心中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只见他陡地哈哈一声大笑，笑落，立即语重心长地朝二人说道：“武学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之不完，习之不尽，永无止境，你二人以后应当勤勉自励，刻苦专心，以求上进，方不负白少侠今天这样加惠你们，成全你们的苦心！”说着略顿，又向二人说道：“白少侠这种成全之恩，你们两个还不与我赶快上前谢过！”

悟修悟明二人闻言，心中虽颇为诧异不解，但灵真道长既然这么说，掌门人的命谕，他二人怎敢不遵，只得带着满脸迷惑之色走前两步，朝白梦熊躬身稽首谢过成全之德！白梦熊便立即以半礼相还，笑道：“二位请不要如此多礼！”

二人因为不知受了什么成全，行礼后便即一言不发地退立旁边，心中在暗暗纳闷，思索……

灵真道长望着白梦熊道：“小兄弟怎地恁快，竟赶到贫道前头来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掌门人忘记了阿骡的脚程了么？”灵真道长这才明白地点点头，又道：“小兄弟是一个人来的？”

白梦熊道：“除了本帮掌门为防四海帮另外派人突袭，率领门下弟子返回本帮警戒外，其他都来了，午后可能赶到！”“哦！”灵真道长轻“哦”了一声道：“为了武当之事，累诸位这样奔波千里，实使贫道内心感觉不安

之至！”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天下武术源出同宗，彼此互助，更属应当，掌门人何出此言？”

“好一个天下武林源出同宗，如此说来，倒是贫道说得见外了。”
说罢，不禁哈哈一阵大笑。

第三十六章 血溅华山

夜。

时交初更，武当山玄真观的客殿中，蜡烛高燃。武当长老——二子，与掌门人灵真道长，陪侍着一众客人。

这些客人是谁？

不用说，当然便是飞天神龙白梦熊，闪电追风何良廷，圣手神君公孙轩，浑小子赛金刚孟猛，叶玉玲姑娘与慧婢小琴。武当二子这时已闻听灵真道长说过，白梦熊于前夜一个多更次之间，单人徒手往探君山，连闯四海帮六道关卡，如入无人之境，独闯十数名高手，震惊整个四海帮，群贼为之丧胆失色的事迹！

灵真道长虽然说得有声有色，历历如绘，但二子却听得似信似疑，明知若无事实根据，掌门人决不会信口开河，随便夸张渲染，心中仍觉着疑信参半。

事实也确然如此，江湖上传为龙潭虎穴的四海帮，白梦熊竟能于一个多更次内连闯六道关卡，并且还是单人徒手！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何况白梦熊只是个年轻斯文的书生，任谁听了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除非是亲眼目击者！武当二子心中疑信参半，脸上虽然没有露出丝毫什么来。但，白梦熊是何等聪明之人，目光何等锐利，由于二子不时地向他注目凝视，心中已然揣测到二子的心意，故每当二子把两双精光灼灼的目光向他谛视的时候，他总是朝二子淡然一笑。

蓦然，有一股极细极细而又清晰异常的声音，传入白梦熊的耳鼓说道：

“小娃儿！赶快走到华山去，那个双色老妖已经带着长白四煞往华山去了，再迟恐怕就来不及了！”白梦熊闻言心中不禁一震，连忙朝客殿外发声的方向朗声说道：“多谢老前辈指示，白梦熊当立刻动身赶往，但老前辈是哪一位？尚祈留示名号！”

声音寂然，毫无反应。

白梦熊剑眉微蹙，身形猛长，已疾似电射般穿出客殿，飘身上了对面屋顶，俊目神光似电般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只见眉月高挂，夜空寂静，山风飒飒，树影婆娑，哪里有一丝人影动静！

白梦熊知道这位传音示警的老前辈不愿露面留名，心中不禁怅然若失，没精打采地飘身下屋。

这时，客殿里所有众人，都已立身客殿门外，齐都满面迷惑之色地凝注着白梦熊，心中惊疑不定。

灵真道长首先望着白梦熊问道：“小兄弟！什么事？”白梦熊摇了摇头道：“是一位老前辈向小弟传音示警，说老妖与长白山四煞已往华山，要小弟立刻动身赶往对付。”众人闻言，齐皆一声惊呼道：“呵！有这等事？”白梦熊点点头道：“小弟现就必须动身前往，迟了，恐怕就要来不及了。”

叶玉玲姑娘忽地问道：“熊弟！你可知传音示警的这位老前辈是谁？”

“不知道！”

白梦熊说着，忽朝众人一拱手道：“时间已经急迫燃眉，小弟最多明夜可以赶返！”

话落，身形已若一只雪白巨鹤般地腾空掠起，口中发出一声清啸，疾似电奔，直朝玄真观外掠去！

叶玉玲姑娘一见，芳心不由大急，连忙娇喊道：“熊弟！你等等，我和你一道去！”

娇喊声中，娇身便也跟着跃起，紧随着白梦熊身后追去。圣手神君要拦，竟然没有来得及。

小琴娇躯微晃，身形才待跃起，却被闪电追风何良廷一把抓住玉腕，拦阻了下来。

小琴被闪电追风何良廷抓住玉腕，不能跃身去追叶玉玲姑娘和白梦熊二人，不禁着急地娇嗔说道：“何叔叔！你快放开手让我去追上他们，和他们一道去对付那个老妖嘛！”闪电追风何良廷当然不肯放手，望着小琴喝道：“你们这两个女娃儿，真是胆大得紧！”小琴名义上虽是叶玉玲姑娘的婢女，事实上自幼与叶玉玲姑娘一起在七巧神婆的娇惯宠爱下长大，与叶玉玲姑娘固是情逾骨肉姊妹，更因她聪明伶俐可爱，七巧神婆也从未把她当作婢女视之！

以小琴娇惯的脾性，若换个人抓住她的玉碗，拦阻她不让去追叶玉玲姑娘和白梦熊，恐怕她早就翻脸了。但，对何良廷她可不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何良廷的武功比她高，或是使她另有畏惧的地方，完全是因为白梦熊的关系……

因为白梦熊的关系，她才不敢对何良廷随便发她的脾性！故，经何良廷的一喝之后，只好噤起一张小嘴儿，默不作声。

圣手神君公孙轩在旁却是哈哈一声大笑道：“何老弟！这就是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并且小儿女间的……”说着，望了小琴一眼，又道：“何老弟！你这个老江湖，难道还看不出来么？”

说罢，又是哈哈一声大笑。

圣手神君笑声一落，灵真道长便即说道：“华山此际可能与武当一样，颇为空虚，老妖与长白四煞均是当今武林名极一时，武功高不可测，极难斗的盖世魔头，白少侠与叶姑娘已经赶去，我们也立刻赶去接应他们吧！”

闪电追风何良廷闻言，立即点点头道：“掌门人这话很好，我们也赶紧动身吧！”

说着，便一带小琴的玉臂道：“姑娘，我们先走！”话落，即已与小琴晃身腾起，直向玄真观外跃去。灵真道长转身朝武当二子略一稽首，连忙也与圣手神君公孙轩腾身跃起，直往陕西华山赶去。

且说白梦熊身形刚落在玄真观外，乌云骠也已闻得主人啸声电驰而至。

白梦熊刚跃上乌云骠背上，叶玉玲姑娘身形也已电般掠到，口中急急一声娇喊道：“熊弟……”

喊声未落，姑娘的娇躯已经落在白梦熊的身后马股上，娇声说道：“我和你一道去！”

白梦熊见她已经赶来，知道不要她去，绝对不行，于是便也就不说什么，只朝她微微一笑。

华山位于陕西省境，与河南交界之处，相距武当只四五百里路程。

乌云骠驮着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腾开四蹄，疾如流星箭矢，又似风驰电掣，直朝华山方向飞奔。

叶玉玲姑娘坐在乌云骠后股上，一双玉臂紧围着白梦熊的熊腰，只觉耳畔风声呼呼，月光映照下，本可看得很清晰的两旁的林木景物，恍如电闪般的往后疾退，一点也看不清楚！

姑娘秀目微阖，芳心暗忖：“阿骠脚程真是惊人！什么时候，我要是也能找到一匹像阿骠这样脚程如飞，神骏的马儿，与熊弟弟并辔邀游江湖，行侠仗义就好了……”乌云骠四蹄不停地飞驰着，叶玉玲姑娘的芳心在不断地思忖着……

突然，耳畔风声消逝，乌云骠已停止奔跃。

原来已经到了华山脚下。

姑娘睁开秀目，望了望四周，娇声问道：“熊弟！已经到了吗？”

白梦熊轻嗯了一声，右手一抖缰辔，乌云骠口中唏律律一声长嘶，腾开四蹄，直朝华山峰顶奔驰而上。时正四更刚过不久。

到达峰顶，峰顶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打斗的声音，也没有一丝曾经经过打斗的痕迹！华山派的大门敞开着，但却不见一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些灯光。

白梦熊心中不禁有点怀疑……

当然，他不会怀疑那传音示警的人骗了他，他在怀疑老妖与长白四煞是不是已经来过这里，或者中途变计，去了别处……

白梦熊飘身下了乌云骠背，叶玉玲姑娘也跟着下了乌云骠背。

白梦熊一面留神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一面谨慎地戒备着，朝华山派大门口走去。

叶玉玲姑娘已掣出腰下长剑，一步一趋地紧随在白梦熊身后。

白梦熊走到华山派的大门口，他迟疑地停住了身形。他心中在暗想：我与华山派的人并不相识，我这样悄无声息地闯进去，华山派的人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呢？他心里正这样暗想之际，叶玉玲姑娘已跨前一步，紧站在他的身侧悄声问道：“熊弟！有什么不对吗？”“嗯！”

白梦熊口中漫应了一声，但心里却陡然一惊，忽向姑娘悄问道：“姐姐！你觉得呢？”

叶玉玲姑娘秀目一蹙道：“我觉得这情形好像很不妙，很怪！”

“哦！”

白梦熊心中又是猛地一惊！

叶玉玲姑娘又道：“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白梦熊微一点头。

刚跨进大门，还没走上几步，白梦熊口中蓦然发出了一声惊“噫”！接着，叶玉玲姑娘口中也发出了一声“噫”！原来，两人都同时发现了地上左右两边各躺着一具尸首。这两具尸首皆是双睛突出，口角溢血！

显然，这是被人用内家重手法，击碎脏腑而死的。从这两个尸首嘴角鲜血业已凝结的情形上看来，分明已死多时，最起码也在一个时辰以上！

再往里走，距离这两具尸首两丈开外，地上也躺着两具尸首，死状与前两具尸首一样。

白梦熊和叶玉玲姑娘并肩小心戒备着，继续往里走，差不多每隔两三丈就有两具尸首，死状都是一样。白梦熊只看得浑身热血沸腾，钢牙咬得格格直响。叶玉玲姑娘也是芳心卜卜直跳，咬碎银牙。不过，从这些尸首的年龄上看来，没有一个是超过三十岁的年纪的，不用问，这些遭遇惨祸的，都是华山派的末代弟子。

二人一直走到最后，华山派供奉历代祖师的殿中，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三个须眉俱白的老叟，闭目垂帘地盘膝跌坐在三个蒲团上。

白梦熊星目略一凝视，即已看出这一排三个老叟，虽是盘膝坐着，但却

皆是背倚着后面的香案长桌，分明均是受了极重的内伤，虽想勉力支持打坐调息自疗，怎奈伤势太重，已是力不从心！

白梦熊见状，连忙飘身入屋，分别一试三人气息，除其中的一个老叟，尚有丝丝气息，或可挽救外，左右两边的两个老叟，已经气绝。

对于当中的这老叟，是否能够有救，白梦熊实在毫无一丝把握，不过这时，白梦熊已无从去考虑那多，只好姑且试试看，尽人力而听天命。

白梦熊迅速地从怀中取出玉瓶，倾出两粒回天再造丹，纳入老叟口中，同时在老叟耳边低声说道：“请老前辈立即运功调息，驱行药力，晚辈当助老前辈一臂之力！”

老叟长眉动了动，一双因内伤过重，神光已经散失的双眼微微睁开，望着白梦熊无力地摇摇头，叹了口气道：“多谢少侠一番善心，只是老朽脏腑已是碎裂现象，伤势实在太重了，恐怕是无法疗愈了……”

白梦熊连忙劝慰道：“老前辈请别灰心，回天再造丹功能起死回生，何妨试试看呢！”

老叟闻言，心头忽地一振，面露惊喜之色说道：“什么！少侠刚才给老朽服的是九阴老前辈秘制的回天再造丹么？”

白梦熊点点头道：“老前辈还是赶紧运功疗伤要紧，晚辈当以本身功力相助！”

说罢，也不等老叟说话，便即盘膝跌坐老叟身侧，暗中调匀真气，运气“太乙神功”，左掌抵住老叟背后命门穴上，右掌按住老叟的头顶百会穴上。

老叟顿即觉到有二股阳和之气，分自命门，百会两穴，源源传入体内，循行全身。

老叟遂亦急忙闭目垂帘，调息运气，与白梦熊的真气会合。叶玉玲姑娘也是此道高手，当然懂得这种运功助人疗伤的重要性，当下便即转身横剑当门秀立，凝神戒备，以防意外惊扰！

转眼四更将尽，天际骤然黑暗下来。

也就在这刹那瞬间，叶玉玲姑娘蓦见一条人影疾逾奔马般地跃来。

这人影身形甫落，一眼瞥见一个少年书生横剑当门而立，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即猛地一声大吼道：“恶贼！拿命来！”状如疯虎般地，挥掌猛向姑娘扑到。

第三十七章 华山

叶玉玲姑娘一见来人身形一落，便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声大吼，状似疯虎般地挥掌猛向她扑来！

招式凌厉，掌势威猛，既辣又狠！

掌未到，内家劲力已经势在意先地吐出！

姑娘芳心不禁大怒，口中一声冷哼，娇躯微闪，莲足轻挪，横跨五尺，避开来人的双掌猛扑！

左手一领剑诀，身随剑走，一声娇叱，振腕出剑，直朝来人刺去！姑娘因为心愤来人既不分青红皂白，出手招式又复极端凌厉狠辣，是以一出手就是“七巧剑法”精华绝学。这“七巧剑法”精华绝学，的确不愧是当年七巧神婆名震武林的奇绝之学，剑式甫一出手，立见寒光灼灼，青芒暴闪，剑尖上抖出七朵碗大的剑花，竟是笼罩着来人胸前七大要穴。

来人虽因急怒攻心，状如疯虎，一见姑娘横剑当门而立，认是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猛劲扑向姑娘，但他神智却极为清楚！

一见姑娘振腕出剑，剑尖上抖出七朵剑花，笼罩着他胸前七大要穴刺到，心中不禁骇然一震！

心中骇然一震，哪还敢作一股劲地猛扑，连忙身形一晃，“大挪移”身法，横飘五尺，避开姑娘这一招神奇凌厉的剑式。姑娘自幼即经其祖母——七巧神婆苦心调教，一身七巧奇学已尽得神髓，臻达炉火纯青之境。

那人身形刚闪避开，姑娘手中长剑也已经变招换式，芳肩微晃，展开七巧身法，如影附形般向那人扑去！一声娇叱，振剑身，青芒暴闪，又抖出七朵剑花，仍旧笼罩着那人胸前七大要穴刺到！

姑娘这种跟踪疾扑，振腕出剑，虽然奇快绝伦，但那人身武学却也非等闲之辈，身手并不比姑娘稍慢。就在他晃身避招，横飘五尺，快如电光火石的刹那瞬间，斜插在背上的青铜长剑已经掣在手中。

姑娘振剑再次扎到，他立即一声怒吼，潜运内家真力贯注剑身，招演“拦江截斗”，硬往姑娘剑法截去！若论武学，那人虽不如姑娘七巧武学神妙，但在内家功力上，姑娘却要较那人逊了一筹！

那人这一剑要是截着姑娘的长剑，因为内家功力的相差，姑娘手中长剑必然当场被震脱落地！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那人的长剑即将截实姑娘的长剑，而姑娘待要撤剑变招，已是无及！

就值此际，忽闻一声朗喝道：“二位赶快停手！”朗喝声中，一条白影自屋中迅逾电掣般地疾向二人中间射落！

这人身形尚未落地，双手倏伸，两人手中的长剑立时均感沉重如山，齐被这人左右双手食中拇指三指箝住！这人是谁？不用说，除了飞天神龙白梦熊，谁有这高功力！那人心中不禁骇然大惊！连忙暗中运足全身功力，力贯右臂，吐气开声，陡地一声大喝，“撤手！”在喝声中，猛地挫腕振剑，意欲夺回长剑。

哪知不运功夺剑还好，这一来，不但长剑没有能够夺回，反而震得自己地右臂发麻，虎口生疼！

白梦熊却依旧神色自若，若无其事。

忽然，白梦熊星目神光电闪般地掠了那人一眼，冷冷地喝问道：“尊驾

是华山派人么？”

那人只冷哼了一声，没有答说是，也没有答说不是，却反口向白梦熊问道：“尊驾是谁？”

白梦熊冷冷地说道：“飞天神龙。”

“呵！”

那人骇然一惊，握着剑柄的手，竟是情不由己的一松，退后了一步，双目愣瞪着白梦熊问道：“你就是那一夜之间，孤身独闯四海帮六道关卡，力败四海帮十数个高手的飞天神龙吗？”

“嗯！”

那人不禁一呆。

原来这两天来，“飞天神龙”的大名，已经遍传江湖，轰动遐迩，武林中几乎无人不知！

是以，那人一听飞天神龙之名，便即情不由己地骇然惊呼，松剑后退，愣望白梦熊发呆。

那人呆了呆，陡然哈哈一声大笑。

笑落，倏地沉声喝道：“飞天神龙！我华山派与你有何怨仇？竟跑到华山上来，将我华山门下弟子尽皆毙杀！”

原来这人是华山掌门师弟，华山四剑中的老三闵昆。

白梦熊闻听，知道对方发生了误会，方要解说，叶玉玲姑娘已经忍不住在旁一声娇喝道：“你是华山派什么人？怎么信口胡说，是我们杀了你华山门下弟子，你看见了没有？”

闵昆闻言不禁一怔，随又哈哈一笑，喝道：“这还要看见吗？事实……”

闵昆话尚未说完，蓦闻一个苍劲的声音喝道：“闵昆！休得无礼！”

喝声中，微风飒然，一个须眉俱白的老叟已经飘落在白梦熊身侧。闵昆一见，连忙抢步上前行礼道：“师伯……”

原来这老叟乃华山三叟中的老大，追风叟施一峰。

闵昆刚喊了声师伯，下面的话尚未说出，追风叟施一峰已是双目精光灼灼地望着闵昆沉声责说道：“闵昆！你也活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做事怎地还这等莽撞糊涂，不问青红皂白，一见面就向这位少侠猛施辣手狂攻，幸而这少侠武学功力精湛高深，否则岂不伤在你的手下……”

施一峰说到这里，略顿了顿，又道：“这两位少侠不但不是杀害我华山门下弟子的凶手，并且还是愚师伯的救命恩人……”

说着，便将受伤后，正在等待死亡，恰值白梦熊赶到相救的经过情形，约略地说了一遍。

闵昆闻听后，这才明白，连忙上前一步，朝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二人抱拳拱手赔礼致歉道：“闵昆一时莽撞，冒犯两位，尚祈两位多予原谅，勿介于心！”

叶玉玲姑娘芳心的气愤尚未平息，对闵昆的致歉赔礼，视若无睹，并且还小瑶鼻儿一皱，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冷哼。

白梦熊见状连忙朝闵昆微笑着说道：“这种事情，焉能怪得闵兄，闵兄又何必如此多礼，何况这种情形，真相未明之前，任谁也会发生误会的呢！”

白梦熊话声刚落，追风叟施一峰忽地肃容朝白梦熊说道：“老朽身受重伤，已自信必死，想不到竟巧值少侠赶到，硬将老朽从枉死城中拉了回来，救命之恩，何啻再造，老朽不敢妄言报答，有生之日，当铭记肺腑，且请先

受老朽一拜！”

说着，便朝白梦熊躬身往下拜去。

白梦熊与华山派人虽然素不相识，但却曾闻听说过，华山派目前辈份最高的乃华山三叟，其次便是华山四剑，四剑中的第一剑，就是华山派的当代掌门。他一见施一峰须眉俱白，虽不知是谁，但却知他必是华山派辈份最高的三叟之一。

追风叟施一峰要向他下拜，他如何肯受，连忙身形微侧，双手朝施一峰微微一拱，朗声说道：“老前辈快休如此，晚辈实在愧不敢当！”

说着，“九阴玄功”已经暗暗运起，发出无形的内家气功，阴挡着施一峰的身形，不让下拜。

施一峰心中不禁微微一惊，满脸上尽是奇诧之色地望着白梦熊愣然发怔！

虽然在白梦熊运功助他疗伤，驱行药力之时，他已发觉这少年书生内家功力深厚不凡，但却决未想到竟是恁般离奇，劲力能够发于无形，其内功修为，分明已臻达上乘绝境！

施一峰心中暗忖道：“这少年书生的年纪，看来决未超过二十岁，内家功力竟已修为到如是绝境？这是怎么练法的？在令人不解……”

这时，天色早已大亮，朝阳已从东方海底缓缓地升起。叶玉玲姑娘在旁忽地娇声说道：“熊弟！这里已经没有事了，我们走吧！”

白梦熊俊目微闪，望着玲姐姐一眼，点点头道：“好！”说罢，便朝施一峰闵昆二人一拱手道：“二位改日再见！”说罢，便与叶玉玲姑娘举步向外走去。

追风叟施一峰一见，连忙喊道：“少侠请留步！”白梦熊闻喊，停步回身望着施一峰问道：“老前辈有何见教？”

施一峰紧走两步，朝白梦熊抱拳拱手为礼道：“承蒙少侠救了老朽的命，尚未请教少侠名号师承，望祈见示！”白梦熊答道：“晚辈姓白名梦熊，乃九阴神君与天恶子两位恩师门下，请问老前辈可就是华山三……”

说到这里倏然住口，一双俊目凝视着施一峰。

“呵！”

施一峰、闵昆二人都不禁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呵”，两双精光似电的眼睛里，齐皆射出两道惊奇的光彩，投在白梦熊身上。

施一峰一声惊“呵”之后，旋即点点头道：“老朽乃华山三叟追风叟施一峰，怪不得少侠年纪轻轻，一身武学功力即已恁般高深惊人，原来竟是九阴、天恶两位武林奇人门下！”白梦熊谦虚地说道：“承蒙老前辈过奖，晚辈深感惭愧，晚辈虽蒙两位恩师恩宠，苦心调教，怎奈晚辈资质愚钝，所学只不过获得两位恩师一身奇学绝艺的十分之一二，实有负两位恩师的一番栽培苦心！”

白梦熊一身武学功力的高深程度，施一峰虽然尚不敢料断，但心中却极有数，较他数十年苦修尤高。

一个年纪不满二十的少年，身怀上乘武学功力，竟能如此谦虚，毫无骄狂之态，实在令人心折！

白梦熊话声甫落，施一峰立即哈哈一笑道：“少侠何必谦虚，并非老朽信口妄言，以少侠一身功力修为，举目当今武林，堪能与少侠抗衡与敌者，为数恐怕极甚寥寥……”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如此赞誉，岂不更令晚辈汗颜惭愧无地了！”

施一峰又是哈哈一笑道：“少侠口中的这老前辈称呼，老朽实在不敢当受，少侠如果看得起老朽，请即从此改口，以老哥哥称呼之足矣！”

梦熊闻言，连忙谦逊地说道：“这如何可以，老前辈德高望重，又是华山当代掌门师伯，何况年龄长幼有序，晚辈才多大年纪，焉敢目无尊长！”

施一峰面容一正说道：“少侠这样……”

施一峰话刚说了句，忽闻一股极细的语声传来说道：“小娃儿，你别在这里和他闹客气废话了，老妖与四煞赴嵩山，现正在前往途中，你得赶快赶去，最好在老妖与四煞前赶上嵩山，否则，少林门下徒众必将与华山一样，均遭血劫！”听声辨音，这说话之人的距离，当在三四十丈之外。但语声虽然极细，却字韵铿锵，入耳清晰异常，内家气功分明已臻绝顶化境！施一峰闻昆二人闻听，均不禁愕然一愣！

白梦熊闻声，已知是昨夜武当玄真观外传音的前辈异人，于是便即朝着传话的方向，躬身朗声答道：“晚辈遵命！”这传音之人是谁？施一峰与闻昆二人心中虽颇惊，但见白梦熊闻声立即恭身朗答，就知必是一位武林长者！其实他二人又怎知道，连白梦熊自己也弄不清楚这传音之人是谁？也是只闻其声，未见过其人呢！

嵩山与华山相距只六百余里，以老妖和四煞的脚程，在今夜起更前必能抵达，可说事情已迫眉睫！

白梦熊恭敬地答话后，立即转身朝施一峰、闻昆二人抱拳一拱道：“小弟就此告辞！”

说罢，便与叶玉玲姑娘迈步向华山大门外疾走。施一峰虽有心挽留白梦熊与姑娘在华山盘桓一两天再走，但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不能开口挽留，便与闻昆二人随后相送。

走出华山大门，白梦熊回身向二人笑说道：“二位请留步吧！”

二人止步，施一峰望着白梦熊心怀关注地说道：“三色老妖与长白四煞，皆是当今武林绝顶高手，一身武学功力高深莫测，小兄弟此去，与这几个老魔头动手时，千万小心，不可大意丝毫，尤其长白四煞弟兄均练有阴毒无比的黑煞阴寒掌力，更须谨慎提防！”

白梦熊一听，甚为感激地说道：“多谢老哥哥指点，小弟谨记心中就是！”

话落，身形微晃，白影电飘，已与叶玉玲姑娘跨上了乌云骠背。

乌云骠一声“唏律律”长嘶，马首陡昂，四蹄腾扬，一跃数丈，疾似脱弦弩矢般地直朝山下驰去！

施一峰急忙扬声大喊道：“小兄弟！嵩山事毕，若无其他要事办理，务请再来华山盘桓数日！”

白梦熊在马上回头朝施一峰扬手大声答道：“如无他事牵缠，小弟当必遵命。”

乌云骠的脚程何等快速，就这两句话的工夫，已奔下了六七十丈远去。越去越远，渐渐只剩了一团上白下黑，黑白相合的影子，在山道上电疾般地飞驰！

施一峰与闻昆二人呆愣地站立在峰顶，极目凝注着这团黑白相合的影子，直到消失在视力之外，闻昆方自言自语地赞道：“人逸马骏，的确不愧飞天神龙之美号……”

“飞天神龙！”

施一峰接着念了一句，陡地纵声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飞天神龙的美号，确然恰当！妙极！”

说着，忽然望着闵昆问道：“他这飞天神龙的美号，你从何处听来的？”

闵昆说道：“飞天神龙之名，最近已遍传遐迩，名满江湖，轰动了整个武林，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接着闵昆便把近两天来江湖上传说着飞天神龙白梦熊，孤身徒手，一夜之间连闯四海帮六道关卡，掌毙数名好手，力斗三大堂主，四大护法，十多名香主，搅得四海帮天翻地覆，群贼丧胆的事迹说了一遍。

“哦！”。施一峰沉吟有顷，忽然又是一阵纵声哈哈大笑道：“好了！维护正义，领袖武林从此有人矣！哈哈……”

说罢，哈哈大笑再起。

第三十八章 中岳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且说飞天神龙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一马双乘，离开华山，飞驰中岳。

夕阳余晖乍隐，暮蔼初见，荒山僻野的地方，已是一片阒然沉寂！

乌云骠乃罕世异种神驹，展开脚程，直似风驰电掣，快捷惊人！六百多里途程，只不过在薄暮时分便已赶达嵩山山麓。

白梦熊轻轻一带缰辔，乌云骠立刻收住奔驰疾势，沿山道斜坡缓缓登山，向山顶少林寺行去。

叶玉玲忽地悄声问道：“熊弟，老妖他们不知道到了没有？”

白梦熊道：“以小弟臆测，老妖他们的脚程再快，绝快不过阿骠，可能要到了二更左近才能赶到！”

叶玉玲姑娘道：“老妖他们既然还没有到，我们现在上去做什么？”

白梦熊道：“先到少林寺中休息着等着好了。”叶玉玲沉吟着道：“只怕不大方便吧！”

白梦熊微微一愕，扭转头去望着姑娘问道：“为什么？”叶玉玲姑娘朝他娇甜地一笑，问道：“你和少林和尚们熟识吗？”

白梦熊摇摇头道：“不熟！”

叶玉玲微笑着道：“这就是了，我们和他们一个也不熟识，在这个时候前去……”

叶玉玲姑娘刚说到这里，忽闻一声佛号朗诵，迎面丈外之处，山道当中，站立着一个年约四十开外的中年僧人，身后并肩立着两个年轻僧人。

白梦熊连忙一带手中缰辔头，乌云骠便即停蹄伫立。

只见那个年约四十开外的中年僧人，双目精芒灼灼地朝二人略微打量了一眼，缓缓地问道：“二位施主何来？夤夜登临荒山何事？”

白梦熊在马上微一欠身，拱手说道：“小生等乃游学之士，久仰中岳胜景古迹为五岳之首，少林禅师一个个均皆武功高强，住持禅师更是德高望重，禅理高深，小生等特地前来瞻拜，不意到此天色已黑，尚祈禅师能赐予方便。”

说着，还故作温文雅尔地下了马背，朝那少林寺僧人拱手躬身一个长揖。

叶玉玲姑娘耳听目睹，白梦熊的这番话与这番故意做作，芳心里只在暗暗发笑，几乎要忍不住。

那中年僧人一见，连忙双掌合十还礼说道：“不敢当！施主请不必多礼！”

说着，略微沉吟了片刻，又望了白梦熊和仍旧坐在乌云骠背上的叶玉玲姑娘一眼，点点头说道：“敝寺虽然向例不准留宿生客，但二位既是远道来的游学之士，或可例外，予以方便，不过这件事贫僧并不能做主，必须先禀明知客大师允许方可！”

白梦熊闻言，又是拱手一揖道：“多谢禅师帮忙了。”那中年僧人双手合十还礼，微微一笑道：“施主不必客气，请随贫僧来吧！”

说罢，便即转身朝山上走去，两个年轻僧人紧随其后。少林寺僧走后，叶玉玲姑娘忍不住朝白梦熊轻声一笑道：“熊弟！你真会说谎！”

白梦熊藏在面具下的丑脸，不禁微微一红，赧然地朝她微微一笑，跃上马背，一抖马缰，蹄声得得，跟着三僧身后追去。

俄顷，抵达寺门，那中年僧人脚步稍停，回头朝白梦熊说道：“施主请下马少待，贫僧入内禀明知客大师后即来。”白梦熊微一拱手道：“有劳禅

师费神了。”

说着，便与叶玉玲姑娘下了乌云骡背，伫立等候。那中年僧人又向两个年轻僧人吩咐了两句，这才疾步向前走去。

不一会工夫，那中年僧人带着另两个年轻僧人走了出来，朝白梦熊双手合十施礼说道：“幸不辱命，已禀明知客大师允准，贫僧职司巡山，不能奉陪二位施主，请随他们两位入内吧！”

说罢，便带着原来的两个年轻僧人自去巡山去了。中年僧人带着两个年轻僧人去后，另两个僧人立即走到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面前，朝二人合十施礼说道：“奉知客大师法谕，接待两位施主入寺用斋休息，二位施主请随小僧等入内。”说罢，便即转身在前引路，向寺内走去。

白梦熊忽然喊道：“两位小禅师。”

两个年青僧人止步回头望着白梦熊问道：“施主何事？”白梦熊微笑地问道：“我这匹马可以带进寺内去吗？”其中年纪较长的一个，稍微犹疑了一下说道：“施主把它带进来好了。”

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二人，跟在两个年青僧人后面，转弯抹角地走了一会，在一排客房前停了下来。

这一排客房共有十数间之多，除了最右边的一间房中透露灯光外，其余都是黑黑的没有一丝灯光，显然是没有人住的空屋。

两个年青僧人走到那间亮着灯光的房前，伸手推开屋门，望着二人说道：“这是敝寺专供各方施主留宿的客房，二位施主今夜就在这间房里歇宿，请进！”

说罢，垂手躬身肃容。

白梦熊将乌云骡拴在门前柱子上，与叶玉玲姑娘走进屋内。

二僧又朝二人合十一礼说道：“二位施主请坐。”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刚刚坐下，忽闻屋外脚步轻响，走进一个年约四十开外的中年僧人来。

一进门，便即朝二人合十施礼道：“贫僧乃本寺知客慧广，二位施主驾莅，未能亲自接待，尚请二位施主勿要见怪！”白梦熊闻言，连忙起立拱手还礼道：“小生二人夜晚冒昧登山打扰大师们清修，已是不当至极，大师要再如此说法，岂不令小生二人惭愧么！”知客慧广双手合十，微微一笑道：“施主太言重了。”正说之间，忽闻一声鬼嚎般地凄厉长笑划空传来，知客慧广闻声，面色不禁微微一变，旋即镇静地朝二人说道：“二位施主请稍坐，贫僧出去一会儿就来！”

话落，也不待白梦熊二人答话，便已转身疾走向屋外走去。

知客慧广刚走出屋门，忽见职司巡山的师弟慧明疾奔而来，一见知客慧广，便即霍然停身止步，急说道：“师兄！白发红面老妖与长白四煞，不知何故忽然同来本山，要见掌门恩师，现在山门外面等候！”

“哦！”

慧广惊“哦”了一声，问道：“师弟！除五个老魔之外，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慧明摇摇头答。

慧广沉吟了片刻，说道：“这五个老魔头，足迹未入江湖已数十多年，近闻均被邀请入盟四海帮，今夜忽然前来本山要见掌门恩师，分明不比寻常，乃有所为而来！”说到这里，稍微顿了顿又道：“师弟！这五个老魔头非比寻常等闲人物，不管为何而来，决非你我所能做主的，我们得赶快去禀报掌门恩师，请示示谕！”

慧明点点头道：“师兄明见！”

慧广慧明二僧走后，叶玉玲便与白梦熊相互会心地微微一笑。

“当！当！当！”

大雄宝殿的钟声陡然响了三下，划破了深山静夜的深寂！庄严肃穆的少林寺的大门开了。

住持元慈禅师率领着元和、元修、元度、元普、元凡五位师弟，与及门下弟子七八人，神情严肃地缓步而出。空地上，静静地伫立着五人。

这时，二更将近，月色浑濛，似暗还明。

十只眼睛，在这似暗还明，浑濛的月光下，闪烁着冷电寒芒似灼灼精光，瞬也不瞬地凝视着缓步而出的少林僧众。元慈禅师飘飘然地走到五人对面八尺停步伫立，双手合十为礼的朝五人说道：“荒山野寺，想不到五位忽然一齐驾莅，非仅敝寺辉生满壁，即本山树木寸土亦为之有荣矣！”白发红面老妖忽地哈哈一笑道：“掌门大师何必这样客气，老夫等深夜登山造访，甚是冒昧，还要请掌门大师原谅呢！”

元慈禅师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太客气了，请入寺待茶。”说着，身形微侧，举手肃容。

白发红面老妖一声干笑道：“待茶，这倒暂可不必，老夫等乃奉命办事而来，只要事情不为掌门大师所拒，老夫不但要入内待茶，并且还要好好地叨扰一番呢？”

元慈禅师闻言，慈目微张地望着老妖说道：“什么事情？老前辈请即明言，只要老僧力所能及，当必不辞！”老妖又是一声干笑道：“很简单，只要掌门大师一声承诺即可！”

元慈禅师问道：“承诺什么？”

长白四煞中的老大，赤煞掌严绝忽地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柬，朝元慈禅师嘿嘿一笑道：“承诺什么？掌门大师看过这封信柬，就明白了。”

说着，潜运内家真力，以摘叶飞花的暗器手法，将信柬向元慈禅师迎面射来。

元慈禅师乃当代少林掌门之尊，一身内家功力修为，以臻超凡绝境，见赤煞掌严绝将信柬用摘叶飞花手法投来，知他有心卖弄，当下不由微微一笑，右手伸处，食中二指已将信柬夹住。

元慈禅师虽将信柬夹住，但却觉得劲道绝强，震得二指有点火辣辣的，心中不禁暗暗惊愕！忖道：“这赤煞掌严绝功力确然高深……”

严绝嘿嘿一笑道：“少林大力金刚指，果然不同凡响，严某佩服！”

元慈禅师微微一笑道：“严施主谬赞了，大力金刚指虽为当今武林绝艺，但因老僧修为日浅，与施主名震江湖的追魂赤煞掌力还要逊色得多了。”

严绝闻听，骄狂地磔磔一声怪笑道：“掌门大师也不要客气了，还是请先看信吧！”

拆开封口，抽出信柬，元慈禅师脸色不禁陡然一变！

原来这信柬上写的乃是：“谕达少林掌门元慈禅师座右：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下面的署名是“四海帮主谨启”六字。

元慈禅师的确不愧为一代掌门宗师，涵养功夫确然高深！脸色陡然一变之后，旋即镇静如常，依旧心平气和，不带丝毫火气地望着赤煞掌严绝问道：“这信柬上写的，意何所指？请恕老僧愚拙，无法明了，严施主是否可代贵

帮主解释见告！”严绝闻言，长脸倏地一沉，一双凶睛陡瞪，寒芒电射地望着元慈禅师阴恻恻一声冷笑道：“大师又何必装像呢，只要大师承诺一声，四海帮总坛聚义厅上的第三把金椅，便就是大师的了！”

“哦！”

元慈禅师口中“哦！”了一声，望着严绝问道：“贵帮的第一把金椅是谁？”

“杨老前辈。”

“不是贵帮帮主？”

“帮主玉椅！”

“哦！第二把呢？”

“另一位老前辈。”

“谁？”

“暂时不便奉告！”

说着，凶睛一瞪，又问道：“大师承诺与否，请即决定！”元慈禅师慈眉微微一轩，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严绝磔磔一声怪笑道：“大师说这话不后悔吗？”元慈禅师哈哈一笑道：“有何后悔！”

双色老妖嘿嘿一声冷笑道：“元慈，你少林派弟子的性命，全在你诺与否的一个字上，望你能够三思而后言之！”元慈禅师淡淡一笑，问道：“有这样严重？”

老妖望了严绝一眼，说道：“严老弟！你告诉他吧！”严绝答应了一声，朝元慈禅师沉声说道：“严某等下山之前，本帮帮主曾有令谕交待，不管哪一门派，只要不肯加盟本帮，就不客气地……”“怎么样？”

“血洗！”

元慈禅师心中陡然一惊！慈目倏张，精芒电射地望着严绝沉声说道：“老僧如不承诺，你们要血洗本派！”严绝骄狂地一点头道：“不错！本帮帮主命谕如山，无人敢违！”

“就凭你们五位？”

“还不够吗？”

元慈禅师虽然修养极深，但在严绝这种口气骄狂得骇人，全然把少林派视若无物的情形下，心中也不禁愤然冒火！陡然纵声发出一阵震天的哈哈大笑，震得丈外树叶簌簌落地。这时，站在元慈禅师身后的五位师弟，与其门下七八个两代弟子，一个个都是怒容满面，目射精光地怒瞪着严绝。如果没有掌门人在场，不管严绝功力如何高深，恐怕是有人跃身而出，与严绝动上手了。

元慈笑声一落，立即目射精光地望着严绝说道：“严施主好狂的口气！”

严绝磔磔一声怪笑道：“大师如果不信，何妨与老夫在掌力上一见高下吧！”

元慈禅师闻言，知道已势成骑虎，今夜要想不动手，绝对不行，除非允诺加盟四海帮……

第三十九章 借宿

少林、武当为最受武林人物敬仰的两大派系，声誉之隆，威望之重，数百年来始终未曾稍衰！

元慈心中甚是有数，这五个老魔头，俱皆身怀一身奇绝武林的诡异武学，功力高深莫测，无一好惹好斗！凭他身后的五位师弟，包括上他自己，不要说是与老妖动手了，就连长白四煞，恐怕也没有一人能够接得下来！真是要动起手来，今夜说不定就是少林派派毁人亡之日！他虽明知如此，但他身为一派掌门宗师，纵是眼看着派毁人亡，也不能随便承诺加盟四海帮，以求苟安，有损少林数百年的威望声誉！

赤煞掌严绝话声才落，元慈心中念头已经有如电光火石般地闪过，正待发话，准备与严绝在掌力上一决高下！就在元慈禅师话将发未发之际，忽闻一声朗朗长笑发自身后，笑声清越，宛如龙吟，显示出发这笑声之人的内家气功精绝，已臻达无上化境！

元慈禅师心中不由愕然一惊！暗道：“这人是谁？好高深的内家气功……”

转头望去，只见两个白衣少年美书生，由大门里面一步一步地踱着方步，神态从容自若，施施然地向元慈禅师身边走来。

这两个白衣少年美书生是谁？不用说，当然是飞天神龙白梦熊，与那冒牌假货的书生叶玉玲姑娘。

此际，双方二十来双眼睛，都透着惊异的光彩，投射在二人身上。

双色老妖一见，心中不禁微微一惊，暗道：“这两个小娃儿怎么也跑到少林寺中来了……”

二人走到元慈禅师身侧，白梦熊忽地朝元慈禅师拱手一揖道：“老禅师乃掌门之尊，何必与这种怙恶不悛的恶徒一般见识，且请退后，交由小生来和他们谈谈好了。”

元慈禅师一双慈目精光灼灼地将白梦熊打量了一眼，不禁感觉很是诧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小施主何人？从何而来？”

白梦熊淡淡一笑道：“小生乃游学之士，今夜借宿宝寺。”

说着，也不等元慈大师再说什么，便朝赤煞掌严绝朗声说道：“夜晚山风极大，尊驾一张口，就猛冒大气，不怕凉了牙齿吗？”

长白四煞于五十年前成名江湖，仗着一身诡异武学毒功，纵横武林，生平罕遇敌手，又是生性凶残矜傲，心狠手辣，兄弟四人的八只毒手之下，被毁的武林好手，不知凡几！

因此，黑白两道的绿林人物，对四煞弟兄，不但不敢讽言轻视，并且莫不趋而避之，畏如鬼魅！

白梦熊这种讥讽挖苦的话，赤煞掌严绝如何能忍受得了！

话声方落，严绝已是怒不可遏，凶睛陡张，寒芒电射，猛然一声暴吼，厉声喝道：“好大胆的无知小狗，你何人？竟敢在老夫面前这等放肆无礼，你大概嫌命长了吧！”

白梦熊朗声一笑，骂道：“你这个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的老鬼！亏你也是活了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一张口就是满嘴污秽，难道这七十多年的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

赤煞掌严绝心中早就已经怒不可遏，白梦熊再这样一骂，骂得他连心肺

都几乎气炸，铁青着一张脸，猛的一声怒吼，厉喝道：“无知小狗！竟敢辱骂老夫，目无尊长，老夫今夜要不教训教训你，也太不像话了……”

厉喝声中，倏已欺近白梦熊身前，探臂伸掌，拍撞前胸，掌到中途忽又变招，倏然上翻，五指箕张，疾抓肩井。

的确不愧是名震江湖数十年的老魔头，出手不但快如疾电，而且招出奇诡绝伦，既狠且辣！

白梦熊一见，心中也不禁暗暗一惊！

严绝出手招式虽然诡异绝伦，快如电闪，但白梦熊身负奇学，功力精纯，岂是泛泛之辈！眼看他五指距离白梦熊肩井只在五六寸左右，即将抓实之际，忽闻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也未见他身形如何晃动，便已飘身横跨出五六尺之外！

严绝一爪抓空，颇感意外，口中不禁发出了一声“噫！”身形一晃，才要跟踵扑去，陡觉飒然微风迎面拂来，一股绝强无比的无形韧劲，硬阻着他的身形，竟是丝毫前扑不得！

他心中不禁骇然大惊！连忙飘身后退三尺。

忽听白梦熊一声冷笑，朝他说道：“你真要动手，小爷准定奉陪，只是现在还轮不到你，先乖乖地站到一边去等着好了。”

说着，倏地朝着白发红面老妖朗声一笑道：“老头儿！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吗？”

老妖闻言，嘿嘿一声干笑道：“小娃儿！你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小娃儿！别和老夫斗口。”

白梦熊朗声说道：“路过这里，临时借宿，你呢？”“老夫奉命前来办事！”

“奉谁的命令？”

“本帮帮主。”

“办什么事？”

“小娃儿！不关你的事，最好不要多问！”

白梦熊淡淡一笑道：“不问我也猜得到。”

“猜猜看！”

白梦熊冷冷地说道：“加盟则亲，否则派毁人亡！”老妖磔磔一笑道：“好！不但猜得对，并且一针见血！”老妖说着，脸色倏地一寒，沉声喝道：“小娃儿！可还记得前番相遇时老夫的警告！”

白梦熊剑眉一扬道：“言犹在耳。”

老妖点点头又道：“你可知道老夫向来是言出必行！”白梦熊朗声说道：“这才是武林人物的行径！”“但今天例外！”

“为什么？”

“让你多活几天不好吗？”

“承情！承情！不过我飞天神龙却有个怪脾性！”“什么怪脾性？”“凡是有我在的地方，决不准许任何人逞凶！”老妖嘿嘿一声冷笑道：“这么说来，今夜你是想饶上一份了！”

白梦熊道：“老头儿！你可记得我飞天神龙说过的话？”老妖瞋目倏地一翻，寒芒电射慑人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什么话？”

白梦熊朗声说道：“凡是四海帮所行所为，我飞天神龙定必干预！”

老妖磔磔一笑，陡地怒喝道：“飞天神龙！你真想找死！”白梦熊冷哼了一声道：“否则怎会急巴巴的从华山赶来！”老妖顿然一惊，望着白梦熊道：“华山？”

“嗯！”

“你从华山来？”

“嗯。”

“你去过华山顶上？”

“不错！怎么样？”

“你见着什么没有？”

白梦熊忽地朗声哈哈一笑，笑落，立即冷冷地沉声说道：“看到了长白四煞的杰作！”

白梦熊话声甫落，长白四煞的脸色立时骤然大变！四煞几乎是同时地发出了一声厉吼，喝道：“你这小狗既然知道了华山山顶的事情，你也就拿命来吧！”

吼喝声中，便见四条人影疾纵跃起，猛朝白梦熊扑去！叶玉玲姑娘一见，芳心不禁大惊！惟恐心上人不敌，立时一晃身形，腾身跃起，口中清叱道：“不要脸的恶贼，竟要以多为胜！”

清叱声中，两只玉手已经指挽兰花，倏地伸弹，七巧指功已经弹出，十股锐风罡气，分向尸煞掌严超，阴煞掌严天二人迎胸袭去！

严超严天二人乃内家高手，知道这种锐风罡气，刚猛无俦，力能摧枯拉朽，心中不禁一惊！连忙猛地千斤堕身法，身形下堕落地，避开姑娘这七巧指功的突袭！

二人身形落地，一看这突袭之人，是另一个白衣少年书生，心中顿时大怒，猛地一声怒喝道：“胆大小狗！竟敢对老夫突袭，看来你是不想活了！”

怒喝声中，二人身形同晃，亮双掌，直朝姑娘扑来！

姑娘虽然知道长白四煞，一个个均皆身怀奇学，功夫惊人，但她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连变色老妖她也敢独斗，枉论长白四煞！

严超严天二人亮掌向她扑来，她也就立即一声清叱，双掌翻舞，展开七巧掌法，与二人斗了起来。

姑娘独斗严超严天，这里暂且按下不提。且说严绝严奇二人，身形疾若电飘般地朝白梦熊扑去！

白梦熊虽然不惧，可也不敢丝毫大意，不等二人身形扑到，足下挪移，已经横跨五尺以外。

严绝严奇双双扑空，方待跟踵再扑，忽闻白梦熊哈哈朗声一笑，讥讽地说道：“久闻长白四煞名震武林，原来竟也是这等不要脸，群打群殴的货色，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白梦熊这几句话，只讥讽得严绝严奇二人满面通红，火辣辣的发烧，一时之间竟愣立当地，瞪着四只凶睛，望着白梦熊只是发怔！

的确，凭长白四煞在武林中的名头，竟群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书生，这实在太丢人了。

严绝忽地磔磔一声怪笑道：“无知小狗！就凭你这样子，也配老夫弟兄一齐动身吗？只不过是一时凑巧，没有注意罢了……”

说着，转向他身旁的严奇说道：“二弟！你退开，让我单独料理掉他好了！”

严奇嘿嘿一笑道：“杀鸡焉用牛刀，这样一个小狗，何须大哥亲自动手，还是由小弟代劳，将他收拾掉算了。”

二人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仿佛白梦熊是他们的俎上之肉似的，只要他们一出手，白梦熊必然毙命当场！

就在这时，老妖忽地跨前一步，说道：“严老大严老二，你们两个都不要争了，老夫曾与这小娃儿对过一掌，未分高下，今夜还是由老夫来与他再较较掌力好了！”

别看长白四煞在江湖上凶名素著，向不服人，但对老妖却甚是恭敬听话。

老妖这么一说，严绝严奇立即身形一晃，连吭也不吭一声的，飘身后退两丈以外，并肩站立。

严绝严奇二人飘身退后，老妖又朝正在与叶玉玲姑娘动身，占着优势的严超严天二人喊道：“严老三严老四，你们赶快停手退下！”

严超严天二人双斗姑娘，正在占着优势之际，忽闻老妖喊他们停手，心中虽颇有点不愿，但却又不敢不听老妖的话，只得各朝姑娘猛攻一招，暴身退至严绝严奇立处站立。严超严天二人退后，老妖立即瞽目一翻，精光有若寒芒冷电激射，慑人悸慄地望着白梦熊沉声喝道：“飞天神龙！你怎知老夫等行踪，谁告诉你的？”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小生擅于易卦，何须别人告诉。”“少林派与你有何渊源？”

“没有。”

“没有渊源，你为何赶来挡横？”

“为了维护武林正义，更看不惯你们这样凶残！”老妖忽地嘿嘿一笑道：“你口气倒不小！”

“岂敢！岂敢！”

“飞天神龙！老夫劝你还是识相点，别管闲事的好！”“老头儿！我也劝你识相点，带着长白四煞离开这里的好！”

老妖厉声喝道：“飞天神龙！你真要管少林派的闲事？”白梦熊朗声说道：“除非你先打败我，否则，哼！”“你以为老夫打败不了你？”

“动手方知。”

“小娃儿！老夫真佩服你的胆识豪气！”

“谢谢！”

“动手发招吧！”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你慌什么，在未动手之前，我们应该先谈好动手的法则条件！”

“什么法则条件？”

白梦熊略一沉吟道：“前番我们曾经较量过一掌，彼此不分高下，今夜我们不妨改在掌法上一决胜负，以十招为限，在十招之内，只要你能胜了我，我立刻抖手就走，但是，你如果胜不了我，你得带着长白四煞即时离开少林！怎样？”老妖磔磔一声怪笑道：“好！我们就这样决定！”白梦熊忽地转头朝元慈禅师说道：“请掌门禅师替我们记招！”

元慈禅师连忙双掌合十答道：“老僧遵命，少侠尽管放心动手好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多谢掌门禅师！”

说罢，便目注老妖，渊停岳峙而立。

山风飒飒，衣袂飘飘，宛如临风玉树，那种神定气闲地样子，大有虽泰

山崩于前，而面色不变之慨！

大敌当前，神情气度仍能这般镇静，不但少林掌门与一众高僧看得心中暗赞，钦佩不已，即连双色老妖与长白四煞也不禁为他这种威仪气度所慑，心中点头暗赞，油然而钦佩！白梦熊目注着老妖，过了片刻，见老妖还不动手，遂说道：“老头儿！怎还不发招动手！”

老妖嘿嘿一声冷笑道：“你年纪小，老夫让你一着先机，你先发招吧！”

白梦熊朗声一笑道：“承让！不过我飞天神龙却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不管对方是谁？从不先发招动手，还是你发招吧！”老妖不由磔磔一声怪笑，怒喝道：“飞天神龙！你太狂了，接招！”

话未落，身形微闪，倏已欺近白梦熊身前，探臂伸掌，疾如电掣般地拍撞白梦熊前胸！

掌近前胸尚距尺许，倏地上翻，化掌为指，食中二指霍分，疾朝白梦熊双睛戳到！

的确不愧是当今武林第一号老魔头，出手不但快捷无比，而且招式奇诡绝伦，既狠更辣！

白梦熊虽然身负奇学绝艺，但大敌当前，他怎敢丝毫大意，表面看去，神定气闲，若无其事，其实他是以静制动，早已暗中凝神蓄势以待。

老妖探臂伸掌，发招递到，他口中立即一声冷哼，身形微偏，避招还攻，右手疾出，迅逾电闪。

一出手就是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绝学，翻掌疾朝老妖戳来的右腕脉门穴上反戳上去！

第四十章 人熊

九阴绝穴手，三十六断筋截脉手法，乃当年九阴神君名震天下武林的奇绝之学，老妖如何不识！

白梦熊这一式反戳腕脉甫一出手，老妖心中立即凛然一惊！连忙缩臂撤招，飘身暴退八尺，满脸惊容地望着白梦熊喝道：“怪不得这么目中无人，原来你是九阴门下！”白梦熊点点头，朗声说道：“不错！你怕了吗？”老妖磔磔一声大笑道：“你才有多高火候，老夫焉能怕你，就是九阴老鬼亲自前来，还不知道鹿死谁手，谁胜谁负！”白梦熊朗声一笑道：“老妖！别吹大气了，十招已过一招，还有九招，动手吧！”

“好！接招！”

话落招到！双掌交错，左掌打肩，右掌骈指腰肋！白梦熊朗然一声长笑，身形疾闪，亮双掌，展开太乙神掌，避招还攻！

一个是名震武林数十年的第一号老魔头，一个是两位绝世奇人苦心合力调教出来的一代奇葩。

刹那之间，顿见四只掌影翻飞，稍沾即离，两条人影疾转，乍合倏分，二人尽皆各展一身奇学绝艺，出手疾若惊电，互争先机！好一场武林罕见的比斗，只看得少林一众高僧与长白四煞一个个俱皆眼花撩乱，目瞪口呆，忘却身置何地！这二人一搭上手，晃眼之间，就是五六个照面。老妖心中不禁大为凛骇，因为他发觉白梦熊现在所使掌法，并不是九阴家教，这是套什么掌法，以他数十年江湖阅历，广博的见闻，竟然看不出白梦熊所使的这套掌法的来历！七招，八招……

十招之数，转瞬即到。

元慈禅师负责记招，立即一声大喝道：“十招到！”元慈禅师喝声一落，二人均已飘身后退丈外。

老妖飘身退后，忽地嘿嘿一声干笑道：“飞天神龙！你输了！”

白梦熊愕然一怔道：“怎见得？”

老妖阴恻恻地一笑道：“你看你的袍角就知道了。”白梦熊低头一看袍角，敢情已被老妖指风划破一块。白梦熊心中不禁暗暗一惊，但旋即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老头儿！你以为你赢了吗？”

老妖磔磔一笑道：“难道老夫一掌将你毙在地上才能算赢！”

白梦熊神色从容一笑道：“你先看看你的袖管，再论输赢吧！”

老妖闻言，连忙一看左袖管，脸色顿时勃变，瞠目一翻，寒芒激射地瞪了白梦熊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要说什么，但却没有说出来，接着忽地长叹了口气，神色颓丧地望着白梦熊说道：“飞天神龙，你武学果然不凡，老夫甚是佩服！”

说着略顿，又叹了口气续道：“老夫向来说话算数，既然未能胜你，就撇开今夜不谈，下次相遇时，当再与你一决高下！”

说罢，倏地转头朝长白四煞喝道：“严老弟！我们走！”

声落，身形微晃，已飘身落在七八丈之外，袍袂飘飘，身若行云流水般地向下山驰去！

长白四煞一见，连忙各晃身后随在老妖身形疾奔。

这五个老魔头，来得快，去得更快，转瞬之间，便已在暗夜中，浑濛的月色下，消失不见。

少林掌门——元慈禅师做梦也想不到，眼看无法避免的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斗，少林派存亡系于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出了现了这么一个救星，以十招赌斗，解除了少林派的一场危难！

老妖等走后，元慈禅师便立即疾步上前，口喧佛号，双掌合十朝白梦熊躬身施礼说道：“少侠今夜挽救了少林派一场危难，少林弟子不但自老衲起，均皆感恩沐德，即连列代祖师在天之灵亦必感少侠恩德矣！”

白梦熊闻言，连忙拱手一揖还礼，朗声说道：“掌门人赶快勿要这样说法，白梦熊只不过为掌门人代劳而已，其实以掌门人精湛深厚的武学功力，老妖与长白四煞还不是一样的难逞凶顽！”

元慈禅师微微一笑道：“少侠何必如此谦虚客气，故意往老衲脸上贴金呢，老衲可有自知之明，今夜若没有少侠在此，后果还真不堪……”

元慈话刚说到这里，忽闻一声厉吼划空传来，吼声震天，震得四山响应，回音绕耳，嗡嗡不绝！

白梦熊心中不禁吃了一惊，望着元慈禅师问道：“掌门人！这是什么东西的吼声？这样难听！”

元慈禅师慈眉微微一皱道：“在本山之东五虎岭中，不知从什么地方移来一对人熊，时常于深夜之间发狂厉吼，扰人睡眠，老衲曾前往看过几次，无奈这东西不但力大无穷，能生裂虎豹，皮厚肉坚，寻常刀剑伤它不得，而且性极机灵，狡黠异常，老衲每次闻声赶去时，它已藏入洞中不再出现！”

“哦！”

白梦熊微微一沉吟道：“掌门人没见过这东西的形像吗？”元慈禅师道：“见过一次，但这东西脚程快捷如风，老衲将一身轻功施展到顶点，依旧没法追得上它！”正说之间，忽闻又是一声震天厉吼，厉吼声中似乎还隐隐的夹着人的喝叱声音。

虽是夜空寂静，一点点声音也能传出数里远去，但因厉吼与喝叱声差不多发于同时，叱声被吼声掩盖，故听来隐约不甚清楚！

也错非是白梦熊内功精纯深厚，始能听得出来。白梦熊一闻听出吼声中夹着人叱声，心中不由猛地一惊！脱口说道：“不好！”

元慈禅师急问道：“什么事？”

“有人在与这东西拼斗！”

“呵！”

“各位请回寺中稍待，我去看看就来！”

话落，足尖微微一点地面，身形已疾若惊电般地腾空掠起，展开飞龙三式身法，直奔吼声方向驰去。叶玉玲姑娘一见，连忙喊道：“熊弟！我和你一道去！”喊声中，身形也腾空跃起，白衣飘飘，迅逾飘风般地随后追去。

元慈禅师见状，忙朝身后五位师弟说道：“各位师弟且回寺中暂息，愚兄去看看就回！”

声落，袍袖一展，肥大僧袍飘飘，身形便已凌空腾起，随着叶玉玲姑娘身后惊电般地疾追！

且说白梦熊展开飞龙三式的上乘轻功绝学，身形宛如天马行空，迅似惊电驰射，顷刻工夫，便已驰到五虎岭附近。循声寻去，只见一座灌木丛生的山谷中，浑濛的月光相映之下，一个身形着紫衣紫裙，长发披肩的婀娜少女，手持一口寒光闪闪的长剑，正在与两头高大如小山般的人熊拼命苦斗！

少女剑法虽颇精湛，但却奈何不得两头人熊。尚幸两头人熊对少女手中

的长剑似甚害怕，不敢轻撄其锋，只寻空隙向少女狂扑猛攻。

少女不时发声娇叱，两头人熊厉吼连连，声震山谷，摇摇欲塌！

白梦熊知道这紫衣少女武功虽然颇高，绝非两头人熊之敌，时间一久，内力不继，必然命毙人熊钢爪之下！果然，不大工夫，少女渐渐显得不支了，手中长剑招式已不似先前那般严密，渐呈松弛现象！

白梦熊见状，知道时机已经危急，不能再迟了，陡地朗声喊道：“姑娘且退开休息，这两个东西交给我飞天神龙来收拾他们好了！”

喊声中，身形已经凌空扑下，人未到，掌先发，双手疾推，刚猛无俦的太乙神功掌力，挟卷着狂飚猛朝两人熊劈去！两头人熊性虽极机灵无比，但哪知这种太乙神功掌力的厉害！

说时迟，那时快！

两头人熊被劈个正着，两个像小山般地庞大身躯，立时被劈得飞出一丈数尺，“叭”的一声摔在地上，击得山石碎裂，飞射数尺！

这一下虽然摔得极重，痛得这两个东西张牙咧嘴，但也只是张牙咧嘴，身子一挺便又跃起。

须知白梦熊这两掌力量，何逾千斤，其威力之猛，虽不说能摧枯拉朽，但足可开碑裂石！

这两头人熊各挨了白梦熊一掌，竟然无恙，连皮肉也丝毫无损，实令白梦熊暗暗心惊！暗道：“这两个东西的确皮坚肉厚不可轻视它，看样子……”

白梦熊忖念未已，两头人熊已经一声厉吼，势凶力猛地朝白梦熊扑来！

白梦熊一声朗喝道：“孽畜！你找死！”

左手挥掌劈出太乙神功，朝自左边扑来的人熊劈去。两头人熊刚才均曾在他这种掌力上吃过亏，左面那头人熊见他掌风劈来，如何还敢不躲，双足一蹬地面，竟然腾空跃起，自他头顶上跃了过去。

白梦熊左掌劈出太乙神功，立即身形一旋，避开自右边扑来的那头人熊的正面，右手倏伸，食中二指疾朝人熊的双眼戳去！

那头人熊一声厉吼，一爪护眼，一爪猛迎着白梦熊的腕臂抓来！

白梦熊知道这种人熊力大无穷，爪如钢钩，只要一被它抓着，绝无活命，必被它活生生的撕裂！

白梦熊哪敢让它抓着，忙不迭地沉臂缩指，易戳为打，大“摔碑手”，翻掌猛朝人熊的胸腹间打去！

只听得“嘭”的一声巨响，人熊高大的身躯立被震出八尺开外，“叭”的一声摔在地上！

就在这时，忽闻少女一声娇喊道：“喂！当心后面！”少女喊声未落，白梦熊已警觉脑后风声，知道是另一只人熊自身后袭来，心中不禁一惊，要想翻身迎斗已是不及，只得左足外滑，右足用力一点地面，斜身横跨出八尺躲过！那人熊想是因少女的喊声，破坏了它视为必定成功的暗袭，口中一声厉吼，猛地翻身朝那少女扑去！白梦熊见状大怒，一声朗叱道：“孽畜！敢尔！”足尖一点地面，纵身跃起，直往那人熊身后扑去！哪知，他身形刚跃起，忽然一股疾风自旁袭来。不用看，就知是另一头人熊朝他扑来。

在这种情形下，白梦熊如何还能朝那头人熊追扑，只得先敌朝自己身旁扑来的这头人熊！

就在这时，陡闻一声惊呼，接着是“当”的一声巨响，不知怎的，那少女手中的一支长剑竟被那头人熊夺出手去，掣在地上，剑与山石接触，火星

四溅！

少女与两头人熊能够力斗好久不败，全凭手中的那口利剑，利剑一失，如何能行，何况她又是久斗之后，精力疲乏，虽经这一阵子休息，但尚未恢复，焉是这种凶猛无匹的人熊之敌！

刹那之间，立时被逼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节节后退，真是危机系于一发！

白梦熊心中不禁大吃一惊！右手一挥，疾朝自旁侧扑来的那头人熊劈出一掌，跟着猛提一口丹田真气，身似弩箭，猛朝逼得那少女后退不迭，岌岌可危，那头人熊身后扑去！

第四十一章 力斗人熊

且说白梦熊一见那少女身形千钧一发，立即足尖一点地面，腾身跃起，右臂一挥，朝自旁侧袭来的人熊劈出一掌，也不管劈着没有，倏地猛提一口丹田真气，身形快似普箭般地朝那头人熊身后扑去！

他身虽然快捷得无法形容，但还是慢了一步，只听得那少女一声惊呼，在偶一疏神间，芳肩已被那头人熊抓住举了起来。

人熊力大无穷，爪如钢钩，这一抓住，五只指爪，立即深深陷入少女芳肩雪白凝脂般地肉中，鲜血顺着熊爪缓缓流出。

少女一身武学功力虽然极颇不弱，但因先前斗二熊，体力消耗过甚，白梦熊到后，她虽已暗中调息过一阵，却尚未全恢复，何况这种人熊浑身皮肉坚逾精钢，连白梦熊那么刚猛无俦，力能开碑碎石的太乙神功掌力，都奈何它不得，纵令她体力已经恢复，凭她的掌力，还不是一样的奈何不得人熊！

是以，她被人熊抓住，发出一声惊呼后，连惊带急，人便立时昏了过去！

人熊力大无穷，这时，只要随手一掼，少女定被掼出数丈以外，纵不毙命当场，也必落个骨断筋折，生不如死！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少女偶一疏神，被人熊抓住举起，危于千钧一发之际，白梦熊身形已扑到人熊背后距离三尺之处。身形未落，右臂倏已探出，五指箕张，疾扣住了人熊的臂肘肘盘穴。

口中一声怒叱道：“孽畜！放手！”

怒叱声中，九阴玄功已经透指发出。

九阴玄功亦刚亦柔，乃内家上乘气功绝学，白梦熊这样扣拿住穴道，潜运九阴玄功透指发出，若施诸人身，勿论是内功如何精湛深厚的顶尖高手，浑身血气必然反逆，如果不识厉害，妄图运功抵御，筋脉定被震断，五脏碎裂，在一秒钟之内，七孔溢血，死于非命！

人熊虽然皮肉坚逾精钢，与人类不同，毕竟也是血肉之躯，一样的经受不起！爪指松处，少女的娇躯便已跌落地上。接着，只听得它猛的一声震天厉吼，掼臂一挣，白梦熊陡觉右臂猛的一震，虎口微微一麻，竟被它挣脱手去！白梦熊心中不禁大吃一惊，他万想不到这种人熊的臂力，竟是大得恁地出奇了。

别看人熊的身躯庞大，看似笨拙，但动作却极灵敏矫捷！就在白梦熊心中大吃一惊之际，人熊庞大的身躯已是惊风似地转了过来，双爪挟劲风猛朝白梦熊当头抓下！双爪抓下威力万钧，若被抓实，纵令是块钢铁，亦必被抓裂，何况是血肉之躯，岂不被抓成血浆！

白梦熊心中不禁凛然大骇，哪敢让它抓上。

可是人熊这种蓦地转身抓动作敏捷，快似疾风太已骇人，白梦熊要想躲让，已是无及！

好个白梦熊，的确不愧是两位武林奇人悉心调教出来的弟子，不但武功超凡，智慧绝伦，并且竟能临危不乱！

只听他口中陡然一声怒叱，双臂倏抬，翻掌上迎，猛朝人熊抓下来的双臂脉门戳去！同时右足突起，猛踹人熊胯下。

白梦熊口发怒叱，抬臂翻掌上迎，戳腕脉，抬足踢腿，踹胯下，这些动作快得直似电光火石，一气呵成！

人熊虽然性极机灵，并略谙拳掌技击，毕竟与白梦熊相差太过悬殊，况

白梦熊出手又是捷逾电掣，人熊如何能够躲让！

只听得“砰！砰！”接连两声巨响，跟着是一声震天厉吼，人熊的两支腕臂不但已被白梦熊的双掌戳个正着，胯下更是不折不扣地挨了一脚，庞大的身躯顿被踹得离地飞起，落向丈外，“叭！”的一声摔在地上，震得地上碎石激射四溅！

这头人熊刚被白梦熊一脚踹出丈外，忽觉身后劲风骤起，不用掉首回视，就知是另一头人熊自背后袭来！立即足下微旋，猛地一个大翻身，双掌倏挫疾推，太乙神功掌力又已劈出。

已经在这种掌力下吃过苦头的人熊，一见掌劲挟着狂飚迎面劈来，哪敢硬挡，连忙一跃躲过。

就在白梦熊翻身劈出太乙神功掌力之际，时间可说是快如电光火石的刹那间，蓦见一条黑影，快似一缕轻烟般疾驰而来，跃落那少女身侧，双手一伸，抱起少女的娇躯，转身飞驰奔去！

白梦熊心中大惊，猛的一声叱喝道：“什么人？赶快将她放下！”

那黑影对白梦熊喝叱，除了回以嘿嘿两声冷笑外，竟是充耳不闻，脚下毫不停留地朝来处飞奔。

白梦熊不禁大怒，猛提一口丹田真气，双足一点地面，就要施展“飞龙三式”上乘轻功身法，朝那黑影追扑过去。

但，他身形刚腾空跃起，忽见眼前两个庞大的黑影一闪，两头人熊已动作如风似地拦阻在他的面前，张着四支毛臂，一齐猛向他扑来！

白梦熊一见，心中更是怒上加怒，一声朗叱，双掌猛推疾吐，太乙神功掌力再度劈出！

太乙神功掌力，纯是内家至高的阳刚劲气，本就威猛无俦，白梦熊在怒上加怒，盛怒之下出手，其威力如何？毋庸言，当然较前所发掌力更猛更甚！

人熊浑身皮肉虽然坚逾精钢，这种掌力并伤害不了它们，但若被打实，亦是不大好受！

两只人熊已知道白梦熊这种掌力的厉害，故一见白梦熊双掌劈出，立即霍地分向左右跃开避过！

不过，两只人熊跃开避过掌力之后，庞大的身躯却是绝不停顿，倏又跃起，快似惊风疾电般地再度扑了过来！

就在这刹那瞬间的工夫，那黑影抱着少女，已电闪般地消失在灌木丛间，没有了踪迹！

须知白梦熊天生一副侠肝义胆，他虽然并不认识那少女，但在他眼皮底下，焉能容得一个来历不明的黑影，突如其来，一声不响地将那少女掳走，何况那少女又在负伤昏迷之下！

白梦熊心中本就已怒上加怒，两头人熊再度扑来，不禁更怒得双睛通红，胸中怒火如焚。

只听他口中蓦发出一声清啸！啸如龙吟凤鸣，响彻九霄，震荡山谷，回音绕耳，久久方绝！

啸声中，已潜运太乙神功凝聚双掌，展开太乙掌法，两掌挥舞翻飞，劲风呼呼，直若狂风骤雨，挟雷霆万钧威势，刚猛绝伦地分向两头人熊狂攻猛扑，恨不得一掌立将两头人熊毙杀！

可是他这种太乙神功掌力虽为内家上乘绝学，能开碑裂石，威猛无与伦比，举目当今武林高手，能够挡得住他这种掌力的人，为数极鲜，但对这两

头凶悍猛恶绝伦的人熊，只能击得它们皮肉生疼，却无法奈何得了它们！

这两头人熊还真的厉害，不但机灵异常，而且纵跃轻灵敏捷，动作如风，白梦熊虽然尽出一身绝学功力，掌到处，也只能逼得它们纵跃退避，却伤不了它们一根毫毛，并且稍退便又扑来！

晃眼工夫，白梦熊已猛攻出了十数招。

这十数招猛攻，虽皆威力绝伦，快捷无比，但均被两头人熊机灵地避过，枉费了不少真力！

白梦熊心中在暗想：“这两个畜牲力大无穷，浑身皮肉坚逾钢铁，不畏掌力，这样打下去，何时才是了局，而且自己体力有限，时间一久，真力必然不济，定遭这两个畜牲的毒手……”

白梦熊心中这样一想，不禁有些儿胆寒害怕起来。

这倒不是白梦熊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如果死在这两个畜牲手里，实在太不值得了，何况他身负血仇未报呢！

蓦然，一个意念自他心中一闪而过，暗忖道：“这两个畜牲这么难斗，掌力既然伤它们不得，看来非有实力宝剑之类的神物利器，决难使它们伏尸了……”

一想起宝剑，他心中不禁一动，想起那少女手中所使的一柄长剑，寒光灼灼，两头人熊对它似乎颇为惧怕……

他心念刚动，忽闻耳畔响起一股熟悉的，极细的声音说道：“小娃儿，这两个畜牲一身皮肉坚逾钢铁，连普通刀剑都伤它们不了，你光凭着你那太乙神功掌力狂攻猛打，还不是等于白费力气，赶快去拾那女娃儿遗落在地上的那支剑，那是口截金断铁的前古利刃，有了那口剑，你便不难收拾掉这两个畜牲了……”

白梦熊闻听，心中大喜，双掌一面毫不稍懈地朝两头人熊狂攻扑劈，一面大声说道：“多谢老前辈指数！”

白梦熊话声刚落，那极细的声音又在说道：“刚才掳走那女娃儿之人，乃谷下之谷主人手下的四大天王之一，收拾掉这两头畜牲之后，可立即赶往谷下之谷救那女娃儿，记着！小娃儿，谷下谷！”

白梦熊连忙大声答道：“晚辈遵命！”

声落，双掌立即陡地加劲，掌风呼呼，猛地分朝两只人熊接连劈出两掌，乘着两头人熊跃身闪避的空隙，身形一晃，飘风似的疾朝那口宝剑之处跃去！

两头人熊一见，似乎已懂得白梦熊的心意，要拾取地上的那口宝剑来对付它们，心中大急，同时发出一声如雷似的厉吼，跃起庞大的身躯，挟劲风，直朝白梦熊跟踪扑了过去！前书已经交待过，这种人熊身躯庞大如山，看似笨拙，其实却纵跃如飞，灵捷异常。

白梦熊身形刚落地，两头人熊便也已跟踪扑到。这时，两只人熊已扑近白梦熊五尺左右，五尺许距离探臂可及，白梦熊如果俯身拾剑，势必被两头人熊扑个正着！只要一被抓着，白梦熊纵有通天本领，亦必难逃血溅当场的厄运，真可说是危机一发之际！

在这种情形下，白梦熊怎能还能冒险拾剑，只有先图自保要紧！

但，白梦熊却又不能跃身避开，他心中甚是明白，此际，他如果跃身避开，宝剑必为人熊乘机拾取，宝剑果若被它们拾取到爪中，这麻烦可就大了，不但无法拾掉它们，并且连宝剑也休想夺回来！

好个白梦熊，确不愧为一代武林奇葩，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心念闪动

之间，不但临危不乱，并且当机立断！只见他身子倏地微塌，口中一声朗叱，双掌疾推，劲风狂飚生立，太乙神功掌力已经分迎着两头人熊劈出！畜生到底是畜生，纵再机敏灵活，终不能与人相比！它们决未料到，白梦熊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发出威猛的掌力，待见劲风狂飚立生，要想跃避，已是不及！“砰！砰！”两声巨响，两个庞大如小山般的身躯，立被震出六尺之外，“叭！叭！”两声摔在地上。乘着两只人熊被掌力震出摔倒的这点刹那瞬间的空隙，白梦熊右臂疾伸，地上的宝剑已经拾到手中。两只人熊倒地即起，霍又一声雷鸣般地厉吼，跃身猛朝白梦熊狂扑了过来！

就值此际，陡闻两声清叱，发自谷顶，一灰一白两条人影，恍似流星下堕般急泻落下。

这两条人影身形尚未落地，寒光闪处，两支长剑已经递出，挟劲风分向两只人熊当头劈下。

两只人熊头一偏，只听“当！当！”两声暴响，两支长剑是均未落空，分劈在两头人熊的肩胛上！

不过，两支长剑虽均未落空，但，不仅未能劈伤两只人熊，反被震弹起三尺来高，震得二人虎口发麻，若不是二人内功精深，剑劈下时，已运注内家真力紧握剑柄，恐怕已被震得脱手飞去！

两人口中都不禁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呵！”飘身落地，紧握长剑，凝神戒备，不敢轻妄出手！

这二人是谁？不用介绍，当然是随后追踪而来的少林掌门——元慈禅师与叶玉玲姑娘。

两只人熊被这两剑虽然没有劈伤，却被劈得很是疼痛，不由凶性大发，猛的发出两声厉吼！

这两声厉吼，较前所发的那些吼声尤厉，尤响，尤为骇人；只震得山谷晃动，大有摇摇欲塌之势！

厉吼声中，两只人熊已跃起庞大的身躯，舍却白梦熊，分朝元慈禅师与叶玉玲姑娘二人扑去！

白梦熊一见，连忙喊道：“掌门人，玲姐姐！这两只畜牲凶猛异常，浑身不畏普通刀剑掌力，你们可先两剑联手，挡着那一个，待小弟收拾下这一个，再来收拾那一个好了！”

说着，一声朗叱，朗叱声中，身形已疾似飘风闪电地朝扑向叶玉玲姑娘的人头人熊扑去！

身未到，长剑已经递出，抖腕振剑，一式“寒梅吐蕊”，顿见寒光灼灼，冷气砭肌，凌厉无比地疾扎入熊腰肋！人熊知道这柄宝剑锋利，正是它们的克星，哪敢让它扎上，急的一声厉吼，连忙跃身避开。

白梦熊有了这柄宝剑在手，哪还肯容它逃出剑下，一声朗叱道：“孽畜！你躲得了么！”

身形微晃，便已如影附形般跟踪扑去！

手中宝剑一挥，寒芒耀目，招演“太乙三神招”的第一招“顶天立地”，震剑疾地划出！

须知这“太乙三神招”，乃九九八十一招太乙剑法中之精英所集，招式发出，实有风雷迸发之威势！

白梦熊在独闯四海帮，孤身力斗十数名一流高手，在生命危于一发之际，曾施展这一招“顶天立地”，震退群贼，得以转危为安！

当今武林一流高手，尚且挡不住这一招“顶天立地”绝学，遑论人熊只不过是畜类！

“顶天立地”剑招甫一划出，只听一声凄厉惨吼！顿见血雨飞洒，腥秽扑鼻，白梦熊一身洁白的儒衫上染满着点点腥红！

接着是“扑通”两响，一头凶悍猛恶绝伦的人熊，在这招神奇剑学之下，已被神剑腰斩成两截！

白梦熊一剑斩杀了这头人熊，正待转身向和元慈禅师与叶玉玲姑娘二人猛扑不休的那头人熊扑去之余，忽闻划空传来一声慑人心魄的厉啸。厉啸声入耳，白梦熊便不禁微微一惊，举目循声望去，只见两条黑影，迅似云驰电掣般地奔来。

这两条黑影的身法好快！霎霎眼便已在丈外落地现身。那头人熊一闻厉啸，口中便立即发出一阵欢啸，两条人影甫一落地，那人熊已跃到二人身侧。

月色昏濛之下，白梦熊朝这两个来人一看，马脸与三角脸的中央，都配着一条鹰钩鼻子，尖嘴猴腮，颔下长着疏落的短髭，双睛凹陷，闪烁着冷电寒芒似的慑人的精光，浑身骨瘦嶙峋，穿着一件又宽又肥，长仅及膝的黑布短袍，看年纪当在六十左右。

以貌取人，不管是谁，只要一看这两人的这副长相，就知必是邪恶之流！

忽见那个三角脸的老者嘿嘿一声冷笑，两只凶睛陡地一瞪，寒芒激射地扫视了地上人熊的尸体一眼，逼视着白梦熊沉声喝道：“大胆小狗，胆敢剑斩本谷守谷神兽，还不赶快乖乖地束手就缚，跟着老夫去叩见谷主，听候发落！”白梦熊闻言，心中不禁一动，朗声说道：“尊驾是谁？你们谷主又是谁？”

三角脸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老夫是谁？你不配问，我们谷主你更不配问，就是告诉你，你也不一定会知道。”白梦熊剑眉微微一扬，问道：“刚才那位姑娘是你们派人掳去的吗？”

三角脸老者冷笑着点点头道：“不错！”

白梦熊略一沉吟道：“她与你们有仇？”

“没有。”“有怨？”

“没有！”

“无仇无怨你们掳她去做什么？”

“我们谷主的贴身婢女死了一个，要她递补！”“她愿意吗？”

“到了我们谷中，不愿意也得愿意！”

“哼！”白梦熊口中冷哼了一声，说道：“我劝你们赶快将她放出，否则……”

三角脸老者两只深凹的眼睛微微一眯，冷笑着道：“你要怎样？”

白梦熊沉声说道：“决不与你们干休！”

三角脸老者阴恻恻地一声冷笑，满脸不屑轻视之色地说道：“你要救她出来？”

“一定！”

“你是她什么人？”

“毫不相识！”

三角脸老者陡地纵声发出一阵慑人心悸的磔磔怪笑，笑声直如枭叫鬼嚎，难听刺耳至极！

第四十二章 五阴掌

白梦熊一听这笑声，立即猛地一声大喝道：“老鬼！你鬼嚎的什么？”

三角脸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小鬼！你凭着什么救她？”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扬，朗声说道：“武林正义！”“好一个武林正义！”

三角脸老者说着，倏又磔磔一阵怪笑，笑落，一双凹陷的凶睛猛瞪，精芒电射地望着白梦熊说道：“什么是武林正义？你懂吗？”

“当然懂！”

三角脸老者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你既然懂，可曾把你自己量过，配谈武林正义不？”

白梦熊剑眉一挑，朗声说道：“当然配！何须用量！”“好狂的口气！”

“狂又怎样？”

“依老夫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我自己不是好好的吗？”

“马上你就得替本谷守谷神兽偿命！”

“一定要偿命？”

“一定！”

“小生不肯呢？”

“焉能由你！”

“可也不能由你！”

站在三角脸身侧的马脸老者，自现身以来，一直像个哑巴似的始终未发一言，这时，他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忽向三角脸老者说道：“大哥！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和他尽噜嗦个怎地，他既不肯乖乖束手就缚，干脆收拾掉他替神兽抵命算了！”

说着，也不待那三角脸老者说什么，倏已飘身欺近白梦熊身前，探臂伸手，五指箕张如钩，疾朝白梦熊右肩井穴抓到！

守谷人熊是何等的凶悍猛恶，白梦熊年岁虽轻，但既能斩杀其中的一头，足见身手武学之不凡，实非泛泛者流！

何况白梦熊右手上又握着一支寒光灼灼，冷气森森，砭人肌骨生寒的神剑宝刀，更显非是易与之辈！这长马脸一出手竟还敢抓向他的右肩，真可说是胆大骄狂至极！

岂只是胆大骄狂至极，简直就没有把白梦熊放在眼内！

凭白梦熊的一身绝学，如果身形不闪不躲，待他将要抓实之际，霍地翻腕出剑，倏地划出，任他功力再高，必然无法躲闪，一条右臂定被斩断！

但，白梦熊并没有这样做，当然他是不屑这样做！

白梦熊也真是艺高人胆大，马脸老者疾似飘风般探臂抓来，他竟是视若无睹，直到眼看距离只差三四寸许，即将抓实之际，他这才一声冷哼，足下微挪，身形倏闪，横跨五尺避开。

“噫！”

马脸老者一招抓空，心中不禁微微一怔，脱口发出一声“噫”。

他万万也想不到，这少年书生的身手竟有如是之高，高得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除了觉得眼前人影一闪，连对方使用的什么身法，怎样避开他这疾逾电击的一抓，横跨出去的，都没有看清楚！

岂但是他没有看清楚，连旁观者清的三角脸老者还不是和他一样，又何

尝看清楚白梦熊使用的是什么身法。

他一招抓空，立即嘿地一声冷笑，喝道：“小鬼！你果然有点门道，再躲我一招看！”

话未落，已飘身欺到白梦熊近前，双手疾出，迅捷绝伦地一抓白梦熊前胸，一拿白梦熊的右腕脉门。

他出手虽是快捷绝伦，但眼前人影一闪，双手招式便又已走空，对方却仍是神定气闲地站在五尺之外。

他心中不禁又是一怔，不但怔！而且惊！

就在他惊怔间，忽闻白梦熊朗声一笑道：“就凭你这点能耐，也敢在小爷面前口发狂言，要替那畜牲报仇偿命，未免太也自不量力了。”

长脸老者陡地一声暴喝道：“小狗，你有好大功力，竟敢瞧不起老夫！接招！”

话落招出，欺身疾进，双掌挟劲风，劈臂打胸！

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偏，避双掌，出左手，迅逾电掣般地疾朝马脸老者右臂腕脉穴上戳去！

偏身避双掌，不但恰到好处，出手戳穴，更是快捷诡异绝伦！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白梦熊只一招出手，马脸老者心中立即不禁骇然一惊！连忙缩腕撤招，飘身暴退六尺。

马脸老者身形暴退，白梦熊倏又朗声一笑道：“我还以为谷下之谷的人有多大功力能为，敢于这么凶横，纵容恶兽伤人，原来只不过如此！”

白梦熊这话一出，三角脸老者与马脸老者，二人脸色均不禁勃然一变，惊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知道谷下之谷？”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不但知道谷下之谷，并且还知道你们两个老鬼是谷主人手下，号称四大天王的两个！”二人闻听，心中不禁更加惊异！暗忖道：“谷下之谷在江湖上从未露名，应该无人知道，这少年书生竟能知道，宁非怪事！不知道他是何来路……”

三角脸老者略一沉忖，忽地嘿嘿一声冷笑道：“小鬼！你是何人门下？”

“何人门下你还不配问，最好赶快放出刚才掳去的那位姑娘，便万事全休，否则，哼！”

“怎样？”

“小爷必往你们谷中，搅你们个天翻地覆，将她救出！”“凭你一人？”

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扬，朗声说道：“单身只剑！”三角脸老者阴恻恻地一笑道：“只怕你还不配吧！”“不配！”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谷下之谷又不是什么铁壁铜墙，龙潭虎穴，就是铁壁铜墙龙潭虎穴，小爷也敢闯一闯！”

“小鬼！你口气好狂！”

“狂！”白梦熊又是朗声哈哈一笑道：“谷下之谷比四海帮如何？”

“怎样？”

白梦熊俊目神光倏地电闪即逝，朗声说道：“江湖人称为龙潭虎穴的四海帮，小爷也曾赤手空拳，孤身独闯过六道关卡，何况你们这名不经传的谷下之谷！”

二人闻言，心中不禁猛地一惊，同时往后退了一步，满脸惊容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便是飞天神龙？”

说着，四只凶睛俱皆精光灼灼地投射在白梦熊身上，不停上下打量。

“不错，小爷正是飞天神龙，既知小爷名号，还不赶快将那姑娘放出，难道要小爷……”

白梦熊话声未完，三角脸老者倏地磔磔一声怪笑道：“好个无知小鬼！飞天神龙名震江湖，也是你这个样子能够冒充得了的么？别说你不是飞天神龙，就是真的飞天神龙亲自前来，老夫焉能惧他！”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老鬼！你见过飞天神龙吗？”

三角脸老者嘿嘿一笑道：“老夫虽然没有见过飞天神龙，但对江湖传说耳闻甚详！”

站在白梦熊身后的叶玉玲姑娘，一听三角脸老者说她心上人是假冒的飞天神龙，忍不住飘身而出，一声清叱道：“瞎眼老狗，你别不害臊了，既未见过飞天神龙本人，怎能枉断假冒，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三角脸老者凶睛陡瞪，喝道：“大胆无知小狗，你是何人？竟敢出口侮辱老夫，看来你大概是嫌活得不耐烦了！”

叶玉玲姑娘口中冷嗤了一声道：“无知老狗！你别大言不惭了！凭你那点功力，只能吓吓一股江湖蠢贼，要想在小爷面前逞凶，你还差着点儿呢！”

三角脸老者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好个乳臭未干的小狗，你有多大功力，竟敢在老夫面前这样卖狂，目中无人，老夫今夜……”

话声未落，叶玉玲姑娘已经是柳眉倏挑，一声清叱道：“老狗！少逞口舌之利，不服气就动手试试好了！”

三角脸老者心中大怒，纵声一阵磔磔怪笑道：“好！你这小狗既要找死，老夫就先毙了你，再收拾假飞天神龙，替本谷守谷神兽偿命好了！”

说着，倏地一声猛喝道：“小狗！接着！”

话声中，霍地挫腕翻拳，掌心外吐，推出一股飒然阴风动气，直朝叶玉玲姑娘当胸撞来！

少林元慈禅师，确不愧是一代掌门，武学见闻确然渊博，一见三角脸老者掌势出手，心中顿然大惊！连忙大声喊道：“叶少侠赶快退避，这是五阴掌力，接它不得！”

他虽然连忙喊叫姑娘退避，但还是慢了一步，姑娘玉掌扬处，一声清叱，内家掌力已经吐出！

两股掌力相交，只听得“砰”地一声大震！叶玉玲姑娘立时觉得浑身机灵打了个冷颤，粉脸顿现苍白，娇身摇晃，踉跄后退三步，方始拿桩稳住身形！

元慈禅师与白梦熊见状，齐皆大惊！连忙各晃身形飘落姑娘身侧，白梦熊关切地低声问道：“姐姐！你觉得怎样？”

姑娘没有说话，只是蛾眉微微一蹙！

元慈禅师知道姑娘已受了五阴掌力寒毒，连忙一伸右掌，抵在姑娘背后命门穴上，低声说道：“姑娘赶快运气行功，逼出所受五阴寒毒，老衲助你一臂之力！”

说着，默运玄功真力，化作一股阳和之气，由姑娘命门穴缓缓传入姑娘体内，姑娘亦即连忙就地闭目垂帘，调息行动，与元慈禅师的玄功真力汇合，循行全身大小穴道，疗治寒毒！

白梦熊站立旁侧，一面暗中蓄势凝神戒备，监视着三角脸与长马脸老者，以防他们突施暗袭，一面留神注意玲姐姐的粉脸神情变化！

忽然，三角脸老者发出嘿嘿一声冷笑道：“小鬼！他们两个在行动疗伤，

你一个人在旁边站着，多没有意思，也接老夫一掌试试如何！”

说着，猛地一声喝道：“接掌！”

话落掌出，五阴掌力阴风劲气，直朝白梦熊当胸撞来！

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挑，星目神光电闪即逝，一声朗喝道：“老鬼！敢尔！”

朗喝声中，左掌猛挥疾吐，太乙神功掌力已经发出，掌劲挟卷着狂飚，迎着五阴掌力撞去！

前书中已经交待过，这太乙神功掌力，乃至刚至阳的掌力，不但威猛绝伦，而且是阴功掌力的克星！

两股掌力相触，只听得震天价的“轰”的一声大震！顿见狂飚疾卷，沙石弥空，那声威好不骇人！三角脸老者当场被震得脸色陡变，胸中血气翻腾，身形踉跄连连退出三步，方始拿桩稳住。

三角脸老者心中不禁骇然大惊！连忙暗中调息，运气行功，控制住胸中翻腾上涌的血气！

再看白梦熊，却依旧气定神闲，岳峙渊停地伫立当地，俊面冷板板的，毫无一丝表情！

三角脸老者心中不由一凛！这才知道，当前的这少年书生确非假冒的飞天神龙，若果系假冒，焉有如是功力！虽是如此，他怎肯就此认输罢休，何况他内力深厚，虽被太乙神功掌力震得胸中血气翻腾，但经他略一运功调息，便已无妨！

只见他凶睛陡瞪，精光直若寒电暴射般地瞪视着白梦熊，倏又一声暴喝道：“小鬼！你果然有点门道，再接老夫一掌看！”喝声中，双臂猛圈齐吐，五阴掌力竟已九成功力推出，直朝白梦熊撞去！

白梦熊见这三角脸老者恁地不识相，心中不禁有气，猛地一声怒喝道：“老鬼！你真要找死！”

剑交左手，圈臂吐掌，刚猛无俦的太乙神功掌力，挟卷着威势骇人的狂飚，直朝撞来的五阴掌力迎去！“轰！”的一声有如山崩地裂地巨响大震，沙石弥漫，狂飚急卷如潮中，白梦熊的一条右臂竟被震得又酸又麻，身形站立不住，蹬！蹬！蹬！连退三步，才能拿桩稳立。但三角脸老者可就惨了，只被震得身形晃晃，踉跄连连，退出五六步，方始勉强拿桩稳住！

身形虽然勉强拿桩稳住，但却禁不住胸中翻腾上涌的血气，口张处，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马脸老者一见大惊，连忙晃身移到他身侧，伸手扶住他问道：“大哥！伤重吗？”

三角脸老者苦笑了笑，微笑摇头道：“还好！”说着，略喘了口气，低声说道：“这小鬼功力高不可测，赶快传警，请谷主亲临，毁掉这小鬼，否则，必是我们谷下之谷的强仇大敌！”

说罢，便即闭目暗中调息运功疗伤。

马脸老者听后，立即转身朝那头人熊挥挥手，发出一声轻啸，那头人熊口中一声低吼，便即转身如飞地奔去！人熊去后，马脸老者忽地探手入怀，取出两粒弹丸，一扬手，两粒弹丸一先一后，疾如流矢般直朝空中升起二三十丈高下。

只听得“砰”地一响，两粒弹丸在空中互相一撞，顿时爆炸，化成一片碧绿火星，四散分开，转瞬逝去！这两粒弹丸化成的一片碧绿火星刚散开逝去，距离数百丈外的空中，忽地也爆现出一片碧绿火星，四散消逝！原来这

弹丸名为五阴磷火弹，乃当年五阴教名震江湖的歹毒暗器，也是五阴教传警的讯号。

第四十三章 少妇

这时，叶玉玲姑娘在元慈禅师深厚的内家功力帮助下，已经出了一身大汗，逼出体内所中的五阴寒毒！

姑娘秀目微睁，轻吁了口气，朝元慈禅师低声说道：“谢谢你啦！掌门禅师！”

话落，娇身微晃，便已飘到了白梦熊身侧，陡地一声清叱，右臂倏抬，指如兰花，猛朝三角脸老者弹去！白梦熊一见，连忙出声拦阻道：“玲姊，使不得！”白梦熊虽然连忙出声拦阻，但姑娘出手太已快捷，七巧指功已经发出，五股锐风直奔三角脸老者胸前五大要穴袭去！姑娘因为刚才被他的五阴掌力所伤，吃了大亏，芳心愤怒极点，所以才身形一落，便即扣指弹出七巧指功。当然，姑娘并不知道他已被白梦熊的神功掌力震伤，更没有仔细注意到他正在运功疗伤！

否则，姑娘芳心虽愤怒极点，也决不会对没有抵抗之人，施展七巧指功，乘人之危，猛施辣手！

七巧指功乃当年七巧神婆威震武林的绝学，刚猛无伦，指风所至，虽不能摧枯拉朽，却足以裂穿金石！

三角脸老者一身功力虽颇深厚不凡，但这时他正值负伤之后，运功疗伤紧要关头，无法还手抵抗之如何能挡受得起！马脸老者见状大惊，待要发掌抵御袭来的锐风指功，已是无及，只听得一声闷哼，三角脸老者顿时仰身倒地，心脉均被震断，魂归幽冥，再也爬不起来了。

三角脸老者命毙当场，马脸老者双眼赤红，似欲喷火，心中既惊更怒！猛然一声大喝道：“不要脸的小狗！竟敢乘人之危，突施辣手，伤我大哥性命，今夜老夫要不叫你血债血还，也就枉称银夺天王了！”

大喝声中，双掌齐扬，阴风劲风飒飒，所发竟也是五阴掌力，直朝叶玉玲姑娘当胸撞去！

白梦熊一见，连忙喝道：“玲姊快退！”

喝声中，右掌陡扬，太乙神功掌力已自发出！叶玉玲姑娘刚才已经吃过这种五阴掌力的亏，哪还敢轻敌妄接，白梦熊声未落，她早已娇躯一晃，横跨八尺之外避开。

姑娘刚晃身横跨避开，身形尚未站稳，五阴掌力与太乙神功掌力已经相互撞上，“轰！”的一声震天价震声中，马脸老者当场被震得后退三尺！

银夺天王一声怒吼，双臂霍一圈……

就值此际，忽闻两声长啸划空，两条人影迅似电掣云涌般驰来，晃眼便已飘落在马脸老者身侧。

落地现身二人，一个是身材高大的驼背老者，一个是秀士打扮，年约四十多岁，满面阴鸷的中年儒生。二人身形一落地，中年儒生立即圈臂立掌，正值引动待发的银夺天王，冷冷地沉声喝道：“二哥赶快住手，谷主驾到！”银夺天王闻喝，只得缓缓地撤掌垂下双臂，但一双凶睛却是狠狠地瞪了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二人一眼！

蓦然，数十丈以外的灌木丛间，响起一阵格格娇笑，笑声有若银铃划空，又若珠走玉盘，甜脆、悦耳，好听至极！

娇笑声落，灯光乍闪，恍惚之间，自灌木丛中疾逾飘风般地闪出四个背插长剑，手执琉璃宫灯，年约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四个妙龄少女的身后，

是一个年约二十四五，身穿玄色衣裙，风韵高华，艳绝人寰的少妇！

少妇的后面又是四个背插长剑，年约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这四个少女中并没有提着宫灯，却是各捧着一样东西。

白梦熊运目凝神望去，只见左边第一个少女手中捧着的似是一枚卷着的旗子之类的东西，第二个少女手中捧着的是一柄形式奇古，装璜极其考究的长剑。

只看那剑鞘上镶珠嵌玉，象牙吞口，光芒灼灼夺目，就知决非凡品，必是一支斩金砌玉的神物宝刃！

右边第一个少女双手捧着的是一只金光闪闪，约有尺许来长，六寸余宽，长方形的金盒，第二个少女双手捧着的是一柄长约一尺二寸左右，晶莹洁白，毫无一丝杂色的白玉如意！

好快的身法！

一阵香风飒飒，裙袂飘飘，眨眼间，那少妇与八个少女身形恍似电掣般地便已到了白梦熊身前近丈，倏地停住。

身形一停，四个手执琉璃宫灯的少女，与那双手各捧着一样物品的四个少女，立即霍地左右一分，一边四个肃然秀立。

银夺天王和后来的驼背老者及中年儒生三人一见，连忙齐步上前，肃容恭身施礼道：“参见谷主！”

那少妇见三人上来施礼参见，既未还礼，也未说话，只玉手微微一摆，三人便立即身形一转与八个少女一样，分左右站立，脸上神情一派肃穆。

因为人数不平均，故分左右却是右一左二。

书中交待，驼背天王乃少妇手下，号称四大天王中的老三，铁笛天王陆嵩云，中年儒生乃老四玉尺天王韩文彬，银夺天王乃是老二曾荃，那被叶玉玲姑娘七巧指功击毙的是老大金弹天王徐昭太。

这时，白梦熊和叶玉玲姑娘，都不禁被这少妇高华的风韵气派惊愕得呆住了，四道目光齐皆怔然地投射在她那美丽绝艳的娇靥上。

岂只是他二人惊愕怔然，即连少林掌门元慈禅师心中何尝不也在暗暗惊愕呢！虽然他不认识这少妇与所谓四大天王，但从刚才金弹、银夺两天王施展的五阴掌力，却已测知她们的来历路数！

只见那少妇星眸电闪，扫视了地上躺着的一人一兽两具尸首一眼后，忽地螭首倏抬，目光直如冷电寒芒激射般，冷冷地扫视了仁立在丈外的白梦熊等三人一眼！

三人心中均不禁微微一凛！暗道：“这少妇好精湛的内功……”

三人忖思未已，忽闻少妇响着冷冰冰的声音，但仍娇脆无比的，目注着元慈禅师说道：“少林近在咫尺，大师想必是少林弟子，请问法号？”

元慈禅师闻问，连忙跨前一步，双手合十，口中高宣了一声佛号答道：“女施主明鉴，老僧法号元慈，正是少林弟子。”

“哦！”少妇似乎微微一惊，但旋即恢复冷冰冰的神色，说道：“原来是少林当代掌门大师法驾光莅荒谷，有失迎迓，尚望掌门大师多予原谅！”

元慈禅师口中又宣了一声佛号，微笑着道：“女施主如此说法，老衲实在不敢当！”

说着略顿，慈目忽地微张，望着少妇肃容说道：“请问女施主可是五阴……”

元慈禅师话尚未完，少妇已经发声拦断他说下去地轻点螭首说道：“大

师确不愧为一代名派掌门，果然见识广博！”

少妇说着，星眸流转，电扫了白梦熊与叶玉玲姑娘二人一眼，复又目注元慈禅师冷冷地问道：“这两位相公是何人？可是贵派俗家弟子？”

元慈禅师摇摇头道：“二位少侠乃老衲知交好友！”

忽然，少妇粉脸倏地一沉，冷得像一块冰炭似的，秀目寒芒似电，逼视着元慈禅师冷声说道：“佛门弟子，向以慈悲为怀，大师乃少林掌门，有道高僧，怎出手这等狠辣，伤我手下人兽？”

说着，声调忽地变得更冷地沉声喝道：“因果循环，大师难道不知道血债血还么？”

少妇话声甫落，元慈禅师尚未及答话，白梦熊忽地哈哈一声朗笑道：“你手下人兽乃我姓白的所杀，与少林掌门何关？我姓白的敢作敢为，因果循环，血债血还，芳驾尽管找我姓白的好了！”

白梦熊话声才落，叶玉玲便也立即朗声说道：“你那恶兽是我的兄弟所杀，那老鬼乃毙于我的指下，皆与少林掌门无关，你要替那老鬼恶兽报仇，尽管冲着我们来好了！”

二人这番话，颇出少妇意外，她料想不到那么凶悍恶猛绝伦的守谷人熊，与内家功力深湛，四大天王之首的金弹天王徐昭太，并不是少林和尚下的毒手，而是毙在这两个书生美少年手下！

她实在有点不敢相信，一双妙目不禁怀疑地朝站在右手的银夺天王曾荃望去，曾荃见谷主妙目怀疑地向他望来，已知谷主心意，便微点了点头。

少妇忽地发出一阵声若银铃，甜脆悦闻的格格娇笑，笑声一落，立即望着元慈禅师说道：“冤有头，债有主，既与大师无关，请即返寺，至于适才言语唐突冒渎之处，尚请大师原谅！”

说着略顿，秀目微扫了白梦熊叶玉玲二人一眼，又道：“他们两个虽是大师好友，但因毙杀我手下人兽，请恕我放肆，要将他们留下，替一人一兽偿命！”

元慈禅师慈目微张，精光电射地望着少妇肃容说道：“他们毙杀女施主手下人兽，女施主要留下他们替人兽偿命，事不关己，老衲当不便出头干涉，不过……”

少妇冷冷地说道：“不过怎样？”

元慈禅师微微一笑道：“只怕女施主未必能够留得下他们二位呢……”

少妇秀眉倏地一挑，陡地格格一声娇笑道：“他们两个强煞也只不过二十岁不到的年纪，能有多高武学功力，大师未免太也轻视我五阴教的武学了！”

白梦熊在旁闻听，忽地哈哈一笑，朗声说道：“掌门禅师何必和她多费唇舌，就是她不要我们留下替她手下人兽偿命，我们也要找她要人，问她个强掳人口之罪呢！”少妇闻言，不禁一怔，愕然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说什么？”

白梦熊见少妇这种愕然神情的，以为她是故意做作，不由剑眉一扬，朗声说道：“你们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吗？”“什么事？”

“强掳人口！”

“强掳人口？”少妇极为惊异的问：“谁说的？”白梦熊大声说道：“是我亲眼目睹的！”

“真的？”

“不信，可问你手下！”

少妇秀目精光电射，威仪逼人地扫视了立在两边的银夺、铁笛、玉尺三大天王一眼，微一沉吟后，冷冷地说道：“此事我当详查，如果属实，除将掳回之人立即释放外，掳人之人并依本教教规严格处治！”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为何不现在就查？”少妇冷声说道：“现在查与不查与你何关？”白梦熊一声冷笑道：“怎说与在下无关？芳驾适才曾以因果循环责人，怎不知用以责己，你手下如不强掳人口，在下等怎会出手伤人！”

少妇秀眉忽地一挑，一声冷喝道：“不管怎样，我手下这一人一兽，总不能就这样白白地被杀，杀人偿命，你们两个必须替他们偿命！”

白梦熊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芳驾所说不错，杀人固然心须偿命，但得必须先看所杀的何人？是何人所杀？方能决定偿命与否！”

少妇笑道：“照尊驾这种说法，本教手下这一人一兽是应该杀，而尊驾杀人是不应该偿命了！”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岂敢！要在下偿命当然可以，不过少妇陡地喝道：“怎样？”

“要看芳驾是不是有那份能耐？”

“能耐！”少妇忽地格格一声娇笑道：“看你年纪不大，口气胆识倒颇不小！”

说着，声调倏地一变，冷冷地喝道：“你何人门下？”白梦熊冷冷地道：“你不配问！”

少妇秀眉微挑，口中一声冷哼，倏地沉声喝道：“玉尺天王何在？”

站在左边的玉尺天王韩文彬连忙跨出一步，躬身说道：“听候谷主法谕！”

少妇缓缓地沉声说道：“你可去将那小子拿下听候发落！”“敬领法谕！”

玉尺天王韩文彬话落，立即身形微转，一飘身落在白梦熊对面六尺之处站立，望着白梦熊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小子！你准备偿命吧！”

白梦熊淡漠地一笑道：“你配么？”

玉尺天王凶睛倏地一瞪，精光激射地喝道：“小子！你有好大功力，敢说老夫不配！”

白梦熊神定气闲地微微一笑道：“问我有好大功力有什么用，反正我说你不配，你就是不配！”

玉尺天王不由大怒，嘿嘿一声冷笑，喝道：“好狂妄的小子！你说老夫不配，就先接老夫一掌试试，看看老夫到底是配也不配！”

喝声中，右臂陡抬，挫腕扬掌，掌心外吐，推出一股阴风劲气，直朝白梦熊前胸撞去！

白梦熊剑眉微扬，单掌一挥，太乙神功掌力便已发出。

只听得“轰！”的一声震天大震，两股掌力已经接实，顿见狂飚骤起，沙石齐飞，弥漫半空！

玉尺天王韩文彬当场被震得踉跄连退三步，反看白梦熊依旧气定神闲，襦衫飘飘，岳峙渊停扬伫立在当地，身形连晃也未动一下，玉尺天王心中不禁一凛！暗忖道：“这小子的年纪看来绝未超过二十，内家功力竟已如此深厚，凭自己数十年修为竟会落败，这宁非怪事！”

他正在暗忖之际，忽闻白梦熊朗声一笑道：“怎么样？说你不配，可没有错吧！”

第四十四章 玉尺天王

玉尺天王韩文彬虽位居四大天王之末，但论武学火候数他最高，性情狂傲，更极阴鸷狡诈！

一掌相对，他心中虽颇惊凛对方内功深厚，为生平罕遇的劲敌，但一听白梦熊这种冷言讽语，他如何能忍受得住！

只见他凶睛突瞪，精光电射地一声怒喝道：“小子休狂，再接老夫一招试试！”

话未落，身形倏已欺近白梦熊身前，双臂突探，左手箕张，抓肩井，右手骈指如戟疾戳中庭穴。

这玉尺天王韩文彬一身武学火候确然不同凡响，出手不但快捷沉稳，而且招式奇诡，既狠！更辣！

白梦熊下山时日虽然还不甚久，但因环境使然，他不但已斗过不少武林名家，一流高手，并且曾单身赤手，独闯过高手如云，江湖上誉为龙潭虎穴的四海帮总坛，力斗十数名一流高手，如入无人之境，即连那当今武林无人敢敌，群豪闻名变色的三残双色白发红面老妖，他还曾于两个更次之前和老妖力斗过十招，以平分秋色，挽救了少林派一劫！

玉尺天王虽然出手快捷不凡，招式奇诡狠辣，但白梦熊哪会把他放在眼下！

眼看玉尺天王双手快捷绝伦地抓戳攻到，他伫立当地，身形竟然不晃不动，直似视若未睹！

白梦熊真也大胆到了极点，双方动手过招，岂是儿戏！玉尺天王武学功力虽然绝不是他的敌手，但他也非是泛泛之辈，不管是被玉尺天王抓着，或是被戳着，必然落个负伤当场！

但，白梦熊如果没有玉尺天王决难伤害他的把握与自信，他难道是嫌命长，不想活了！怎敢！

说来迟，就在玉尺天王的双手距离白梦熊的肩胸约三寸来许，即将抓实之际，白梦熊口中忽地一声冷哼，身形恍似电飘，倏已飘身在八尺之外，玉尺天王双手招式便也已走空！

玉尺天王心中不禁一震！岂只震！而且惊！

因为白梦熊这种闪避的身法太已奇妙，太已快捷了，快捷得连看也没有看清楚，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白梦熊的身形便已到了八尺以外！

“小鬼！为什么不敢接招！”

玉尺天王在震与惊之后，更加大怒，怒喝着两只凶睛，望着白梦熊喝问。

白梦熊闻言，一声朗笑道：“小爷手上握着宝刀，如果接招，掌剑齐施，你焉能挡得住，纵不陈尸就地，亦必血溅当场！”

玉尺天王怒喝道：“小鬼！休得随口狂言，你尽管掌剑齐施接招好了，老夫就不信这个邪，倒要凭一双肉掌，见识你掌剑齐施的绝学……”

玉尺天王话声未落，白梦熊倏已哈哈一声朗笑道：“算了吧！小爷果真掌剑齐施，胜了你，不但是胜之不武，并且也坏了小爷的名头！”说到这里，忽地转朝立在丈外的元慈禅师说道：“有劳掌门禅师暂代小生保管着这支剑！”

说着，手中宝剑便已脱手朝元慈禅师掷了过去。就在他掷剑脱手的刹那，玉尺天王陡地一声暴喝道：“好狂的小鬼！接招！”

话未落，身形已经疾逾飘风地朝白梦熊扑到！双掌一错，招演“手挥琵琶”，打胸，劈肩！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晃，倏已飘身闪在六尺之外。

玉尺天王怒喝道：“小鬼！为何又不接招！”白梦熊微微一声冷笑道：“要小爷接招还不容易，只是我们必须先讲好了条件再动手！”

“什么条件？”

白梦熊神定气闲，若无其事地慢吞吞地说道：“你以为你能接得下小爷多少招？”

玉尺天王闻言，不禁气得胸中怒火往上直冒，连心肺都几乎气炸！但他为人生性阴鸷狡诈，虽然气得胸中怒火直冒，却反而镇静下来，只见他凶睛陡张，精芒似电地，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小鬼！你以为能接多少招？”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是小爷问你，应该你说才对！”玉尺天王嘿嘿一笑道：“我们不妨暂定五十招为限，不分胜负再订如何？”

白梦熊摇摇头道：“太多了！”

“太多了？小鬼！你说呢？”

“十招够了。”“十招？”玉尺天王心中不禁猛地一震，道：“十招焉能分出胜负？”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对你来说，十招已经太多了呢！”玉尺天王不由得纵声一阵大笑道：“小鬼！你太也狂妄了，当今武林中，以十招为限，能够与老夫分出高下的人，恐怕还没有呢！”

白梦熊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道：“你别吹大气了！”玉尺天王嘿嘿一笑道：“在你这小鬼面前，老夫也须吹大气！”

白梦熊冷冷地道：“三残双色老妖怎样？”

玉尺天王心中蓦地一惊，愕然地望着白梦熊道：“你是说白发红面叟？”

“不错！怎样？”

“他！”玉尺天王略一沉吟道：“他可除外！”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好一个他可除外，小爷与他动手也不过只以十招为限，与你动手以十招为限，岂不是太多了！”

玉尺天王怎会相信他这话，不但玉尺天王不会相信，除非是亲眼目睹之人，武林中任何人听了，也决不会相信！玉尺天王忽地嘿嘿一声大笑道：“小鬼！你吹这样的大气，不怕闪了舌头吗？”

说到这里，陡地厉声喝道：“小鬼！你是何人门下？”“你教主尚且不配问，你更不配问？”

“你叫什么名字？”

“白梦熊。”“无名小卒。”

“飞天神龙！”

“呵！”玉尺天王心中不禁蓦然一惊，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即旋恢复镇静地跨前一步，脸现惊容，怀疑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就是曾经单人徒手独斗四海帮的飞天神龙？”白梦熊点点头道：“正是小爷！”

玉尺天王忽地纵声大笑道：“小鬼！你以为冒充飞天神龙的名号，就可以吓唬得住老夫吗！你别做梦了，就是真的飞天神龙亲来，老夫也得斗他一斗！”

书中交待，飞天神龙名号近日已经鼎沸江湖，对他的穿着打扮，江湖上传说得极为详细，因为穿着打扮的不同，他虽确是飞天神龙，但不认识他的

人，谁也不会相信他便是飞天神龙。

白梦熊闻言，不禁微微一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小爷已经说过，以十招分胜负，你就尽管动手吧！”“你认为你一定胜得老夫吗？”

“当然！”

“如果败呢？”

“决不会！”

“不分胜负呢？”

“便算我输！”

“算输岂能了事！”

白梦熊剑眉忽地一挑，星目神光电闪即逝，朗声说道：“认输，便任凭你们处置！”

白梦熊口气实在太狂了，但他若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怎敢？

玉尺天王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你这话算数吗？”“大丈夫一言九鼎，为何不算数！”

“好！”玉尺天王嘿嘿一声阴笑道：“就凭你这种胆识豪气，老夫虽不相信你便是真的飞天神龙，也得把你当成真的飞天神龙看待！”

说着，忽朝元慈禅师大声说道：“掌门大师，你是事外之人，就请你做个公证，并记招如何？”

元慈禅师哈哈一声大笑道：“尊驾尽管放心，老衲这公证人绝对公平！”

元慈禅师话声甫落，玉尺天王便朝白梦熊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小鬼！你听到没有？有少林掌门大师替我们做公证，这很荣幸呢！”

说着，忽地沉声喝道：“小鬼！请发招动手吧！”话落，便即凝神蓄势以待。

这玉尺天王韩文彬实在阻鸷狡诈之至，他早已看出白梦熊虽然年岁甚轻，确实是个不可轻视的劲敌，动起手来，谁胜谁负，实难逆料！

不过，因为白梦熊的一句：“十招不分胜负也算输”的话，却使他心中暗暗地打起了如意算盘！

他心中暗想：“十招之数，只不过是转瞬之间的工夫，不用出招还手，只须凭仗身法闪过去就成了。”

他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极好，但白梦熊身负绝世奇学，焉能容得他这种如意算盘实现！

白梦熊神定气闲地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地说道：“忙什么！闹了半天，小爷还不知道你的鬼名号呢，先报出来小爷听听，再动手也不迟！”

玉尺天王嘿嘿一声冷笑道：“老夫乃五阴教下四大天王之四，玉尺天王韩文彬，小鬼！你听清楚了没有，没听清楚老夫便再说一遍，好叫你死得瞑目！”

白梦熊点点头道：“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就发招动手吧！”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小爷与敌，向例不先动手，你先发招吧！”

玉尺天王一听，心中不禁再也忍不住气，猛地一声怒喝道：“小鬼！接招！”

话落招出，亮双掌，招演“双龙摆尾”，猛朝白梦熊两胁击去！

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闪，便已避过。玉尺天王怒喝道：“小鬼！为何还不接招？”白梦熊朗声笑道：“小爷这是先礼后兵，先让你三招！”

玉尺天王生性纵再阴鸷狡诈，但在白梦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讥讽之下，不禁激得怒火如焚！

一声冷笑，晃身形，双掌招演“五阴掌”法绝学，直朝白梦熊猛扑攻去！白梦熊当然仍不还手，闪身避开。

三招一过，白梦熊忽地一声朗笑，朗笑声中，双掌倏地恍如电掣般递出，一出手就是三招！

只是三招，玉尺天王立即觉得四面八方均是如山掌影，朝自己浑身要穴袭来，不说是出招封挡，连闪避都已无从！心中不禁骇然大惊，这才知道对方一身武学功力果然奇绝高深莫测，所定十招之内定胜之语，绝非狂妄！他这里心中骇然大惊，注目凝神注视着斗场的少妇，却是秀眉双蹙，她已看出玉尺天王决难逃过十招不败！她有心出手，但双手既是说好了的条件，她怎好出手，何况她身为一教之主，实未便出手。

银夺、铁笛两天王虽可出手，但因为玉尺天王平素极为骄狂，他们心中对他甚是不满，况又未得教主令谕……就在此际，玉尺天王骤觉眼前人影一花，右臂肘盘穴上蓦地一麻，也不知怎的一来，右臂肘盘穴处，已被对方三指拿住！

这时盘穴虽不是人身致命要穴，但一被拿住受制，便立时半身酸麻发软！

玉尺天王时盘刚被白梦熊拿住，元慈禅师忽地大声说道：“第七招！”

白梦熊朗声一笑道：“姓韩的！你听清楚了没有？我说十招嫌多吧，抛头去尾，等于多了六招呢！”

玉尺天王只冷哼了一声，并没有说话，事实上他也无话可说。

银夺、铁笛两天王对他的狂傲态度，平素虽颇不满，但一见这种情形，怎能再不出手！

只听两声怒喝，两人已同时晃身猛朝白梦熊扑出！两人身形刚扑出，叶玉玲立即一声清叱道：“不要脸的恶贼！竟要以多为胜么，接招！”

清叱声中，双手十指疾弹，十股锐风劲气，分向二人扑起的身形袭到！

二人一见，心中霍然大惊！连忙猛施千斤堕身法，硬使身形落地！

二人身形一落地，立即各自一声怒吼，银夺天王曾荃晃身直扑姑娘，铁笛天王陆嵩云却是双掌一错猛扑白梦熊。白梦熊一声冷笑，一抖手，便将玉尺天王韩文彬掳了出去，跟着身形微闪，偏身避招，出掌还攻！

这四个人立时分成两对拼斗起来，双方尽出奇学绝招，猛扑猛攻，互争先机！

晃眼就是七八个照面，叶玉玲姑娘虽然功力火候较弱，但仗着七巧武学神奇，却与银夺天王打了个平手。不过，七巧武学虽然神奇，但银夺天王功力深厚，时间一久，姑娘后力不继，必然落败不可！

铁笛天王陆嵩云与白梦熊动手的情形可就不同了，虽只才七八个照面，但已被逼得招式散乱，节节后退！这时，那少妇——五阴教主再也忍不住了，猛的一声娇喝道：“停手！”

银夺、铁笛两天王闻声，连忙各各虚攻一招，以进为退，晃身暴退丈外。

二人身形一退，少妇立即莲步轻挪，裙袂飘飘，恍惚之间便移步秀立在白梦熊对面八尺左右，知道少妇施展的乃是“大挪移”上乘轻功身法，心中不禁暗暗一凛！只见少妇一双秀目精光灼灼地凝注着白梦熊的俊面问道：“相公可是飞天神龙吗？”

“白梦熊尚不屑冒顶他人名号！”“相公一身武学果然高绝神奇，令人

钦佩！ ”

“ 承奖！ ”

“ 相公所言曾目睹我手下持强掳人，此话可真？ ”

“ 芳驾不信？ ”

“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

“ 是少女！ ”

“ 相公认识她？ ”

“ 素昧平生！ ”

“ 相公为何要救她？ ”

“ 武林道义！ ”

“ 相公一定要救她？ ”

“ 当然！ ”

“ 好！ ” 少妇微一沉吟，道：“ 妾身返回后当立即查明真相，相公可于三日内单身来我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中救人！相公可有这胆量？ ”

白梦熊陡然哈哈一声朗笑道：“ 四海帮总坛，江湖上人畏如龙潭虎穴，白梦熊单身徒手尚且闯过，五阴别府又能算得什么，为何不敢！ ”

说着，略顿又道：“ 第三日夜二更，飞天神龙单人只剑准到！ ”

少妇微微一笑道：“ 妾身当恭候侠驾！ ”

第四十五章 情

夜的尽头便是天明。

深垂着的黑幕被拉开了，在慢慢地扩张！扩张……东方，那遥远的海天连接的空际，渐渐地透露出了一丝丝微弱的曙光，泛着鱼肚白的颜色！

天，快亮了。

五阴教的人都走了，连地上一人一兽的尸首也没有留下。她们来得很快，去得更慢，只不过眨眨眼的工夫，便已消失在那黑压压的一大片灌木丛间。

这座无名的荒山小谷，刚才还充布着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腾腾的杀机，现在却显得异样的宁谧，安详！夜尽更寒，在这秋已经接近尾声，拂晓前的刹那，尤其是在这深山荒谷中，寒意更甚，更深！

晓风瑟瑟，吹拂着三人的袍袂……

哦！这谷中还停留着三个人呢！这三是谁？不用说，当然是飞天神龙白梦熊、叶玉玲姑娘，和少林掌门元慈禅师！白梦熊忽地望着元慈禅师问道：“掌门禅师知道这谷下之谷的地势所在吗？”

元慈禅师摇摇头道：“这谷下之谷，老衲还是第一次听说呢！”“这可就有麻烦了！”

白梦熊星目凝望着那黑压压的灌木丛林的尽头，五阴教人消失的方向，自言自语地说。

“少侠也不知道？”

元慈禅师这话等于白问，白梦熊要是知道这“谷下之谷”的地势所在，怎还会问他！

白梦熊摇摇头道：“和老禅师一样！”

叶玉玲姑娘道：“刚才你怎不问问她们？”

白梦熊收回凝视着灌木林尽头的目光，朝姑娘望了一眼，说道：“忘了。”

元慈禅师略微沉了一下说道：“依老衲测料，既称谷下之谷，必然是一个极其隐秘，而深藏在一座山谷底下的一座山谷，不知少侠以为如何？……”

白梦熊星目陡地一亮，光采奕奕地望着元慈禅师点点头道：“老禅师所料不错，小生心中也正在这样暗想……”说着，略顿了顿又道：“不过，这座谷下之谷，既然是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要想寻找出它来，恐怕很是困难不易呢！说罢，神情好像遇到了一件无法解决，颇为棘手的事情样地，很是沮丧！

叶玉玲姑娘见状，不由瓠犀微露，朝他含情脉脉地盈盈一笑道：“你沮丧的什么呢！这谷下之谷是不是如你们所料想的那么隐秘难找，现在还知道，纵或是的，也总离不了这附近山谷之外，到时，只要请掌门禅师派几位大师，大家分头在这附近山谷中仔细搜寻一番，还怕找不到吗？”

元慈禅师闻言，便即点头说道：“叶姑娘的话很对，俗语云：人多好办事，这谷下之谷，纵是深藏在山腹之中，也不难找到！”

白梦熊听二人这么说法，不由微微一笑道：“话虽不错，不过……”

“不过什么？”叶玉玲姑娘问。

“这种事怎好劳动少林大师们！”

元慈禅师哈哈一笑道：“少侠客气了，夜来承蒙少侠义伸援手，退却老妖与长白四煞，使少林得免一场厄难，老衲身为少林掌门，正感无以为报，些许微劳，理当略效绵薄，少侠尽管放心好了！”

白梦熊不禁剑眉微微一蹙，肃容说道：“多谢老禅师一番好意，但这件事老禅师最好不要管！”

元慈禅师不由一怔！诧异地望着白梦熊道：“为什么？难道少林还……”

白梦熊微笑地摇着手，拦阻着元慈禅师的话道：“老禅师别说了，这件事不但与少林无关，而且小生已答应单人前往赴约救人，如果……”

说着，略微顿了顿，续道：“岂不落人话柄，被五阴教人讥笑我飞天神龙是个言不守信，徒具虚名之辈！”

叶玉玲姑娘闻言，忍不住眉头微微一皱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真要单人前往赴约救人吗？”

前书中已经交待过，白梦熊自与姑娘认识以来，形影未曾稍离，在这段相处并不算太长的日子中，姑娘对他的深情爱意，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从她对他种种细腻关切与体贴上，却已表露得极为明显！

错非白梦熊是个白痴，才体会不出姑娘的这万缕柔情！姑娘这种翠眉频蹙的神情，落在白梦熊的眼里，哪还有不明白姑娘的心意的，不由望着姑娘微微一笑道：“姐姐！你请放心吧！决不会是单人的！”

“不是单人？”

白梦熊微笑着朝她点点头。

姑娘眉儿一扬，秀目含情地凝视着他问道：“还有谁？……”

白梦熊忽地伸手从元慈禅师手里接过那支寒光灼灼耀目，有如一泓秋水般，冷森森，贬人肌骨生寒的长剑说道：“是它。”

“你……”

姑娘的芳心儿不禁一愕！只说了个“你”字，便睁大着一双秀目望着心上人的俊面愣然发怔！

这太出乎姑娘的意想之外了……

姑娘的芳心里，以为熊弟弟既说不是单人，当然有两个人以上，这两个人以上中的第一个，不用说，必定是她无疑！她芳心里在暗想：当她这句“还有谁？”的话问出后，熊弟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还有你！”哪知，完全出乎她意外的，熊弟弟的回答，既不是她料想的“还有你！”也不是另外有人，而竟是这柄长剑！这不是令她很是失望，芳心儿又气又恼！简直有些啼笑皆非，粉脸儿一绷，妙目轻瞪，是恨还是爱！“你真要单人只剑前往赴约？”姑娘气恼地嘟着小嘴儿问。“嗯。”白梦熊点点头。

“你为什么定要这样孤身冒险呢？”

白梦熊朝姑娘微微一笑，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耸耸肩胛，两手一摊地望着姑娘说道：“这有什么办法，说过的话，总不能反悔失信呀！”

姑娘娇嗔地说道：“谁叫你反悔失信了！”

白梦熊微笑着问道：“那么姐姐的意思是……”

姑娘微一沉吟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五阴教的情形，实力如何，我们均一无所知，你单人只剑前往赴约，不但实在太已危险，并且也太叫人……”

“太叫人怎样？”虽然没有说下去，但却把一双妙目，深情万缕地轻瞥了白梦熊一眼，接着续道：“依我的意思，我们应该先行设法探查出五阴教的所在地，情况与实力，对五阴教有个了解后，是由你单人赴约，还是怎样？再作决定！”

白梦熊微笑地点头道：“姐姐的话诚属至理名言，对于五阴教我们虽

然讳莫如深，但依小弟臆测，决不会比四海帮还强！”

说着略顿，微一沉吟又道：“小弟已经夸下海口，纵令五阴教是刀山剑林，龙潭虎穴，亦必须前往赴约救人，否则，不但要被五阴教人讥笑我飞天神龙是个言而无信，徒具虚名的鼠胆之辈，况且那位姑娘……”

姑娘见熊弟弟不但固执着要孤身犯险赴约，并且口中念念不忘那位姑娘，芳心里在气恼之外，更有点酸溜溜……

白梦熊话还未说完，姑娘已忍不住抢口娇嗔道：“那位姑娘怎样？她很美是不是？”白梦熊闻言不禁一怔，但旋即已就明白了玲姐姐的话因。他知道玲姐姐对他爱深情厚，才这样关切他，不愿他孤身赴约涉险，也才会对那位陌生少女吃上了飞醋！虽然白梦熊对她的万缕情丝，千般爱意，始终是恍似懵然无知的，未露丝毫表示，但因为深深地爱着他，便不愿他在她面前提起另一个女人，虽说是个从未相识的陌生少女，她也会感觉得很为难过，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唉！女人，就是那么的奇怪！小气，好妒！

其实，何止于是女人？反过来说，男人又何尝不是一样呢！

观诸今天的社会，为了妒而流血的案件，不是男女都有吗？

妒可以说是由爱而生，不管是男女异性之间，或者是同性之间，如果没有爱，你决不会有妒，纵有，亦只是情感上的一时的激动！决不会似因爱而生的妒那么烈！由爱而生的妒，如果不能好好处理，日子一久，便会由妒而生恨，只要这恨一生，接着便有一股洪流般地巨大的力量跟踵而来！这力量如果一发，便就像山洪爆发似地不可收拾！

后果如何，不言可知，一定是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如果说为什么要这样激动呢？为什么不能用冷静的理智来克服这激动的情感呢？

要知道，当妒、恨交集的这股力量爆发时，无论是谁？一个理智再冷静再坚强的人，也将无法控制的！请想，这股力量如果生在你的身上时，你能吗？

你不能，我也不能！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凡人，有血性的凡人，我们对事物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莎士比亚说：“爱情的眼里是容不得一粒砂的。”又说：“爱情是绝对自私的。”

这两句话诚是一点不错，爱情的眼里如果掺进了一粒砂粒，这爱情便是再难完整！爱情不但是绝对自私，而且是绝对小气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白梦熊一怔之后，便即望姑娘朗朗说道：“救困扶危，锄强助难，乃我辈武林侠义之本份，路见不平，尚且要拔刀相助，何况……”

说着，略微顿了顿又道：“那位姑娘虽确颇美，但如因她之美，才要救她，非但有失武林侠义行径，且必被武林同道视为淫徒邪恶之流，而为人所不齿！小弟与她陌不相识，纵令她貌比天仙，小弟怎会对她……”

说到这里，便即停口，没有再说下去！

他虽然没有说下去，可是姑娘一张粉脸，却已经是红霞片片，娇艳无比！她芳心在暗想：“以自己的容貌，虽非倾国倾城，却也堪誉绝世，自和他相识以来，自己对他那般关怀体贴，柔情万千，他尚且无动于衷似的忽冷忽热，若即若离，何况是对一个陌生的少女呢……”

姑娘芳心里这样一想，不禁很是后悔，深悔不该吃这种没来由的飞醋，说话为什么毫不考虑！

又悔又涩，慢慢低垂下了螭首。

这时，天光已经大亮。

白梦熊乃聪明绝世的盖代奇才，姑娘芳心暗悔，粉脸生霞的这种神情，看在他的眼里，哪有不明白的！他虽然自惭貌丑，难配姑娘绝代玉容，但他心底深处，却也是深爱着姑娘的，是以他一见姑娘这种神情，忍不住低声喊道：“姐姐……”

“嗯！”

这一声好低，低得简直像似蚊子叫的声音。

随着这一声低“嗯”，低垂的螭首慢慢地轻抬，妙目深情款款，蜜意万千地朝熊弟弟的俊脸上望去。

呵！她芳心儿不禁“卜卜”猛跳了。

熊弟弟的俊面上虽仍旧是冷冰冰的神情，但一双星目里却透射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彩，这光彩里蕴蓄着深挚无比，灼热的情与爱！

四目相接，他的一双眼神，像两道电似地迅速的通过了他的全身，她似惊还喜，是甜蜜而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她说不出！

惊，喜，甜蜜……错综而复杂，她只觉得她的心儿在狂跳不休！

渐渐，她芳心儿的跳速恢复了正常，镇定了下来，妙目深情无限地望着他柔声儿说道：“弟弟！你听听姐姐的话好吗？白梦熊微微沉吟了一声道：“姐姐！你的深情与心意，小弟懂得，只是小弟我……”

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显是另有苦衷！

什么苦衷！熊弟弟既不愿干脆直说，她怎好问他。

她又慢慢低垂下了螭首，二人均默默地站着。

静立在一边的元慈禅师，始终缄默着未插一言，直到这时，这才合掌宣了声佛号，朝二人说道：“白少侠孤身赴约确实过嫌冒险，但如不赴约，不但会被五阴教讥讽胆怯，并且有损白少侠威信，事在两难，必须筹思一条两全其美之计才是。二位和敌人斗了一夜，想也已经累了，现在天已大亮，请二位先与老衲同返敝寺，稍事休息后，再从长计议好了。”

白梦熊闻言，便朝元慈禅师点了点头，望着玲姐姐说道：“姐姐！你大概很累了吧，掌门禅师说得很对，我们且先去寺中休息一下，再从长计议好了。”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只要不违反小弟对五阴教的信诺，小弟必听姐姐的话就是。”

这几句话是多么的多情与体贴！姑娘闻听，芳心里不禁一甜，螭首忽抬，秀眉一扬，妙目深情款款地瞥了熊弟弟一眼，嫣然一笑，娇躯微晃，白衣飘飘，身形如飘风般地跃登上山腰，径朝少林寺方向奔去！

第四十六章 名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白梦熊叶玉玲姑娘，和元慈禅师三人，返转少林寺的事，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武当掌门灵真道长，圣手神君公孙扬，闪电追风何良廷，小琴姑娘等四人（因为浑汉赛金刚孟猛不会轻功脚程太慢，圣手神君公孙扬便命他暂留在武当玄真观中。）四人展开脚程，一阵紧赶，抵达华山时，白梦熊和叶玉玲姑娘早已离开华山前往少林去了。

由追风叟施一峰和三剑闵昆的口中，四人这才知道白梦熊和姑娘还是迟了一步，并未能挽救得华山派的一次厄运血劫！

四人于闻听施一峰说出老妖和长白四煞的凶残狠毒后，都不禁血脉愤张，双目圆瞪，胸中怒火如焚，的确！老妖与长白四煞手底这等凶残毒辣，实在太已骇人惊心，太已令人愤怒发指了！

因为老妖和长白四煞已去少林，白梦熊和姑娘已跟踪赶往，四人哪敢在华山稍停，连休息也未休息，便即离开华山，专拣小道捷径，展开上乘轻功身法，快逾风飘电闪地扑奔中岳。

四人赶抵少林中，已过第二天的午牌时分。

见面后，白梦熊便把夜来力斗老妖，五虎岭谷中剑斩人熊，与五阴教订约后天晚上二更，单人前往赴约救人的经过说了一遍。

灵真道长、圣手神君、闪电追风等这三位武林长者，闻听白梦熊的这番叙述后，心中都不禁又喜又惊！

他们虽都知道白梦熊一身兼具两位武林奇人的绝学，武学功力高深莫测，但绝未想到竟能与老妖打平手，不分上下，心中怎得不喜？

各人心中都甚有数，以他们数十年的苦学修为，不要说是与老妖打成平手了，谁也不敢夸口，敢说能接下老妖十招！

一个四海帮已经闹得武林风声鹤唳，遍处血雨腥风，绝迹江湖数十年之久的五阴教，于此际再现江湖，岂是江湖之福？他们心中又是怎得不惊！

灵真道长慈目微张，望着白梦熊忽地问道：“小兄弟，你真决心单人前往赴约救人吗？”

白梦熊望了望身旁的叶玉玲姑娘一眼，皱了皱剑眉说道：“为着这赴约的事，小弟正在感觉伤脑筋呢！”

灵真道长诧异地问道：“为什么？”

不等白梦熊回答，叶玉玲姑娘便抢着将她不让白梦熊孤身涉险的理由向灵真道长说了一遍。

灵真道长闻听，点点头道：“叶姑娘的话甚是有理，小兄弟确实不可轻妄冒险单人赴约！”

白梦熊一听灵真道长也这么说，便连忙说道：“可是小弟说过后晚二更，单人前往赴约救人，如不守约前往，岂不是有失信誉，被五阴教讥笑！”

灵真道长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这话虽然不错，但……”

说着，略一沉吟又道：“飞天神龙孤身徒手，独闯四海帮总坛，力挫十多名黑道高手，扬威君山的事迹，已传遍遐迩，五阴教决不会没有听闻，该教实力如何？我们姑且勿论，但既仍敢邀请小兄弟前往救人，必然有所倚仗！据贫道测断，这谷下之谷，五阴教府中，说不定设有什么极厉害的机关埋伏！否则，决不敢那么大胆！”

圣手神君公孙扬闻听灵真道长这番话后，不禁哈哈一声大笑，由衷地点头赞同地说道：“足见掌门人智慧超人不凡，所说确有见地，这五阴别府之约，小兄弟果真未便轻妄孤身前往涉险呢！”

闪电追风何良廷和元慈神师等人，虽然没有说话，却也在不住地微微点头，认为灵真道长的这番话，见地确实正确！

叶玉玲姑娘听灵真道长和圣手神君二人皆这样说，粉脸上不禁显露着一片喜色，秀眉一扬，妙目轻飘，朝熊弟弟盈盈一笑地娇声说道：“熊弟！怎么样，姐姐的话，可丝毫没有错吧！”

白梦熊不禁两道剑眉紧蹙地望着灵真道长说道：“照掌门这样说来，是要小弟背信毁约，人也不须往救了！”

灵真道长闻言，面容立即一正说道：“信义乃人生处世的基本条件，为人立身，应以信义为先，勿论对人对事，唯有遵守信义之道，才能成功，受人尊敬，敬仰，尤其是我辈武林侠义道，最重视的就是信义二字，焉可随便背叛，否则，如何还配称做武林侠义之士，这信义二字，当然必须遵守灵真道长说到这里，略微停了停，又道：“至于那位被掳的少女，岂可不救，这不但是属于信义两字中的‘义’字，也是侠义道的天责，况且她母亲还是我辈武林同道呢！”白梦熊闻言，点点头道：“掌门人所说，诚属金石至理之言，但……”

白梦熊话未说完，灵真道长却已向他摇摇手，微笑着道：“小兄弟！你且别急慌，贫道已想好一条两全其美之策。”白梦熊连忙问道：“是什么两全其美之策？掌门人请快说出来，小弟当必洗耳恭听高论。”

这时，在座众人的目光都注视在灵真道长的脸上，静静地期待着灵真道长说出所谓的两全之策。

灵真道长一双慈目缓缓地巡视了众人一眼后，这才说道：“小兄弟！为了信义，你不但必须前往赴约救人，而且仍然由你单人只剑前往，只是前往的方式却要改变下！”白梦熊急问道：“怎样改变法？”

灵真道长微微一笑道：“这方式说出来实在不值一笑。”说着，沉思地想了想又道：“在你还没有赴约之前，先由两三个人暗中潜入伺伏，以观动静，必要时暗助你一臂之力！”

叶玉玲姑娘觉得灵真道长这办法虽然颇好，但她仍有点儿不放心地问道：“如果五阴教监守颇严，无法潜入呢。”“这……”

灵真道长略一沉吟道：“干脆由何大侠和公孙前辈，小琴姑娘出面，说那位姑娘是何大侠的义女，名正言顺地要人！”说到这里，稍停了停，又道：“小兄弟到时，可佯作与何大侠等并不相识，这样，便算是单人赴约，而对方的力量在这种情势下，必然分成两拨，对付小兄弟和何大侠公孙前辈，如此一来，以小兄弟的一身绝学功力，只要稍加留心，注意提防暗算，便不虞有甚危险，闯进五阴别府去救人了！贫道和掌门禅师、叶姑娘三人则在暗中隐身监视，如无必要，便不露面，诸位以为贫道这浅见如何？”

说罢，双目扫视了众人一眼。

闪电追风何良廷哈哈一声大笑道：“掌门人就别问如何了，这番策划极为确当，我们就这样决定行事好了！”众人闻言，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白梦熊见众人都极表赞同，他哪还能再说什么，何况众人全都是为了他，爱护他的一番好意呢！

赴约的事情，既已这样决定，就只待探查谷下之谷，五阴别府的所在，

准备前往赴约救人了。

两天的时间，转瞬过去了。

薄暮——天色似黑未黑。

深秋的晚风，吹拂着满山的红叶，黄叶飞舞、飘落……飞天神龙白梦熊静静地仁立在一座小峰头上，晚风吹拂着他的襦衫，衣袂飘飘，恍似一株临风玉树。他仰首望了望浮云飘拂的蓝天，然后目光平视，凝神地朝东面五虎岭方向望去，心中在暗暗地念着：“谷下之谷，五阴别府……”

原来，接连着两夜，他几乎搜遍了五虎岭周围百十里内的大小山谷，却始终未曾发现谷下之谷，五阴别府的影子！蓦然，他身后数丈之外，响起一个娇甜的声音说道：“姐姐！你看，那不是他嘛！”

语音甫落，香风飒然，两条娇娜的身影，已经恍似风飘般地，一左一右在他的身畔。

落地现身，乃是一对姊妹花似的两个绝色少女。

中岳峰顶，佛门圣地，在这傍晚时分，何来少女？这两个绝色少女非别人，正是叶玉玲姑娘和慧婢小琴。因为她们的身份来历，众人都已知道，于是二人便也就干脆换上了女装，还我本来。

叶玉玲姑娘妙目含情地望着白梦熊，柔声儿问道：“熊弟！你一个人站在这里想什么呀？想得那么出神！”

白梦熊缓缓地答道：“我在想……”

想什么，还没有说出来，小琴忽地“噗嗤”一声娇笑道：“想什么呢？白相公，你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到这里来站着，倒蛮悠闲自得，可是你可曾想到把姐姐急坏啦，还以为你……”

小琴的话还未说完，叶玉玲姑娘已经娇叱地说道：“小鬼头！你又在乱嚼舌头根子了，我看你大概嘴巴又在作痒难过，要挨拧两下，才会感觉舒服是不是！”

说罢，一双秀目还故意恨恨地瞪了小琴一眼。

小琴却滑稽地把舌头一伸，娇声说道：“好啦！以后我可再也不要说话啦！我一说话在就是乱嚼舌头根子，嘴巴作痒要挨拧，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着，忽又格格一声娇笑，朝白梦熊说道：“白相公！还是你说吧，你说的话可要比我说的话中听，顺耳舒服得多了。”说到这里，故意略顿地望着叶玉玲姑娘道：“姐姐！我这话总该没错，没有嚼舌头根子吧！”

对于小琴的顽皮调侃，叶玉玲姑娘拿她还真是毫无办法，只好装作没有听到，不再理睬地望着白梦熊问道：“熊弟！连接两夜，你真的没有探出谷下之谷的所在吗？”白梦熊说没有搜寻到谷下之谷的所在，她心中始终有点怀疑不信，认为白梦熊可能在说谎。

至于白梦熊为什么要说谎？从这段相处的日子中，以及熊弟弟曾偷偷独闯四海帮的过程上看来，她很了解他高傲的心性，他实在不愿意灵真道长他们干涉他孤身单剑赴约的事情！

白梦熊闻问，星目光彩奕奕地望着她朗声说道：“姐姐不信任小弟？”

叶玉玲姑娘温柔地一笑道：“姐姐只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怎会不信任呢！”

白梦熊没有再说什么，只淡淡一笑，一双星目便又凝神地朝五虎岭方向默默地眺望着。

叶玉玲姑娘秀目也朝五虎岭方向望着，悠悠地轻声说道：“这谷下之谷

如此隐秘难寻……”

说着，忽然一顿，收回眺望的目光，凝视着白梦熊的俊面问道：“二更转眼即至，熊弟！你将怎样赴约呢？”白梦熊微一沉吟后，说道：“怎样赴约，小弟自己实在也不知道，只有在今夜再尽力搜寻一番，看看是否能够找得到！”姑娘闻道：“如再找不到呢？”

白梦熊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只好算了。”

这时，天已墨黑，半月中天。

忽然，昏茫的月光下，一条高大的黑影自百数丈外疾跃而来。

这高大黑影的身法好快！兔起鹘落，宛如星丸跳掷，眨眼之间，便已跃至近前十丈之间。

白梦熊内功精湛，又因曾服食旷世仙品雪药雪菱，目力能于黑暗中透视三十丈以内之物，何况是在月光之下！

故，这高大黑影还在五六丈左右之际，他即已看出是五阴教中，四大天王第二的铁笛天王陆嵩云。

铁笛天王陆嵩云跃至十丈之内，便即倏地停住身形，双眼精光灼灼地扫视了三人一两眼，朝白梦熊抱拳一拱说道：“敝教主一时大意，忘记说明今夜二更，派人接引白少侠赴约，致劳累白少侠搜寻数夜，甚感歉意，特命老朽前来传话，请白少侠于二更前，径赴前夜动手地方，届时，敝教主当派人接引白少侠入谷！”

铁笛天王说到这里，略一停顿，望了叶玉玲姑娘与小琴二人一眼，便又说道：“敝教主又命老朽转告白少侠，请白少侠遵守江湖信义，孤身赴约的诺言，并请白少侠放心，敝教决不会对白少侠暗中偷袭，或施什么其他诡计……”

说罢，双目灼灼地凝注着白梦熊，静待白梦熊回答。

白梦熊闻言，哈哈一声朗笑道：“敬请上复贵教主放心，就说我白梦熊如言赴约，决不会有第二人同往！”

白梦熊话声一落，陆嵩云也即哈哈一声大笑道：“飞天神龙果真名不虚传，确实令人衷心钦佩，老朽暂且告别，二更再见！”说罢，又是哈哈一声大笑。

笑声中，朝白梦熊抱拳微微一拱，身形略晃，宛如一只巨鸟般腾空跃起，往五虎岭方向，疾驰奔去。

铁笛天王陆嵩云走后，叶玉玲姑娘秀眉不禁微蹙地说道：“熊弟！照这样情形看来，我们竟是枉费心机，结果你还是非单独前往赴约不可了！”

白梦熊闻言，不由微微一笑，点头道：“你们本来就是枉费心机嘛！”

白梦熊的这句话，本是随口而答，但听在姑娘耳里却是大大的不受用，粉脸忽地一沉，气道：“你称心高兴了是不是？”白梦熊不禁一愕！但旋即也就立即想到自己的这句话，回答得实在大大的不当，太不高明了。

“姐姐！你生气了！”白梦熊望着姑娘陪笑地低声说。“哼！”姑娘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冷冷地道：“我配吗？”“呵呀！姐姐何必生气呢！都是小弟不好，不会说话，使姐姐生气。姐姐！你快不要生气了，小弟给你赔礼就是！”说着，便拱手朝姑娘一揖。

一连串的姐姐，只喊得姑娘芳心里甜甜的，受用极了，刚才的那点儿不受用，早被这几声姐姐，喊得化为乌有了。虽是如此，她还是沉着一张粉脸儿，绷得紧紧地娇嗔道：“谁是你姐姐！谁要你赔礼……”

嘴里在这样娇嗔着，但芳心儿里却有一股蜜糖似的笑意，打心底往上直升，忍俊不住忽地“噗嗤”一声娇笑了。这一声“噗嗤”娇笑出声，粉脸儿哪还能再绷得住，立刻像绽开了的一朵百合花似的，似嗔还喜地望着白梦熊娇嗔道：“你呵！你真……”

你呵你真……怎样？她说不下去了，但一双妙目却是蕴着似水柔情，万千蜜意，似恨似爱地瞪了白梦熊一眼。忽然“格格”一声娇笑，响起在白梦熊的左侧，说道：“你呵！你真讨厌！一句话可以气得我跳脚，恨不得彼此不理才好，可是一声姐姐，却又叫得我心眼儿像蜜糖似地甜！”说罢，又是格格一声娇笑。

姑娘粉脸不禁通红，一声娇叱：“小琴！你这个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的……”

话未落，裙袂飘荡，娇躯已自白梦熊胸前擦过，朝小琴扑去！

第四十七章 赴约

时将二更。

少林寺的客殿中，炬蜡高烧，灯烛辉煌。

白梦熊俊目神光电闪地扫视了这些关切、爱护他的武林长者，和海样情深的玲姐姐一眼，倏地站起身来，朝众人拱手一个圈揖，气宇超凡绝俗，声音铿锵如金石交响，朗朗地说道：“小弟谨以当今丐门长老的身份，请求何叔叔，少林、武当两位掌门，公孙老哥哥，玲姐姐，及少林各位大师，对小弟今夜独赴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之约，千万不要跟踪前往暗助，以成全小弟在江湖上的声誉、信义，否则……”

说到这里，倏然顿口止声。

这时，客殿中一片沉寂，十数双目光，都是瞬也不瞬地投注在他的身上，屏息凝神地静听他说出这“否则”以下的话是什么？

而他顿口止声以后，却在沉吟考虑，这“否则”以下的话，是不是应该毫不顾忌地说下去？

沉默，继续了将近二三十秒钟之久，叶玉玲姑娘终于忍不住深情万缕地凝注着他的俊面问道：“否则怎样呢？”

白梦熊俊目神光忽又电闪，再度的扫视了众人一眼，蓦地一咬牙，语声缓慢而低沉，毅然地说道：“小弟便即从此隐现江湖，只身遍走海角天涯，访血仇，手刃亲仇后，便找一处荒山深谷隐居，以终老此生！”

众人闻听，心中均不禁猛然一震！

当今之世，正值魔道猖獗，武林面临杀劫，血雨腥风弥漫，武林人心惶悚之际，为了今夜赴约这点小事，他果真从此隐退江湖，不问江湖恩怨是非，举目当今武林，除了他的两位恩师，九阴神君和天恶子之外，谁是白发红面与长白四煞这几个凶残毒辣绝伦的盖世魔头的敌手？

叶玉玲姑娘粉脸面色不禁陡然一变，惊骇地睁大着一双秀目，声音有点儿颤抖地，望着白梦熊说到：“熊弟！你……你……”

姑娘接连说了两个你字，竟然没有“你”出一个下文来。

从姑娘玉面的神情上，颤抖的语声中，可知姑娘芳心中的那份惊急之情！

小琴看不过去了，陡地站起娇躯，秀目一瞪，娇嗔道：“白相公！你怎地这样不识好歹？把这多人的一番好心当作恶意，实在太令人齿冷心寒了！”

白梦熊闻言不禁一怔，但旋即朗声哈哈一阵大笑道：“小琴姐姐责怪得甚是，但小弟虽不敢自誉为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却也是至情至性中的男儿汉，岂会不识好歹！”

说着，略微一顿，沉声说道：“今夜之约，不但关系小弟独闯四海帮既创的名气，今后一生的信誉，而且关系着两位恩师的声威，两位姐姐和各位如果真的关心爱护小弟，就应当以小弟此生荣辱为重！”

白梦熊这几句话说得理直义正，武当、少林两位掌门与众人等，都不禁听得为之肃然动容，衷心敬佩万分！

小琴虽然是个伶牙俐齿的鬼灵精，但在白梦熊这番正气凛然，理直义正的言词下，也不禁为之螭首低垂，默然无语！

的确，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信誉，还有什么意味呢？

以飞天神龙今天在江湖的威名，声誉，如果失信背约，他怎还有脸在江湖上称雄，再见武林同道！

宫殿上又是一片沉寂！

少林掌门元慈禅师忽地站起身来，双掌合十高宣了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少侠胆识超凡，豪气干云，实在令人衷心敬佩……”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少侠既然这样说法，老衲等焉敢不恭敬不如从命，恭视少侠履险如夷，静候佳音！”

闪电追风何良廷陡地双睛猛瞪，精芒电射地望着白梦熊，纵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应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名不可辱，方称得上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你既然有此志气，纵是今夜血溅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亦虽死犹荣！”

说着，忽地朝白梦熊一挥手道：“你去吧！”

白梦熊闻言，忙朝众人拱手一个圈揖，朗声说道：“各位请放心，最迟在天明前，小弟当必返回！”

话落，也未见他身形如何晃动，众人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已飘身上了对面屋脊，足尖轻点，又已腾空撩起，展开上乘轻功绝学，“飞龙三式”身法，疾逾风飘电掣般直往五虎岭方向驰去！

众人连忙跟踪跃上屋顶，凝目望去！

月光下，只见一道白影，快似天马行空，只不过是眨眨眼的工夫，便已出去了十来丈之外。

一点白影，由大而小，顷刻不见！

元慈禅师不禁感触万端地赞道：“抛开他的一身高深莫测的武学功力不说，就凭他这一身轻功身法，举目当今武林，除了白发红面老妖外，恐怕已无人堪能望其项背了……真是武林百年罕见的一代天纵奇葩！”

灵真道长闻言，心底不由也是感触万端地点头说道：“掌门大师说得不错，以我辈数十年苦修的武学功力，若与他相较，何异是萤火之光，实在太……”

闪电追风何良廷在旁忽地哈哈一声大笑，打断灵真道长的话头说道：“两位掌门人别那么自谦了，当今武林，正遭逢空前杀劫血腥危机之际，独木不成林，他一身武学功力虽然高深超绝，有何用处，尚须你们两位掌门及各派高手协力扶助他，始能抑杀劫，止血腥，戮除老妖四煞，荡平四海帮这群魔崽子呢！”

圣手神君公孙扬说道：“对！何大侠这话确实不错！老妖与四煞不除，武林中必将遍地血腥，四海帮不灭，江湖上永无宁日矣！”

元慈禅师双掌合十宣了声佛号道：“公孙前辈与何大侠所说确是金石之言，诛魔卫道，乃我辈武林侠义道天责，何况正邪不两立，少林派当附翼未尽全力以赴！”

灵真道长也点头说道：“武当派也决不遗余力！”

话落，四人都不禁纵声一阵哈哈大笑。

笑声中，人影晃动，风声飒然，都已纷纷飘身下屋，入殿各自就座，待候白梦熊五阴教赴约归来。

这时，叶玉玲姑娘的一双秀目时蹙时扬，芳心儿里更是亦喜亦忧！

喜的是从少林、武当两位掌门人的语气里，听出了心上人在这无形中已经成了武林侠义道之首。

忧的是不知道心上人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中，情形怎样了？是否能够……

她实在有点儿不敢往下想，只有在芳心中暗暗地默祷：“愿菩萨保佑，熊弟弟平安顺利！”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这里且按下不表。

且说白梦熊展开“飞龙三式”的绝学轻功身法，身形恍若惊雷奔电，不一会儿功夫，便已抵达五虎岭下，那灌木丛生的谷中。

白梦熊身形方落，忽闻灌木丛中响起两声银铃般地娇笑，说道：“白相公！现在二更已过，你来迟了呢！”

声落人现，香风飒然，两个穿着绿色衣裙，长发披肩，年约十六七岁的娇俏少女，自灌木丛中飘然而出，婀娜娉婷的俏立在他对面八尺左右，忽地一齐肃容朝他敛衽一礼，莺声呖呖地说道：“婢子绿香绿荷，奉主人命谕，在此迎候白相公侠驾，婢子敬在前带路，请白相公即随婢子们来吧！”

白梦熊闻言，连忙朝绿香绿荷二婢微一拱手道：“如此有劳二位姑娘了。”

绿香绿荷二婢脚跟半旋，裙袂轻飘，婀娜娇躯已经转了过去，但却倏又螭首轻回，朝白梦熊嫣然一笑。美人回眸一笑百媚生。

二婢容貌虽非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却堪称为娇俏清秀绝俗的佳丽。

这回眸嫣然一笑，娇中带媚，虽无淫邪之态，却也不禁令人暗生绮念，心头鹿撞，为之荡漾！

二婢这一笑太已奇怪！白梦熊心中不禁一震，暗暗忖道：“二婢此笑何意？”

思忖间，二婢已出去十丈开外，白梦熊一见，只好停止思忖，随在绿香绿荷二婢身后前行。

二婢身形曼妙地疾步穿行在灌木林间，白梦熊一步一趋地紧随其后。

不一会儿，便已走完这一片灌木丛林，走完这一片灌木丛林，也就到了这座山谷的尽头。

这是一座只有一条通路的死谷。

正面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奇峰削壁，两边的绝壁岩崖，少说也有七八十丈来高，并且毫无着脚之处，纵有绝世轻功身手，亦无法攀登。

白梦熊心中在暗想：“二婢将我带来这里，难道这死谷中，确如我所料，果真是外人难以寻找发现的通往谷下之谷的秘径不成？”

原来前夜白梦熊因曾目睹五阴教人来去于这地方，接连两夜，他均曾来过这里，仔细地搜查过三面绝壁峭崖之间，有无什么秘径通路？结果是很使他失望，竟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当他心中暗忖之间，绿香绿荷忽然停身止步，螭首轻回，两双像黑宝石似的大眼睛，一齐望着他娇声说道：“白相公！这就要进入谷下之谷的秘径入口了，请小心留神！”话落，朝他嫣然一笑，身形微晃，裙袂飘荡，娇躯已恍如两只飞燕般地掠起，直朝正面峭壁间，约有七八丈高下，长着一棵合抱大树，微微突出的崖石上跃去。

二婢刚跃上崖石，娇躯一扭，人影便即消失不见！白梦熊见状，知道二婢必是闪到大树后面去了，当下便即足尖一点地面，凌空拨升起十多丈高下，襦衫飘飘，朝那块崖石上飘落，探首一望，白梦熊口中不禁发出了一声“噫”！

原来这株合抱大树后面的峭壁间，竟现出了一个约有六尺多高，二尺来宽，黑黝黝的山洞！

白梦熊清楚地记得，上两夜他在这里搜查时，也曾跃上这块崖石，察看过这棵大树后面，并没有见到这个洞门。忽听二婢在洞里娇声喊道：“白相公！请进洞来呀！”“好！”

白梦熊口中答应了一个“好”字，身形微移，便已毫不迟疑地飘身进入洞内。

他虽是毫不迟疑地飘身入内，但暗中已潜运起“太乙神功”护住全身穴道，留神戒备，以防暗袭！

他身形甫一入洞，便即听得身后一阵轧轧声响，洞门已经复合关闭。

白梦熊身负绝学，艺高人胆大，他此番孤身单剑赴约，已经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这洞门能够开闭，已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故洞门复合关闭，他心中丝毫不以为惊异，神情依旧从容自若！

其实，他心中纵是惊异，脸上神色不变，只要眼中不现露出一丝惊异之色，别人又何能知道！

洞门既开，洞内更加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所幸他内功精湛，目力奇锐，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仍能辨视丈内之物！

他略一凝神，便已看清楚绿香绿荷二婢，正并肩俏立在前面六七尺处，各睁着一双明亮的秀目望着他，嘴角上泛着丝丝微笑！

白梦熊朗声说道：“时间已经不早，贵主人想必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请二位姑娘前面带路！”

二婢闻言，点头娇笑道：“婢子们遵命！”

说罢，娇躯一转，便即在前带路。

这是一条曲折的甬道，白梦熊紧随二婢身后走了约有半盏茶的时光，甬道便渐渐宽了起来，同时耳中也听到一片潺潺的流水响声，这响声并且很大，显然这洞外附近必有一处极大的瀑布！

蓦地一转弯，前面七八丈远处，现出一个巨大的洞门，洞门口飞泻着一股巨大的瀑布，在月光下，像一匹白布似的悬挂着。

二婢回头朝他一笑道：“穿过这片瀑布，下面便是谷下之谷了！”

二婢说着，已疾步走到洞门口，倏又回头朝他一笑，说道：“白相公请放心，瀑布外面深达五六十丈，穿过瀑布时，身形只要向左挪移一丈左右，便有落脚之处，否则……”

话未完，二婢身形晃处，已穿越过瀑布，半空里娇躯一扭，直朝左边丈外落脚处落去。

白梦熊走到洞门口，猛吸一口丹田真气，足尖一点地面，身形已经疾若电闪般地穿瀑而出。

二婢已经向他说过，身形向左挪移寻丈，便有落脚之处，但他竟没有听二婢的话，身形并没有向左飘落。

他真是艺高人胆大，穿过瀑布，竟又暗中猛提一口真气，一式“飞龙三式”身法中的“神龙入海”，直往五六十丈深的谷底疾落。

待至降落到距离五六十丈高下，陡地两臂一张，身形竟在半空里略一停顿，化成一式“平沙雁落”，落地点尘不惊！

他这种轻功身法，实在太已神妙，太已骇人，若他非内家功力已臻达上乘化境，怎能！

他身形刚落，忽闻一声嘿嘿冷笑道：“好轻功，好身法，贵宾驾临，老朽等无以为敬，且请接接这个！”

话声甫落，立即便听得一阵丝丝破空锐风，十数颗弹丸，分自左右后三方疾电似地袭来。

白梦熊是何等功力身手，哪会把这类弹丸放在心上，口中不由发出一声朗朗长笑道：“雕虫小技，也敢逞能！”

话声中，身形半旋，两只衣袖挥舞，疾劲袭来的十数颗弹丸，立时齐被拂袖罡风震飞数丈以外。

第四十八章 谷下之谷

只听得一连串的“叭！叭！”暴响，那十多粒被震飞的弹丸，撞击在山石上的，落在地上的，都立时爆裂，发出一溜火花！

前夜，白梦熊初见银夺天王曾荃朝空际打出这种弹丸，作为传急讯号时，心中就曾暗想过，这种弹丸如当着暗器袭敌，只要一打着敌人身上，爆炸开来，敌人浑身衣服岂不要立时着火燃烧起来！

想不到他前夜的暗想，今夜里竟然兑了现，敌人竟然用来对付他，幸好他没有伸手去接这种弹丸，否则，他虽然身负绝学功力，但火势无情，燃烧起来，岂不要当场吃个大亏，被烧个焦头烂额！

白梦熊虽是艺高人胆大，但一见这种弹丸触物爆炸燃烧，也不禁剑眉微蹙，暗暗有点心惊！

忽闻左边阴暗处，又是嘿嘿冷笑道：“飞天神龙果然名不虚传，功力确是不凡，但单凭着这点儿，尚难令人衷心折服呢，你再接这个看！”

话声甫落，立见三点银光，自发声处电掣般飞出，一前二后，成品字形，挟劲风锐啸，疾射袭来！

当先一粒直奔左太阳穴，后面二粒本是左右相距尺许并排射来，不知怎地，在距离射到白梦熊三尺左右时，竟忽然往一处聚拢，“拍！”的一声互撞，倏又分开，突作弧形，竟超出当先的一粒，其疾如矢地朝白梦熊前胸中庭，后心灵台两大要穴射到！

白梦熊心中不禁微微一惊！

这种暗器手法实在太已神妙惊人了，当然，他心中也极为明白，暗器手法有此成就，若没有数十年苦修，和精湛的内家功力，决难臻达这样的境地！

白梦熊心中虽然微惊，但因为刚才眼见两粒银丸互撞，没有爆炸，他已经知道这种银丸并不是先前那种触物爆炸，能够燃烧的火弹，只要不是火弹，区区三粒弹丸，发出的手法再高，焉会在他的眼下！

只听他一声朗笑，喝道：“萤火之光，也配称能，岂不笑人！”

朗喝声中，足跟半旋，原地不动，身形倏已转过，面对向左边。

这一来，三粒银丸立即变成了二粒分射他左右两胁，当中一粒却正对着他面门中央，心经穴射到。

说来太慢，这本是快得尤如电光火石一闪的刹那瞬间。

白梦熊就在这足跟半旋，身形倏转之际，双手陡伸，已经将左右射来的三粒银丸分接在手中。

左右二粒银丸刚接入手中，迎面的一粒银丸也恰于此际射到，距离只差了三四寸左右。

这时，他两手正分捏着两粒银丸，若以手中的银丸迎击那粒银丸，固无不可，但如欲想再接，却有点儿不便！

在这种情形下，勿论是任何一个内功武学均臻上乘的武林高手，不以手中银丸迎击，便定是偏首闪避！

但，飞天神龙就是那么的不平凡！他既没有用手中银丸迎接那粒银丸，也没有偏首闪避，出人意外地，竟是猛地一张口，呼的一声，吐出一口真气，朝那粒挟着劲风锐啸，迎面疾射来的银丸吹去！

说来也真骇人听闻，来势那么劲疾的一粒银丸，竟不敌他这一吹之力，立时反回激射，比来势更疾！

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直射出两丈开外，撞在石壁上，虽然没有嵌入石壁中，却撞得石壁火星激射！

白梦熊这一手“吐气成刚”的绝顶气功，露得不但完全出人意外，而且太已令人惊愕，骇然！

须知这种“吐气成刚”的功夫，乃内家上乘绝学，内家功力若非臻达绝顶化境，玄关之窍未通，决难练成！

不过，如欲练到通启玄关之窍，岂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两甲子以上的苦修，焉得能够？

别说是玄关之窍，就是能够练到攻通任督二脉的，举目当今武林，又有几人？不用说，飞天神龙的內家功力，分明已练达玄关之窍通启的绝顶化境，苟非如此，怎能“吐气成刚”？

以一个年纪不足二十的少年书生，竟具有如是高绝的功力，错非是亲眼目击者，谁会相信！

这种功力不但令人惊愕骇然，简直就是武林奇谈！

但飞天神龙只才这么一点年纪，就算他在娘胎里就已练功吧，也不可能有此成就的！这是怎么练法的呢？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也实在地令人迷惑难解！

当然，白梦熊今日得能有此成就，固是赖于九阴神君曾用他那独门九阴伐髓洗筋手法，替他伐髓洗筋，并给服食了九粒旷世仙品雪菱，与天恶子苦心调教，倾囊传授一身绝学之功，但归根结底，还得赖于他自己的福缘深厚，根骨禀赋奇佳，肯于专心埋首苦练之故！

闲话撇开，就此打住。

且说白梦熊运足一口真气，吹飞迎面射来的银丸后，便即纵声哈哈一声朗笑，豪气干云地朗声说道：“白梦熊遵守武林信诺，孤身只剑前来赴约是客，贵教这样接待客人，未免显得有点太小家气了吧！”

说罢，又是一声哈哈朗笑！岳峙渊停，傲然而立。

这时，隐身暗处五阴教的三大天王（大天王已毙命于叶玉玲姑娘七巧指功下），都已被白梦熊这种“吐气成刚”，内家绝顶气功，惊骇得震住了。故白梦熊话声落后，竟无一人能及时出声答话。

就值此际，忽闻一声格格娇笑，发自右侧阴暗之处。声如银铃脆响，恍似珠走玉盘，清脆、悦耳！说道：“白少侠胆识超人，豪气凌云，确不愧飞天神龙之美号，实令人衷心钦佩，折服万分！”

话声甫落，便见火星一闪，灯光陡地大亮！

白梦熊身形半转，凝目望去，只见前夜所见的那位清丽绝俗，气度高华无伦，仪态万千的少妇——五阴教主，恍似九天玄女临凡般，娉婷的秀立在对面丈外。在她身旁，与她比肩秀立的是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秀丽脱俗的脸蛋上，一片娇憨的天真，稚气的紫衣少女，也就是前夜苦斗两头人熊，险险丧命人熊巨爪下的那位少女。

二人身后，一排肃立着四个一样打扮，绿色衣裙，长发披肩的少女，那先前接引他的绿香绿荷也在其中。

另外便是前夜曾见过的八个妙龄少女，仍和前夜一样的捧着东西，执着宫灯，神情肃穆地分立在两边。

灯光亮后，那少妇忽又娇声说道：“白少侠神功盖世，技绝尘寰，手下人自不量力，冒渎少侠威仪，妾身这里代赔礼致歉，尚祈白相公大量海涵勿

怪是幸！”

少妇说着，当真的朝白梦熊敛衽一礼，赔礼致歉！

白梦熊见状，连忙拱手微揖还礼，朗声笑说道：“不敢当！教主太客气了，小生这点微末之技，焉能当得如许谬赞，实感汗颜惭愧至甚！”

少妇微微一笑道：“少侠威名轰动江湖，震惊当今武林，妾身这几句话，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何能说是谬赞，少侠又何必太谦呢！”

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又道：“今夜侠驾光临，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中，真可称得上是遍地生辉，即请入我五阴别府待茶！”

白梦熊闻言，气度傲然摇手婉辞道：“盛情心领，待茶之事可以不必了，小生乃赴约而来，应作如何了断？即请明示，小生必当遵命！”

少妇微笑道：“少侠何必如此心急作甚？既来之，则安之，少侠虽是前来践约，但妾身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否则，少侠岂不又要说妾身这个主人，不懂得接待客人之礼，太小家气了吗？”

说着玉手一摆，侧身肃容道：“如何了断，稍停再谈，请先入府待茶！”

白梦熊见少妇这样说法，如再推辞，反而显得自己有点小气，不够风度了，于是便朗然一笑，说道：“教主既然定欲先礼后兵，小生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且作叨扰，便即烦请教主命人带路就是！”

话落，昂然傲立，目注少妇。

这时，隐身暗处的银夺、铁笛、玉尺三天王均已现身在少妇身后并肩站立，六道精光灼灼的眼神，齐都投射在白梦熊的身上。

少妇玉手一挥，才待命手执宫灯的四个少女前行带路，身后玉尺天王韩文彬忽然嘿地一声笑道：“且慢！”

少妇秀眉不禁微微一蹙，但却没有说话。

玉尺天王韩文彬缓步走出，转向少妇恭身说道：“白少侠挟奇技绝学，驾临谷下之谷，乃千载难逢之机缘，请教主恕玉尺放肆，玉尺拟趁着今夜这难得的机缘，在兵刃上向白少侠叨教几手绝学奇招，藉增见识，尚祈教主俯允！”

少妇闻言，粉面虽泛愠色，但却迟疑着，似乎心想开口拦阻，而又有点不便，顿感两难之状。

白梦熊是何等聪明的人物，见状好像已知其意，不等少妇开口，便即哈哈一声朗笑，说道：“叨教二字，在下可不敢当，不过……在下今夜反正是为践约而来，迟早必须动手作一了断，尊驾既欲现在动手，那更好，我们就免去客套，各凭所学一分高下，反而比较痛快！”玉尺天王闻言，也就不管少妇允与不允，身形一转，跨前两步，面对着白梦熊哈哈一笑道：“白少侠快人快语，诚不愧武林侠义，实在令人心折！”

说着，探手入怀，白光一闪，右手上已握着一柄尺长玉尺，朝白梦熊一拱手，说道：“少侠请亮兵刃赐招！”说罢，目注白梦熊，静待白梦熊亮出兵刃动手。少妇见状，两条秀眉更皱了。她芳心中甚是有数，玉尺天王韩文彬的玉尺招式虽极精奇诡绝，但决非白梦熊之敌手，韩文彬如此自不量力，定要与白梦熊动手，她心中颇不高兴！岂只是不高兴，并且很是生气！

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愤恨来得确当！

她愤恨的什么呢？

为了韩文彬自不量力？没有经过她允许吗？

不是！绝对不是！

她芳心里另有深意，这深意只有自己知道！

白梦熊俊目神光电闪般地扫视了韩文彬手中的玉尺一眼，忽地微微一笑道：“实在很抱歉，在下自离开师门下山以来，身上从未携带过兵刃，今夜亦然，不过……”说着，略顿又道：“尊驾请尽管施展玉尺绝学奇招，在下当以一双肉掌奉陪就是！”

谁都看得很清楚，白梦熊背上明明斜插着一柄没有剑鞘，用黑布包缠着的长剑，却说身上没有携带兵刃，要以一双肉掌接斗玉尺天王的玉尺，这不但胆大狂傲之极，简直欺人太甚！

岂但是欺人太甚，根本就是没有把玉尺天王放在眼下。玉尺天王面色不禁微微一变，但他是个素性阴险沉静之人，面色虽是微微一变，旋即嘿嘿一声阴笑道：“小子！你是瞧不起我玉尺天王韩文彬是么？”

白梦熊剑眉微微一扬道：“尊驾这话不嫌太过分吗？”玉尺天王沉声说道：“那你为何不亮兵刃？”白梦熊冷冷地道：“在下不是已经说过了。”“你真的没有携带兵刃？”

白梦熊点点头道：“小生从不说谎！”

“你背后何物？”

“宝剑。”

玉尺天王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欺人！”

说着，陡地厉声喝道：“小子！亮剑吧！”

白梦熊依旧神定气闲地微笑着道：“尊驾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么，这柄剑虽然背在在下身上，但却非在下之物，在下如何能妄自使用它！”

说着，右臂忽地反探，手腕轻轻一震，立见黑布片片碎落，现出一柄冷气森森，寒芒逼人的长剑。

“啊……”

那紫衣少女一见这只剑，口中立时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娇呼。

白梦熊望着她朗声问道：“姑娘！这只剑是你的吗？”紫衣少女点点螭首道：“是的！”

白梦熊又道：“现在还给姑娘，请姑娘接住！”

话落，寒光一闪，长剑已经脱手掷出，剑柄朝前，出手极有分寸地朝那紫衣少女投掷了过去。

紫衣少女一见，连忙伸手接住，一双秋水似的明眸，惊喜地望着他感激地一笑，娇声说道：“谢谢你啦！”白梦熊朝她点点头，微微一笑，忽地转向玉尺天王说道：“尊驾看见了没有？”

玉尺天王嘿嘿一声阴笑道：“既然如此，老朽就在掌上向你讨教几手绝学好了，免得老夫胜了你，说是恃仗着兵刃取了巧，你心中不服！”

说着，便将玉尺往怀中揣起。

白梦熊见状，摇着手道：“依在下看，尊驾还是用兵刃比较好！”

玉尺天王双睛一瞪，精芒电射地沉声说道：“你真要凭一双肉掌斗老夫这根玉尺！”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玉尺天王阴笑地点点头道：“你自信能接得住老夫手中玉尺的四十九招吗？”

白梦熊冷冷地说道：“四十九招便能吓倒人吗？”玉尺天王喝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气！”

“狂！”白梦熊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在下还要再说一句狂话你听呢，四十九招你尽管施展，在下决不还手，自第五十招开始，三招之内，这柄玉尺如果还在你手中，飞天神龙便从此除名江湖！”

玉尺天王在这柄玉尺上有数十年苦功，不但招式精奇，变化诡异，而且火候极高！

白梦熊竟敢狂言要在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三招之内，将他手中玉尺夺出手去，这种口气实在太已狂妄，太已骇人了。

然而，白梦熊若不是已估计出他的武学功力，胸有成竹，具有十二分的自信把握，必胜的信念，怎敢！

白梦熊话声甫落，玉尺天王已是胸中愤怒万分，立时猛地一声怒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口发这等狂言，目中无人，老夫今夜要不将你败于手中玉尺下，也就枉称玉尺天王了！”

怒喝声中，玉尺又已掣在手中，身形陡塌，进步欺身，暴喝道：“接招！”

话未落，招已出，玉尺招演“量天定位”，戳天庭，左手倏出，拼指如戟，疾点小阴交穴。

掌尺兼施，招式稳捷狠辣，火候果然不凡！

第四十九章 玉尺

玉尺天王韩文彬掌尺并施，点天庭，戟阴交，招式狠辣，迅捷绝伦地直朝飞天神龙白梦熊攻到，白梦熊却依旧气定神闲地仁立当地，纹风不动，对玉尺天王电疾攻到的掌尺竟似视若未睹。

韩文彬见状，心中不禁暗骂道：“好一个胆大无知的小狗，你功力武学纵然绝世通神，也不应这等狂妄，轻视老夫这掌尺齐施的招式威力……”

他心中暗骂未已，掌尺招式已递到白梦熊两处要穴距离只在数寸，即将递实！也就在这距离数寸，眼看即将递实之际，陡闻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眼前人影一闪，掌尺招式便已同时走空！

只见白梦熊站在左边五尺开外，仍旧气定神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玉尺天王心中不禁一凛！因为白梦熊飘身闪避出五尺以外，他除了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对方使用的是一种什么身法，他竟没有看得出来。

岂只是他没有看得出，连旁观者清的，除了五阴教主约略看得白梦熊的这种闪避身法，颇似“大挪移”上乘轻功，而又觉得有点不像外，银夺曾荃，铁笛陆嵩云二人，还不是也都没有看出？至于其他的那些少女，一个个虽都身怀不凡武学，但火候毕竟相差太远，当然就更不用谈了。

前书中已经交待过，玉尺天王韩文彬虽然名列四大天王末座，但却数他武学功力最高，为人性情也极阴鸷毒辣，不但金弹、银夺、铁笛三天王凡事均让他三分，即连那少妇——五阴教主，对他也稍存着顾忌！

因为这样一来，才于无形中养成他一副狂妄不可一世，桀傲不驯的个性！

不过，五阴教主对他的顾忌，倒非因为他的武学功力高深，而是另有因素。其实，若论武学功力，五阴教他高出一筹，足以制他，只是因为某种因素，她不愿，也是不便开罪他。

否则，她身为一教之主，既已另具深意，不欲与白梦熊结仇为敌，韩文彬向白梦熊挑斗，她是面露愠色，芳心气恨他的无理，但为何不直接出言拦阻，竟容忍着任由他和白梦熊动手呢？

至于五阴教主对他为何这般容忍，是何因素？且容作者在这里卖个关子，留待以后书中再作交待。

闲言就此表过，暂且不提。

玉尺天王韩文彬掌尺招式走空，心中虽然暗凛，但他怎能就此作罢，口中一声冷嘿，身形半旋，挥玉尺，展开七七四十九招精绝招式，以左掌相辅，宛如狂风骤雨般，猛朝白梦熊浑身上下要害疾扑狂攻！

招招狠辣，式式恶毒，与白梦熊好像有着血海深仇，恨不得一尺，或者是一掌，立刻将白梦熊毁于当场！

白梦熊一见，虽然并没把他放在眼下，可也不敢过分大意轻敌怠慢！口中一声朗朗长笑，身形微晃，神奇玄妙的身法便已展开。

玉尺天王韩文彬在这根玉尺上，虽有数十年的苦功修为，招式诡异狠辣绝伦，出手沉稳快捷无比，但白梦熊一身承受了两位武林奇人的罕世绝学，是何等功力身手，他焉能奈何得了白梦熊！

只见他展开身形，倏东忽西，忽左倏右，迅捷无与伦比地在尺光掌影中，穿梭游走，直似风飘电闪，恍疑是迷踪鬼魅，若隐若现！

有时眼看白梦熊的身形，明明已罩在掌尺招式之下，哪知招式递到，眼前人影一闪，便又已走空。

晃眼就是十几二十来招，玉尺天王虽已尽展一身精绝之学，掌尺招式施展至极点，却连白梦熊半片衣角也未沾上。

到这时为止，玉尺天王这才知道，对方的一身武学功力，确实已到了高深莫测的化境，心中不禁大感震撼！

此际，五阴教主和那紫衣少女、银夺、铁笛二大天王，以及一众少女等，一个个都是屏息凝神，目光不稍瞬霎地注视着玉尺天王的掌尺招式，和白梦熊神奇玄妙，若隐若现，鬼魅般飘忽的身法。

玉尺天王一阵狂攻急扑，只不过盏茶工夫，他那自誉为足可独步武林奇绝之学的七七四十九招式，便已走完。

他最后一招刚出手，便即闻听白梦熊一声朗笑，喝道：“这是第四十九招，这一招过去，在下便要还手了，请仔细小心接招！”

白梦熊话落，他这最后一招恰好刚刚走完。也就在这时，白梦熊身形已如电闪般欺进他的身侧，双手疾伸，右手“手挥琵琶”，击向他的腰肋，左手一招“单掌开碑”，斜劈他的右肩。

出手迅逾惊电，快捷无与伦比！

玉尺天王武学功力虽远逊于白梦熊，但毕竟也有数十年苦功修为，身手颇高，非是泛泛之辈。只听他口中一声怒哼，身形略偏，玉尺招演“尺幅千里”，白光一闪，疾戳白梦熊左期门穴。

这是一招攻敌必救，险中求生的冒险的招式，在他以为白梦熊一定撤招闪避，否则，虽能一掌劈碎他的右肩骨，但左期门穴亦必被他戳中，落个重伤当场，结果是两败俱伤！

他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也必须看对方是何许人物，如果是功力武学和他差不多，相等的武林高手，他这一招攻出，对方必然立时撤招闪避，以求自保，可是白梦熊身怀奇技绝学，功力较他高出太多，岂能如他理想。

是以，他玉尺才一递出，白梦熊口中一声冷笑，左掌倏地下沉，变劈为抓，猛朝玉尺抓去。

玉尺天王见他左掌忽地变劈为抓，猛向玉尺抓来，心中不禁震撼至极，知他内功深厚无比，哪敢让他抓着，手中玉尺忙不迭地往右一引，撤招，右足外滑，左足一蹬地面，向右飘身横跨八尺。

他身形刚动，陡闻白梦熊一声朗喝道：“这是第五十招，还有两招！”

喝声中，他身形尚未站稳，微风飒然，白梦熊已是如影随形，直似附骨之蛆般地跟踪扑来。

双掌招演太乙神掌“天罗地网”绝学，掌影如山，挟劲风，笼罩着他上半身十多处要穴攻到！

玉尺天王心中骇然大惊！他身形尚未站稳，如何还能移身闪避，没奈何，只得一咬牙，猛地一挥玉尺，招演“断鹤续凫”，力贯全身，疾如电掣般猛朝白梦熊胸前巨阙穴捣去！

这是一种不顾生死的拼命打法，白梦熊心中不禁大怒，陡地一声断喝道：“恶贼！敢尔！”

身形微偏，右掌变招疾挥，猛朝玉尺击去！

白梦熊是何等深厚的功力，而且变招挥掌，又是其快无比，玉尺天王要想撤招闪避，已是无及。

只听得“拍！”的一声骤响，玉尺天王顿觉虎口一阵麻疼，已被震裂，鲜血汨汨，自虎口往外流出。

虎口已被震裂，手中的玉尺，哪还能再握持得住，也就随着那声“啪！”的骤响，脱手飞了出去，撞在石壁上，又是“啪！”的一声暴响，顿时断成三四截，坠落在地上。

白梦熊一掌震脱他手中玉尺后，便也就不欲再难为他，左掌发出的招式疾收，足下微一用力，飘身倒退数丈，神定气闲，岳峙渊停，岸然傲立，不过，却是双目神光灼灼注视着玉尺天王的神情举动！

原来，在白梦熊的本意，只想将他手中玉尺夺出手去，以惩戒他的狂妄桀傲，想不到他心地竟是恁般恶毒，于危急中竟然发出这种同归于尽的拼命招式，心中不由大是愤怒，乃才毫不考虑地变招挥掌猛袭玉尺。

当然，白梦熊决未意料的，这一掌挥击下，竟将他这根玉尺震撞在石壁上，毁断当场！

玉尺天王可算是弄巧成拙！

现代军中有句格言：“武器为军人之第二生命。”古时武林豪杰亦然，对自己所惯用的武器兵刃，莫不视同生命般地爱惜非常！有“兵刃在人生，兵刃毁人亡！”之俗语警句！

白梦熊深知是理，知道玉尺毁去，韩文彬必然不肯善罢甘休，非与他拼命不可，是以在撤掌收招飘身后退之后，便即双目神光灼灼地注视着玉尺天王的神情举动，暗中凝神戒备！

玉尺天王韩文彬自获得这根玉尺数十年来，不但从未稍离过身畔，并且呕心沥血，不断地浸淫苦练，将一套七七四十九招玉尺招式，练得神妙精娴绝顶，意在五阴教将来正式露面江湖，为老教主报仇时节，大展身手，扬威江湖，做梦也料想不到，今夜初遇白梦熊，竟被毁去！

玉尺毁断，韩文彬双眼顿时赤红如火，猛地一声暴喝道：“小贼！竟敢毁坏老夫兵刃，老夫今夜与你拼了！”

暴喝声中，身形一晃，电闪风飘般扑向白梦熊，竟不顾双掌虎口伤势，身形尚未扑到，双臂倏圈，双掌猛吐，阴柔劲风飒然，五阴掌力直朝白梦熊当胸劈去！

白梦熊早在凝神蓄势戒备，见他果如所料，不顾一切地拼命扑来，剑眉激扬，双掌挥处，太乙神功掌力已自发出，劲风挟卷着狂飚，威猛无俦地对着劈来的五阴掌力迎去。

五阴教主一见，芳心不禁大惊！她早已看出，白梦熊不但身怀罕世奇绝之学，内家功力也雄浑深厚无比，臻达玄通化境，并且所发掌力，乃至阳至刚的掌力，正是五阴掌力的克星！

对于韩文彬的狂妄桀傲，她芳心虽颇不满，但她尚不愿他伤毙在白梦熊的掌下，何况她身为教主，韩文彬纵再狂妄桀傲，使她气愤，毕竟是她教下四大天王之一，如真当场毙伤在白梦熊掌下，她的面上岂不难堪！

是以，她芳心大惊之下，便立即大声娇喝道：“玉尺速退！白少侠请掌下留情！”

韩文彬晃身急扑，发出五阴掌力，白梦熊挥掌发出太乙神功掌力相迎！二人出手均皆快捷得直如电闪，简直无法形容。

她虽是立即大声娇喝，但还是慢了一步。

她喝声未落，双方掌力已经撞上，只听得“嘭”的一声大震，白梦熊固是身形未曾稍晃，襦衫飘飘，仍旧神定气闲地俊立当地，但韩文彬可就不然了。

在这一掌相撞之下，只震得五脏血气翻涌，身形摇晃，踉跄连连，直退出六七步远去，方始勉强稳住身形，拿桩站稳。

身形虽是勉强拿桩稳住，五脏翻涌的血气却无法抑止，虽经暗中运功意图强行压住，奈何伤势过重，只觉得喉颈一甜，忍不住地一张口，“哇”的一声，一口鲜血激喷而出，眼前一阵发黑，再也无法支持站立，“咕咚”一声扑到地上，昏死了过去，暂时是无法爬起来逞凶了。

银夺、铁笛两天王一见，心中不禁齐皆大惊，二人身形微晃，跃到韩文彬身侧，扶起韩文彬，喂给一粒疗伤灵丹，铁笛天王陆嵩云并潜运内家功力，协助他驱行灵丹药力疗治伤势。

五阴教主在韩文彬喷血倒地的刹那，粉脸神色却是微微一变，两道秀眉微蹙的掠了韩文彬一眼，旋即娇躯轻挪，飘身而出，裙袂飘飘，威仪逼人地玉立在白梦熊对面八尺左右，秀目神光灼灼，凝望着白梦熊沉声喝道：“白相公怎的不听喝阻，下此辣手，难道……”

说到难道，便即倏地顿口，没有再说下去。

白梦熊接口问道：“怎样？”

五阴教主略一沉吟道：“他与你有何深仇大恨？”“没有！”

“为何下此辣手？”

白梦熊朗声一笑道：“芳驾这话有点太嫌偏袒了吧！”“怎见得？”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芳驾枉为一教之主，岂看不出他心地险恶，出手招式不但狠毒绝伦，并且心存阴毒，企图与小生弄个两败俱伤，小生虽因一时气愤，一掌震飞他手中玉尺，撞在石壁上因而断毁，但小生已是掌下留情，急忙收招后退，未曾再难为他，他就该认败服输，作罢停手，不该再枉想与小生拼命，小生发掌迎拒，乃属当然，两掌相撞，他功力不敌，被震伤内腑，只能怨他自己不识进退，焉能怨怪小生手下狠辣！”

白梦熊语声朗朗，说来理由十足，毫无一点强词辩解，显得不妥之处，五阴教主不禁感觉无言以对。

她星眸流转，略一沉吟，说道：“照白相公这么一说，该是他自取其辱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是与不是，得要看芳驾的见解了。”说着，略略一顿，又道：“不过小生如果真欲对他施展辣手，何必要费那多力气时间，等待他施展完四十九招玉尺招式之后！”

五阴教主点点头道：“话虽不错，但妾身已急急出声喊请相公掌下留情，怎不稍卸掌力？”

白梦熊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芳驾可知武林中胜负之分，不但关系着个人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师门威望，何况在掌力发出后，芳驾才出声急喊，小生纵有心遵从芳谕稍卸掌力，但已无及，焉能怪得小生不肯掌下留情！”

这时，韩文彬在铁笛天王陆嵩云内家功力的协助疗治下，人已醒转，盘膝跌坐地上，闭目垂帘，运功调息。

白梦熊话声甫落，银夺天王曾荃忽地纵身跃到五阴教主身侧，说道：“教主何必与这小子多费唇舌，干脆一齐动手，把他废了不就算了！”

话落，也不待少妇说话，便即朝着白梦熊嘿嘿一声冷笑，喝道：“胆大小狗！你拿命来吧！”

话未落，招已发，晃身形，亮双掌，一招“推波助澜”，双掌交错，分上下，打斗劈肩！

白梦熊伫立当地，稳身不动，直到曾荃双掌招式距离肩胸数寸，这才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侧，探臂伸手，一式“九阴绝穴”奇学，五指微曲，快逾电掣般疾朝曾荃右臂肘盘拿去！

曾荃心中骇然一凛，待要缩臂闪避变招换式时，如何能够，蓦觉右臂肘盘穴上一阵麻木，已被白梦熊食中拇三指拿住！连忙运气闭穴，暗中调息行动，意图劲贯右臂猛力挣脱！

他刚一行功运力，便即闻得白梦熊口中一声冷哼，随着这一声冷哼，他顿觉有一股阴柔劲力，自白梦熊三指上透入穴道，逼得浑身血气反逆，往五腑回涌不止！

曾荃心中不禁大为震骇，只得赶紧散去调聚的功力，但却是凶睛怒瞪，精芒电射地瞪着白梦熊嘿的一声冷笑，厉声喝道：“小鬼！只要今夜你不毙杀了老夫，纵是废去一条胳膊，老夫有生之年，皆必与你没休没完！”

白梦熊剑眉微剔，一声冷嗤道：“呸！你配么！”

说着，三指一松，反而放了曾荃的肘盘穴。

曾荃连忙暗中一运气行功，觉得浑身血脉畅通无阻，先前那种血气反逆的现象，已经完全消失！

白梦熊此举大出曾荃意外，在他以为对方功力奇高，拿穴手法又是这等奇绝，自己这番被对方拿住，纵不命丧当场，这条右臂起码也会被废去，岂料白梦熊竟然毫不在意地放了他，他心下不禁微微一怔！

忽见白梦熊星目神光电射，一闪而逝，哈哈一声朗笑道：“姓曾的！小爷本就不想伤你，你既然这么说，小爷更不想伤你了，小爷偏就不信这个邪，倒要看看你与小爷怎么个没休没完法！”

曾荃陡地磳磳一声怪笑道：“怎么个没休没完法，到时你自会知道，小子！你等着瞧吧！今夜之辱，老夫有生之日誓必洗雪！”

曾荃话声甫落，恰巧玉尺天王韩文彬行功疗伤完毕，霍地挺身跃起，凶睛猛睁，发出一阵慑人心弦的厉笑。声音凄厉尖锐，冷森森的令人毛发悚慄，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从这凄厉的笑声中，可知韩文彬心中的愤怒，对白梦熊恨毒至极！

厉笑声落，忽地对曾荃沉声说道：“二哥说得不错，今夜之辱，我们有生之日，誓必洗雪，但改日不如撞日，我就不相信，他今夜能生出这谷下之谷，凭着本教的人手，大家动手齐上，还怕收拾不下来他！”

说到这里，凶睛电射地扫视了秀眉紧蹙，默默玉立着的五阴教主和铁笛天王陆嵩云一眼，猛的厉声大喝道：“二哥！我们先上！”

厉喝声落，身形微晃，双掌交错，快似电飘般猛朝白梦熊扑去！

银夺天王曾荃挫败在白梦熊手下，心中虽然极为恨怒，但他却颇有自知之明，知道白梦熊一身武学功力太高，纵是拼命再斗，亦只是徒称匹夫之勇，枉自取辱，绝对无法奈何得了对方丝毫！

第五十章 教叛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曾荃心中念头有如电光火石一闪而过，是以，在白梦熊三指一松，放了他之后，便即陡地磔磔一声怪笑，交待了两句，作为下场的台阶。

但在闻听韩文彬的话后，心念不禁微微一动，觉得韩文彬的这番话深为有理！

他心念刚动，韩文彬已经晃身急疾扑出，时间上已不容许他再多作考虑，霍地掣下他苦练了数十年的兵刃，一对雪亮银夺，猛地一声暴喝道：“小鬼！接招！”

双夺交错，银光灼灼耀目，招演“开天辟地”，挟呼呼劲风，威猛无俦地直朝白梦熊砸捣到。

他二人蓦地晃身扑出，掌夺招式齐展，一左一右，分朝白梦熊猛攻去，铁笛天王陆嵩云见状，便即探手腰间掣出铁笛，才待纵身跃出之际，五阴教主忽地一拂翠袖，发出一声内家劲气，阻挡着他的身形，低声娇喝道：“不要出手！”

陆嵩云不由一怔！

就在陆嵩云一怔间，五阴教主已经猛提一口丹田真气，舌绽春雷般，一声娇喝道：“银夺、玉尺，赶快住手！”

说来太慢，韩文彬、曾荃二人晃身扑出，五阳教主拂袖拦住陆嵩云，发声喝令二人住手……

这些，岂只是快得有如电光火石一闪的刹那，简直就是同一时间的事，只因作者只有一支笔，无法同时分述几方面的动作，故而说来有先后之分。

韩文彬与曾荃闻喝，不动微微一愕，各自猛地一收攻招，双足用力一点地面，飘身疾退丈外。

二人身形退后，韩文彬便即目注五阴教主问道：“教主为何阻拦？”

少妇望了二人一眼说道：“你二人太也不识好歹了！”韩文彬阴沉着脸色问道：“怎样不识好歹？”少妇粉脸一沉，沉声说道：“白少侠身负奇技绝学，功力通玄，刚才动手之际，若不是他手下留情，你二人焉能还有命在，怎地还不……”

少妇话音未落，韩文彬忽地嘿嘿一声阴笑道：“依照教主的意思怎样？”

“你二人即该认败服输！”

“认败服输？”

少妇点点头道：“不认败服输，你二人还想怎样？”“那么老大的仇也就……”

少妇秀目忽瞪，神光电射地说道：“金弹私自出谷掳掠少女，违犯教规，罪有应得！”

“但罪不至死！”

少妇略一沉吟道：“金弹并非是他所杀！”

韩文彬冷冷地说道：“老大如不先被这小子的掌力震伤内腑，怎会死在那小子手下，故以实际来说，实系死在这小子手中。”

“你要替老大报仇？”

韩文彬阴恻恻地笑道：“教主明见，今夜是个大好机会，趁他人单势孤，先毁了他，再去找那姓叶的小子替老大报仇！”

“我要是不准你们替老大报仇！”

“不准？”韩文彬与曾荃均不禁一怔！面现诧异之色地望着少妇问道：“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是令谕。”

“令谕？”韩文彬愣了愣，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我明白了！”

少妇心中微微一震，说道：“你明白什么？”

韩文彬嘿嘿一声冷笑道：“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教主不准我与二哥替老大报仇，还不是因为这小子年青漂亮，武功又高，爱上了他，所以才……”

少妇做梦也想不到韩文彬对她竟敢这般无礼，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气得娇躯微抖，不等韩文彬的话说完，已经忍不住芳心中的气愤，秀目猛睁，精芒灼灼，神光射人的一声断喝道：“住口！”

韩文彬虽是应声住口，但却是阴恻恻地冷笑道：“没错吧！说到你心眼儿里去了是不是？”

少妇声色俱厉地叱喝道：“韩文彬！你要明白，本教主平素放纵宽待你，是因为你当年救助老教主有功，并非惧怕你，想不到你胆子越来越大，竟敢对本教主这等放肆无礼，不遵命谕，难道你想……”

想怎样？少妇话到了口边，却又咽了回去，没有说出来。但韩文彬却阴笑着冷冷地说道：“何必吞吞吐吐的呢？干脆地说出来岂不痛快！”

少妇冷哼了一声，忽地一咬玉牙，说道：“不遵教主命谕，应得何罪？你记得吗？”

韩文彬冷冷地道：“记得。”

少妇倏地喝道：“明知故犯，你是想叛教吗？”“叛教！”韩文彬陡地纵声一阵狂笑道：“是又怎样？”“你敢！”

“为何不敢？”

“你不怕教规的制裁？”

“教规！”韩文彬又是一声狂笑道：“教规只能用于制裁五阴教的人，我韩文彬既存心叛教，便不算是五阴教的人，教规于我还有何用！”

“你还没有离开谷下之谷呢！”

在这种情形下，少妇既是掌教之尊，照理应该立即暴怒才是，但，相反地少妇却忽显得特别沉静了下来。铁笛天王陆嵩云见韩文彬对教主这等无礼放肆，胸中早就憋着一股要发而未发的怒火，这时一听他竟敢公然说出叛教的话来，不禁气得须眉愤张，再也按捺不住胸中升腾的火焰，猛地一声大喝道：“老四！你疯了，你忘了老教主临终的遗命了吗？”

韩文彬阴恻恻地一笑道：“老三！你怪吼个什么？若不是因为老教主的遗命，我会忍气在这丫头手下到今天吗？”铁笛天王陆嵩云在四天王中，为人性情最为刚直，平素亦最看不惯韩文彬狂妄桀傲的狂态，闻言，不禁怒不可遏地怒喝道：“你真敢背叛教主，可就别怪我陆嵩云手下不留情面，第一个不让你生离这谷下之谷！”

“你配吗？”

“不配！你就试试看！”

话落，一摆手中铁笛，就要纵身跃出。

少妇忽地玉手微摇，拦阻着他，目注韩文彬冷静地说道：“照你这么说来，你是早就存着背叛本教之心了？”“不错！”

少妇冷笑了笑道：“你以为本教主真的无可奈何得了你吗？”

“你认为你能吗？”

少妇秀眉陡地一挑，星目中杀机稍现即逝，妙目流转地望了白梦熊一眼，蓦地像似有所感触地轻叹了口气，缓缓地說道：“人各有志，岂可相强……”

说着，话音略顿，银牙一咬，猛朝韩文彬一挥玉手，又道：“你走吧！”

闹了这半天，五阴教主竟然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举动太出于众人的意外了。韩文彬不禁愕然一愣，但瞬即发出一阵嘿嘿冷笑，望着少妇讥讽地说道：“你想通了！”少妇粉面陡地一沉，神情冷淡地喝道：“少逞口舌之利，今日虽然任你离去，但你如敢在江湖上为恶作歹，我必亲自追取你的性命！”

韩文彬一声冷笑道：“你行吗？”

“行与不行，到时你自会知道！”

“好！我们就走着瞧吧！”说着，一双凶睛狠毒地瞪了白梦熊一眼，嘿嘿一声冷笑，转朝着银夺曾荃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老二，我们走吧！”

曾荃闻听，立即一点头道：“对！老四的这话不错，青山永在，绿水长流，老大的血仇，你我今夜的折辱，他日再找这小子算帐好了！”

说罢，发出一阵磔磔怪笑。

磔磔笑声中，二人身形已自腾空跃起，转眼登上山腰，穿入那片瀑布后面的山洞中，径行离去。

韩文彬曾荃二人走后，陆嵩云心中大为迷惑不解地望着少妇问道：“教主当真就这样任由他二人叛教离去吗？”少妇螭首微点地轻叹了口气道：“他二人既早生叛离之心，迟早总必叛离，强留何益，反而不如早点让他们离去安静！”

陆嵩云点点头道：“教主见解固然不错，但教规中条款最重者，莫过于叛教与淫色，他二人身犯叛教大罪，教主竟宽容他们离去，此后将何以服教下徒众！”

少妇闻言，微微一笑道：“自今而始，我已决定……”话音略顿，忽地神色凝重地目注着陆嵩云敛容说道：“本教主职位我已决定由你接掌！”

少妇此话一出，陆嵩云不禁大吃一惊，急道：“教主！你……”

少妇朝他玉手一摆道：“这桩事稍停我当与你作详谈！”说着，也不待陆嵩云再说什么，便转朝白梦熊敛衽一福说道：“请白相公别见笑，妾身无能，既未能管拦教下与相公动手于前，后又不能令彼等赔礼道歉于后，实感惭愧至甚，他二人既叛教离去，妾身当代替他二人向相公赔礼道歉，尚望相公大量宽容！”

说罢，便又向白梦熊敛衽一福。

白梦熊闻言，连忙拱手微揖还礼，微笑道：“教主请不必多礼，他二人今夜之叛离，可说系缘因小生而起，小生心中已很是不安，教主再这样说法，岂不令小生心中更感不安了吗！”

少妇盈盈一笑道：“白相公何必恁地客气，他二人早生异念，今夜只不过是乘机借题而已，实际说来，与相公毫无关系！”

说着略顿，忽地转朝那紫衣少女说道：“妹妹！你不是说幸亏白相公相救，才没有丧命人熊巨爪下的吗，赶快过来谢谢！”

紫衣少女闻言，便即娇躯微扭，飘身落在少妇身侧，朝白梦熊敛衽一福，响着银铃似的声音，娇说道：“谢谢你啦！白相公，前天晚上要不是你帮忙，

恐怕我早就没有了命啦！”

白梦熊连忙还礼说道：“姑娘！别客气了。”

说着，忽地望着少妇问道：“你们原来就认识吗？”

少妇螭首微摇地说道：“这里非是待客之处，请相公先入蜗居稍息，再为详谈吧！”

白梦熊对这少妇——五阴教主，本来就无甚恶感，此际，印象更是完全改变，心中并且还油然地产生了敬佩感！

这“敬佩感”产生的因素，不用说，乃是由于她的明理辨非，及她沉着冷静，对韩文彬曾荃叛离的宽容，显示出她虽是一个女流，而实有常人所难及的胸襟气度，颇有愧煞须眉之概！

是以，白梦熊闻言，便立即一点头道：“好！恭敬不如从命，请教主先行！”

少妇盈盈笑道：“相公是客，请先行！”

说罢，娇躯微侧肃客，玉手一挥，灯影微晃，四个手执宫灯的少女忽地一齐移身秀立和白梦熊身前五尺，躬身娇说道：“婢子们在前带路，请白相公随行入府。”

话落，柳腰轻扭，娇躯倏转，莲步轻移，裙袂飘飘，前行领路。

白梦熊见状，便也就不再作客套地朗声说道：“既是主人如此客气，小生只好有僭了。”

说着，使即神情从容地举步随着四女身后前行。

俄顷，已走到一座高达百丈的绝壁前，只有左边有一条可容二人并肩地走，约三尺来宽的夹壁甬道，四个少女娇躯忽停，回过螭首，纤手指着那条夹道甬道，朝白梦熊妩媚地一笑，娇声说道：“白相公！穿过这条夹壁甬道就到了，甬道中黑暗难行，请相公在婢子们中间行走，以免差错！”

说着也不待白梦熊说话，四女便分成二前二后，将白梦熊簇拥在中间，向夹壁甬道内走进！

第五十一章 五阴别府

走进甬道，藉着灯光留神一看，白梦熊虽然身怀绝学功力，也不禁暗吃一惊，心中忖道：“如果不知道这甬道中形势之人，轻妄走入，虽是身怀绝高功力武学，纵不丧命，也必受伤弄得狼狈不堪！”

原来这甬道夹壁之内，不透天光，即在白天，亦是黑暗极难辨识事物。地下不但石笋林立，嶙峋参差，高约四五寸五六寸不等，而且石笋尖端，尖如剑戟，锐利无比，稍一不慎，踏足其上，在事先毫无提防下，必然洞穿脚底，当时负伤流血！

尤其令人心惊的，是两壁间突出的怪石，状似刀剑，错综交错地伸展着，直如横布着的刀山剑林，长者二尺左右，最短的亦有尺许，均都利如锋刃，如果撞上，固必顿时头破血流，若然撞着要害，可就难说了，说不定立时丧命。

白梦熊乃是个聪明绝顶的天纵奇才，他在稍一仔细留神察看之下，便立即发觉地上这些林立着的嶙峋石笋，与两壁间横伸着的，状似刀剑的锋利怪石，看似综错交捷，杂乱无章，实际却自有其规例，分明不是天然生就，乃是人工设置的一种繁复的阵式……。

他虽然没有学过什么阵式，对于这一门可说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但以他天赋的才智，绝顶的聪明，暗中加以留心前面二女的身形步法，便也就逐渐领悟出这种阵式的玄妙与走法！

书中交待，这地上的石笋与两边石壁上伸展着的怪石，乃当年五阴教主——五阴追魂叟（那少妇的义父兼恩师），独运匠心，依地上石壁间原有的石笋怪石，按九宫八卦之数设置的，穿行其间，只要脚踩八卦，身行九宫，配合着行走，便可轻而易举地行过！

反之，如果走错一步，足下或可无碍，但身子势必无法避免，定然撞在两壁间突伸着的怪石上！

片刻工夫，夹壁甬道已经走完，白梦熊虽然并不识得这是一种什么阵式，但却已完全领悟出它的走法！

走出甬道，左面是一座与甬道夹壁平齐的削壁，右面是一块四五丈大小方圆的盆地，盆地对面有一座高达丈外，宽约六丈的小洞，山洞上面横刻着斗大的“五阴别府”四个大字，笔法有似龙蛇飞舞，苍劲雄浑异常。

白梦熊仰首望天，哪里看得到一丝天光月色。

原来头顶浓荫密布，完全是材枝树叶，藤蔓纠结，层层密密，不知道有几多厚，遮盖了天光。

走到洞门口，白梦熊身形略停，少妇已抢步俏立在洞侧肃容娇声说道：“白相公请进！”

白梦熊闻言，也就不多作客套，微一点首，仍由四女在前引路，飘身入洞，少妇率众跟随其后。

弯弯曲曲，走了一会儿，已进入一座石壁上嵌着明珠，光亮照耀如同白昼，约有三四丈范围的石室内。这时，四女已将手中宫灯熄灭！

进入石室，十二名婢女立即左右一分，分两边肃立。少妇肃容上坐，娇声说道：“白相公请坐！”

白梦熊略微谦逊了一下，便即在上首客位落坐。少妇和紫衣少女、铁笛陆嵩云三人，则在下首主位分别坐下。落坐后，少妇便即朝绿香绿荷二婢说

道：“献茶！”白梦熊连忙摇摇手道：“教主请不必客气。”

他话音未落，微风轻飒，绿影闪晃，绿香绿荷二婢已飘身出了石室。

少妇望着白梦熊微微一笑道：“相公侠驾光临，五阴别府蓬壁生辉，荒山深谷，无以款待嘉宾，一杯淡茶，也值得相公虚作客套吗？”

说罢，妙目深邃地凝注着白梦熊那冷冰冰，毫无表情的俊面。

白梦熊闻言，微微一笑道：“教主太客气了，白梦熊只不过是个武林后学末进，竟尔邀蒙教主视作嘉宾，实感荣幸至甚……”

说着，语音略顿，稍作沉吟，又道：“今夜之约，教主究将作何了结？即请直言，小生当唯芳命是遵！”少妇微笑道：“作何了结？妾身稍停当有交待，相公何必心急！”

白梦熊道：“并非小生心急，乃系小生此来时节，曾与敝友有约，必须于天亮前返回，现在时间已经不早，实未便多予耽搁！”

“哦！”少妇轻“哦”了一声道：“是不是前夜的那位相公？”白梦熊点了点头。

少妇又道：“他是相公的知交好友吗？”

“嗯。”

“只是知交好友？”少妇星眸流转，望着他神秘地一笑道：“依妾身看来，不只那样简单吧！”

白梦熊心中不禁怦然一动，目注少妇问道：“怎见得？”少妇朝他微微一笑道：“相公自己心里明白！”“呵！你……”

“怎样？”

“你看出来了？”

少妇矜持地一笑道：“要不，怎会这么说。”

正说之际，绿香绿荷已托着茶盘走了进来。

献茶毕。

少妇望着白梦熊盈盈一笑道：“白相公！妾身说得不错吧！”

白梦熊望了她一眼，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那紫衣少女忽地格格一声娇笑道：“姐姐说得很对呢！”少妇望着她笑问道：“你怎知道？”

紫衣少女望了白梦熊一眼，娇声道：“他没有否认嘛！”“哦！”少妇笑道：“不否认就是承认是吗？”“对啦！”

白梦熊见少妇只管说笑，对他今夜前来赴约作何了断，仍不提及，不由有点不耐，遂即朗声一笑说道：“对与不对，这是我白梦熊个人之事，何劳教主与姑娘费心，倒是……”说着略顿，沉声说道：“对于小生今夜前来赴约之事，教主究欲怎样了断，请即明言，俾小生好遵命早作了结，否则……”

“怎样？”少妇望着他问。

“因为时间已经不早，小生可要失陪了。”

少妇妙目流转，瞄了身旁坐着的紫衣少女一眼，说道：“相公不是来救她的吗？”

“教主认为还有必要吗？”

“相公的意思呢？”

白梦熊沉吟地望了紫衣少女一眼，淡淡地道：“小生觉得似乎已无必要了。”

“是吗？”少妇微一沉吟，忽地目注白梦熊道：“相公认为一个人能走

得出去吗？”

白梦熊剑眉一扬道：“教主以为能拦得住小生么？”“相公武学绝世，功力超凡，妾身怎敢放肆。”“那么……教主意何所指？”

少妇微微一笑道：“相公识得那夹壁甬道中的阵式吗？”白梦熊陡地朗声一笑道：“教主也未免太小看我白梦熊了，那夹壁甬道中的阵式，小生虽然不识，但要通过它，自信尚非难事！”

“哦！”
这一声轻“哦”，含有双重的意思，似信而又似不信。究竟是信，还是不信，连少妇自己也无法决断！

白梦熊聪明绝世，从她粉脸的神情上，已经看出了她这种心意，不由微微一笑，朗声说道：“教主不信吗？”少妇妙目深邃地凝注了白梦熊片刻，微点着螭首说道：“相公聪明才智均皆超尘绝世，妾身岂会不信，不过……”

“怎样？”

少妇略一沉吟，玉手忽地一指身旁的紫衣少女说道：“她姓任名苑菁，乃万药神君夺命医隐任荆老前辈的爱女，相公今夜来此赴约，可说完全为她，现在妾身就把她交给相公。”

“姐姐！你不是说你要和我一同去我家，拜见我爹的吗？”

少妇朝任苑菁微微一笑道：“姐姐把你交给他，请他送你回家不好吗？”

说着便转向白梦熊说道：“妾身本来是想亲自送她回家的，但因曾荃韩文彬二人的叛教，妾身暂时颇不便离开，虽然妾身已决定将五阴教主的职位转让给陆老，但目前尚不能置身事外，为防二人去而复返，必须留在五阴别府中以待，况且妾身既传教主职位给陆老，本教中非教主不准传授的两项绝学，亦必须传与陆老，故只好将菁妹妹交给相公，烦劳相公护送她回家了。”

少妇话落，白梦熊尚未开口，铁笛陆嵩云已经急说道：“教主！你……”

陆嵩云才一开口，她便朝他摇着玉手，阻止他说下去的敛容说道：“我意已决，陆老请不必多说，或者推辞了。”

说着也不待陆嵩云再说什么，便转望白梦熊说道：“现在四更已经将尽，为免得相公的那位心上人盼望不安，妾身也不多作挽留，请相公即与菁妹妹动身走吧！”

这场约竟然获得如此轻松的了结，实在大出白梦熊的意外，也是白梦熊始料所未及的！

白梦熊闻言，连忙站起身来，朝少妇拱手一揖，说道：“承蒙教主宽宏大度，不记弑杀人兽之仇，白梦熊衷心至为感激！”

说着，望了任苑菁一眼又道：“关于送任姑娘回家之事，教主尽管放心，只要任姑娘愿意与小生同行，当遵芳命，立即送她回家。”

少妇连忙衿衽还礼道：“如此多谢相公了。”

说着，便转向任苑菁姑娘道：“菁妹妹！五阴别府不久可能就有一场恶斗，你先回家，只要姐姐不遭遇到意外，三个月内，当必去你家拜见你爹爹，看你去！”

任苑菁明亮的大眼转了转，望着少妇说道：“姐姐！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会遭遇到什么意外吗？”

少妇微笑地拉着她的玉手儿道：“谁知道呢？这很难说！”

任苑菁幼失母爱，又无兄弟姊妹，由其父万药神君抚养长大，与少妇三日相处，她芳心里对她已产生了亲姐姐般的感情。因此她闻言之后，忽地摇

着螭首，天真娇憨地娇声说道：“姐姐！我不走了。”

少妇不由微微一怔，望着任苑菁姑娘道：“那为什么？”

任苑菁姑娘天真地说道：“我在这里陪着姐姐！那两个坏家伙如果回来欺侮姐姐，我帮助姐姐把他们打跑，不是就没有事了嘛！”

少妇闻言笑道：“妹妹！你这番心意，姐姐非常感激，但你在这里耽搁日子久了，你爹爹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不要急坏了吗？听姐姐的话，跟着白相公去，让白相公送你回家，免得你爹爹不见你回家，心里焦急！”说着，略顿又道：“你放心好了，姐姐只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难道你真会相信姐姐会遭遇到什么意外吗？”任苑菁摇摇头道：“我不相信！”

少妇笑道：“好了，你既然不相信，还有什么不放心，要留在这里呢！”

任苑菁望着少妇道：“那么姐姐什么时候来我家呢？”“时间不会太久的，姐姐将这里交待好了，就会去看你的。”

任苑菁似乎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好吧！我就听姐姐的话好了。”

少妇微笑地点了点头，妙目含情地望着白梦熊道：“白相公！菁妹妹就拜托相公了。”

白梦熊一见她这种目光，心中不禁微微一怔，连忙避开，朗声说道：“教主请放心好了。”

说着，便朝少妇和陆嵩云一拱手道：“小生就此别过。”接着又转向任苑菁姑娘道：“任姑娘，请随小生走吧！”话落，便转身举步朝石室外走去。

少妇忽又娇声说道：“白相公！”

白梦熊止步回首望着少妇问道：“教主尚有何见示？”少妇微微一笑，并没有作答，却朝那四个手执宫灯的婢女低喝道：“送客！”

白梦熊不禁剑眉微扬，一声朗笑道：“教主是轻视小生走不出那夹壁吗？”

少妇闻言，知道白梦熊误会了她的意思，连忙说道：“相公天赋才智超绝，区区九宫八卦阵式，焉能拦阻相公，妾身更无轻视相公之意，请相公休生误会！”

白梦熊一听，知道自己误会对方的意思，心中不禁感觉有点歉疚，遂即微笑着说道：“教主何必客气！”少妇笑道：“相公乃妾身接掌五阴教主以来，莅临五阴别府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嘉宾，怎能不送，相公，请！”这时，四个手执宫灯的婢女，均已点燃宫灯，秀立和白梦熊的前面三尺处，静候引路。

少妇说罢，玉手朝四个婢女一挥，四个婢女立即提着宫灯缓缓前行。

白梦熊见状，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转身随在四婢身后往洞外走来。

少妇望着任苑菁姑娘说道：“妹妹！姐姐送送你们！”说着，便拉着姑娘的玉手，并肩随在白梦熊的身后。

第五十二章 前往黄山

四婢手执宫灯在前带路，白梦熊随行其后，少妇挽着任苑菁姑娘的玉手，与铁笛陆嵩云及八名婢女在后相送。

不到盏茶辰光，便已走过夹壁、山洞，穿行过那片黑压压三四十丈长的灌木丛林，到了前夜与人熊动手——也就是先前绿香绿荷迎候白梦熊的地方。

白梦熊停步回身向少妇说道：“教主请留步吧。”

少妇瓠犀微露地朝他嫣然一笑，停步松开拉着任苑菁姑娘的玉手儿，望着姑娘说道：“菁妹妹！姐姐不远送你们了。”

任苑菁姑娘点点头，一双明亮的秀目凝视着少妇的娇靥，对这个相处三日，像亲姐姐又像慈母般爱护她的姐姐，芳心儿里有些儿依依！

白梦熊向少妇拱手一揖，朗声说道：“教主如此深明事理，白梦熊心中至为感佩，今夜就此别过，日后有机，当图报谢今日之情！”

少妇闻言，连忙衿衽还礼，盈盈一笑道：“不敢当！若非妾身无能治理教下，怎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相公还这样赞誉，实使妾身惭愧极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教主太客气了。”

说着，便转向任苑菁姑娘说道：“姑娘，我们走吧！”任苑菁姑娘点了点螭首，望着少妇娇声说道：“姐姐！你要早点到我家来啊！”

少妇点头微笑地道：“你放心和白相公去吧，姐姐这里的事情交待完毕后，就会来你家拜见你爹爹，看你的。”白梦熊又向铁笛陆嵩云抱拳一拱道：“陆兄！异日有缘，我们再见了。”

话落，身形微晃，已凭空拔起数丈，襦衫飘飘，直往谷顶跃去。

任苑菁姑娘一见，亦即连忙一晃娇躯，跟踪跃起，口中娇声喊说道：“姐姐！你一定要早点来啊！”少妇朝她挥挥玉手，娇声答道：“姐姐知道了。”白梦熊和任苑菁姑娘的身形消失在谷顶，少妇的芳心里蓦然泛起了一阵空虚的感觉，有点怅然若失……为什么？

是为着武功绝世，神情冷傲的白梦熊？还是为了天真娇憨的任苑菁姑娘？她说不出！

按下五阴教主芳心的空虚、惆怅，暂且不说。且说白梦熊和任苑菁姑娘展开身形直往少林寺方向驰去，姑娘虽然自幼即经乃父夺命医隐悉心调教，传授了一身武学，家学渊博，颇为不凡，但怎能与白梦熊相比，刚驰出没有多远，姑娘便已落后了两丈远。

白梦熊虽然急欲返回少林寺中，以免众人心中悬念焦急，但却又不能不放慢下脚步身形，等候姑娘。

这时，东方天际已经显露出了一片晓色，不需要多久时间，天光便将大亮，白梦熊心中暗暗忖道：“天色已将大亮，他们见我还没有回去，必然仍未休息，在客殿中不放心地焦急地等着……”

就在他脚步略慢，心中忖念之际，任苑菁已经娇喘微微，粉脸泛现嫣红的赶到了他的身侧。

这种情形看在白梦熊的眼里，知道姑娘已将轻功身形展到了极限，尽出了全力，他望了她一眼，心中不禁有点歉意，也有点不忍地望着她说道：“任姑娘！真对不起！”

他这一声“真对不起”，不禁把个天真的任苑菁姑娘听得愕然一愣，芳

心里觉得甚是奇怪，她不懂得他为什么要说这句“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她停住身形，睁大着一双亮晶晶，像两颗闪烁在蓝天上的星星般地大眸子，望着他茫然地问道：“白哥哥！你说什么？……”

一声“白哥哥”脱口喊出，喊得是那么的自然天真，丝毫不显得牵强，当然也更无一丝忸怩羞涩之态！

姑娘喊来虽然是那样的自然天真，白梦熊却是听得心中微微一震，但当她看到姑娘粉脸上的那种茫然神情，和明眸里射出的纯洁的光辉时，便也就立即明白了姑娘的天真纯洁，胸无瑕疵。

于是，他便也即停住身形，望着姑娘微微一笑道：“我没顾虑到你的脚程，我走得太快了……”

任苑菁本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当时她虽不知道他所说的“对不起”是什么意思，但听他这样一说，哪还有不明白的，秀目里那纯洁的光辉，立刻化成了一股柔绵的情意，望着他“噗嗤”地笑了。

笑得是那么的天真，娇憨，而又是那么的俏皮……

白梦熊见她笑得那么娇憨而又俏皮，不禁望着她问道：“你笑什么？”

“我笑……”她明眸微转，娇憨地望着白梦熊道：“白哥哥！这句对不起，我想应该由我来说才对！”白梦熊不禁愕然一愣，望着她问道：“为什么？”她弧壻微露的俏皮的笑道：“因为我的脚程太慢，耽误了你的时间嘛！”

白梦熊聪明绝世，岂有听不出她这话中的含意的，何况她那天真的粉脸上，明摆着娇憨俏皮的神情呢，他望着她淡淡地一笑道：“姑娘很累了吧！”

任苑菁摇摇头道：“不累！”

明明已是娇喘吁吁，娇靥泛红，仍还说是不累，不知道她是心性好胜呢？抑或是……

她摇摇头说着，明亮的大眼睛凝注着白梦熊又道：“白哥哥！你是不是还想走快一点？”

白梦熊仰首看了看天色，略一沉吟地点点头道：“嗯！天色即将大亮，我想他们一定等得很急了。”

“是不是姐姐口里说的那位书生装扮的姐姐？”“不单是她。”

“还有少林的和尚们！”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人很多呢！”

“还有谁？”

“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

“都是你的朋友？”“嗯。”

“那么我们就快点走吧，免得他们不放心你！”白梦熊望着她笑道：“走快了你跟得上吗？”任苑菁摇摇头道：“跟不上！不过……你可以先走，留我一个人随后来好了。”

“那怎么可以！”

“没有关系嘛！”

“不行！”

任苑菁睁大眼睛骨碌碌地转了转，想了想道：“你带着我走，这样好吗？”

白梦熊望着她点点头道：“好是好，只是你仍会觉得很累的。”

任苑菁噘着小嘴儿道：“你把我看得也太没有用了。”白梦熊见她噘着小嘴儿，那种天真娇憨的样子，不禁微笑地点头说道：“好吧！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带着你走好了。”说着，便即伸手挽着任苑菁的一只玉臂，暗中运

起真气，一声喝道：“起！”

起字声落，身形已经纵起，挽起任苑菁姑娘，恍似脱弦弩箭般直往少林方向飞驰疾奔。

白梦熊内功修为已臻上乘绝境，轻功身法更是当世无匹，虽然带着一个人，仍是捷逾惊电奔雷，快速无比！任苑菁姑娘只觉得耳畔呼呼风生，一个娇躯像似腾云驾雾般地向前飞驰，她一身武学轻功虽也颇不凡，几曾见过这等迅捷绝伦的轻功身法，芳心里不禁又惊又喜！只不过盏茶不到的辰光，便已奔驰了三四十里，晓色蒙蒙中，中岳景物已然清晰可见！

这时，坐候在少林寺客殿中的一众少林高僧，武林长者，与叶玉玲姑娘小琴等人，都因天光已露晓色，仍未见白梦熊回返，一个个心中都极为焦灼地走出了客殿，站立在一座峰头上向五虎岭方向，运目凝神地瞭望。

那叶玉玲姑娘芳心里更是忧虑得如火焚，恨不得立刻胁生双翅，飞往五虎岭寻找到谷下之谷，五阴别府中一看究竟？……

白梦熊内功精湛，目力超异，黑暗中尚能视物于数十丈方围之内，何况只隔着十多里，又是在天光露晓之际，哪还有看不清楚的。

他一见众人都站在峰顶向这边瞭望，知道众人均在为他担心焦急，于是便即猛提一口丹田真气，发出一声清啸。啸声有如龙吟，响彻云霄，又若巫峡猿啼，震荡山谷，回声绕耳，久久方绝。

啸声中，他身形陡地加捷，挽着任苑菁姑娘更加迅捷无与伦比直朝众人站立的峰头奔驰。

此际，众人也都看见了他飞驰而来的身形，叶玉玲姑娘芳心里的忧急顿时全清，也发出一声清啸回应。

十多里路，在白梦熊那绝世的轻功身法下，只不过霎眼之间的工夫，便即到达。

叶玉玲啸声方落，白梦熊已挽着任苑菁身形恍似风飘般地飘落峰头上。

白梦熊身形才落，叶玉玲姑娘立即瞪大着一双妙目，深情万缕地望着他，急急地娇声问道：“熊弟！你没有受到五阴教的什么暗算吧？怎地到这时候才回来？真把人担心死了……”

说时，妙目骨碌碌地注视着白梦熊的浑身上下，不停地直打转，那种关切的神情，直非笔墨所能形容。

白梦熊知道玲姐姐爱他太深，闻言，连忙朝她摇摇头，深情而又感激地一笑，说道：“谢谢姐姐的关心！”

叶玉玲睨视了任苑菁一眼，又道：“她就是前夜被掳的那位姑娘吗？”

白梦熊微点了点头，便转朝少林、武当两位掌门及众人拱手躬身一揖，朗声说道：“小弟赴约，却劳累各位担心，一夜不眠，实在使小弟心中不安之极！”

元慈禅师双掌合十，宣了声佛号说道：“这种事情白少侠也要如此客气多礼，岂不令老僧等汗颜么，夜来赴约，想必已经过一场惊险恶斗，请即回敝寺中略事休息。”

此际，天色已经大亮，晓风徐拂，在这重山叠岭，大自然地怀抱里，萧瑟的寒意中，另有一股清新，令人胸襟豁然开朗的感觉！

回到少林寺中，众人少不得要问起夜来赴约的情形，白梦熊也就摘精扼要地述说了一遍。

众人听后，这才知道白梦熊此行赴约，不但没有经过他们预料中的一场

惊险恶斗，并且还化暴戾为祥和，一个个莫不为之拍手称庆！

随后白梦熊又替任苑菁姑娘一一介绍了一番，并告诉众人姑娘乃万药神君夺命医隐任荆老前辈的爱女。

众人一听当前的这个年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竟是失踪江湖三十多年，一代医隐大侠的爱女时，都不禁睁大着一双精光灼灼的眼睛望着姑娘天真的粉脸儿，满脸尽是一片惊诧之容！

书中交待，这万药神君夺命医隐任荆，乃五十年前名震江湖的一代大侠，在座众人，除圣手神君公孙扬当年行道江湖时节，曾经见过此老一面之外，其他众人均只是从师长们口中闻听说过此老的名号事迹。

万药神君不但一身武学功力高不可测，而且医术通神，武林中正邪两道，均曾有不少人受过他的活命之恩，但于三十年前，忽地失踪江湖，自那以后，便再未有人见过他的侠踪！

对于此老的行踪，江湖上传说纷纭不一，有的说他已物故作古，有的说因为他救了一位被仇家围攻，重伤垂危的武林高手，而那位武林高手的仇家，乃是个黑道恶魔，事为恶知，迁怒于他，要将他杀以泄愤，他闻得风声后，自忖敌不过那恶魔的人多势众，于是便就远走边荒，遁迹避祸。

更有有的说，他虽远走边荒，遁迹避祸，但却并未能如愿，走到途中，便被那恶魔率人跟踪追到，遭了毒手，埋骨荒山！

闲话就此搁开不提，且说众人闻听任苑菁姑娘便是万药神君夺命医隐任荆的爱女后，十数道眼光顿时都现露着惊异之色地投射在她的身上，她虽然天真无邪，心地纯洁得有如一张白纸，但却是慧质兰心，聪明过人，一见众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她，已知道是为什么？不禁秀眉微微一皱，望着白梦熊娇声说道：“白哥哥！我们走吧！”

她说着，也不待白梦熊回答，便两只玉手一伸，一手拉着叶玉玲姑娘，一手拉着小琴，说道：“两位姐姐！我们一齐走吧！”

任苑菁这突然地举动，不禁使叶玉玲姑娘感觉一怔，望着她天真稚气的娇靥儿笑问道：“上哪里去呀？”任苑菁道：“和白哥哥一起送我回家嘛！”

“送你回家？”

“嗯！白哥哥答应过我的。”

“哦！”叶玉玲姑娘笑道：“他答应送你回家，为什么要我们也一起去呢？”

任苑菁天真地说道：“我知道，姐姐和白哥哥很要好，姐姐如果不一起去，白哥哥心里一定会不高兴的，所以……”任苑菁话还说完，小琴立即抢着笑说道：“所以你就要姐姐和我一起送你回家是吗？”

任苑菁娇憨地笑着点点头道：“姐姐说得对极啦！”叶玉玲姑娘见她这样天真娇憨，芳心里不禁甚是喜欢的，搂着她的纤腰儿，望着她笑问道：“妹妹！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家住在……”小姑娘说到这里，忽地顿口，踌躇地望了灵真道长等众人一眼，说道：“我爹不准我随便告诉外人，这里人多不方便，等会儿到了路上，我再告诉姐姐好了。”小和尚摆上早点素斋，元慈禅师便即请众人入座。用罢早膳，太阳已经东方升起，白梦熊便带着三女与神驹乌云骠辞别众人，离开了中岳。

下了中岳，任苑菁这才告诉白梦熊和叶玉玲姑娘，她和她爹隐居在黄山天都峰顶。

白梦熊一听她说住在黄山，心中不禁一动，暗忖道：“此去黄山，我何不趁机到始信峰后一试机缘，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那把前古仙兵神剑呢……”

因为叶玉玲和小琴二人的坐骑，均皆留在武当山上，于是便在登封选购了三匹健马，四人四骑，一路疾驰直奔安徽黄山。

这天，走到安徽霍山地方，时值日落，斜阳夕照之际，四人正在催马疾驰，忽见前面三数里之外，尘土大起，紧促的鸾铃声夹杂着雷鼓般地马蹄声，十数骑疾似电掣云涌地而来！

这些马的脚程好快！转瞬的工夫，便已奔到距离四人前面五六十丈左右。

白梦熊目光锐利，已看清了奔来的十多骑马上人的面貌，心中不禁猛地吃了一惊，口里喊了声：“糟！”

他这声“糟”字刚出口，十多骑马已奔至他前近三丈，霍地一齐发出一声嘶吼，四蹄伫立在地上。

蓦闻一声慑人心魂的磔磔怪笑，喝道：“小子！赶快下马受死吧！”

第五十三章 鬼眼双魔

白梦熊暗中一数来骑，竟有十三骑之多，而这十三骑上之人，除了其中两个鸠首鹄面，身着奇装异服，骨瘦如柴的老者，和另外的三四个人未曾见过，不认识外，其他之人，倒有大半都曾见过。

白梦熊星目神光电射，扫视了这十三骑上之人一眼后，忽地纵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道：“我当是什么人吃了熊心豹胆，敢拦阻小爷的去路，原来是你们这些手下败将，剑底游魂……”

白梦熊刚说到这里，陡闻一声震耳的大喝道：“闭起你的鸟嘴！”

接着眼前人影一闪，面前八尺地方已经站着一人，身形恍若落叶飞絮，落地点尘不起，这份轻功，着实不凡！

白梦熊心中不禁微微一惊！举目望去，原来是那两个鸠首鹄面，身着奇装异服的老者其中之一。

那老者身形落地，立即冷声喝道：“姓白的小子！你说话可放清楚点，谁是你手下败将？哪个又是你的剑底游魂？这等大言不惭，你不觉得害臊吗？”

白梦熊飘身下了乌云骠背，神定气闲，岸然卓立，望着那老者微微一笑道：“是者自是，不是者自当不算，尊驾既然不是，何必多嘴饶舌！”

那老者闻言，嘿嘿一声冷笑道：“你这小子口舌倒很犀利，不过这‘多嘴饶舌’四字，却使老夫生气，今夜老夫必须得好好地管教你一番，惩戒惩戒你这目无尊长之辈！”

“哼！”白梦熊剑眉微微一扬，口中轻哼了一声，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屑之色，睨视了那老者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是谁的尊长？凭你这副德性，配吗？”

那老者阴恻恻地一声冷笑道：“小子！你才多大一点年纪，敢说我家老人家不配？”

白梦熊朝他微微一笑道：“论年纪，在小生面前，尊驾或者可以做个长辈，不过，以尊驾目前的身份立场而言，却是不配！”

“道理何在？”

“尊驾是四海帮中人吧？”

这真是明知故问，十三骑上之人，所谓大半见过的人，都是曾经和他动过手的四海帮高手，这老者如不是四海帮中人，怎会和四海帮高手同路策马飞驰！

那老者江湖阅历何等丰富，岂有不知白梦熊是明知故问的，但他虽知白梦熊是明知故问，为了想听听白梦熊说出他不配称做尊长的道理来，仍点点头说道：“不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白梦熊略一沉吟，朗声说道：“四海帮横行江湖，可说是恶事做绝，现在正在到处制造武林杀劫血腥，武林各大门派侠义之士，对四海帮人莫不切齿痛恨，恨入骨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以泄胸中的愤怒！”这时，四海帮群贼都已下马，站立在那老者身后一丈左近，叶玉玲、小琴、任苑菁三女，也都已下了马背，并肩秀立在白梦熊身侧。

白梦熊说着，星目陡地神光闪烁，电扫了群贼一眼，接着又道：“尊驾跻身四海帮，助纣为虐，乃四海帮掀起武林血腥杀劫的刽子手之一，一个刽子手，纵是年已百岁，焉能受人尊敬，怎配做人长辈！”

白梦熊这番话，虽然说得极为尖酸刻薄，把四海帮群贼骂得狗血喷头，但却是实情，也理直气壮，在真理与正义的立场，完全是对的！

盖人与人之间，必须以仁义为训，德厚为本，做到所谓“德高望重”的地步，方能使人敬服，受人尊仰，爱戴！否则，虽活百岁之年，又有何用？还不是俗语所云：“老而不死为之贼”，一样的被人轻视，遭人唾骂！那老者闻听白梦熊这番话后，忽然声若夜枭嚎叫般地一阵磔磔怪笑道：“小子！连骂带损，你口才倒很锋利，不过我老人家可不会和你一般见识，与你斗口多费唇舌！”说着略顿，望着白梦熊沉声喝道：“小子！你识相点乖乖地跟着我老人家走吧！”

“去那里？”

“四海帮！”

“做什么？”

“去了你就会知道。”

“我现在没有空。”

“没有空可不能由你！”“脚长在我自己的腿上，不由我难不成还由你？”那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你不相信？”

“嗯！”

“小子！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吗？”

“你想我有知道的必要吗？”

那老者阴恻恻的一声冷笑道：“为了免得我老人家动手，你还是知道的比较好！”

“哦！多知道一个四海帮刽子手的名字，与我并无妨碍！”白梦熊自言自语着望了那老者一眼，淡淡地说道：“你自己报名吧！”

那老者陡地一声大喝道：“小子！你且看看老夫的眼睛！”白梦熊闻言，便即朝那老者的一双眼睛望去，他的眼神与那老者的眼神甫一接触，心中不禁蓦地一震！原来那老者的双眼之中，此际暴射着两道寒电般碧绿色的冷芒，绿光闪闪，慑人心神，恍似一双鬼眼！书中交待，这老者乃当今武林盖世的老魔头，蛮荒双魔之一。据说这蛮荒双魔，幼获一位蛮荒异人传授了一身武学，诡异无比，尤其所练鬼眼功，更近乎一种邪术，施展时，双眼碧绿，冷芒如电，能使人心神恍惚，浑身酸软无力，昏昏欲睡，不到盏茶时辰，必然神智昏迷，扑地不起！不过，施展鬼眼功时，极为耗费体力真元，因此非遇劲敌之际，鬼眼双魔从不肯轻易施展鬼眼功！

白梦熊虽然没有见过鬼眼双魔，但曾闻听恩师九阴神君向他提说过，是以他一见那老者的双眼之中，陡地暴射出两道闪闪绿光冷芒，立即知道厉害！眼神一触，连忙移开，不敢再看！

虽然，以他深厚的内功，如果运功相拒，足可抵御，但这如何能够做到？当此强敌，十多名高手环伺之际，况且他还有一种顾忌，那便是秀立在他身侧的三女。于是他星目略转，朝三女看去。

只见三女此刻均是娇靥泛红，有如三月里桃花般的娇艳，檀口吐气如兰，六只秀目尽都是水汪汪的，瞬也不瞬地望着那老者的鬼眼！

白梦熊见状，心中不禁大惊，连忙气运丹田，沉声一声低喝道：“三位姊妹赶快运功守摄心神，不可看他的鬼眼！”

喝声虽然低沉，但乃发自内家真气，三女闻声，芳心均不禁猛地一震！有如醍醐灌顶，蓦然惊觉，明白过来，连忙各自移开目光，暗中调气运功，

守摄住心神！

那老者陡地一声嘿嘿冷笑道：“小子！你果然不差，既叫她们不要看我老人家的眼睛，想心已经知道我老人家是谁了吧！”

此际，那老者眼中碧绿的光芒已经敛去，恢复正常。

白梦熊望了他一眼，点点头，淡淡地说道：“蛮荒鬼眼双魔以鬼眼功名震武林，尊驾既以鬼眼功显示，当是双魔之一，不知尊驾是大魔还是二魔？”

“老夫便是大魔石元。”大魔石元忽地沉声喝道：“小子！既知老夫名号，还不赶快束手就缚，难道真要老夫动手不成！”

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扬，哈哈一声朗笑道：“石老大，你说这话，不觉得太狂吗？”

“太狂！”大魔石元忽地纵声磔磔怪笑道：“对你这么一个后生晚辈，这话也算狂么？”

白梦熊不禁又是一声哈哈朗笑，笑落，星目神光电闪地望了大魔石元一眼，冷冷地说道：“石老大！并不是我飞天神龙瞧不起你，凭你实在还不够格！”

蛮荒鬼眼双魔于四十年前成名江湖，生平罕遇敌手，几曾受人轻视过，闻言脸色不禁微微一变，鬼眼中绿光陡地一闪，厉声喝道：“无知小狗！你有多大功力，敢瞧不起老夫！”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你只不过是四海帮下的一个刽子手，也要……”

白梦熊话声未完，大魔石元已是怒极，一声大喝道：“住口！小子！你先接老夫一掌试试！”

大喝声中，双掌已经推出，一股阴风暴劲，直朝白梦熊当胸撞来！

面前站着的十三个敌人，虽都是当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黑道中有名的魔头，但白梦熊心中却了无惧意！

因为，他自信凭他的一身绝学功力，动起手来，纵然不敌，要想脱身一走，却是决无问题！

不过，如果不敌，他虽可脱身一走，但，三女怎么办呢？

是以，对于当前的形势，为了三女，他心底早已暗暗打好了主意，不动手便罢，一动手就必须全力施为，尽量狠辣，毁掉一个敌人，就减少一份威胁！

大魔石元骤然发掌劈来，他哪还和他客气，剑眉霍地一挑，星目神光顿若寒电暴射，口中一声朗喝道：“老鬼！你找死！”

双掌疾地平推，掌心猛吐，九阴神功劲气已经发出，迎着大魔石元劈来的阴寒掌力撞去！

须知白梦熊既已决定全力施为，毁掉一个敌人，就减少了一份威胁的心意，这一出手，哪还稍稍留情，不狠辣至极！

说来太慢，那时实在快极，只听得一声“轰”的震天巨响，两股掌力已经撞上，劲风狂飏猛卷中，大魔石元发出了一声震人心弦的惨叫！双腕当场折断，身形直被震退八尺，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噗通”一声，栽倒地上，昏死了过去！

不！应该说是见了阎王，双腕折断，五脏碎裂，除非有“活死人而肉白骨”的灵丹圣药或可续命外，焉能再活！

二魔石如见状，心中大惊，身形急晃，已似飘风疾电跃落大魔身侧，一见大魔已经魂断气绝，不禁悲愤填膺！

弟兄手足，骨肉连心，哪还考虑自己是不是敌人对手，立即鬼眼一瞪，绿光暴射，猛地一声厉吼喝道：“小狗！胆敢伤我大哥性命，偿命来！”

喝声未落，身形已经疾纵跃起，双臂齐伸，双掌猛挥，挟阴寒劲风，声威凌厉骇人地直朝白梦熊拼命扑到！

白梦熊一掌击毙大魔石元之后，立即目注群贼动静，潜运九阴神功遍布全身上下，护住一百零八处大小穴道，以防群贼突起发难，使用阴毒暗器暗袭，并且真力贯注双掌，蓄势凝劲待敌！

这时，群贼之中，不管是谁，只要一动，必定难逃白梦熊双掌一击之厄！

二魔石如猛地纵身扑来，白梦熊哪会容他逞凶，不等他身形扑至近前，双掌霍地齐推猛吐，口中一声朗叱，喝道：“恶贼！你也要找死！回去！”

双掌推处，九阴神功劲气又已发出，迎着二魔石如扑来的身躯当胸撞去！

二魔石如心中悲愤乃兄死于敌手，完全是一股猛劲扑出，陡觉一股飒然劲风迎面袭来，心中蓦地一惊，待要闪身躲让时，已是无及！

猛觉胸口一窒，宛如被千斤重锤狠撞了一下，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张口狂喷出一口鲜血，身躯直被震飞丈外，方始势尽，“叭！”的一声，摔在地上，追随着他哥哥往鬼门关上报到去了！

蛮荒鬼眼双魔，石元石如弟兄，早于四十年前就已名震江湖，不但一身武学诡异奇高，内家功力修为也已达上乘境界，为当今武林绝世高手，白梦熊竟能一掌一个，将两个魔头击毙当场！

一时之间，群贼都不禁被白梦熊这种罕世无匹的神功掌力惊骇得呆了，震慑住了，愣瞪着凶睛，望着白梦熊发怔！

的确，白梦熊的这种神功掌力，实在太奇太高，也太已骇人了！若非亲眼目睹，而是出自于传说，谁也不敢相信它是事实！

白梦熊一见群贼均皆愣愣的瞪着凶睛望着自己发怔，知道已被自己这两掌的功力震住，不由一声冷笑，沉声喝道：“还有哪个不怕死的，就出来试试小爷的掌力看！”

说着，星目神光激射地电扫了群贼一眼，又道：“各位如能就此识相退走，小爷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决不难为各位，否则，鬼眼双魔便是各位的榜样！”

白梦熊话声甫落，忽闻一声磔磔怪笑道：“好个狂妄无知的小狗！你真大言不惭！”

白梦熊一看这发话之人，乃是个没有见过的身着黄袍，体形高大，状极凶猛的秃顶老者。

“尊驾何人？”

“老夫四海帮北海堂主千山秃叟欧安东。”

千山秃叟欧安东说着，忽地凶睛一瞪，暴射出两道寒电利刃般地冷芒，逼视着白梦熊喝道：“小狗！你以为这样两掌击毙双魔弟兄，便可以令老夫等惧怯退走吗？老实告诉你，小狗！你少要做梦！”

白梦熊淡淡地一笑道：“这么说来，欧堂主必是心中很不服气，也要试试小爷的掌力了！”

欧安东嘿嘿一声冷笑道：“岂只是不服气，要试试你的掌力，并且要你替双魔弟兄偿命！”

白梦熊剑眉微扬，轻鄙地望着欧安东冷冷地说道：“欧堂主自信能接得下小爷一掌么？我看你还是留着这条老命，回返千山老窝里去，好好地做人，

多活几年吧！”

千山秃叟欧安东以一身精湛深厚的内家功力，和手中一根镔铁降魔杵，七十二招杵法，成名江湖三十多年，威震辽东，生平罕遇敌手，辽东绿林同道，谁不畏忌三分，几曾受人当面这等轻鄙奚落过！

闻言，不禁气得脸色铁青，心肺欲炸，恨不得立刻出手一招，将白梦熊毁于当场，溅血五步，方泄胸中怒火！

可是，他心中极为有数，颇有自知之明，以鬼眼双魔弟兄的一身武学功力，较他只高不逊，在白梦熊手下，尚且仅只一掌，便已魂断命丧，他如何能成？如果妄动无名，徒称匹夫之勇，轻妄出手，自己的这条老命，必蹈鬼眼双魔弟兄的后尘无疑！

是以，他虽然气得脸色铁青，心肺欲炸，却极力压着胸中的怒火，不肯轻举妄动，遽尔出手！

白梦熊话声一落，便即听得他嘿嘿一声阴笑道：“小狗！多逞口舌之利何用，你想你今夜还能逃得活命吗？”白梦熊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小爷要走，凭你还能拦得住吗？”

千山秃叟欧安东没有答话，只阴恻恻地一声冷笑。冷笑声中，右臂反探，斜背在背后的镔铁降魔杵，已经 掣在手中，倏地一挥！

随着他的降魔杵一挥，立即响起一阵“呛啷啷”连声暴响，顿见寒光闪闪，耀目生花，群贼已俱都将兵刃掣出。接着便见群贼身形疾晃，纷纷腾跃纵起，竟是分四面八方落下，将白梦熊和三女围困中央。

群贼此举，可说早在白梦熊的意料之中，是以群贼纷纷纵身跃出，将他和三女围住，他不但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反而更为镇定异常，仍旧岳峙渊停，傲然卓立当地，九阴神功劲气凝聚双掌，蓄势待发！

他虽是蓄势待发，但站在他身旁的三女，却早就忍着一肚子的怒火，欲发未发，这时一见群贼竟然倚仗人多势众，要以众胜寡，三女芳心怒火不禁更加大炽，如何还能再忍得住！立时探腕掣剑，口中一声娇叱，三女身形已经快似风飘电闪般地扑出。

白梦熊心中不禁大惊，待要出声拦阻，但已无及！说来慢，那时快。就在这三女掣剑，娇叱，纵身扑出的同时，千山秃叟欧安东陡地一声大喝道：“白小狗！纳命吧！”

第五十四章 要挟

镇铁降魔杵一挥，暴身疾进，招演“金刚降魔”，挟呼呼劲风，威力无俦地猛朝白梦熊当头打下！

白梦熊早就凝神蓄劲待发，一见欧安东挥杵进招，当头打下，立即一声朗叱道：“恶贼！找死！”

双掌疾推，神功劲气已经发出，飒然劲风直朝欧安东当胸撞去！

千山秃叟欧安东，刚才曾目睹鬼眼双魔弟兄，均皆魂断于白梦熊这种看来威势毫不惊人的柔绵劲气掌力之下，一见白梦熊双掌齐推，又发出这种柔绵掌力，向自己当胸前撞来，知道厉害，哪敢硬接，连忙身形疾晃，右足外滑，横跨六尺，躲开了白梦熊这蓄势发出，八成功力的一掌！

说来实在太慢，就在千山秃叟挥杵，暴身进招之际，其他群贼除了已经与三女动上手的绵掌申正明，和西海堂下两个香主之外，全皆立即晃动身形，各摆手中兵刃，齐向白梦熊递招攻出！

白梦熊双掌甫才推出，逼退千山秃叟欧安东，群贼七八般兵刃已自四面，劲疾狠毒绝伦地堪堪递到！

须知群贼都是成名江湖多年，四海帮中的一流高手，各人皆有一身颇深的武学功力，手中兵刃招式，更均有极高的火候造诣！

七八般兵刃自四面一齐攻到，这种威势如何？可想而知！

白梦熊虽然身负奇学神功，但凭着一双赤手空掌，如何能敌对七名高手一齐攻到的狠毒招式！

不用说是抵敌了，就连避开闪躲，也是异常困难不易，此际，大可喻之为：“势比登天还难！”

这时，真是危机系于一发，只要略一失神，挨上一件兵刃，便得溅血当场，落个乱刃分尸之惨！

在这种前后左右，四面都是兵刃凌厉递到之际，白梦熊虽可施展“飞龙三式”，上乘轻功绝学中的一式“潜龙升天”，平地拔空升起躲闪，但那太冒险了！

因为时间已经无及，纵是躲得了上身，决无法躲得开两条腿，双足定被斩断！

好个白梦熊，确不愧是身怀绝学奇技的当代武林奇葩，不但身手确实不凡，并且竟能临危不乱，当机立断！

就在这岌岌危急，间不容发之时，口中陡然一声朗叱，两只衣袖疾挥，拂出两股罡风，分向左右攻来的四件兵刃拂去！

拂袖罡风，乃九阴神功劲气所化，威力岂同凡响，左右攻来的四人，虽都是功力深厚的内家高手，但如何能挡得住这种劲道绝伦的拂袖罡风！

罡风拂到，四人立即觉着手中的兵刃，被一股绝大无比的劲力一撞，震得虎口一阵剧疼，鲜血汨汨流出，虎口已被震裂！

虎口被震裂，手中兵刃怎还能把握得住，顿时脱手飞上半空！

岂只是兵刃脱手飞去，四人并且均被这股绝强绝伦劲力，震得半身发麻，身形摇晃，踉跄连退数步，方始拿桩站稳住！

白梦熊在衣袖疾挥，挥出拂袖罡风的同时，便即足下微挪，向左横跨出一步，避开了前后攻来的数件兵刃。

前后攻到的兵刃招式走空，方待变招换式改攻时，白梦熊已经口发清啸，

身形猛长，疾若惊电游龙般地，腾身掠空跃起，直向被他拂袖罡风震飞上半空，四件兵刃中的一柄长剑追去！

他身形直升六丈多高，已经势尽，但距离那柄长剑尚差数丈，他连忙猛吸一口丹田真气，双臂陡张，右足尖一点左足面，身形便又向上直升起二丈多高。

说来也真凑巧，他身形再度上升，正好躲过了下面群贼不声不响打出的十多件暗器，从他的脚底擦过！

这情形虽说是凑巧，确真险极！如果他身形稍慢升空，这些暗器固然不一定能够伤得了他，但身悬半空，躲起来却颇不易，也得要费一番手脚！

他虽然无意中躲过了十多件暗器，心中却也不禁暗喊了一声：“惭愧！”

身形再度升起三丈多高，那柄长剑也恰巧势尽下落，他右臂急探，手伸处，已握着那柄长剑的剑靶！

剑刚入手，身形正在下落，群贼的暗器已经二次出手，十数点寒星，挟丝丝破空锐风，劲疾地直朝他下落的身形打到！

这些暗器虽然来势劲疾，但，白梦熊是何等武功身手，焉能伤得了他！只所他口中一声朗笑，手中长剑一挥，顿见寒光陡起，一片“叮当”暴响声中，十多件暗器立时全被震飞！就在这刹那瞬间，白梦熊已经飘身落地，依旧神定气闲，岳峙渊停地在距离群贼五丈远处，横剑当胸，傲然卓立！

白梦熊这种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智机，身手，实在令人心折，惊叹！

尤其是挥袖拂出罡风，震飞左右攻来的兵刃，移步避开前后的攻招，身形掠空直升追攫长剑，挥剑震飞十多件暗器，身形飘落……

这些，都不过是霎眼瞬息的事，不但快得无以复加，难以形容，并且这份身手的干净利落，也实在地令人叹为观止！

群贼虽都是成名江湖多年，平素极为骄狂，自誉武功不凡的人物，但凡曾见过这种神乎其技的武功身手……

白梦熊身形落地后，一时之间，群贼满面惊愕得呆住了，浑忘所以的瞪着双眼望着白梦熊怔怔地只是发愣！

正值此际，忽闻“呛榔”一声响处，接着是“啊！”的一声惊叫。

这一声“呛榔”与惊叫，只听得群贼心中猛然一紧！从怔愣中惊醒，全都不禁注目齐向发声之处望去。

原来与任苑菁姑娘动手的那个香主，铁腿鹤范尚知，一见姑娘只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哪会放在心上，满以为顶多不会超过十招八招，便可将姑娘打发掉，存了轻敌之心！

任苑菁姑娘乃万药神君夺命医隐任荆的掌珠，自幼即经乃父悉心调教传授，一身武学，虽因年龄所限，功力火候略嫌不足，却已尽得真传。

这范尚知也是四海帮中的一流高手，武学功力颇高，但他这一存轻敌之心，如何能讨得好处？何况姑娘又是含怒出手，一出手就展开精绝剑招，全力抢攻！

也是这恶贼平日里作恶多端，应该遭报，没有走上十招，偶一疏神，“呛榔”一声，手中兵刃竟被姑娘的神剑削成了两截，当下心中不禁微微一愕！口中发出了一声惊“啊”。姑娘一招得手，不由豪性大发，出手更是快逾电闪！就在他心中一惊，口中发出惊“啊”，群贼齐都注目望来之际，姑娘已经招化“急风骤雨”，将他罩在一片冷森森的光剑气之下！

群贼见状不禁全皆大惊！摔碑手王如山猛地一声大喝，身形一晃，掠空

跃起，直朝任苑菁姑娘扑去！

摔碑手身形刚跃起，那边范尚知已经发出一声惨叫，血雨飞洒，尸身倒地，毙命在姑娘的神剑之下。

就在姑娘剑毙范尚知的同时，王如山猛又一声大喝道：“丫头！胆敢毙杀本帮香主，接掌！”

话落掌出，身未落地，双掌齐推，摔碑手掌力已经劈出，挟劲风狂飚，猛烈无俦地直向姑娘娇躯劈到！

姑娘一见摔碑手掌力强猛，虽然芳心暗惊！但，她怎会惧怯，何况纵是要想避让，也已不及了呢！

只见她秀眉陡挑，一声娇叱道：“恶贼！姑娘焉能怕你！”娇叱声中，已经剑交左手，功贯右臂，皓腕倏翻，玉掌疾吐，推出一股掌劲狂飚，迎着摔碑手劈来的掌力，硬接了上去！

小姑娘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摔碑手不但是成名江湖多年的高手，而且以掌力雄浑刚猛著称，只看他脚未着地，发出的掌力即是如此强猛，就可见一般，她这样发掌硬接，岂能占得了便宜，更何况是单掌接双掌！

两股掌力相撞，只听得“轰！”的一声大震，摔碑手王如山身形落地，丝毫未动，姑娘却被震得踉跄连退五步，忍不住胸中血气翻腾上涌，樱口一张，喷出一口鲜血，粉脸苍白，星目微闭，娇躯摇晃欲倒，显然受伤不轻！

白梦熊见状大惊，身形一晃，急朝姑娘身侧跃去！

哪料到，他身形刚跃起，蓦地群贼中也掠空跃起一条人影，迅逾电闪风飘般地直向姑娘身侧落去！

白梦熊一见，认出是千手书生欧典，以为他要乘姑娘受伤无力抵抗之际，辣手加害姑娘，心中在大惊之下，更是怒不可遏，猛地一声大声喝道：“无耻恶贼！敢尔！”

右掌疾挥，柔风飒飒，九阴神功劲气直朝欧典悬空前跃的身形击去！

白梦熊这一掌虽在急促之间击出，但千手书生欧典若被击上，仍必经受不起，纵不毙命，亦必需得五脏移位，重伤当场！

千手书生欧典一见白梦熊挥掌推出一股柔风撞来，知道这种掌风劲道暗含，威力无比，哪敢硬接，口中一声冷哼，气沉丹田，施展千斤堕身法，身形骤然下堕，避开了白梦熊劈来的掌劲！

但，他身形下堕，足尖稍微一沾地面，便又再度腾身跃起，竟抢在白梦熊的前头，跃落在姑娘的身侧！

白梦熊轻功绝世，身法快捷无俦，他纵身跃向姑娘身侧，乃千手书生之前，怎地反让千手书生抢了先着的呢？

书中交代，白梦熊立处，距离姑娘不下六丈远处，而千手书生与姑娘相距只在丈余左右，虽然千手书生纵身跃出之际，身形曾被白梦熊发出一掌，迫得施展千斤堕身法，略停了一下。但白梦熊发掌之时，身形何尝不也是稍顿了一顿呢！

是以，白梦熊虽然轻功绝世，身法快捷无俦，仍落了个后着。

千手书生身手一落到姑娘身侧，立即左手一抱任苑菁的柳腰，挡住自己的身前，望着白梦熊喝道：“小狗！赶快停身止步，否则，老夫就……”

说着，右手掣住姑娘的右腕一抬，将神剑横在姑娘的颌下项间，双睛凶光灼灼地瞪视着白梦熊。

白梦熊见状，不禁一愣！只好停止前扑的身形，落地伫立，望着千手书

生沉声喝问道：“姓欧的！你要怎样？”

千手书生一声冷笑道：“你先叫那两个丫头停手，我们再谈吧！”

白梦熊望了被千手书生挟持着的任苑菁姑娘一眼，只见姑娘粉脸苍白，星眸紧闭，人已经昏迷了过去，显然所受内伤不轻！

任苑菁受制于千手书生手中，白梦熊无可奈何，只得依言朝正在与绵掌申正明及另一个香主动手激斗的叶玉玲和小琴二人喊道：“玲姐姐！琴姐姐！你们赶快停手吧！”

二女闻听白梦熊喊叫她们停手，不知何事，便即各向敌人猛攻出一招“七巧”绝学剑招，以进为退，飘身后退八尺。

二女因为全神贯注与敌动手，对场中情形变化，未能留意，故任苑菁姑娘受伤，被千手书生挟持的事，一丝不知。此际，一看清场中情形，心中均不禁大吃一惊！叶玉玲首先忍不住一声娇叱道：“恶贼！赶快放开她！”玉手一挥长剑，娇躯微晃，猛向千手书生扑去！白梦熊一见大惊，连忙大声急喊道：“玲姐姐！不可！”叶玉玲本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一听白梦熊大声急喊地拦阻她，心中不禁一动，暗忖道：“我怎地这么糊涂冒失的呀！任妹妹的性命在他手中，我这样做，岂不要害了任妹妹吗？”这种忖念在她的脑中有如电光石火一闪而过，忖念一生，便立刻急忙挫腕沉剑，撤招，气沉丹田，硬将前扑的身形扑势顿住！

其实她要是不将身形扑势顿住，也不要紧，单凭这一剑，岂能伤得了千手书生欧典，至于任苑菁姑娘，绝不会有丝毫妨碍，千手书生更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因为事情至为明显，千手书生挟持着任苑菁的主要目的，乃是以姑娘的性命，作为对付白梦熊的武器，威胁白梦熊。以任苑菁现下内腑的伤势，虽然不轻，可也不算太重，只要服下一粒白梦熊身上怀有的师门治伤灵药回天再造丹，再运功调息一周天，便可霍然痊愈！

不过，这时如果再受到其他一些轻微的伤害，则就难说了。

请想，在这种情形下，千手书生会怎样她吗？伤害她吗？当然不会！他怎肯失去这个有力的武器呢？

否则，白梦熊便会毫无顾忌地放开手脚，全力施为来对付他们！

白梦熊孤身徒手独闯四海帮总坛时节，他曾领教过白梦熊的武功剑术，是夜，那么多的高手，都未曾能奈何得了他，何况，今夜他们十三个中，武功最高的鬼眼双魔弟兄，已经毙于白梦熊的掌下，又死了一个范尚知，只剩下了十个人。虽然，以在场十个人的武功而言，无一不是高手，在江湖上十人联手，或可天下无敌，但对于白梦熊，他实在不敢乐观！

是以，他不但挟持着任苑菁姑娘，并且还要保护着姑娘的性命，用作人质，使白梦熊低头屈服！

因此，叶玉玲身形才动，他便抱着任苑菁姑娘的娇躯晃身闪开，飘身站在群贼一起，望着叶玉玲姑娘嘿嘿一声冷笑道：“丫头！你不是要拿剑扎老夫的吗，来啊！扎过来呵！”叶玉玲闻听这种话，只气得秀目圆睁，直欲冒火，小蛮靴一跺，地上立即现出一个数寸深的足印，用剑指着千手书生叱声道：“你这恶贼！真是无耻之极，你这样挟持着人以为要挟，也算是一号人物么，真不要脸！你要真是个人物，就放开她，与你姑奶奶各凭实学，见个高下！”

千手书生阴恻恻地冷笑道：“丫头！凭你那点功夫火候，老夫还能怕你

怎么，别不害臊了吧？”叶玉玲姑满脸轻鄙不屑地冷笑道：“啐！别在不要脸说大话了吧，既然不怕，为什么不敢和你姑奶奶动手分个高低！”

“你以为老夫不敢么？”

“要是敢，就放开她，来和你姑奶奶在兵刃上分个强存弱亡！”

千手书生嘿嘿一声阴笑道：“丫头！你休想激使老夫放开她，你真要和老夫分个高下，错开今夜，老夫必叫你了偿这个心愿！”

叶玉玲姑娘瑶鼻儿一皱，冷嗤了一声道：“不敢就不敢算了，何必要错开今夜明夜的藉口推托，假要脸呢！”姑娘说着，身形动了动，向前移了一步。

千手书生忽地厉声喝道：“丫头！你敢再朝前一步，老夫立刻叫她溅血剑下！”

说着，右手一抬，寒光一闪，神剑已横在任苑菁项下。叶玉玲姑娘芳心一骇，情不由己地往后退了一步。白梦熊在旁忽地一声冷笑道：“姓欧的！你也是个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了，竟使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不怕江湖同道笑话么！”

千手书生老脸不禁微微一红，沉声喝道：“小狗！少逞口舌之能，老夫可不听你那一套，是识相的，就乖乖地听老夫的话，否则，哼！不用老夫明说，你当知道后果……”小琴在旁忍不住芳心里的气愤，叱声骂道：“老鬼！你真不要脸极了，姑奶奶真替你害臊！”

千手书生双眼一瞪，凶光暴射地望了小琴一眼，嘿嘿一声冷笑，喝道：“丫头！随便你今夜怎样骂法，老夫决不与你一般见识，他日碰到老夫手里，老夫定不饶你，叫你知道老夫的厉害！”

这时，白梦熊心中简直气怒到了极点，一双俊目通红，似欲喷火，恨不得一掌将千手书生毙杀掌下！

可是，任苑菁姑娘被他挟持着，投鼠忌器，岂能轻举妄动，只有空自气怒，却是毫无一点办法！正值此际，任苑菁姑娘倏地醒了过来，她觉得自己的娇躯被一个强健的手臂搂抱着，她以为这强健的手臂，一定是白哥哥的手臂，芳心里感觉着非常的舒服，而又有些儿羞意，忍不住软弱地低低的喊道：“白哥哥！”

任苑菁姑娘一声“白哥哥”，声音虽然软弱无力很低，但在场的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白梦熊闻声，心头不禁猛地一震，情不由己地脱口喊道：“菁妹妹！你……”

“呵！”

白梦熊话还未说完，任苑菁姑娘已经发出了一声惊呼，芳心里一急，人便又再度昏了过去！

原来任苑菁在低声喊了声“白哥哥”之后，便即缓缓地睁开一双失神的星眸。

当她发觉白哥哥与玲姐姐琴姐姐三人都站在对面，相隔丈外，而自己却被贼人搂抱着时，她虽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芳心里却止不住一阵惊急，身子微作挣扎，脱口发出了一声“呵！”的惊呼！

她内腑已经受伤，哪还能禁得住心中惊急，用力挣扎，怎不再度昏厥！

第五十五章 脱险

任苑菁姑娘再度昏厥过去，白梦熊心中不禁大急，双眼神光激射，直若两股令人惊悚冷电寒芒，瞪着千手书生猛地一声大喝道：“恶贼！赶快放开她，万事全休，否则……”千手书生依旧神情沉静如常，毫无一丝怯意地望着白梦熊，阴恻恻地大笑，冷冷地说道：“否则怎样呢？怎不说下去，说出来听听看！”

白梦熊愣住了！真的！否则，你能怎样呢？

凭武学功力动手拼斗，白梦熊虽然绝对不怕他们，但任苑菁姑娘的生命威胁着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消失了豪气！千手书生又在冷笑道：“飞天神龙！她的性命操在老夫的手里，你再狠再凶有什么用呢，能吓唬得住人吗？解决得了问题吗？”

“那么你要怎样呢？”

千手书生阴笑着道：“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不好吗！”白梦熊望了千手书生怀中昏厥未醒的任苑菁姑娘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好吧！不过……”说着略顿，沉吟地又道：“她内腑已被震伤，我身上带有疗伤灵药，先给她服下一粒，保住她的伤势不再加重，然后我们再谈如何！”千手书生目注白梦熊沉吟了一会，点点头道：“好吧！你把药拿出来丢给老夫，老夫给他喂下就是，不过……”说着，忽地面色一寒，沉声说道：“小鬼！你可别使坏心眼搞鬼！否则！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老鬼，我飞天神龙还不至于像你们一样的，那么下流不要脸！”

“哼！谅你也不敢！”

白梦熊也就不再理他，探手入怀，取出一粒师门圣药回天再造丹，托在掌心里，望着千手书生一眼，陡地一声喝道：“接着！”

声落，掌心微微一挺，那粒回天再造丹，便已快似脱弦弹丸般地，直朝千手书生飞去！

药未到，一股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的扑鼻清香，已先袭到，千手书生不禁暗赞了一声：“好药！”连忙伸手一抄，已将回天再造丹抄在手中。

灵丹一入手，千手书生即右手一抬，中拇二指捏着任苑菁姑娘的两腮，轻轻一拉，使姑娘的樱口张开，将药纳入姑娘口内，然后又用手一托姑娘的下颚，樱口便告合拢！千手书生将灵丹给姑娘服下，便又望着白梦熊一声阴笑道：“飞天神龙！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白梦熊点点头道：“你究竟要想怎样？现在你说吧！”千手书生道：“老夫要怎样，你心里应当明白，何必还要老夫说呢！”

白梦熊摇摇头道：“我不明白，还是你说吧！”“你真不明白？”“嗯。”

千手书生嘿嘿一声冷笑道：“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曾经暗探过本帮总坛，所以本帮帮主特地派老夫等专诚下山请你，只要你随着老夫等去一趟就行了！”

“贵帮帮主是谁？”

“去了你就会知道。”

“一定要去吗？”

“非去不可！”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如果我不去呢？”

“本帮帮主命谕如山！”

“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千手书生一声冷哼道：“哼！你既然知道，何必还要问。”白梦熊一声冷笑道：“我飞天神龙就偏逆不顺，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千手书生嘿嘿一声冷笑道：“老夫虽然不能把你怎样，但你是聪明人，老夫想你当知道它的后果！”

“什么后果？”

千手书生一声阴笑道：“飞天神龙！你看看我这怀中之人看！”

“她怎么样？”

千手书生厉声喝道：“除非你不想她活！”

“你敢吗？”

“为何不敢！”千手书生磔磔一笑道：“飞天神龙，你别嘴硬了吧！”

白梦熊陡地纵声哈哈朗笑，笑声一落，双睛遽然猛张，神光慑人惊悚，扫视了群贼一眼，逼视着千手书生，沉声喝道：“姓欧的！不信你就试试看，只要你敢动她一根汗毛，飞天神龙要不叫你们全部溅血剑下，替她偿命，誓不为人！”

说罢，握着长剑的右手，缓缓地抬起，手横胸前，俊面神色冷冰冰地毫无一丝表情，两只俊目光芒四射，显露着可怕的杀机！

那气势，那威仪，令之凛骇！不寒而慄！

尤其是他的两道眼神，只看得群贼心头猛然大震不止，没有人敢于正视，和他的眼神相对接触！

千手书生虽然是个心机极其深沉阴险的老贼，但闻听白梦熊的这几句话后，心中也不禁很是凛骇！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挟持着任苑菁姑娘，只能使白梦熊有所顾忌，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而已，若想威胁白梦熊低头屈服，就这样乖乖地随着他们前往四海帮，任凭他们摆布，实在不可能！

千手书生忽然心念一生，暗忖道：“这丫头与他同行一起，必有渊源，我何不挟持着她退走，把她掳回帮去，还怕他不前往本帮总坛救人吗……”

这千手书生欧典，确不愧是心机阴险深沉的老贼，他心中这样一思忖之后，便即望着白梦熊阴恻恻地冷笑道：“飞天神龙！你有没有胆量？”

“什么胆量？”

“有胆量就随老夫等前往本帮总坛一行！”

白梦熊陡地纵声哈哈朗笑道：“四海帮总坛又不是什么刀山剑林，龙潭龙穴，小爷前番已经见识过了，这也需要胆量吗！”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千手书生一声冷笑道：“那么怎地不敢随老夫前往？”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挑，说道：“谁说不敢！”

千手书生道：“既然敢！现在就走如何！”

叶玉玲姑娘知道熊弟弟傲骨天生，心性高傲，在千手书生这种冷言冷语讥激之下，深恐熊弟弟遽然答应随他前往四海帮总坛履险！

是以千手书生话声甫落，白梦熊尚未答言，她便即一声冷笑，抢着向千手书生娇喝道：“恶贼！你再使用激将法，想激使我们前往上当，也是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空。不过，过几时，我们有空时，定当前往你们总坛一行，看看你们有什么鬼蜮伎俩，能把我们怎样？”

姑娘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还有你们那个见不得人的帮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敢于这样横行江湖，妄想称霸武林！”

千手书生面色微微一变，厉声喝道：“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也敢在老夫面前这样大胆放肆，口发狂言！”叶玉玲姑娘一声冷哼道：“你姑奶奶姓叶，是何人门下？你还不配问！”

千手书生忽地嘿嘿一声冷笑道：“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这么目中无人，瞧不起老夫，若在往日，必定叫你吃点苦头，管教管教你！”

姑娘不屑地一声冷嗤道：“你配吗？”

千手书生一声阴笑，也不答理姑娘，却转向白梦熊问道：“飞天神龙！你敢不敢前往？”

白梦熊略一沉吟道：“你先放开她！”

千手书生摇摇头道：“现在可不行？”

“为什么？”

千手书生嘿嘿一笑道：“必须待你和老夫到达本帮总坛之后。”

千手书生话声刚落，忽然觉得左臂曲池穴上微微一麻，劲道顿失，心中不禁蓦地一惊！

就在他曲池穴一麻，心中蓦地一惊之际，任苑菁姑娘已挣脱他的左臂，身形恍似一只飞燕般地直朝白梦熊身旁跃来！姑娘忽然挣脱千手书生手中，群贼不禁齐皆霍然一惊！因为变生意外，而又发生得那么突然，群贼虽都站在千手书生的身后及两旁，但都没有一人来得及出手拦阻姑娘。原来任苑菁姑娘第二次昏厥不久，便又悠悠醒转，暗中一听双方的谈话，这才知道敌人挟持着她的用意，芳心里不禁甚是着急。

但她天赋聪明，机伶绝顶，知道自己此际负伤，落在贼入手中，要想挣脱，极颇困难，必须要在乘贼人不留神之际，尽全力一挣，方能有望！

她心念一动，便即仍紧闭着一双星眸，佯装昏厥未醒，暗暗地调息运功，一面疗治内伤，一面待机全力一挣！当千手书生喂她回天再造丹时，那时她就醒了。回天再造丹虽无回天挽命、活死人而肉白骨的功效，却是武林疗伤圣药，只要内脏未曾碎裂，无不药到病痊，神效异常！

况且姑娘内功不弱，内腑伤势又不太重，这一粒回天再造丹服下，再经姑娘暗中稍一行功调息，哪得不立刻痊愈！

她内伤一好，立刻乘着千手书生说话不注意之际，左臂猛地一撞千手书生搂着她的左臂曲池穴，同时莲足一点地面，脱身跃起。

千手书生做梦也未曾料到，白梦熊给他这粒药丸，竟是武林中人视为圣品的回天再造丹，否则，他岂肯那样毫不考虑地给她服下？纵是给她服下，亦必随手点住她的软麻穴，怎会那样大意！

说来慢，那时实在快极！

姑娘娇躯挣脱跃起，虽然是变生于意外的突然顷刻，但群贼无一不是成名江湖多年，均能见机应变的好手！

心中虽是霍然一惊，但却几乎是同时的发出了一声大喝，立有三人身形跟踪急跃扑出，探臂伸掌，疾抓任苑菁后背！

白梦熊是何等武功身手，一见三个恶贼跟踪扑出，探手疾抓姑娘后背，他哪能让姑娘再落敌手，挟持着威胁自己逞凶！

口中一声朗喝道：“恶贼！统统给我回去！”

朗喝声中，身形腾起两丈多高，放过任苑菁姑娘的娇躯，左手一挥，九阴神功劲气直朝三个贼人扑来的身形推出！

三贼一见，齐皆大惊，知道厉害，哪敢再往前硬扑，急忙气沉丹田，猛施千斤堕身法，沉身下堕落地，避开白梦熊的掌风劲气。

三贼身形落地，白梦熊身形也已飘落任苑菁身旁，问道：“菁妹妹！你伤势怎样了？”

任苑菁宛然一笑，点点头道：“不要紧，完全好了啊！白哥哥，你那颗什么药？真好，比我爹那专治内伤的‘夺命丸’还灵呢！”

说着，忽地望着千手书生秀目一瞪，娇喝道：“恶贼！你真不要脸，打不过我白哥哥，就乘我受伤的时候掳住我，要挟我白哥哥，真卑鄙无耻！”

小姑娘说到这里，忽地吐了一口唾沫道：“呸！恶贼！现在你还有什么狠的没有？”

千年书生也是个纵横江湖，极负盛名，一向不大瞧得起人，骄狂的人物，今夜若不是因为白梦熊武功太高，自忖无法致对，焉会出此下策！

任苑菁姑娘这样一骂，千手书生虽然生性阴鸷深沉，也不禁被骂得老脸一阵发烧，发红！

白梦熊忽然飘身前移三尺，抱剑当胸，星目神光电射，威仪逼人地扫视了群贼一眼，朗声说道：“各位都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何苦为虎作伥，受那外表仁义，而内心却阴毒无比，无恶不作的恶徒所利用，掀起武林腥风血雨，江湖杀劫……”

白梦熊话未说完，千山秃叟欧安东忽地一声大喝道，“住口！小狗！你敢侮辱本帮帮主！”

白梦熊一声冷笑道：“这也算是侮辱么！哼！”

说着，鼻孔里哼了一声，又道：“等到有一天，小爷把他的假面具揭穿，公开他的出身来历，作恶武林的罪行，手底毒辣的事实真相时，你们定会意外得惊骇地跳起来，就知道小爷今夜的话，对他并非是侮辱了！”群贼闻言，均不禁为之愕然地望着白梦熊，甚是讶异怀疑……

四海帮自崛起江湖以来，帮主从未在江湖上露过面，四海帮主是个何许人物？不但武林中人无人知道，即连四海帮众，除了香主以上的人物外，均未见过帮主的庐山真面目，不知道帮主的名号。

并且，这些香主以上的人物，除了知道帮主一身武学功力均已臻达绝境，深不可测外，关于帮主的出身来历师承等，都是讳莫如深！

白梦熊竟说知道他的来历出身，对他的一切，似乎知之颇深，怎不使群贼感觉甚是讶异！有些儿怀疑不信？东海堂主逍遥居士施天任忽然走一步，望着白梦熊说道：“飞天神龙，你休要信口开河，危言耸听，你见过本帮帮主没有？知道本帮帮主是谁吗？”

白梦熊微一沉吟道：“在下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敢确定他可能正是在下要找的血仇？”

逍遥居士施天任惊异地问道：“本帮帮主是你血仇？”白梦熊点点头道：“嗯！十有八九是他！”

“你血仇是谁？”

“目前还不便明告。”

“为什么？”

“在未见到他之前。”

“这么说来，你已经知道本帮帮主是谁了？”白梦熊微笑着道：“也许！”

千山秃叟欧安东在旁忽然插口说道：“什么也许，也许能确定吗？”

逍遥居士道：“你能说出本帮帮主的名号吗？”

白梦熊道：“当然能，只是现在还不便说。”

逍遥居士问道：“理由？”

白梦熊沉吟道：“因为……”

逍遥居士接着说道：“因为你还没有见到本帮帮主，只是凭着推测！”

白梦熊点点头道：“不错！”

逍遥居士施天任不由纵声一阵大笑道：“飞天神龙，以老夫看来，你的推测完全错了！”

白梦熊望着他问道：“怎见得？”

逍遥居士忽地面容一肃，正色说道：“本帮帮主一身武学不但深不可测，并且虚怀若谷，毫无一丝高傲骄狂的气息，为人更是气度宽宏，义薄云天，仁厚无比！并且他一向极少在江湖上走动，从未与人结仇树敌！”

施天任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接着又道：“后来因为看不惯七大门派的人，和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侠义正道之士，专一仗势欺人，与绿林道作对，乃才创立四海帮，网罗四海英雄好手，准备与七大门派的人，和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侠义正道之士，一较高低，替绿林同道争一口气，自四海帮成立后，数年以来，便未离开过总坛一步，怎会与你血仇？你这不是完全推测错了吗？”

白梦熊闻听后，望着施天任微微一笑道：“照你这番话听来，也许是在下推测错误，贵帮主或者真不是在下要找的血仇！但……”

白梦熊说着，略顿，想了想又道：“世事颇难预料，这世界上的事情，出人意外者甚多不鲜，在下的推测如何，他日见到贵帮主时，当可明白对与否！”

第五十六章 三神招

逍遥居士施天任为人到底比较正直，闻言，不禁点点头道：“本帮帮主究竟是不是如你推测的血仇那种人……”施天任话还未说完，千手书生忽地嘿嘿一声冷笑道：“施堂主！休要听这小狗胡言乱语，和他多噜嗦了，帮主是何等仁义之人，怎会与这小狗有仇！干脆，遵照帮主命谕，一齐动手，毁掉他，替先后死在他手下的本帮十多位同道报仇吧！”千山秃叟欧安东闻言，也在旁说道：“对！施兄！欧老弟的话甚是有理，还是一齐动手收拾他，替各位同道报仇吧！”欧安东说着，立即凶睛一瞪，望着白梦熊一声大喝道：“小狗接招！”

镇铁降魔杵一摆，身形疾进，招演“横扫千军”，劲风呼呼，威势无比地猛向白梦熊腰际横扫！

欧安东晃身进招攻出，群贼也就立即各摆手中兵刃，纵起身形，纷向白梦熊递招攻来！

刹那之间，立见一片寒光闪闪，耀眼生花，刀光剑影，宛似浪涛般地直朝白梦熊涌扑而至！

白梦熊一见，急忙说道：“玲姐姐！你们请退开一边，不要出手！”

说着，左手朝三女轻轻推出一股韧劲，将三女推开一丈余远。

说时迟，左手甫一推出韧劲，推开三女，右手长剑一挥，“太乙剑法”已经展开，恍似平地掠起一片滚滚寒涛，威势凌厉地直往十人的兵刃光影中卷去！

这“太乙剑法”，不愧为罕世绝学，果然不同凡响，招式甫一展开，顿见剑花朵朵，剑虹漫天，夭矫如神龙盘空！

剑势招式，不但凌厉无匹，而且神妙绝伦，招招连绵，式式不断，直若长江大河，有无穷无尽之势！

真是每一招，每一式，皆蕴含着无穷尽的玄机，难以窥测奥妙！

群贼虽然均皆是成名江湖多年，一身武功火候颇高的好手，但在这套招式神奇，剑势凌厉的“太乙剑法”下，竟然无法奈何得了白梦熊丝毫，大有连招式都无法递得进白梦熊所舞起的一团紧密得形如钢墙的剑幕之内之慨！

一晃三十余招，白梦熊剑势威力越来越强，群贼虽然尽展一身奇绝之学，却依旧不能沾到一点便宜！

到这时为止，群贼这才明白，白梦熊武功身手之高，剑术之奇，实在已经到达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打着，打着，群贼心中都不禁暗暗战慄起来！暗忖道：“照这样情形，今夜要想将这小子收拾下来，不但极为困难，而且弄不好，恐怕还要弄得灰头土脸，有多人溅血当场……”

倏地，白梦熊口中发出一声清啸！啸如龙吟凤鸣，震震长空，又如巫峡猿啼，震人耳鼓嗡嗡，久久方绝！

啸声中，手中长剑霎地一紧，展开一招“漫天风暴”奇学，剑化万朵剑花，剑影漫天，猛向群贼当头压下！剑化剑花万朵，猛袭群贼，究竟哪真哪幻，令人无法测知！

群贼虽都是武学不凡的好手，但几曾见过这种神奇深奥莫测的剑式，不由全皆心中大骇！骇然后退！

就在群贼心中骇然齐退之际，白梦熊陡地一声朗朗长笑！长笑声中，身

形倏起，已经平地拔起三丈多高，襦衫飘飘，飘然落在两丈开外。

白梦熊身形刚一落地，千山秃叟猛地一声大喝道：“小狗！你休想要脱身开溜！”

镔铁杵一挥，身形一晃，便又与群贼纷向白梦熊扑去！白梦熊一声冷笑，剑眉倏挑，猛地一声大喝道：“住手！”这一声大喝，直如天崩地裂，只震得群贼心头齐皆猛地一震！情不由己地霍然停止前扑的身形，落地站立。千山秃叟双睛精光灼灼地瞪着白梦熊沉声喝道：“小狗！是不是胆怯了！”

白梦熊剑眉微扬，一声冷笑，朗声说道：“飞天神龙焉会胆怯！怕你们！”

千手书生嘿嘿一声冷笑道：“为何喊叫停手！”白梦熊对千手书生的印象已经恶劣到了极点，星目神光冷电般地掠了他一眼，不屑答理地望着千山秃叟说道：“我有话说。”

千山秃叟道：“什么话？”

“尊驾可是此行之首？”

千山秃叟点点头道：“可以这么说。”“贵帮派遣各位找我飞天神龙究竟何为？”

“要你前往本帮总坛一行！”

“去做什么？”

“帮主要见见你。”

“就为这一点！”

“还要你替本帮中人偿命！”

“还有其他没有？”

“没有。”

“我不去呢？”

“就地解决，血债血还！”

白梦熊沉吟地说道：“我提议我们换个方式动手一决胜负好不好？”

“什么方式？”

白梦熊扫视了群贼一眼，缓缓地说道：“各位之中，任凭是谁，只要能接得下我三掌，便算我输，不然，你们要是联手齐上，只要能接得住我三剑，便也算我输如何！”千山秃叟没有见过白梦熊太乙三神招的剑势威力，闻言心中不禁暗骂道：“好个狂妄无知的小狗！你武功虽是高深莫测，掌力威猛无俦，无人能接得下来，但十人联手，焉能接不住你三剑，你太也目中无人了……”

千山秃叟心中在这样骂，口里却是嘿嘿冷笑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你输了便怎样呢？”

白梦熊冷冷地说道：“我输了没话说，立即跟着你们走。”千山秃叟嘿地一笑道：“话是你自己说的，输了可不能反悔！”

白梦熊剑眉一扬，朗声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岂可反悔！”

说着略顿，望着千山秃叟问道：“掌与剑，二者之间你们选择哪样。”

蛮荒鬼眼双魔弟兄，功力深厚，在场群贼无人能及，在白梦熊掌下，尚且是一掌毙命，枉论其他之人，谁能接得下白梦熊三掌，别说是三掌，只要一掌，恐怕就得步上鬼眼双魔弟兄的后尘！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谁敢找死！

掌剑二者任由选择，不用说，谁都不会选择掌的。

是以千山秃叟立即毫不考虑地说道：“老夫就与各位联手接你三剑好

了。”

千山秃叟欧安东这么一说，逍遥居士施天任暗中不禁直皱眉头，他知道白梦熊既夸口以三剑为限，与十人一决胜负，必定要施展上次独闯总坛时，施展过的那种以剑气罡气伤人的上乘剑术招式！

他也是使剑的，在剑术上浸淫苦练了数十年，火候造诣颇高，岂有不知道这种上乘剑术的威力厉害，剑气罡气发出，可以伤人于十步之内！

白梦熊果真要施展这种以剑气罡气伤人的上乘剑术，连展三剑，别说是十个人，就是再加上十个人，也无法与敌！

他本想开口拦阻，但如果改择掌，谁又能接得下三掌？而且千山秃叟已经这么说了，实在有点不便开口拦阻。

千山秃叟话声落后，白梦熊星目神光激射地电扫了群贼一眼，微微一笑道：“很好！”千山秃叟嘿嘿一声冷笑，朝群贼使了眼色，一摆手中兵刃，正要一齐纵身向白梦熊进招扑攻时，忽闻白梦熊冷冷地喝道：“且慢！”

千山秃叟喝道：“小狗！你是不是后悔了？”白梦熊一声冷哼道：“飞天神龙说话从不后悔！”“那你有何话说？”

白梦熊道：“三剑之下，在下败了当然无话可说，随你们前往贵帮总坛，去见你们帮主，任凭处置！不过……”千山秃叟道：“怎样？小狗！有话快说！”

白梦熊朗声问道：“你们败了呢？”

千山秃叟磔磔一声大笑道：“你想你还能胜么？”白梦熊微微一哂道：“怎见得在下就不能胜呢？”千山秃叟一声阴笑道：“十个人，各展绝学，全力齐攻，你一支剑能敌得住吗？何况我们并不一定要胜得了你，只要能接下你攻出的三剑，就算是赢了呢！”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尊驾这话似乎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在胜负未决之前，我们总该把话说清楚才是，否则……”

不等白梦熊的话说完，千山秃叟立即嘿的一笑道：“否则你太吃亏了！是不？”

白梦熊冷笑道：“吃亏不吃亏是另外一回事，道理上应该先说好才是！”

千山秃叟磔磔一声怪笑道：“好吧！如果老夫十人接不下你三剑，立刻返回本帮总坛。”

白梦熊摇摇头道：“接不下三剑，你不退走行吗？那不行！”千山秃叟凶睛猛瞪，精光暴射地喝道：“小狗！你要怎样？”“我要问你两件事情！”

“哪两件？”

“现在不说，你能答应告诉我吗？”

千山秃叟略一沉吟道：“老夫答应你，但必须是老夫知道的！”

“当然！”

白梦熊说着点了点头，接着又道：“现在在下就开始发第一剑。”

话落，立即潜运太乙神功，贯注剑身，右臂缓缓地抬起，长剑平横胸际，俊目中射出两道慑人的神光，有如两股冷电，令人惊悚，不敢正视！

千山秃叟见状，连忙和群贼交换了个眼色，各自暗中运气行功，凝神蓄势以待。

陡闻白梦熊暴雷也似的一声大喝道：“第一剑！”长剑猛然一挥，太乙神招的第一招“顶天立地”已经出手！

顿见寒涛如涌，威势直若山崩地裂般，猛向群贼攻去！剑身尚距群贼数

尺多远，所发剑气罡气却已袭到群贼胸前，群贼陡觉胸头猛地一震！立感血气翻涌，心中大骇！就在群贼刚感觉胸头一震，血气翻涌，心中大骇之际，白梦熊又是一声大喝：“第二剑！”

剑招一变，第二招“风云聚会”已经紧接着展出！这第二招“风云聚会”展出，群贼如何还能禁受得起，只听得一阵惊呼惨叫声中，群贼身形立时均皆被剑气罡气震得立身不住，纷纷踉跄往后倒退不迭，并且已经有两人被震得五脏离位，心肺碎裂狂喷鲜血，倒地毙命！

其他八人，除了施天任深知这种剑气罡气无法与敌，退身较早，未曾受伤外，七个人均脸色苍白，以手中兵刃拄地，支持着摇摇欲倒的身形，暗中运气行功压制胸中翻腾的血气！

这时，白梦熊已经收招停势，第三剑并未再发！但就这两剑，白梦熊也自感到真力消耗颇甚，掩在面具下的额上见了汗粒！

白梦熊扫视了群贼一眼，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三剑还有一剑未发，诸位觉得怎样，要尝尝第三剑的威力不要？”

此际，群贼都在自顾闭目运功疗伤，谁还敢答腔说话。

逍遥居士施天任皱了皱眉头道：“我们已输，欧堂主现在运功疗伤，尊驾要问哪件事情，请问吧，施天任当代替履行诺言答复。”

白梦熊望着施天任微微一笑道：“欧堂主受伤不重，略事调息便可痊愈，这两件事情还是由他答复的好，施堂主的好意，在下谢谢！”

第五十七章 天都峰

千山秃叟欧安东虽被剑气罡气震伤内腑，但他内功深厚，且又伤势不重，经过一阵调息，运功自疗后，便告痊愈。欧安东调息完毕，白梦熊立即沉声喝道：“姓欧的！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此际，欧安东已经凶焰全消，双睛缓缓地扫视了仍在运动调息的群贼一眼后，望着白梦熊冷冷地说道：“欧某今夜认输，不过，他日有缘，欧某定必还要找你领教一番。”白梦熊一声冷笑道：“姓欧的！只要你自信能够接得住这三剑时，可以随时找我飞天神龙一决高下，但是今夜你既已认输，即必须照实回答我要向你问的两件事情！”“哼！”千山秃叟冷哼了一声道：“哪两件事情？你问吧，老夫知者必答。”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我要问的你必然知道！”千山秃叟道：“第一件？”

白梦熊略一沉吟，问道：“贵帮帮主是不是青面秀士马文宏？”

千山秃叟脸色不由微微一变！望着白梦熊问道：“你听谁说的？”

白梦熊冷冷地说道：“听谁说的你不用管，只回答我是与不是！”

“是又怎样？”

白梦熊沉声说道：“我要找他清偿血债！”

千山秃叟阴冷地一笑，又问道：“第二件？”

白梦熊朗声问道：“武当剑盟令符是不是贵帮所盗？”千山秃叟脸色不由得又是一变！旋即阴恻恻地一笑道：“不错！现在本帮总坛，有胆量就往本帮总坛要去，只怕你没有这个胆量！”

白梦熊陡地仰天豪放地一声朗笑道：“好！就请回青面秀士，本月内，我飞天神龙必偕武当道长前赴贵帮总坛找他了断血债，取回剑盟令符！”

千山秃叟磔磔一声怪笑道：“只要你真有胆量前往本帮总坛，本帮当然欢迎！”

“哼！”

白梦熊已不愿和他再多说废话，口中一声冷哼，食中二指轻轻一震手里夺得的青铜长剑，“当”的一声脆响，长剑立即应措断两截！转向三女说道：“我们走吧！”任苑菁忽地向白梦熊娇声说道：“白哥哥！我的剑还没有要回来呢！”

白梦熊一听，这才想起任苑菁的宝剑还在千手书生欧典手中，于是便向千手书生把手一伸，朗声说道：“把剑还来吧！”千手书生欧典看了看手中寒气森森砭肌的长剑，知道是柄神物宝刃！

前古神兵，神物利器，谁个不爱？不过，他心中甚是有数，只要他不还，白梦熊必然立即要向他出手夺回！

因此，还与不还？他心中略一思忖，便即暗中潜运内家真力，蓦地一声暴喝道：“还你！”

陡见寒光暴闪，竟以暗器手法，抖手掷出宝剑，疾似惊电般直朝白梦熊射来。

白梦熊一见，口中一声朗喝，身形微闪，探右臂，分光捉影，已抓住剑靶，望着千手书生一声冷笑，将宝剑交给任苑菁收起，说道：“我们走！”

说罢，便与三女走向坐骑，各自飘身上马，一抖缰绳，神驹乌云骠一骑当先，直奔黄山方向绝尘驰去！

此际，群贼都已纷纷运功调息完毕，千山秃叟目光扫视了群贼一眼，忽

地望着逍遥居士施天任阴声一笑，讥讽地说道：“施兄确实高明，在那小鬼凌厉的剑气下，竟独能安然无恙，足见内功精深不凡，令人钦佩得紧！”

逍遥居士一听千山秃叟语含讥讽，当下不由面色一沉，但是千山秃叟见他面色一沉，似乎已知道他的心意，却不待他开口说话，紧接着转向群贼说道：“各位！我们回去复命吧！”

话落，突形电闪，跃上马背，扬鞭抖缰，与群贼相率纵马离去，竟把个逍遥居士冷落的怔立在当地！

逍遥居士没料想到，千山秃叟竟会给他这样大的讽刺与难堪，怔立在当地，心中不禁又气又怒！

他怔怔地目送着千山秃叟和一众香主的背影，消失在黯夜中后，心底陡地升起一股莫名的感触与怅然……

忽然，他耳畔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施天任！那白小娃儿的话一点也不错，青面秀士确实是个明标仁义，暗怀险诈的淫恶之徒，四海帮的凶残，已经引起天下武林的公愤，那白小娃儿赴约之期，必将是四海帮毁灭之日，我老头子念在当年与你那疯子师父曾有过一番交往，所以才特地提醒你，希望你能明是辨非，趁早回转罗浮山去，免得玉石俱焚！”

这极细的声音，入音不但清晰异常，而且苍劲有力，用的分明是一种内家上乘“传声导音”的功夫。

逍遥居士听后，心中不禁大惊！暗忖道：“这人是谁？功力恁高，并且，恩师逝世已经三十年，这人既与恩师交往，必然是个武林前辈……”

他心中这样一想，便即肃容朝传音的方向说道：“多谢老前辈指点，晚辈衷心感激，但老前辈是哪一位？既与恩师相识，请祈现身，容晚辈拜见！”

那苍劲的细声哈哈一笑道：“我老头子向不喜欢俗礼，只要你能听话，把地上的尸首埋掉，立即动身返回罗浮，不负我老头子的一番好意就行了。”

逍遥居士闻听，知道对方既不愿现身相见，多说也是枉然，于是便即恭敬地答道：“晚辈遵命！”

说罢，就用长剑在路旁掘了一个大坑，将蛮荒鬼眼双魔弟兄等五具尸首掩埋好后，这才跃身上马，径返广东罗浮而去。

且说白梦熊与三女，一行四骑于第二天的午后抵达黄山。

登上天都峰，万药神君任荆背负着双手，焦灼地徘徊在峰顶，他此际的心中，正为着爱女的久未归来，而异常烦躁与不安。

“爹！”任苑菁姑娘一声娇喊，身形恍如飞燕投环，扑向万药神君的怀中。

万药神君双臂一张，接住爱女的娇躯，慈爱地笑问道：“菁儿！你到哪里去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说着，双目精光有如寒电闪的般地扫视了站立在丈外的白梦熊和二女一眼，两道长眉微微一皱地又道：“他们是什么人？”

从万药神君双眉微皱，冷冷的神色上，很明显，对于这一男三女四个年青客人的到来，他甚不欢迎。

任苑菁姑娘见问，连忙娇声答道：“是女儿新认识的朋友，特地送女儿回来的。”

说着，便朝白梦熊和叶玉玲姑娘，小琴等三人招招手喊道：“白哥哥，玲姐姐，琴姐姐，你们都过来见见我爹呀！”

白梦熊和二女闻喊，连忙上前向万药神君执以晚辈之礼拜见。

万药神君对于这三个年青陌生客人的来到天都峰，心中虽然甚不欢迎，但因为他们是爱女的朋友，只得还以半礼，说道：“三位休要多礼，老夫山野之人，实在当受不起！”

万药神君话声刚落，任苑菁忽地望着他说道：“爹呵！女儿这次要不是遇着白哥哥他们相救，恐怕已经回不来了！”

“哦！”万药神君闻言，蓦地一惊！急忙问道：“你遇着什么事情了？”

任苑菁娇憨地一笑道：“说来话长呢，到家里去再慢慢告诉你好了。”

说着，纤手一伸，拉着叶玉玲姑娘和小琴的玉手，大眼睛望着白梦熊妩媚地一笑，娇声说道：“白哥哥！走！到我家里去坐下休息吧！”

话落，再拉着叶玉玲姑娘和小琴二人，向前面十丈远处的一排三间茅屋走去。

万药神君此际，已经听出这三个少年男女，不单是爱女新认识的朋友，并且还是爱女的救命恩人，当下便向白梦熊一拱手说道：“蜗居虽然简陋，不足以待客，但尚望白相公且入稍息，容老朽略尽地主之谊，以谢照顾小女之德！”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这样说法太客气了，晚辈实在不敢当！”

万药神君哈哈一笑，身形一转，袍袂飘飘，直往茅屋走去。

茅屋三间，一厅二房，陈设虽极简单，但却是窗明几净，雅洁非常！

白梦熊随着万药神君入内落坐后，任苑菁这才将五虎岭谷中力斗二人熊，险些丧命等经过情形，告诉了她父亲。

万药神君闻听后，心中不禁骇异不已，他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年纪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书生，竟会具有这等骇人听闻的功力身手，能够掌毙蛮荒鬼眼双魔弟兄，单剑独败群贼！

这番话若是出于别人之口，他或者可以不信，但乃出爱女之口，并且是她亲眼目睹的事实，他能怀疑不信吗？

他极端惊骇地凝目朝白梦熊仔细地望了一眼，这只才发觉少年书生果然不同凡响，俊面神情是一片冷漠，使人莫测高深，但星目朗朗，神光内敛，藏而不露，分明是一个身怀上乘武功的绝顶高手！

万药神君心中在惊骇之外，更感觉着万分诧异，忽然，他心念一动，暗忖道：“我何不且试试他的功力，看是究竟高到如何境地了呢？”

心念一动，便即站起身一朝白梦熊抱拳一拱说道：“小女多承相救，得以免遭恶贼毒手，重恩大德，后当报谢，请先受老朽一拜！”

说话间，借着一拱之势，竟暗中运起内家真气，缓缓地向白梦熊推压了过去。

白梦熊一见忙站起身来，谦虚地拱手一揖还礼，朗声说道：“老前辈太客气了，晚辈实在当受不起！”

须知白梦熊身负绝世奇学，功力已臻化境，反应快速异常，一发觉一股劲气缓缓推压过来，立即明白万药神君在试探他的功力，意随念动，“九阴玄功”阴柔劲气，已随着这一揖还礼中发出。

双方劲气皆是发之于无形，无声无息，略一相触，万药神君立即觉出对方的劲气强大无比，凭他一身苦修的内家功力，竟有相形见拙，无法挡受之势！这才知道，对方功力之高，远出他意料之外，深厚无伦！

于是便急忙一收真力劲气，哈哈一声大笑道：“白少侠动力绝世，老朽衷心实在钦佩至极！”

白梦熊也连忙一收“九阴玄功”，微微一笑；谦逊地说道：“老前辈如此夸奖，岂不令晚辈惶愧汗颜，无地自容么，晚辈年青识浅，以后尚祈老前辈时予教诲是幸！”

万药神君见白梦熊身怀绝顶功力，仍能毫无骄狂之态，并且谦逊有礼，心中不由甚是赞佩，遂又哈哈一声大笑道：“白少侠太客气谦虚了，请坐。”

说着，便与白梦熊重又各自落坐。

坐下后，万药神君望着白梦熊肃容问道：“少侠师承是哪位高人门下？不知可予见告否？”

白梦熊闻问，恭谨地答道：“晚辈恩师乃九阴神君和天恶子两位老人。”

“呵！”

白梦熊说出师承，万药神君顿时双睛遽张地脱口惊“呵”了一声，旋即纵声哈哈大笑道：“难怪少侠年纪轻轻，就身怀如许深厚惊人的内家功力，原来是九阴、天恶两位前辈的传人！”

说着，便转望着叶玉玲姑娘和小琴问道：“两位姑娘呢？”叶玉玲姑娘见问，便也即恭敬地答道：“晚辈乃七巧神婆的孙女。”

“哦！”

万药神君一声轻“哦”刚出口，忽闻屋外响起一声哈哈大笑道：“任老头儿！今儿个你这天都峰顶可热闹起来啦！”微风飒然，话落人现，屋门口已立着一个白髯飘胸，身形高大，貌相威武，背插一柄古剑的独臂老者！

这独臂老者身形一现，万药神君立即也是哈哈一声大笑道：“今天刮的什么风，竟把你这个独臂老儿吹上天都峰凑热闹来了。”

任苑菁一见独臂老者，却是一声娇喊道：“独臂伯伯！你怎地这么久不来看菁儿，可想杀菁儿了。”

娇喊声中，娇躯已经跃起，一式“乳燕投林”，扑向独臂老者怀中。

原来这独臂老者乃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一位怪杰，外号人称独臂怪翁而不名。

独臂怪翁独臂一环，搂抱着任苑菁的娇躯，低头望着任苑菁的娇靥笑说道：“你这小妞儿胆子可真不小，一个人到处乱跑，差点跑出大乱子来，害得独臂伯伯替你白担了不少的心！”

“咦！”任苑菁闻听，不由睁大着一双秀目，仰着粉脸，感觉奇异地望着独臂怪翁问道：“独臂伯伯！菁儿这次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你知道？”

独臂怪翁微笑地点头道：“嗯！独臂伯伯不但知道，并且几乎毁了那座五阴别府呢！”

“呵！”任苑菁大眼睛骨碌碌地翻了翻道：“那么菁儿和那两头人熊打斗时候，你也看到了？”

“是呵！”独臂怪翁笑着道：“那时候隐身旁边，见你空自拿着一柄宝剑，却奈何不了它们，被它们逼得手忙脚乱的样子，真替你急得不得了！”

任苑菁闻听，小嘴儿忽地一噘，天真地娇嗔道：“独臂伯伯！你真坏死了！”

说着，小娇躯一扭，离开独特怪翁的怀中，走到她父亲身旁俏立着，撒娇地把一张小嘴儿噘得老高！

“独臂伯伯又是怎地坏死了？小丫头，你倒是说说理由看？”独臂怪翁望着她微笑地问。

任苑菁噘着嘴巴，娇声说道：“既然看见菁儿打不过那两头人熊，却躲

在旁边看着，也不出来帮忙，这还不是坏死了吗！”

“哦！”独臂怪翁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小丫头！你只知道独臂伯伯没有帮忙你，便说独臂伯伯坏死了，你有没有想到，独臂伯伯那时如果出手帮了你的忙，你不但不会得认识你白哥哥玲姐姐、琴姐姐，和那位教主姐姐，并且也得不着你白哥哥的那颗回天再造丹，说起来，你这丫头应该要好好地谢谢我这个独臂伯伯才对呢！”

坐在旁边的白梦熊，闻听独臂怪翁这番话，由中不由微微一惊！

事情很是明显，这独臂怪翁如果不是暗中一直跟踪在他们的左右，这些事情，他怎会知道得那么清楚！

白梦熊心中忽然一动，暗忖道：“难道他就是那位屡次暗中传声示警的老前辈不成？”

他心中正这样暗忖之际，忽见独臂怪翁向他和叶玉玲小琴三人望了一眼，朝他微笑地说道：“小娃儿！你说我这独臂老头子的话对不对？”

说罢又是一声哈哈大笑。

大笑声中，已在一张空椅上坐下。

独臂怪翁的这声“小娃儿”，听得白梦熊倏地长身而起，抢步上前，躬身一揖，朗声说道：“晚辈白梦熊拜见老前辈。”

独臂怪翁陡地双睛一瞪，望着白梦熊喝道：“你这小娃儿，怎么见了人就行礼，你认识我老头子是谁吗？”

白梦熊闻言不由一怔！但旋即肃容朗声说道：“老前辈是谁，晚辈虽然眼拙不认识，但却知老前辈便是暗中屡次……”

不待白梦熊的说完，独臂怪翁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你这小娃儿果然聪明机智超人。”

说着略顿，目注着白梦熊点点头道：“这几天真辛苦了你了。”

白梦熊谦恭地说道：“只是华山之行，有负老前辈所望，晚辈甚感惭愧！”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但是嵩山之行却极是成功，令人叹服！”

白梦熊谦虚地说道：“嵩山之事，那只是一时的侥幸，老前辈这样说法，晚辈更觉惭愧极了！”

独臂怪翁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谦虚了，华山之行，虽以一步之慢，未能挽救得那场血劫，但你已尽力，况且施一峰老儿的那条老命，若不是你，焉能还活着，即此，已足令华山派对你这飞天神龙感恩戴德不忘，你还何惭愧之有！”

第五十八章 诛邪剑

万药神君任荆在旁默默地听着二人的谈话，他心中不禁十分骇异，不知道江湖上又出了什么极厉害的黑道魔头，竟敢先后侵犯华山、少林两大派，华山派并且已遭杀劫，连华山三叟之一追风叟施一峰都几乎丧命！

他心中十分骇异之下，便忍不住望着独臂怪翁问道：“吴兄！究竟是怎么回事？”

独臂怪翁闻问，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武林中已遍是血雨腥风，杀劫已经开始，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人吗！”

“呵！”万药神君闻言，不由一惊！问道：“难道武林中又出了什么极厉害的魔头了？”

独臂怪翁面容忽地一肃，望着万药神君问道：“任老头儿！你还记得当年与天狼尊者齐名的一代恶梟，那个老魔头吗？”独臂怪翁不由又是一惊！问道：“你是说那个瞽目，跛腿，缺耳，白发，红面，三残双色老妖？”

“除了他还有谁！”

“老妖又复出江湖了？”

“嗯。”

独臂怪翁点点头，“嗯”了一声后，这才将四海帮为欲各个击败武林七大门派，独霸天下武林，邀请老妖为总坛护法，坐第一把金椅，长白四煞为总坛四金刚，并遣人暗入武当，盗走七派剑盟令符，一夜之间，血洗昆仑，连日来侵犯华山、少林两派的始末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万药神君闻听这番经过后，这才明白一切，当时不由血脉喷张，须发竖立，双睛射出两道慑人的寒光，说道：“四海帮如此横行作恶武林，七大门派难道一个个都是死人，就这样坐视不理，任由其上门欺侮不成！”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地望着万药神君说道：“任老头儿！从你这几句活上听来，这天都峰顶三十多年的隐居，你的火性好像还没有除净嘛！”

万药神君面容一肃，正色说道：“我忝为武林正道侠义之士，岂能坐视魔道猖獗，不理不问！”

独臂怪翁哈哈一笑道：“任老头儿！并不是我独臂老儿存心气你，或者泄你的气，你虽有不愿坐视魔崽子们猖獗之心，可是凭你的力量，行吗？”

万药神君不由一怔，但旋即哈哈一声大笑道：“我任老头儿一个人虽然不行，但如仿照当年对付天狼尊者的办法，连络七大门派也不行吗！”

独臂怪翁微笑地道：“连络七大门派共讨四海帮，虽然是个极好的办法，但，你以为七大门派的人会听你的吗？”

万药神君闻言，略一沉吟地说道：“武当派为当今武林七大派之首，执武林牛耳，只要前往武当，向掌门人灵真道长晓以厉害，请他出面邀请其他六派，这还有问题么！”

独臂怪翁陡又哈哈一声大笑道：“任老头儿！你想得太天真了！”

万药神君不由一愕！问道：“怎么？这也有问题？”

独臂怪翁点点头正容说道：“武当派之执武林七派牛耳，那是因为掌握着剑盟令符的关系，但，目前剑盟令符已经失盗，武林各派一向自视极高，门户之见极深，彼此互不相服，武当派既没有剑盟令符在手里，其他六派谁还会听他的！”

说着略顿了顿，又道：“四海帮主青面秀士马文宏，一身武功高不可测，无人知其出身师承来历，为人表面仁义，暗里实在是个奸诈凶狠绝伦的魔头，这且不说，其帮中所网罗的各堂堂主，香主，总坛护法，几乎无一不是当代一流高手、黑道魔头，尤其是三残双色老妖和长白四煞这五个老魔头，实在使人闻名心惊色变！别看各派平时自诩秘技绝学，如何如何的高深无比，但对于老妖和四煞，他们均皆心存畏惧，谁也不敢冒险与老妖四煞为敌，只好自扫门前雪，心图明哲保身！”

“哦！”

经过独臂怪翁的这番解释，万药神君才恍然明白所以，不禁长眉紧蹙地沉吟着说道：“各派都作着如此打算，武林正道岂不是危矣！”

独臂怪翁叹了口气，说道：“事实确是如此，不过……”

说着略微一顿，忽地目注着白梦熊正容说道：“白贤侄！四海帮之约，你准备定于何时前往？”

白梦熊见问，微一沉吟地说道：“晚辈拟在此稍作一二日停留，就便一游始信峰，然后再动身赴武当，谒见灵真道长略事协商，便即前往践约！”

“这么说你前往践约之期，要待见过武当掌门人后才决定了？”

白梦熊点点头道：“晚辈除了要与青面秀士马文宏了断血仇外，必须协助武当取回剑盟令符！”

独臂怪翁忽地目射精光地望着白梦熊道：“在这个时候，你还有兴要一游始信峰？”

“这……”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你想去找那支武林传说前古神剑是不？”

白梦熊说道：“老前辈明见，晚辈此次赴约四海帮，不只是为了断个人血仇，且干系着整个武林正邪之荣衰，是以，晚辈才想在践约之前，能够找到一件合适的兵刃……”独臂怪翁道：“这么说来，始信峰后的藏剑，你是志在必得了？”

白梦熊连忙说道：“晚辈不敢！”

说着略顿，又道：“前古神兵，神物利器，唯有德者居之，晚辈何人，岂敢奢望必得，只不过想就便前往试试机缘而已！”独臂怪翁点点头道：“你不着呢？”

“那是晚辈德薄，与神物无缘！”

“如果机缘巧合，被你获得了呢？”

白梦熊剑眉陡地一扬，朗声说道：“晚辈必仗以卫道诛魔，永护武林正义！”

白梦熊话声甫落，陡闻“呛啷”一声龙吟，响自独臂怪翁背上，一道青虹暴射而起，冷气森森砭人，肌骨生寒，直奔白梦熊射到！“呵！”

事发突然，屋中众人都不禁脱口发出一声惊呼！陡闻白梦熊一声大喝，身形忽塌，右臂疾伸，分光捉影，就在众人大惊失色，脱口惊呼声中，白梦熊手中已经握着一柄三尺余长古剑。

剑身晶莹，宛似一泓秋水，寒光鉴人毫发，青芒闪烁，握在白梦熊手中，恍如一条灵蛇般地，仍在伸缩颤动不定！独臂怪翁蓦地哈哈一声大笑道：“神物认主，我这独臂老儿好交差了。”

说着，站起身来，摘下背上的剑鞘，双手捧着递给白梦熊，神色极其严肃地说道：“白贤侄！这柄神剑就是你想前往始信峰后一试机缘的前古仙兵，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白梦熊闻言，连忙恭谨地朗声辞谢道：“晚辈何德何能，敢受老前辈如此重赐，老前辈请赶快把它收起！”说着，双手捧着神剑送还独臂老者。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白贤侄！你不必客气了，此剑正是你所需之物，还是将它收下好了！”

白梦熊摇摇头，正色说道：“老前辈厚爱盛情，晚辈非常感激……”

独臂怪翁面色忽地一沉，霍然不悦地说道：“你这小娃儿，怎的不听话。”

万药神君在旁向白梦熊劝说道：“白少侠！俗语云：恭敬不如从命，你就将它收下吧！”

白梦熊正欲再加拒绝，独臂怪翁又说道：“白贤侄！我老实告诉你吧，这柄神剑虽由我送给你，但并非是我得来之物，我只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转交而已！”

白梦熊闻言，不由一愕！望着独臂怪翁问道：“是谁？”“一个老和尚。”

“少林寺的？”

“不是。”

“在什么地方？”

“白马山中。”

“老前辈认识他？”

“不认识。”

“老前辈知道他的法号？”

“不知道。”

“奇怪！”白梦熊自语地说。

独臂怪翁笑道：“你且把剑收下，我当告诉你这其中经过！”

白梦熊想了想，这才肃容朗声说道：“老前辈既这样说，晚辈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双手接过剑鞘，将剑纳入，佩在腰间，躬身一揖道：“老前辈请说。”

独臂怪翁退到原位子上坐下后，缓缓地说道：“一个月前，在白马山附近的一座破庙中，偶然遇见一位白眉毛老和尚，他和我略谈数语后，便把这柄神剑托付我，要我负责把它交给它的主人，并告诉我这把剑便是武林人物寻找百多年而未能获得，黄山始信峰的藏剑，我问他剑主人是谁时，他只说神物自能认主，遇着它的主人时，它自会声作龙吟脱鞘飞出！”“哦！”白梦熊轻“哦”了一声问道：“老前辈没有问他的法号？”

“问了。”独臂怪翁道：“他只说山野老僧，早已不用法号了。”

“其他便没有再说什么吗？”

“有。”独臂怪翁点点头道：“他说剑名‘诛邪’，乃前古仙兵，应劫出世，此剑一现江湖，武林必将遭受一场极厉害的杀劫！又说此剑一身满布杀机。它的主人更是个魔道煞星，要我转告，希望剑主人能够稍抑杀机，上体天心，多结善果！”独臂怪翁说到这里略顿，凝目注视着白梦熊说道：“这位老和尚分明是一个功参造化的前辈世外高僧，但望贤侄切切记取老朽今日转告之言，勿负老和尚的一片佛心！”白梦熊闻言，连忙肃容恭敬地答道：“多谢老前辈训诲，晚辈当谨铭于心！”

独臂怪翁微笑地点头又道：“贤侄剑术高深，已达以剑气罡气伤人的境界，今后与敌动手，能够避免使用神剑，最好少用，得饶人处且饶人！”

白梦熊恭谨受教应“是”。

万药神君忽地望着白梦熊笑说道：“白少侠，老朽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白梦熊连忙恭敬地说道：“老前辈有什么教言，请尽管直说好了，晚辈当恭聆训示。”

万药神君略一沉吟，微笑着道：“少侠何故不肯以真面貌示人，难道……”

万药神君此话一出，三女与独臂怪翁都不禁为之一愕！八道目光一齐惊异地投射在白梦熊那冷冰冰一无表情的面孔上！

白梦熊闻言，立时全身一震！沉痛地说道：“并非晚辈要故意掩藏本来面貌，而是因为……”

“怎样？”

“幼遭青面秀士马文宏夫妇残害，面貌已经……”万药神君接口说道：“毁了？”

白梦熊点了点头。

万药神君问道：“怎么毁的？”

“刀与火！”

“你除下面具给老朽看看！”

白梦熊苦笑了笑道：“老前辈何必要看呢！”

任苑菁在旁说道：“白哥哥；你给我爹看看，是不是有办法医治！”

白梦熊闻言，心念不禁微微一动，但旋又摇摇头道：“不必了。”

叶玉玲姑娘妙目含着无限柔情地，望着白梦熊娇声说道：“熊弟！任老伯医术通神，说不定能有办法医治复原，你何不让他老人家替你看看呢！”

白梦熊望了望叶玉玲姑娘一眼，仍旧摇头说道：“玲姊！你不用劝小弟了，就是真的能够医好，小弟现在也不要医。”叶玉玲不禁奇怪地问道：“那为什么呢？”

白梦熊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要报了血仇之后！”“哦！”叶玉玲道：“那么先让任老伯替你看看不好吗？”白梦熊摇摇头道：“何必呢！反正现在又不医。”叶玉玲姑娘和白梦熊相处已两三个月的时间，深知白梦熊的脾性非常固执倔强，只要是他不愿为的事，随你怎么说也是无用，于是便也就不再多说。

万药神君笑道：“少侠心志令人叹服，刀火伤痕，老朽自信尚能医治，少侠得报血仇之后，望再临天都峰一行，届时老朽当必尽力还你本来面貌！”

白梦熊连忙长身站起，朝万药神君躬身一揖道：“多谢老前辈厚爱，四海帮践约，血仇得报后，晚辈定来天都峰求老前辈神术成全！”

独臂怪翁哈哈一声大笑道：“白贤侄！那时你要是不来天都峰，叶姑娘第一个恐怕就不会放你过门呢！”

说着，转目望着叶玉玲姑娘笑道：“叶姑娘！我独臂老头儿这话对不？”

叶玉玲姑娘闻言，粉面不禁一红，秀目含情地轻瞟了白梦熊一眼，娇羞地低垂下螭首。

第五十九章 玄真观

独臂怪翁忽又面容一肃，望着白梦熊问道：“白贤侄！对于四海帮未来之约，胜负有何预感！”

白梦熊略一沉吟道：“胜负颇难预卜！”

“为何不作稳操胜券的预策呢？”

“老前辈的意思是……”

“邀约武林各派同往！”

白梦熊点点头道：“能得武林各派同心协力，固必稳操胜券，■解四海帮于一旦，但，诚如老前辈所言，武林各大门派门户之见极深，自视极高，除武当派持有剑盟令符，能令各派受邀听命外，谁能出面邀约！”

独臂怪翁双睛陡地精光电射地望着白梦熊说道：“你！”“我？”白梦熊不禁愕然地望着独臂怪翁。

独臂怪翁点点头道：“只有你是出面邀约最合适的人！”白梦熊谦虚地说道：“老前辈别开玩笑，晚辈只不过是个初出江湖不久的末学后进，有何德能敢出面邀约武林各大门派，共讨四海帮！”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这种正经大事，老朽岂会和你开玩笑。”

说着，肃容正色地说道：“飞天神龙的名号，已传遍天下武林，只要你出面招呼一声，除开武当没有问题不谈，少林、华山、昆仑，必然立即响应，全力以赴！”

白梦熊闻言，知道独臂怪翁所说全系实情，于是便朗声一笑道：“老前辈这样太抬举晚辈，晚辈实在愧不敢当，晚辈总觉得年轻德薄，实在不配……”

独臂怪翁哈哈一笑道：“白贤侄！你不要多噜嗦了，四海帮赴约由你为首，邀约各派之事，由我这独臂老儿和任老头儿分头转达，十天之内赶往武当山玄真观中会齐，同赴四海帮践约！”

说着，便朝万药神君说道：“任老头儿！你与峨嵋老和尚交往极深，就烦你辛苦跑一趟峨嵋金顶；崆峒、点苍，由我独臂老儿前往，你觉得如何？”

万药神君点点头笑道：“你这一条胳膊的找上我这两条胳膊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当然遵命照办，不过华山、少林，派谁去送信呢？还有昆仑的公孙老儿到哪里去找他呢？”

独臂怪翁笑道：“白贤侄乃名震大江南北的丐帮长老，丐帮弟子遍天下，只要在路上随便找个化子，冒一冒牌就说他们长老交待的，命他们转禀吴老化子，派两个弟子分往少林、华山送个信就行了，至于公孙老儿，根本就不用找，他此刻可能正作客武当玄真观呢！”

万药神君听后，不由一声哈哈道：“你这个独臂老鬼确有些儿鬼智，诸葛亮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要不被你活活的气死才怪呢！”

独臂怪翁不由也是一声哈哈，跟着三女也都格格地笑了，唯有白梦熊，他只是微微一笑即止。万药神君忽地望着爱女任苑菁说道：“菁儿！从今天起，爹准许你随同白少侠叶姑娘他们前往江湖上历练了。”“真的？爹！”任苑菁闻听，不禁高兴得一纵娇躯，投在她父亲的怀里，睁大着一双明眸，望着她父亲问。“嗯。”万药神君点了点头。

“呵！爹！你真好！”两只玉臂一环，抱着她父亲的颈脖子，愉快地跳着脚儿说，一片天真娇憨，实在讨人喜欢！万药神君一只手搂着爱女的柳腰，

一只手轻抚着爱女的秀发，慈爱无限地微笑着说道：“菁儿！你和白少侠叶姑娘他们一起，一定要好好地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任苑菁点点头娇声答道：“菁儿知道，爹！你放心好了。”万药神君点点头，推开爱女的娇躯，站起身来向白梦熊和叶玉玲小琴二女抱拳一拱说道：“小女素性颇顽皮，以后尚望少侠和二位姑娘多予照顾管教！”

白梦熊连忙起身一揖还礼道：“不敢当！老前辈尽管放心就是！”

叶玉玲和小琴也起身衿衽还礼说道：“菁妹妹和晚辈等在一起，决不会有什么差错的，任伯伯您请放心好了。”万药神君点头笑道：“这样老朽就先谢谢三位了。”说着又朝三人拱了拱手为谢，白梦熊和二女亦即各自还礼。独臂怪翁哈哈一声大笑道：“菁丫头有了交待，这下子你这老头儿可以舒服舒服，不要再替她操心了吧。”万药神君也是哈哈一声大笑。

第二天，独臂怪翁与万药神君便即离开天都峰，动身分赴点苍、峨嵋，白梦熊与三女也就下了天都峰，向猎户家取了寄存的马匹，上马取道径往武当。

武当山上仍是警戒森严，山径两侧，每隔十来丈远近，便有四个背插长剑的年青道士，或明或暗地在守望戒备着。白梦熊与三女，四骑跑达玄真观前，灵真道长已经闻报与圣手神君公孙扬，闪电追风何良廷三人迎了出来。入观落座后，不等灵真道长开口说话，白梦熊便向灵真道长说道：“报告掌门人一个好消息，剑盟令符已经有了下落了！”

“呵！”灵真道长一听，心中不禁又惊又喜，双目精光陡射，灼灼地望着白梦熊急问道：“现在何处？”“四海帮总坛。”

“哦！果然不出所料。”灵真道长点头说道，又问道：“小兄弟！你这消息是从何处得来的？”

“千山秃叟欧安东口中。”

闪电追风何良廷问道：“可靠吗？”

白梦熊点点头道：“千山秃叟欧安东为四海帮北海堂主，以小侄看来，既出自他口中，大概不会得不可靠！”闪电追风何良廷点了点头，白梦熊又道：“他还说出了四海帮主，正是青面秀士马文宏！”

“噢！”

白梦熊说着便把途遇群贼拦斗，掌毙蛮荒鬼眼双魔弟兄，剑攻群贼，订约月内前往该帮总坛了断血仇，取回剑盟令符等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灵真道长听后，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小兄弟！你真了不起，贫道实在佩服至极！”说着略微一顿，双目凝视着白梦熊问道：“但不知这月内之约，小兄弟拟订在何时前往？”

白梦熊道：“等过十天以后再作决定。”

独臂怪翁一听，不禁有些感觉意外地望着白梦熊问道：“为什么？”

白梦熊含笑地说道，在这十天期间内，各派掌门可能皆要亲率高手来此会齐！”

灵真道长、圣手神君、闪电追风，三人都不禁一怔，愕然地望着白梦熊，灵真道长问道：“各派掌门都要亲率高手前来，同往四海帮赴约？”

白梦熊点点头道：“可能。”

圣手神君公孙扬问道：“你已经邀请了各派？”白梦熊微笑地摇摇头道：“小弟怎配！”

说着便又把天都峰顶，独臂怪翁转赠诛邪剑，为欲就此机会，一举扫荡

群魔，毁除四海帮，决意邀请各派，于十日内赶来武当会齐，同心协力，前往践约等经过，说了一遍。灵真道长等三人听后，这才明白所以。

转眼就是四五天过去了，这时，武当玄真观中已整理打扫清净下院，等候各派掌门高手前来住息。

第五天的傍晚，华山掌门与追风叟施一峰率领四剑首先到达，接着少林掌门元慈禅师带五位师弟也到了。第六天上午，丐帮掌门青衣神乞吴明奇，率领着师弟九指怪乞方建平与八个高手也已赶到。

随后，独臂怪翁，崆峒，点苍，两派的高手都陆续地到了，只等峨嵋的和尚一到，武林七大门派便算是到齐了。崆峒派与丐帮本有点小过节，崆峒掌门流云剑客罗镇南，一见丐帮也跻夹在七大门派中，心中颇不高兴，意极轻鄙望着青衣神乞吴明奇讥讽地说道：“怎么，贵帮为剑盟令符也要插上一足么？”

吴明奇微微一笑道：“不敢！特来凑凑热闹，为诸位摇旗助威！”

流云剑客罗镇南一声冷笑道：“这倒要谢谢了，不过，事与贵帮无关，贵帮最好还是不要凑凑这份热闹的为妙！”“罗兄的意思是……”

罗镇南冷冷地说道：“请贵帮立刻离开武当山！”青衣神乞脸色不由微变，旋即哈哈一笑道：“罗兄这话不觉得太过分吗！”

“过分？”罗镇南哈哈一声大笑道：“这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要是不客气呢？”

“叫你知道流云剑的厉害！”

“你看着我们这些化子不顺眼是不？”

罗镇南狂傲地说道：“可以这么说！”

青衣神乞一声冷笑道：“你的意思本帮非退离这里不可了？”

“当然。”

“这里是武当山呢！”

罗镇南望了默立在一旁的灵真道长一眼，冷冷地说道：“要不因为这里是武当山，今天必叫你们这些化子一个个皆难逃剑下！”

“你配吗？”

罗镇南陡地脸色一沉，冷笑道：“你既说我罗某不配，今天我们何不就请在场的各位做个公证，你我各凭实学一决高下，就便了断了断我们的过节！”

说着，右臂反探，一支寒光闪闪的青铜长剑已经掣在手中。

这时，只要青衣神乞一挥手中青竹杖，立刻便是一场龙争虎斗的恶斗！

武当、少林、华山、点苍各派，圣手神君公孙扬，闪电追风何良廷，独臂怪翁等人，都知道这位崆峒掌门流云剑客罗镇南，素性狂傲，自视极高，向来不大把别人放在眼内，因此，谁也不愿开口多管闲事。

此时此地，青衣神乞虽极不愿与崆峒派人动手，但他乃一代掌门，罗镇南如此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使他实在无法忍受！当下不禁哈哈一声大笑，双目猛睁，精光慑人地望着罗镇南沉声说道：“罗兄如此看得起我老化子，老化子实感荣幸非常，不过……”

“怎样？”

“武当山玄真观并非是你我了断过节之地，践约四海帮后，我们不妨择地订期好好地较量一下！”

罗镇南忽地哈哈一笑道：“改日不如撞日，我们的过节，迟早总得要算，

何必要等四海帮践约后另行择地订期，那么麻烦做什么！”

说着一声冷笑，又道：“而且四海帮赴约，乃我们七大门派之事，与你化子帮何关，也要跻身七大门派之间……”罗镇南的这些话说得实在太过分，太难听了。

不等他的话说完，青衣神乞已经面色铁青地一声大喝道：“住口！”

也就在这时，白梦熊忽地脚下微移，飘身拦在青衣神乞面前，朝流云剑客罗镇南抱拳一拱道：“请问掌门人，丐帮与贵派有何了不起的过节？值得掌门人如此大动肝火，定要于此时此地动手，作一了断，可否见告？”

罗镇南双目精光灼灼地打量了白梦熊一眼，神情傲慢地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武林末学后进。”

“站开！”

白梦熊剑眉略扬，微微一笑道：“掌门人太不客气了吧！”罗镇南沉声喝道：“你要怎样？”

“请问问而已。”

“你不配问！”

“什么人才配问？”

罗镇南怒喝道：“你管不着！”

白梦熊陡地一声朗笑道：“但在下今天就要管一管！”“你管得了么？”

“你看呢？”

罗镇南冷冷地说道：“老夫看你还是少管为妙！”“在下却偏要管！”

罗镇南喝道：“你一定要管，就先报出师承门派！”白梦熊摇摇头道：“在下的师承门派还是不说的为好！”“为什么？”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说出来会吓了你！”

罗镇南脸色勃然一变，嘿嘿一声冷笑道：“你说说看！”“丐帮！”

罗镇南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倒底是江湖草莽的帮教弟子，丝毫不知礼数……”

第六十章 流云剑客

不待罗镇南的话说完，白梦熊倏地一声朗喝道：“住口！在下尊敬你是一派掌门，故才一再容让，如若再不相识，就休怨在下当着各派掌门，武林高人之前对你无礼！”罗镇南不由双目怒睁，一声冷笑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气！你配么！”

“哼！”

独臂怪翁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飘身而出，横身站在两人中间，望着流云剑客罗镇南说道：“掌门人可否请听我独臂老头儿一言。”

罗镇南怒容稍敛地说道：“怪翁有何见教？”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贵派与丐帮的过节，可否暂且搁开，留待以后再作了断！”

罗镇南略一沉吟道：“可以，不过丐帮必须立刻退离武当！”

独臂怪翁心中不高兴地道：“掌门人定要固执成见么？”罗镇南正色说道：“这件事，怪翁最好少管，你我多年交情，免得因此伤了感情！”

独臂怪翁面色忽地一沉道：“罗兄真不肯听劝么！”任苑菁对流云剑客罗镇南那种言语狂傲，气势咄咄逼人的神态，早就看着极不顺眼，把一张小嘴巴噘起了老高。

这时她一见独臂怪翁出面劝说，罗镇南仍旧狂傲不驯，她忍不住气愤地向独臂怪翁娇喊道：“独臂伯伯！这种狂妄不讲理的人，你和他多噜嗦个什么，干脆让白哥哥教训教训他算了！”

独臂怪翁闻声，望着姑娘瞪了一眼，喝道：“小丫头！你懂得什么，这种事情也是你可以多嘴的么！”

说着，又向罗镇南说道：“罗兄！但望你……”

罗镇南忽地截断独臂怪翁的话，摇摇头说道：“怪翁！你不必多说了，除非丐帮立刻离开武当山，否则……”

独臂怪翁一见罗镇南如此狂傲不驯，心中也不禁很是气愤，而泛愠色地沉声说道：“好吧！罗兄既是固执不肯听劝，只得任便了。”

说罢，便即退身一边。

罗镇南双目精光电射地望着白梦熊喝道：“小子！老夫本不想与你这么一个后生晚辈计较，但你目无尊长，老夫非得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不可，亮剑吧！”

崆峒五虎飞山虎徐庆忠忽地飘身而出，朝罗镇南躬身说道：“掌门人且请息怒，这种无知小鬼焉劳掌门人亲自动手教训，还是由弟子代劳教训他一番好了。”

罗镇南点点头说道：“师弟出手教训他甚好，但他虽目无尊长，可念他年幼无知，手下不妨稍为留情，断他一手以示惩戒即可。”

这种话令人听来心中实在冒火，好像白梦熊简直不堪一击，只要徐庆忠一出手，就胜定了似的。

不过，在场之人，除了点苍派人还不知道白梦熊是谁外，其他之人心中都甚有数，不但是徐庆忠决不是白梦熊之敌，就是崆峒五虎与流云剑客六人齐上，在这个曾独斗双色老妖长白四煞的飞天神龙手下，恐怕也不见得能讨得了好处！

当然，崆峒派人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白衣书生就是飞天神龙白梦熊。但是话回过来说，就是知道白梦熊的名号，他们也不会就善罢干休！

原因是飞天神龙白梦熊虽已名震江湖，但因时日不久，崆峒、点苍、峨嵋，三派的人尚还不知。

而这次独臂怪翁前往邀约崆峒、点苍两派时，又未说明个中真象，只说剑盟令符系四海帮所盗，武当派已与四海帮订约月内前往夺回，因四海帮实力雄厚，经与少林协商，乃决邀约七大门派同心协力前往践约，夺回剑盟令符，至于令符夺回后，是否仍由武当保管执掌，到时再作议论……扯了一篇大谎！

虽然，独臂怪翁这篇大谎扯得实在不当，但，他如说明个中真相，崆峒、点苍两派，恐怕一个也不会前来赴约！

闲话就此交待过不提，且说罗镇南话声一落，飞山虎徐庆忠立即躬身答道：“谨领掌门人法谕！”

罗镇南微一颌首飘身后退，飞山虎徐庆忠便即探臂掣剑，双目陡睁，精光灼灼望着白梦熊喝道：“小鬼！你听到了没有，本派掌门人念你年幼无知，特施仁慈，命老夫手下留情，赶快亮剑动手吧！”

说罢，抱剑而立，静待白梦熊掣剑动手。

白梦熊神定气闲地微微一笑，朗声说道：“贵派既是要与敝帮过不去，在下当然只有奉陪，不过，在未动手之前，在下有几句话要说明一下！”

“你说吧！”

“贵派今天的目的究竟是要与敝帮了断过节呢，还是要敝帮退离武当山，不参加四海帮之约？”

“两样皆是！”

白梦熊点点头道：“要敝帮退离武当山不参加赴约不难，只要你能胜得在下一招半式，敝帮立即遵命照办。不过，这了断过节不知怎样的个了断法？”

飞山虎道：“当然也以胜负了断！”

“是以你与在下当场为决，还是？”

飞山虎徐庆忠一声冷笑道：“你以为你能胜得老夫么？”白梦熊冷冷地道：“不知道，但，话总当先说明！”“只要你胜了老夫，本派掌门人自会向你交待！”白梦熊微微一笑道：“那就请贵派掌门人先向在下交待一下吧！”

流云剑客罗镇南闻言，忽地飘身而出说道：“小鬼！只要你能胜他手中长剑，本派与贵帮之间的过节，就从此勾销！”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道：“还是掌门人爽快！”罗镇南一声冷笑，喝问道：“小鬼！你败了呢？”白梦熊朗声说道：“在下如果落败，本帮现在场之人，均悉听贵派裁处！”

“包括贵帮掌门？”

“当然！”

流云剑客哈哈一笑道：“你这话算数吗？”白梦熊剑眉一扬，沉声说道：“在下身为本帮长老，说话岂能不算！”

“哦！”流云剑客微感惊异地目注白梦熊问道：“你是丐帮长老？”

“嗯。”

“请问名号？”

“飞天神龙白梦熊。”

流云剑客忽地望着青衣神乞吴明奇大声说道：“吴掌门！贵帮这位长老的话能作准吗？”

吴明奇哈哈一声大笑道：“掌门人尽管放心就是，本帮长老言出如山！”

流云剑客一声冷笑道：“好！”

说着，忽地转向旁立着的各派掌门大声说道：“丐帮长老的话，各位想必都已听到了，罗某敬请各位做个公证！”少林掌门元慈大师，忽地高宣了声佛号，飘身而出，朝流云剑客罗镇南合十为礼，朗声说道：“罗掌门可否请听老衲一言！”

元慈大师在武林中德高望重，较武当掌门灵真道长尤甚，流云剑客虽然素性狂傲，目中无人，但对这位少林掌门，可也稍稍忌惮，不敢过于放肆。

是以一见元慈大师飘身而出来说话，连忙拱手一揖还礼说道：“大师有何指教？罗某洗耳聆听。”

元慈大师微笑地说道：“这指教二字，老衲可不敢当，老衲只是奉劝罗掌门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我佛面上，能够……”不等元慈大师话说完，流云剑客立即肃容说道：“大师请不必说了，敝派与丐帮的过节，今天非作一了断不可，而且……”

白梦熊心高气傲，年青好强，对于流云剑客咄咄逼人的态度，已经尽了最大的忍耐，这时，见元慈大师出面劝说，流云剑客仍不肯罢手，不禁忍无可忍地跨前一步，向元慈大师躬身一揖，朗声说道：“罗掌门意志坚决，大师还是请退开吧！”元慈大师一听白梦熊这样说法，知道他已动了真火，长眉不由微微一皱，望着白梦熊叹了口气道：“尚望小友善体我佛慈悲之怀！”

白梦熊点点头肃容说道：“大师放心，白梦熊还不至于那么不知轻重！”

元慈大师点了点头，望着流云剑客一声轻唱，飘身而退。元慈大师一退，白梦熊立即望着流云剑客和飞山虎二人，微微一笑道：“二位请不必客气，干脆联手齐上吧！”说罢，神气闲定，岳峙渊停而立。

流云剑客罗镇南和飞山虎徐庆忠二人一听白梦熊竟要他们联手齐上，当时脸色全不由得勃然一变！

流云剑客陡地一声喝道：“姓白的！你有好大功力，竟敢要我二人联手齐上！”

白梦熊一声朗笑道：“不但要你们两位联手齐上，并且……”

“怎样？”

白梦熊星目神光陡地一闪，朗声说道：“久闻崆峒派六合流云剑阵为当今武林一绝，誉为无敌，在下不才，今天愿以只身单剑见识见证！”

白梦熊这种口气实在太狂了，流云剑客不禁怒极而笑地哈哈一阵大笑，双目精光寒电激射地怒视着白梦熊沉声喝道：“小子！你要见识六合流云剑不难，但必须先胜得老夫手里的这支长剑！”

说着，反臂疑探，掣出长剑，又是一声喝道：“小子！亮剑吧！”

白梦熊傲然地微微一笑道：“凭尊驾一人，在下尚无亮剑的必要，尊驾尽管动手发招，在下当以一双肉掌接你几手流云剑法！”

“小子！你太狂了！”

说着，猛地一声大喝道：“接招！”

话落招出，振腕出剑，寒光暴闪，刺分心，扎肘盘！真不愧是一派掌门之尊，剑术造诣确然不凡，出手不但快捷，而且招式沉稳，极见火候！

白梦熊一声冷笑，身形微闪，偏身避招，出掌还攻！右掌斜劈流云剑客右肩，左手三指扣拿右腕脉门！流云剑客心头不禁一震！急忙抛肩沉腕，长剑招变“白云出岫”，剑锋微斜，削左腕，刺小腹！

白梦熊一声朗笑，足下轻移，已避开这招“白云出岫”，欺身到了流云

剑客左侧，右手食中二指一骈，疾点流云剑客章门穴。

这种身法之快，招式之奇，实在令人心惊骇然！流云剑客心中陡地一惊！急忙右足外滑，横跨三尺，挥剑再进！

崆峒流云剑法，在武林中虽被誉为绝，无如白梦熊一身武学功力太高，他这套剑法在白梦熊快捷怪异的身法，掌指招式之下，不但相形见绌，而且处处受制，被白梦熊抢尽先机，竟无法施展发挥它的威力！

这真所谓“技高一着，缚手缚脚。”

晃眼工夫，就是七八个照面，忽闻白梦熊一声朗喝道：“撒手！”

声方入耳，流云剑客连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弄清楚，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右臂腕脉穴上陡地一麻，手里的一支长剑已被对方夺去。

流云剑客罗镇南以一派掌门宗师的身份，在白梦熊徒手之下，连十招都没有走上，手中兵刃即被对方夺去，这个脸如何能丢得起？何况当着武林各大门派之前，崆峒派威名不但从此尽失，并且再也无颜在武林中立足了！

只见他兵刃被夺，微微一怔之后，立即双睛猛瞪，射出两道狠毒的光芒，望着白梦熊一声大喝道：“姓白的！今天有你便没有我！”

双掌猛地一推，劲风狂飚陡起，直朝白梦熊当胸撞去，掌出同时，身形也已纵起，猛扑而出！

白梦熊一声朗喝道：“敢尔！”

衣袖挥拂，九阴玄功已经发，“砰”地一声大震声中，流云剑客扑出的身形，当场被震得蹬蹬，踉跄倒退五尺！

他身形虽被震退五尺，但并未受伤，当然，这是白梦熊掌下留情，否则，必然落个重伤当场！

崆峒五虎见状齐皆大惊！立时飘身跃出，问道：“掌门人受伤没有？”

流云剑客摇了摇头，喝道：“六合就位！”

崆峒五虎顿时各掣长剑，忽闻一声轰雷也似的大喝道：“住手！”

武当掌门灵真道长迅疾地飘身挡着五虎，沉声喝道：“罗兄真要血溅本山么！”

流云剑客冷冷说道：“本派受辱岂能就此作罢！”“贵派现在本山六人，请问与双色老妖长白四煞五人相比如何？”

流云剑客闻言不禁一怔，望着灵真道长问道：“道兄这话是何意思？”

灵真道长缓缓说道：“他曾独斗老妖与四煞！”“哦！”流云剑客心中惊骇无比地望了白梦熊一眼，沉吟了一阵，忽地一咬牙道：“本派就此告退！”说着，猛地一跺脚向五虎喝道：“走！”

声落，身形一纵，与五虎疾奔而去！

第六十一章 六派一帮

崆峒掌门人流云剑客罗镇南，在闻听白梦熊曾经独斗过老妖四煞后，忽然告退，率领派下五虎纵身疾奔离去，旁立各派掌门高手，一众群豪，虽然颇感意外，但谁也没出声挽留！

当然，群豪心中均甚有数，以流云剑客那狂傲自负的性情，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挽留，只是空费唇舌，绝对不可能挽留得住的！

少林元慈大师忽地望了白梦熊一眼，轻喟了一声说道：“流云剑客罗镇南为人桀骜乖张，向来睚眦必报，此番离去，他年不知将要如何纠缠寻仇报复呢！”

白梦熊闻言，不禁默然无语，他知道元慈大师的话一点不错，崆峒派今天含恨离去，他年定必寻仇报复，纠缠无了日，虽然，以他的一身武功绝学，他并不惧，但门下弟子今后在江湖上却是堪虑！

圣手神君公孙扬哈哈一声大笑道：“崆峒派含恨离去，他年寻仇报复，是所必然，但，那是将来的事，大师现在何必谈他，并不是我公孙扬瞧扁了崆峒派，就凭他流云剑客再埋首苦练二十年，恐怕亦不能是小兄弟的敌手！”

元慈大师点点头道：“公孙兄这话固是不错，但一个人在‘恨’失理智之下，往往会不择手段而求达到报复的目的，尤其是像流云剑客这种个性桀骜乖张之人，他明斗不敌，焉知他不会走上卑劣的途径……”

灵真道长接口道：“大师卓见超人，以流云剑客的性情为人，很可能会走上这种途径，这棋确实不能不防！”

说着略顿，转望着白梦熊又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小兄弟，今后在江湖上行走，必须步步小心留神，谨慎提防着呢！”

白梦熊闻言，点头答道：“谢谢掌门人的关怀，小弟当谨记于心。”

元慈大师又道：“小心谨慎提防，只是不受其算，但并不是个长远之策！”

华山追风叟施一峰问道：“依大师的高见呢？”

“最好能够设法化解其心中怨恨！”

闪电追风何良廷道：“能够化解当是上策，但是却相当困难呢！”

元慈大师点点头道：“何施主说得不错，化解是相当困难，不过事在人为，只要白少侠能够本着我佛慈悲之旨，心存仁善，大概总可以……”

正说之间，万药神君任荆和峨嵋掌门法慧大师，也已率领派中六大高僧来到，各派掌门群豪等连忙纷纷上前迎接。

法慧大师合掌当胸，高喧了一声佛号，说道：“不敢当，老衲迟到，累各位久等了。”

说着，一双慈目扫视了各派掌门一眼，因发觉崆峒派人一个未见，遂望着灵真道长问道：“道兄！崆峒派还没有来吗？”灵真道长答道：“来了又走了。”

法慧大师不禁感觉诧异地问道：“为什么？”

“唉！别提了！”灵真道长轻叹了口气，说道：“大师且请入观坐息待茶，贫道再详细告诉大师吧。”

说罢，侧身稽首肃客入观，至客殿上落座后，灵真道长便将事情发生的经过，向法慧大师说了一遍。

“哦！”法慧大师感慨地说道：

“流云剑客身为一派掌门，竟也如此狂傲不近情理，实在使人感到遗憾！”

元慈大师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崆峒掌门狂傲无理，不顾大局，已不值得

再提。”

说着转望着白梦熊道：“白小友！来！老衲替你们引见引见。”

白梦熊闻听，连忙起身走到法慧大师面前，长揖一躬说道：“武林末学后进白梦熊，参见大师。”

关于白梦熊的师承来历，以及最近援助华山、少林两派，独斗老妖四煞的事迹，法慧大师已闻听万药神君任荆说了，一见白梦熊向他躬身长揖行礼，便也连忙起立合掌当胸还礼，口喧佛号说道：“不敢！白少侠请勿多礼。”

接着白梦熊又朝点苍掌门风雷剑胡元平躬身一揖道：“刚才因与流云剑客发生了争执，未能及时拜见，失礼不恭之处，尚祈掌门人勿予见怪是幸！”

点苍掌门风雷剑胡元平闻言，慌忙还礼正容说道：“白少侠如此谦虚多礼，老朽实在愧不敢当！”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掌门人太客气了。”

说罢，返身退回原位落座。

灵真道长忽地站起身来，正容缓缓地说道：“此番四海帮之内，名义上虽说是夺回剑盟令符，与及白少侠了断个人血仇之事，但实际上乃是整个武林正邪两道的一场强存弱亡之争，故此约关系极大，只许胜不许败，如若不幸落败，则后果如何，不难想像得到！”

灵真道长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双目微张，精光灼灼电射地扫视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接着又道：“为了维护武林正义，保全正道威望，达成我辈除魔卫道的精神，我们不但要同心协力，不遗余力以赴，并且在未赴约之前，必须要先妥为慎重策划，将人手分配一下，免得在双方敌对动手中，发生意外变故时，自乱章法步骤，而落败着，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少林元慈大师首先点头说道：“道兄说得不错，四海帮实力之雄，堪称武林百年罕见，除却帮主青面秀士马文宏，和双色老妖，长白四煞，这几人皆是身负绝顶功力，一身武学高深莫测外，帮中堂主、护法，无一不是当今江湖上名极一时的黑道魔头，此行赴约，委实关系太大，不容稍稍大意轻视！”

点苍派掌门风雷剑胡元平目注灵真道长说道：“应作如何策划分配，即请道兄作主，点苍派当敬聆吩咐！”

灵真道长微微一笑道：“承蒙胡兄看得起贫道，贫道至为感激，但此行之约，关系过大，贫道何能，焉敢作主分配，当此重任！”

“那么……”

灵真道长接口说道：“此次四海帮之约，乃白少侠与四海帮北海堂堂主千山秃叟欧安东所订，故依贫道的意思……”

说着略顿，望了白梦熊一望，沉吟地说道：“此行赴约，应由白少侠主持，一切听凭于白少侠之命！”

白梦熊闻言，连忙长身起立，向灵真道长拱了一揖，急说道：“白梦熊何德何能，焉敢当此重任，望祈道长见谅！”

灵真道长微微一笑道：“少侠请别推辞。”

白梦熊正容说道：“并非在下推辞，实在是……”

说着忽地转向少林掌门元慈大师一躬说道：“大师德高望重武林，望乞大师与灵真道长协同主持前往赴约事宜，白梦熊当与敝帮掌门率门下弟子听命差遣！”

元慈大师口喧佛号道：“老衲不敢当，少侠休得再多推脱！”

华山追风叟施一峰说道：“白少侠！此约关系重大，非你主持不可！”

独臂怪翁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白少侠！为顾全整个大局，你必须负起这场艰巨的重任！”

峨嵋掌门法慧大师乃有道高僧，他见武当、少林两派掌门，华山派长老，独臂怪翁等人都这样一致推崇白梦熊主持此约，知道必含深意，于是独臂怪翁话声一落，他便立即起身，合掌当胸，口喧佛号，望着白梦熊说道：“众望所属，白小友如再推脱，岂不令人难堪！”

白梦熊一听法慧大师这样说法，知道无法推脱，只好微微点头，拱手向群豪一个圈揖，肃容朗声说道：“既承各位如此看重，白梦熊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略顿又道：“关于此行赴约策划分配，各位有何高见，望即指示！”

灵真道长微笑的说道：“贫道等既公推少侠为此行主持，一切即但凭少侠做主分配，请不必客气，贫道等悉听差遣！”

白梦熊闻听，立即站起身来向各派掌门群豪，拱手躬身一个圈揖说道：“那么白梦熊只好斗胆放肆了。”

圣手神君公孙扬哈哈一笑道：“小兄弟！你不用再客气了。”

白梦熊略一沉吟，朗声说道：“青面秀士马文宏乃天狼尊者传徒，其为人阴毒机诈，较诸当年天狼尊者尤甚，对付这种邪恶之徒，除明面动手拼斗胜负外，我们不能不防他暗施阴谋狡计偷袭暗算，是以……”

说到此处，略微一顿，星目神光电闪地扫视了群豪一眼，便即望着华山掌门向追风叟施一峰说道：“请施老前辈和贵派掌门及四剑于赴约之时，负责担任斗场警戒，严密监视四海帮贼党的行动举措！”

华山掌门和追风叟施一峰起立肃容答道：“华山派谨遵少侠命谕。”

白梦熊又向青衫神乞说道：“烦劳掌门人带领本帮弟子为第一站先行，立刻动手前往岳阳安排全体人员的住息之处，并准备船只供渡湖赴约之用！”

青衫神乞起立恭敬地答道：“敬领长老令谕！”

白梦熊微一点头，转向闪电追风何良廷说道：“请何叔叔与敝帮掌门同行，赐予协助！”

何良廷点点头，站起身来与青衫神乞向各派掌门群豪抱拳一拱，带着丐门弟子下山前往岳阳去了。

闪电追风何良廷和青衫神乞带着丐门弟子走后，白梦熊便即望着独臂怪翁与万药神君二人说道：“华山派负责监视四海帮贼阴谋暗算，力量人手可能稍嫌单薄不够，请二位老前辈随时注意准备接应！”

独臂怪翁和万药神君二人点头应命，接着白梦熊又向群豪朗声说道：“白梦熊与四海帮之约，原属个人恩怨，但现在已变成武林正邪两道盛衰之争，以白梦熊一个武林末学后进，尤其是在各位掌门人之前，实不配担当此约主持之人，不过既承各位掌门人如此爱戴看重，白梦熊当必竭力效劳，只是于赴约之时，务望各位尊重白梦熊的意见，以忍与静二字为先，为顾全大局，切勿徒逞意气之勇，擅自轻妄出手为要！”

少林元慈大师口喧佛号说道：“少侠尽请放心，老袖敢于保证，此番赴约，如无少侠命令指派，决不会有人随便轻举妄动！”

白梦熊知道元慈大师德高望重武林，甚受各大门派人之尊崇敬仰，有他这么一句话，就不须顾虑有人不听他的命令指挥！

忽然，他朝元慈大师躬身一揖，肃容说道：“谢谢大师，但梦熊年青德薄，江湖阅历极浅，尚望大师与各位掌门多予指教辅助为盼！”

元慈大师微笑地点头说道：“此番赴约关系整个武林，并非你个人了断血仇之事，你也不要太客气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复又朗声说道：“对于梦熊这样草草地分配，各位如觉着有何不当，或有什么高见，即请直立教示，梦熊当恭谨聆听接纳。”说罢，星目神光朗朗注视着各派掌门群豪。

宫殿中静静的，一片沉寂，各派掌门群豪等，都默默地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提出一点什么意见。

虽然，白梦熊这样简单地分配，并不见得十分完善，但在敌情未明之前，能够如此分配，已经算是颇为高明机智了。峨嵋掌门法慧大师站起身来，高喧一声佛号，说道：“少侠如此分配，已是甚为得体，老袖极是钦佩！”白梦熊含笑谦虚地说道：“大师过奖了。”

说着略顿，又道：“各位既认为梦熊这样分配尚能差强人意，即请各返客房休息，准备明晨分批动身前往岳阳会齐！”

第六十二章 铁掌金环

在岳阳，青衣神乞和闪电追风何良廷已将群豪到时落脚住息处所，与渡湖船只准备妥当，只待白梦熊和各派之人到齐后，便可前往赴约。

白梦熊和圣手神君公孙扬带着三女，浑小子赛金刚孟猛，一行六人到达岳阳时，各派群豪均已到齐，齐集在何良廷开设的客店中。

傍晚，白梦熊正与各派掌门在店后厅屋中谈话之际，被派守在店外的一个丐帮弟子忽然急匆匆地走进来，朝白梦熊恭身说道：“启禀长老，四海帮香主铁掌金环洪信扬现在店外求见长老，说有极紧要的事情向长老面陈。”

白梦熊闻言，不由微微一愕，问道：“就是他一个人？”“是的。”

白梦熊心中忽地一动，略一沉吟说道：“有请。”“是。”那丐帮弟子返身向外走去。

灵真道长长眉微蹙地望着白梦熊说道：“这铁掌金环忽于此际前来，不知何意？”

白梦熊似乎胸有成竹地含笑说道：“此人前来，可能于我们有利。”

圣手神君公孙扬问道：“怎见得？”正说之间，铁掌金环洪信扬已跟在那丐帮弟子身后走了进来，白梦熊便即起身相迎，拱手说道：“不知洪兄驾莅，有失迎迓，尚望原谅。”

洪信扬一见，连忙抢前一步，抱拳拱手为礼，说道：“不敢当，在下来得很是冒昧，尚祈少侠与各位勿怪幸甚！”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洪兄太客气。”说着举手让坐道：“请坐。”

铁掌金环目光掠视了端坐未动的各派掌门，群豪等一眼，双眉忽地微微一蹙，望着白梦熊说道：“白少侠可否借一步谈话。”

白梦熊略一沉吟，说道：“洪兄请随小弟来！”说着举步向右面一间房内走去，铁掌金环洪信扬随后跟入。

进入房内，白梦熊便又朝洪信扬拱手一揖道：“前番若非洪兄暗中提醒小弟及时脱身退走，小弟早已命丧君山之上。只是洪兄那日为何硬朝小弟剑上……”

不等白梦熊的话说完，洪信扬便即向他摇手笑说道：“过去的事情少侠不必提了，洪某一生恩怨分明，清风堡中少侠如不掌下留情，洪某焉能还有命在……”

说到这里，略微一顿，正容问道：“对于此次之约，少侠觉着胜负把握如何？”

白梦熊摇摇头道：“胜负殊难预料，焉敢妄论把握！”说着略顿，目注洪信扬问道：“洪兄以为如何？”铁掌金环洪信扬微一沉吟道：“不论胜负，势将难避毒手！”

白梦熊心中不禁一惊，问道：“青面秀士是不是另有阴谋？”

洪信扬点点头道：“少侠料得不错，四海帮总坛外的空场上已搭盖了东西两座棚台，明天前往赴约之人，将均被请坐在西棚台上安坐，但棚台下面却埋下了数百斤炸药！”

“哦！有这等事！”白梦熊躬身长揖谢道：“承蒙洪兄前来告示，小弟衷心感激莫名，异日必图报答！”

铁掌金环洪信扬微微一笑道：“少侠言重了，洪某就此告辞！”

白梦熊问道：“洪兄返回君山么？”

洪信扬正容说道：“洪某虽然出身黑道绿林，但尚知善恶之分，既已知悉四海帮恶行，青面秀才马文宏的为人阴毒，岂能一错再错！”

白梦熊闻听，不禁肃然起敬地正容说道：“洪兄能够明善辨恶，急流勇退，实在令人心敬，但不知洪兄此去将作何往，是返回西南，抑是另作他行？”

洪信扬稍稍沉吟后，说道：“对于江湖上的争雄斗智，洪某已感心灰意冷，此去将遍游天下名山古迹，觅地皈依我佛，参禅修身……”

洪信扬话尚未说完，忽闻一个极细的声音，遥遥传入二人的耳鼓，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洪施主既决心皈依我佛，可于五天后前往泰山丈人峰顶寻找老僧，老僧当为施主接行。”

铁掌金环闻听，他虽然不知道这位自称老僧的传声之人是谁，心中却相信必是一位世外有道高僧，遂即连忙恭敬地答道：“弟子遵命。”

只听那细声又继续说道：“白施主身负‘九阴’，‘太乙’神功奇学，并因那九粒千年圣品，雪菱的功效，当今武林之世已鲜有敌手，诛邪剑乃前古仙兵，本系应劫出世，虽经老僧佛光普照，但杀气仍是极重，望施主能上体天心，本我佛慈悲之怀，稍予抑制此剑杀气，则功德无量矣！”

白梦熊心中正暗暗惊异这传声之人功力高深，听完这番话后，这才知道乃是独臂怪翁口中所说的那位赠剑的老和尚，当下急忙躬身肃容恭敬答道：“承蒙老禅师恩赐神剑，晚辈定当谨遵老禅师佛谕。”

白梦熊话罢，寂无回音，知道那位高僧已走。

铁掌金环洪信扬复又向白梦熊抱拳一拱，说道：“少侠！洪某就此告别，他日有缘再见吧！”

说罢，便转身大步向外走去，白梦熊知道挽留不住，而且也不便挽留，于是一揖还礼后，便即随后相送。

这时，天色已交初更。

白梦熊送走铁掌金环返回屋内，群豪都以询问的目光凝视着他。忽听独臂怪翁望着他问道：“小兄弟！铁掌金环前来何事？”

白梦熊星目扫视了群豪一眼，缓缓地说道：“传消息来了。”

圣手神君公孙扬问道：“什么消息？”

白梦熊便把铁掌金环告诉他的转向群豪告诉了一遍，群豪听后，心中都不禁惊骇异常，他们万料不到四海帮竟会使用这种阴毒绝伦的手段！

数百斤炸药岂同小可，一声轰然巨响之下，任凭是金刚铁铸之躯，亦必难避厄运，被炸成粉碎！

灵真道长面色沉重地说道：“这件事情倒是非常棘手难弄呢！”

圣手神君公孙扬忽又望着白梦熊问道：“小兄弟！这铁掌金环洪信扬不会是四海帮故意派来，使用的心理战吧？”

白梦熊闻问，不由微微一怔，望着公孙扬道：“老哥哥的意思是……”

圣手神君微微一笑道：“七派一帮联手，这种庞大声势，已属武林史无前例，何况又加上你这位四海帮恶徒闻名丧胆的飞天神龙，四海帮怎得不为之怯惧，因而故意派人前来透露这惊人的消息，使我们化整为零地前往，他好从容分别对付，各个击败！”

群豪闻听，觉得圣手神君公孙扬的这番话，甚合情理。

白梦熊沉吟了一阵，说道：“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灵真道长点点头道：“当然。”

叶玉玲姑娘忽然说道：“到了那里，我们不到那座西棚上就是了。”

白梦熊朝她微微一笑道：“这虽也是一个办法，但并不太好！”

说着，忽地望着点苍掌门风雷剑胡元平说道：“久闻贵派有一种霹雳磷火弹，触物即燃，不知身边带着没有？”

胡元平点点头道：“有，少侠问这个何意？”

白梦熊道：“请给我几粒。”

胡元平取出三粒霹雳磷火弹递给白梦熊，问道：“少侠要它何用？”

白梦熊星目神光陡射地道：“明天赴约之时，我要试试这三粒磷火弹的威力！”

峨嵋法慧大师望着他问道：“少侠要先发制敌，仗它消除那数百斤炸药？”

白梦熊点点头，神色凝重地说道：“只要先使炸药爆炸，我们才能安然无事。”

第二天清晨，晴空朗朗，蓝天无云，轻风徐来，正是一个大好天气。

白梦熊与各派掌门群豪分乘着两艘大船，渡过宽阔平静的洞庭湖面，直抵君山麓，拢舟登岸。

登上山道，白梦熊当先前行，三女与各派掌门群豪紧随其后。

此际，群豪一个个都严整着脸色，内心沉重非常！

因为此次之约，正如灵真道长所言，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稍一不慎，其后果必然不堪设想，非仅近百年间武林正道元气，要为之一蹶不振，甚至将落个荡然无存。关系之重，实在不容人内心不感觉担忧沉重！

群豪一路登山，四海帮所设的七道关卡上，竟无一人阻拦，并且群豪经过时，这些帮众均似视若未睹。

到达四海帮总坛之外，那五六十丈宽阔的空场上，果然分东西搭盖着两座七八尺高，可容四百余人棚台，青面秀士马文宏率领着双色老妖，长白四煞，和一众堂主，香主，护法，不下百余人之多，神情严肃地伫立在空场中央。那彩霞仙子杨秋芬，仍是一身鲜红衣裙，满脸骚媚之态，站立在青面秀士的身侧。

白梦熊与各派群豪走到青面秀士马文宏对面丈余之处，便即停步，身形刚刚立定，便即闻青面秀士马文宏一声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区区一个四海帮，竟然劳动武林七大门派，并且还加上名震大江南北的化子帮，七派一帮联手前来赴约，真可谓是武林百年难得一见之壮举，我马文宏何幸，四海帮何德，得会各派高人，实感荣幸至极！”

说罢又是一声哈哈大笑，笑声甫落，倏忽双睛陡睁，射出两道冷电寒芒，逼视着白梦熊喝问道：“尊驾就是飞天神龙白梦熊吗？”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白梦熊一见青面秀士马文宏和彩霞仙子杨秋芬夫妇二人，早就浑身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掣出诛邪神剑，纵身上前，将二人溅血剑下，报仇雪恨……

但，为顾全大局，他却不得不作忍耐，强抑胸中仇恨的火焰！

于是，他口中冷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错！”

彩霞仙子杨秋芬忽然格格一声媚笑道：“好一个白梦熊，想不到老娘当年一念之慈，留下你一条活命，你不但不思感恩图报，反而联合各大门派来对付老娘夫妇，你这小子真是忘恩负义透顶，这世界上真是仁慈不得啊！”

白梦熊陡地一声朗笑，冷冷地喝道：“贱妇！休要利口饶舌，假仁假义，

颠倒是非，少时小爷当众宣布你夫妇的恶劣罪状之时，也就是你夫妇难逃公道之际！”

青面秀士马文宏闻言，脸色虽不禁微微一变，但他为人性情阴鸷深沉，脸色微微一变，瞬即恢复如常，望着白梦熊阴森森地一声冷笑道：“白梦熊！事实胜于雄辩，多逞口舌之利无用，今天你是为报仇而来，各大门派为剑盟令符而来，马文宏当与你们凭功力武学分胜负，作一干脆了断，决不使你们徒劳往返，失望便是！”

说着略顿，双目寒光灼灼如电，扫视了群豪一眼，又道：“各位远来是客，现在请各位先上西棚就坐稍息，并容马文宏奉致水酒一杯，略尽地主之谊！”

话落，举手肃客。

白梦熊忽又冷冷一声朗笑，目注青面秀士马文宏冷冷地说道：“马帮主！你礼节很周到嘛！”

马文宏哈哈一笑道：“承奖！”

说着，便又再度举手肃容说道：“各位请！”

白梦熊一声冷笑，举步朝西棚走去，群豪立即跟随其后缓步而行，走去距离西棚约十五六丈远近，白梦熊忽地停步回身，伸手一伸，掌心里托着三粒霹雳磷火弹，目注青面秀士马文宏说道：“马帮主！你看这是什么？”

青面秀士马文宏当然认识这种点苍派名震江湖的霹雳磷火弹，因为白梦熊问得很是突然，当下不禁微微一怔，脱口说道：“点苍派的霹雳磷火弹，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感谢帮主的地主之谊，白梦熊要用它变点戏法给帮主欣赏欣赏！”

说着，一声冷笑，右手陡地一扬，三粒霹雳磷火弹已经脱手发出，疾如脱弦箭矢般地直奔西棚台下射去。青面秀士马文宏万料不到白梦熊会有此一手，当时脸色不由勃然大变，但因事发突然，欲想拦阻，或是挽救均已无及。

霹雳磷火弹触物爆炸燃烧，只见火光一闪，西棚地下埋着的炸药，立被引然爆炸，声震天轰然巨响，势如山崩地裂！

数百斤炸药，威力岂同小可，一座可容百余人的棚台，顿时被炸成粉碎，沙石夹杂着木块飞舞激射，地上现出了一个五六尺方圆的大坑！

白梦熊哈哈一声朗笑，望着青面秀士说道：“马帮主，我这点戏法变得还不错吧，只是数百斤炸药和那大一座棚台，就这样白白的被毁掉，实在太可惜了！”

马文宏做梦也料想不到，暗埋炸药的阴谋，会走漏了消息，被白梦熊先发制人，以三颗霹雳磷火弹，将炸药引发爆炸！

白梦熊话声一落，他立即凶睛遽瞪，满脸杀机的嘿嘿一声冷笑，喝道：“白小鬼！你虽然避却炸药之劫，但你今天仍难能活着离开君山！”

白梦熊剑眉倏地一挑，一声冷笑道：“马文宏！今天已是你的死期末日，小爷也不愿和你多斗口舌，干脆我们还是各凭实学在手底下一见真章好了。”

青面秀士马文宏尚未答话，长白四煞忽地飘身而出，向青面秀士微一躬身说道：“帮主乃是一帮之主，岂可轻易与人动手，请且退后，这小鬼就交由我弟兄来收拾他算了。”

青面秀士一见四煞齐出，心中正是求之不得，遂即点头说道：“长白奇学，独步武林，出手必然告捷，只是有劳四位了。”

说罢，右手微微向后一挥，与群贼一齐飘身后退丈外。

长白四煞八只凶睛忽地齐瞪，寒芒激射地逼视着白梦熊嘿嘿一阵冷笑，老大追魂赤煞严绝阴声说道：“白小鬼！那夜嵩山之上，老夫弟兄未能领教你的绝学高招，心中一直认是憾事，今天老夫弟兄可得要好好地向你领教领教！”

说着，探手掣出腰间的点穴双镢，分握左右两手，交错平横当胸，目注白梦熊凝神蓄势以待。

灵真道长忽然飘身而出，身后紧随着武当三大剑客，向白梦熊单掌稽首为礼说道：“武当派请令，愿接这第一场！”

白梦熊目光微转，望了灵真道长和三大剑客一眼，点点头，飘身后退。

白梦熊飘身退后，灵真道长立即望着长白四煞稽首为礼说道：“严施主！久违了。”

追魂赤煞严绝嘿嘿一笑道，“灵真老道！你休要客气，武当剑术向有冠盖天下武林之誉，只是老夫弟兄未能亲睹领教，今天是大好机会，就请老道动手吧！”

灵真道长微微一笑道：“严施主太过奖了，武当剑术只不过是浪得虚名，怎能与长白奇学相比，不过……”

追魂赤煞严绝一声冷笑道：“不过怎样？”

灵真道长略一沉吟，正容说道：“以严施主昆仲在江湖上的威望声誉，何也受青面秀士马文宏之利用，为四海帮卖力，争雄斗狠……”

不待灵真道长的话说完，追魂赤煞严绝便即磔磔一声怪笑道：“灵真老道，多说这些废话何用，你还是亮出剑来，让老夫弟兄见识见识你们武当派誉为武林第一的剑术吧！”灵真道长闻言，长眉微扬，沉声说道：“严施主真当不肯接纳贫道的良言相劝！”

严绝双睛一瞪，嘿嘿一声冷笑，喝道：“少噜嗦！你要是再不亮剑，可就别怪老夫弟兄要得罪无礼，硬逼着你们亮剑了！”

灵真道长一听这话，知道再不亮剑动手，绝对不行，只得点头说道：“既然严施主定要见识本派剑术，贫道等也只好遵命献丑了。”

说着，目光回顾了身后站着的三大剑客一眼，霍地各自右臂反探，寒光连闪中，四支三尺长剑已经同时出鞘。灵真道长抱剑当胸，朝追魂赤煞严绝微一躬身说道：“严施主请！”

严绝嘿嘿一笑道：“别客气！”

灵真道长一声“有僭”，挥长剑，寒光疾闪，剑花朵朵，身随剑走，龙行一式，招发如电，直朝严绝攻去。严绝一声冷笑，点穴双镢一分，展招相迎，互争先机地斗了起来。

第六十三章 赴约四海

灵真道长挥剑攻出，三大剑客也就各挥手中长剑，分向黑煞严奇，尸煞严超，阴煞严天三人攻去！

黑煞严奇等三人一见，口中一声吆喝，立即各摆兵刃，分别迎住三支长剑，捉对儿的斗在一起。

武当派剑术不愧为领袖武林的第一剑术，剑式威势，果然不同凡响，一上手便各自展开全力，一轮急攻！但见招招连绵，式式不断，每招每式均皆精妙非常，凌厉绝伦！

俄顷之间，四枝长剑便皆幻作千层剑幕，寒光闪闪，剑虹耀目，夭矫恍如四条龙游空，将长白四煞的身形，紧紧地裹在变幻的一片剑幕之中！

不过，长白四煞乃当今武林魔道中有数的绝顶高手，一身武学功力均有超人的造诣火候，岂是这样容易对付的？别的不说，但看他四人身形虽各被裹在一片紧密的剑幕之中，仍是那般从容镇定的样子，就可知道一般了。双方都是武林高手，这种情形，哪还有看不出的道理，表面上看来，四支长剑似乎已占着上风，但实际上长白四煞尚还未展全力！

白梦熊和各派掌门群豪，一个个都不禁看得双眉紧皱，心头像压着一块千斤大石般地沉重非常！

就在这时，忽听追魂赤煞严绝一声冷笑喝道：“武当剑术只是如此而已！”

话未落，点穴双镢已经展开抢攻招式，在一片紧密的剑幕光影中，点、扎、敲、打、绷、扎，招式诡秘怪异，阴狠毒辣！

这边严绝方一展开抢攻招式，严奇等三煞也就立即此响彼应，跟着展开招式，迅疾抢攻！

未几，斗场形势便即大变，只不过十招左右，灵真道长和三大剑客均已被迫落在下风！四支长剑虽然仍旧剑势如虹，招发如电，凌厉不减，但，已是守多攻少，失去了先机！情形至为明显，灵真道长和三大剑客，决非长白四煞之敌，白梦熊心中不禁焦急非常！

他有心出手接替下灵真道长，但却又犹豫不决！正当他犹豫之际，忽闻独臂怪翁猛地一声大喝道：“双方住手！”

喝声宛如轰雷骤发，震得双方之人耳鼓嗡嗡！灵真道长，三大剑客，长白四煞，乍闻这一声喝，均不由得微微一怔，即时各自撤招停手，飘身后退！追魂赤煞严绝两只凶睛遽瞪，望着独臂怪翁喝道：“独臂老鬼！胜负未分，你鬼叫的什么！”

独臂怪翁哈哈一声大笑道：“我老人家要领教领教长白绝学！”

说着朝白梦熊一躬身道：“老朽请命会会长白绝学！”白梦熊星目微闪，掠视了长白四煞一眼，心中有点迟疑。独臂怪翁似乎已明白他的心意，微笑地低声说道：“少侠请放心，老朽自忖尚能对付！”

白梦熊闻言，略一点头，独臂怪翁身形微动，飘身而出，双睛精芒电射地望着严绝笑说道：“严老大，我们来比划比划怎样？”

严绝嘿嘿一笑道：“好！亮上兵刃吧！”

独臂怪翁哈哈一声大笑道：“严老大！我老人家已经数十年不动刀剑兵刃了，今天岂能破例。”

说着独臂一扬，又道：“如果你严老大不嫌弃的话，我老人家就凭这只独臂领教一番如何！”

严绝闻听，脸色陡地一变，磔磔一声怪笑，喝道：“你敢瞧不起我长白武学！”

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哪里，哪里，你严老大太言重了，我老人家只不过是一条胳膊的糟老头儿，怎敢瞧不起威震江湖的长白武学！”

严绝嘿嘿一声冷笑，忽地收起点穴双镢，朝独臂怪翁一扬双掌，说道：“独臂老鬼，你既然不肯使用兵刃，掌上必有惊人的绝学，老夫也凭着掌上武学，与你一较胜负高低便了！”“严老大！你果然算得上是个人物，这样一来，我老人家败在你掌下，也就心服口服，决无半点怨言！”严绝磔磔一声怪笑道：“那么你就发招动手吧！”独臂怪翁忽地摇摇头道：“我们就这样动手，未免太没意味了。”

严绝不禁微微一怔！问道：“怎样动手才有意味？”独臂怪翁微微一笑道：“我们附带赌点彩头怎样？”“什么彩头？”

独臂怪翁道：“我如果胜了你，你便把剑盟令符交出来！”“你败了呢？”

独臂怪翁面容陡地一肃，说道：“一条独臂加上一颗脑袋！”

严绝嘿嘿一声冷笑道：“好彩头！只可惜……”

说着忽地用手一指东棚顶上，竖立着的，以竹竿连接，约有十来丈高的竹杆顶尖上，阴笑着说道：“剑盟令符就挂在那上面，谁有本领，尽可到上面去取下，已无需我当作彩头之赌！我看我们还是各凭所学，分个强存弱亡算了！”独臂怪翁哈哈一笑道：“这也干脆！严老大，你动手吧！”严绝嘿嘿一声冷笑，喝道：“老鬼！接招！”

身形微晃，欺身疾进，声落招出，双掌分阴阳，招出“二鳌鼓浪”，挟凌厉劲风，猛攻独臂怪翁要害！独臂怪翁哈哈一声大笑，脚下倒踩子午，偏身形，避攻招，独臂一抡，“浪里斩蚊”，掌挟劲风，疾朝严绝当头劈下。严绝一声怒嘿，双腕疾翻，左手招出“天王托塔”，迎架独臂怪翁的独臂，右手“惊涛击岸”，拍打独臂怪翁腰肋！独臂怪翁口中一声冷笑，身形忽地一旋，疾似游电飘风，竟已转在严绝背后，独臂一挥，直拍严绝背心灵台重穴。严绝万料不到独臂怪翁身形如此神妙快速，当时不禁微微一怔！待至发觉背后掌风袭来，要想翻身出掌迎敌，已是无及！

这一掌要是拍实，任凭他严绝内家功力如何深厚，亦必被震得心脉碎裂，狂喷鲜血，尸横就地！

眼看严绝难逃这一掌之危，千钧一发之际，陡闻喝叱之声暴起，严奇、严超、严天，三煞已一同掠身纵出，六掌齐挥，卷起一股狂飚劲风，势如排山倒海般地，猛朝独臂怪翁劈去！

独臂怪翁似乎早已料到，他与严绝动手，只要严绝一落败遇险，三煞必然一齐出手抢救，是以他乍闻三煞叱喝之声暴起，便即不待手掌拍实严绝背后，只微一吐劲，震伤严绝，倏地翻身，一声大喝，独掌挥扬，劈出一股狂飚，竟要以六七十年苦修的内家功力，硬接三煞同时劈来的掌力！

长白四煞乃当代武林魔道中，极负盛名的顶尖儿高手，皆有一身精绝深厚的内家功力，三煞联手发掌，威力之猛，堪说无人敢撄其锋！

独臂怪翁数十年苦修，内家功力虽说已臻登峰超级之境，但，焉能挡得住三人合击出的掌力！

白梦熊和各派群豪见状，均不禁猛然大惊！

就在这时，陡闻一声喝叱道：“恶贼！休要以多为胜！”

喝叱声中，圣手神君公孙扬，万药神君任荆二人已疾逾飘风般地掠身跃

出，四掌挥处，内家真力挟卷着劲风狂飚推出，直迎三煞的掌力！

这六人皆是当今武林的绝世高手，所发掌力纯系各人数十年苦修的内家真力，完全是硬碰硬，丝毫无法讨巧的拚斗！

说来实在太慢，眼看双方掌力接实，不但胜负生死之判，而且声势威力定然惊天动地，骇人心魄！

不过，这六人将是鹿死谁手？四海帮众与各派群豪双方之人，都莫不为之提心吊胆，谁也不敢料断！

当然，双方之人，都希望自己这边的人能够获胜，安然无恙！

可是，就当双方掌力只在毫厘之差，便即接实之际，奇事陡然发生了，六人均感觉到自己所发出的掌力，似乎遇着一股无形的韧劲，阻挡了一下，而竟于无声无息的瞬间，被消弭化解了！

以六人的内功修为，六股掌力齐发，何逾万斤，竟会无声无息地被消弭化解于无形，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这岂只是奇，而且骇人听闻，简直是武林闻所未闻的奇谈！

万药神君任荆，圣手神君公孙扬，独臂怪翁，和三煞严奇、严超、严天等六人，都不禁被这意外的奇事惊得呆住了，站在这场中愕然地互望着发怔！

其实何只是他们六人被惊得愕然发怔，双方在场之人，谁又不是一样地感觉得极是惊异愕然呢！

这是谁？竟有这样高得不可思议的神奇功力，能够于无形中消弭化解去六人齐发的万钧掌力！

在场之人，谁有这等功力？不用说，当然是身负绝世奇学，太乙、九阴神功的飞天神龙白梦熊了！

原来，就当圣手神君一声喝叱，和万药神君二人抢身跃出，挥掌推出内家真力的同时，白梦熊意随念动，竟于暗中发出了九阴玄功，无形韧劲，阻于双方掌力之间，化解了双方生死之判的万钧掌力！

白梦熊忽然一声朗笑，神情潇洒地缓步而出，星目扫视了已受内伤的追魂赤煞严绝一眼，望着严奇等三煞朗声说道：“长白武学，威名久震江湖，在武林中堪誉一绝，何也甘为四海帮利用，效命卖力，不但不智，也实在不值，贤昆仲皆是聪明之人，若能接纳小生良言相劝，望即退身事外，返回长白，尚可……”

白梦熊话刚到此，严奇忽地磔磔一声怪笑道：“白小鬼！你说得倒很轻松，那独臂老鬼掌伤我大哥，难道就这样白白算了不成，长白四煞在江湖上有那么好说话，好欺侮么！”

白梦熊微微一笑，正容说道：“只要贤昆仲能接纳小生良言相劝，小生当以一粒师门回天再造丹相赠，并于这里事了之后，偕同独臂老前辈专程前往长白，向贤昆仲道歉！”

严奇嘿嘿地一声冷笑，喝道：“小鬼！废话少说，今天我们还是分个强存弱亡吧！”

白梦熊沉声喝道：“贤昆仲真的不肯听劝么？”

严奇阴声一笑道：“除非你与各派之人低头服输，听候本帮帮主发落处理！”

白梦熊陡地纵声哈哈一阵朗笑，剑眉双挑，星目神光倏射，有若两道寒电利刃般地逼视着严奇喝道：“贤昆仲既然如此执迷不悟，可就不能怨怪我飞天神龙手下毒辣绝情了！”

严奇声如怪枭鸣叫般地一阵磔磔怪笑道：“白小鬼！别人怕你武学高深，长白四煞可不怕你，我大哥先前已经说过，那夜嵩山之上，我弟兄未能领教你的绝学，深感遗憾，现在我大哥虽已受伤，但我弟兄三个仍要向你领教！”

说到这里，忽地凶睛遽瞪，精光电射地望着白梦熊厉声喝道：“小鬼！你敢单独和我弟兄一决胜负么！”

白梦熊双眉一扬，一声冷笑道：“有何不敢！”说着转向独臂怪翁，万药神君，圣手神君三人说道：“三位且请退后，小生今天要好好地见识见识长白绝学，看看究竟有多大威力，敢于如此目中无人，帮助四海帮兴风作浪，为害江湖！”

圣手神君等三人闻言，立即飘身后退。

这时，青面秀士马文宏已经派人将负伤的追魂赤煞严绝扶回，由毒龙手鲁杰协助其运功疗治内伤！

严奇向严超严天二煞一使眼色，三人同时探手掣出腰间的点穴双镢，分握两手，身形微晃，竟成三角形将白梦熊困在核心！

三煞身形立定，严奇便即厉声喝道：“白小鬼！亮剑动手吧！”

白梦熊身形微转，扫视了三煞各占的方位一眼，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长白武学，虽然威震武林，还不值得我飞天神龙亮剑动手！”

说着，星目神光暴射地沉声喝道：“我飞天神龙就凭一双肉掌，在二十招之内，若不夺出你们三人手中的兵刃，便即认败算输，你们尽管发招动手吧！”

说罢，抱元守一，岳峙渊停，卓然而立。

双方之人，虽大都知道白梦熊艺出武林奇人，九阴门下，一身武学奇诡高深莫测，但长白四煞成名江湖数十年，一个个武学功力均已臻达上乘，为当今武林顶尖高手，岂是易与之辈？凭一双肉掌独斗三煞，能够于二十招内，将三煞败退当场，已是极为不易，何况是夺出三煞手中的兵刃！

白梦熊这话，不但说得太过狂妄，而且也太使人不敢相白梦熊这话一出，三煞脸色均不禁勃然齐变！

严奇陡地磔磔一声怪笑，喝道：“小鬼！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可不算！”

白梦熊剑眉一挑，朗声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好！接招！”

严奇话落招出，双镢一碰，“当”的一声轻响，招出“指天划地”，疾若电闪，当先直朝白梦熊攻到！

严奇一招攻出，严超、严天，立即各晃身形，双镢挟劲风，自左右分向白梦熊要害疾攻递到！

白梦熊一声冷笑，身形微晃，飘忽之间，便已避开三煞电疾攻来，凌厉的招式。

三煞招式走空，口中同时一声怒嘿，变招再攻！白梦熊一声朗然长笑，展开身形，双掌挥舞，在三煞六支点穴镢，凌厉疾攻中避招还攻！

刹时之间，只见三煞身形晃如走马灯般地，围绕着白梦熊，将白梦熊困在核心，六支点穴镢，疾如狂风骤雨般，点、扎、刺、戳，专攻白梦熊浑身上下穴道要害，威势凌厉绝伦！长白四煞显然擅长联手合攻之技，否则，进退之间的配合，决无如此巧妙，幸而老大追魂赤煞严绝已经负伤未能出手，不然，四煞联手合击，威势定必更加凌厉，更倍于此！可是，三煞攻招虽极凌厉绝伦，白梦熊却依旧不慌不忙，神定气闲如常，在三对镢劲风中，飘忽

着身形，挥舞着双掌，避攻还攻！

身形飘忽，倏东忽西，有如鬼魅，令人捉摸不定！双掌挥舞，招式奇诡，疑真似幻，使人难以揣测！

第六十四章 碧云天

转眼之间，就是十多招，三煞虽已尽展一身绝学，合击奇技，但却连白梦熊的一片衣角也没有沾上！

此际，灵真道长等各派群豪，虽都已看出，三煞决不是白梦熊之敌，但一个个却都是脸色沉凝，目注斗场，心情紧张万分！

原因是眼看二十招将到，白梦熊如果不能及时夺出三煞手中的兵刃，二十招一过，便得认败服输！

就在群豪脸色沉凝，心情紧张之际，陡闻白梦熊倏地发出一声龙吟虎啸般地震天长啸！

啸声中，身形忽地一变，双掌挥舞骤疾，群豪连怎么回事还没有看清楚，陡听他猛地一声大喝道：“撤手！”只听得一声惨叫，两声闷哼，六道寒光激射，三煞手中的点穴双镢，已经齐齐脱手飞去！

惨叫声中，夺魄黑煞严奇身形被震出丈外，口喷血箭，倒地毙命！

两声闷哼，乃是尸煞严超，阴煞严无所发，二人均被震得踉跄后退六尺，张口各喷出一口鲜血。身形一晃，一屁股坐在地上，双睛紧闭，脸色灰白，显然内腑伤势极重不轻！各派群豪才脸色开霁，紧张的心情也这才松弛，但四海帮群贼却是个个脸色剧变，大惊失色！

青面秀士马文宏，彩霞仙子杨秋芬二人，心中更是惊骇异常！

不过，马文宏为人性情机深阴沉，他心中虽然惊骇异常，面上神色却是丝毫不变，只双眉微微一皱，冷峻地望了白梦熊一眼，忽地沉声喝道：“八大护法何在！”

八大护法闻声，连忙恭身说道：“听候帮主谕示！”

三残双色老妖忽地眉头一皱，向他摇摇手说道：“你且别急，这小娃儿还是由老夫来对付他好了！”

说着飘身而出，瞥目一翻，寒芒电射地望着白梦熊哈哈一声大笑道：“飞天神龙！我们已经打过两场，未能分出输赢，今天我们再好好地打上一场，不分出输赢就不罢手，你敢么？”

白梦熊闻言，剑眉陡挑，微微一笑道：“为何不敢，只要你有兴趣，飞天神龙一定奉陪，不过……”

“不过什么？别吞吞吐吐，干脆地说罢！”

白梦熊略一沉吟，正容说道：“老前辈乃世外高人，足迹不履江湖已经数十年之久，何必要替……”

不待白梦熊的话说完，老妖立即摇摇手笑说道：“小娃儿，你不要说了，你的意用我已经知道，只要你能赢得了我，我便立即离开君山，从此永不复出江湖！”

白梦熊心中甚是有数，他与老妖在武学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难分扬轻，在功力上却不如老妖深厚，要略逊一筹，动手结果，胜负究竟如何？他实在没有把握！

是以，他颇不愿与老妖动手，很想凭借口才说服老妖。但老妖既然这样说了，他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头说道：“好吧！老前辈既然定要再与晚辈分决胜负，晚辈无法，只得奉陪，与老前辈好好的打一场了，不过……”

老妖瞥目一翻道：“你这小娃儿今天怎么搞的，怎么又是不过了！”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我们怎样个打法呢？”

“你说罢。”

白梦熊略一沉吟，忽地望着老妖问道：“老前辈带着兵刃没有？”

“你要和我在兵刃上较量一番？”

“如果老前辈没有带着兵刃，就另换别的。”

老妖哈哈一笑道：“不要换了，我虽然已经数十年不用兵刃，但今天不妨为你破例，我们就在兵刃上一决输赢吧！”说着便即掉头向青面秀士马文宏道：“给我拿把剑来。”青面秀士连忙派人送上一柄长剑。

老妖接过长剑，右手握着剑把，左手食指轻轻一弹剑身，发出“当”的一声脆响，望着白梦熊笑说道：“小娃儿！你也亮剑吧！”

白梦熊含笑地点头道：“好！”

说着连鞘摘下腰际佩着的诛邪剑，转身递给叶玉玲姑娘说道：“玲姐姐！把你的剑借给小弟用一下！”叶玉玲姑娘闻言，不由微微一怔，但她乃聪明绝顶之人，旋即明白白梦熊的心意，连忙摘下自己的长剑交给白梦熊，同时接过白梦熊的诛邪剑。

老妖诧异地望着白梦熊问道：“小娃儿！为何换剑？”“我那柄剑乃是神物仙兵，老前辈手中的只是一柄普通常“剑，我如用神剑与老前辈动手，老前辈岂不是太吃亏了吗！”

“唔！”老妖点头笑说道：“飞天神龙！老夫实在佩服你这份气度！”

白梦熊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说着，抱剑当胸，朝老妖躬身一拱道：“老前辈请！”老妖笑道：“别客气，你发招吧！”

白梦熊也就不再多话，长剑一领，龙行一式，身随剑走，招演“寒梅吐蕊”，忽化“弯弓射日”，倏又变招“化雨缤纷”。

寒光疾闪，剑气如虹，一出手就是三招抢攻招势！

老妖年已逾百龄，一身武学精湛深博，岂是等闲，一见白梦熊这种出手剑势，即知白梦熊剑术造诣，已臻登峰超极之境，当下怎敢大意怠慢，连忙一振手中长剑，展开生平精研的九九八十一招九环剑法相迎！

这二人一搭上手，立即各展精绝之学，互争先机！

顷刻之间，两人的身影，均被一片剑气光幕笼罩，令人无法分得出谁是谁来？两支长剑化作两道寒虹有如两条神龙般，在空中夭矫地盘绕飞舞，只看得各派群豪，四海帮群贼，一个个皆眼花缭乱！

这真是武林百年难得一见的绝学剑术，龙争虎斗，只看得双方之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那些使剑，素向自负剑术精湛高超之人，看了之后，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剑术一道，实不可以道理计！

双方剑术招式均皆精绝深奥无比，快捷绝伦，招发即收，稍沾即离！转眼已过百招，忽闻双色老妖猛地一声大喝，接着“当”的一声暴响火星激溅飞射，两支长剑竟然硬接了一剑！一剑硬接，双方身形立即飘身倒退寻丈。

双色老妖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娃儿！老夫剑下从未遇过敌手，今天可遇上了你，胜负未分，我们再打百招如何？”白梦熊剑眉双扬，一声朗笑道：“再打百招，如仍不分胜负，又将如何？”

双色老妖道：“接着再打呀！”

白梦熊心中暗想道：“老妖剑术造诣精湛，内功深厚，如再不施展太乙三神招，长久地打下去，自己内力不如他，结果必然落败……”

他心念一动，立即说道：“好！那么你注意接招吧！”说罢，便即横剑

当胸，运气凝功，突然一声大喝道：“接招！”

喝声中，长剑疾出，第一招“顶天立地”已经展开，威力无俦地直朝双色老妖当胸攻去！

双色老妖是何等脚色，岂有不识之理，心下不由大惊，如何敢于硬接，连忙晃身暴退疾避！

说来太慢，就在白梦熊“顶天立地”招发，双色老妖飘身暴退的同时，陡闻一声佛号，白梦熊与双色老妖之间，已站立着一个身着宽大僧袍，红光满面，白眉长达数寸的老和尚！

这老和尚从何而至？如何而来？双方在场百多双眼睛，竟没有一人看清，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便已现身！尤其是最令众人惊异的，就是这老和尚的一声佛号，听来声音虽不大，但却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人心生空明，杂念全消！

老和尚身形落地后，立即缓缓地说道：“太乙三神招，乃罕古奇学，当今武林剑术无出其右，望小施主慎勿滥施，有伤天和！”

白梦熊一听，连忙躬身恭敬地答道：“弟子谨遵老禅师佛谕！”

老和尚点了点头，忽向双色老妖喝道：“孽障！你还恶心不悟么！”

双色老妖蓦地身形一弯，伏地说道：“弟子醒悟了，望祈恩师成全！”

老和尚点点头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既已觉悟，可随老僧走吧！”

说罢袍袖微摆，举步就往场外山下走去，双色老妖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跟随在老和尚的身后。

老和尚带着双色老妖走后，暂时之间，双方众人都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

蓦然，白梦熊仰天发出一阵厉声长笑，长笑声落，星目倏地一瞪，赤红如火地逼视着青面秀士马文宏，彩霞仙子杨秋芬二人厉声喝道：“杀人偿命，二位拿命来吧！”

青面秀士马文宏脸色倏地一变，沉声喝道：“白梦熊！你休得狂傲过甚，马文宏焉能怕你！”

说着，回顾了环立在左右的堂主、护法、香主等群贼一眼，说道：“各位，四海帮成败全在今天了！”

话落，手一挥，寒光暴闪连连，群贼均已掣兵刃在手。白梦熊见状，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你要群殴么！”青面秀士杀气满脸地一声狞笑道：“姓白的！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君山！”

叶玉玲姑娘忽地一飘身，站到白梦熊身侧，递过诛邪神剑，悄声说道：“熊弟！早点解决掉他算了！”白梦熊微一点头道：“小弟知道了！”

接过诛邪剑，手一按剑靶，只听得“呛呛”一阵龙吟，神剑竟已自动出鞘，寒光闪灼耀动不已！

白梦熊知道，神剑一出，非有多人溅血剑下不可，这虽非他心愿，但亦无可奈何！只得暗作控制！

此际，各派群豪皆已掣出兵刃，凝神蓄势待发！当然，群贼如非群出围斗，群豪决不会轻易出手！白梦熊手持神剑，目注青面秀士夫妇喝道：“恶贼！你们还等待什么！”

青面秀士陡地一声大喝道：“上！”

声落，身形已当先扑出，手中兵刃一挥，猛朝白梦熊攻来！

彩霞仙子也即一声娇叱，手中银鳞腾蛇扎一抖，银光暴闪，疾奔白梦熊胸窝扎到！

青面秀士夫妇身形一扑出，接着便听得喝叱连响，群贼也就立即各摆兵刃，纵身扑出！

各派群豪早在蓄势以待，连忙也疾纵身形跃出，纷纷挥抖手中兵刃相迎，展开了恶斗群殴！

白梦熊一见青面秀士马文宏夫妇纵身挥兵刃，朝他攻来，他如何还肯稍稍留情，不待二人兵刃攻至，神剑一挥，一招顶天立地已经出手。

青面秀士马文宏一身武学功力，虽然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但如何能挡得住这威力无俦的剑气罡气，何况白梦熊又是全力施为，连一招也没有走上，便与彩霞仙子同时被剑气罡气震伤内腑！

白梦熊一招奏功，更是绝不留情，神剑就势疾挥，寒光电闪，血雨飞洒，马文宏夫妇竟已身首异处！群贼一见，不禁齐皆大惊，胆落魂飞！

青面秀士一死，四海帮大势已去，群贼哪还肯尽力拚斗，便即各自撒招暴身疾退，向山下奔去！

转眼之间，便已走得一个不剩！

四海帮既除，武林从此清净，相安无事矣！

本书走笔至此，笔者已觉笔秃墨枯，就此谨告结束。

（全书完）

